马耳他简史

〔英〕布赖恩·布洛伊特　著

黑龙江大学英语系翻译组　译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BRIAN BLOUET

A SHORT HISTORY OF MALTA

FREDERICK A. PRAEGER, *Publishers*
New York, Washington
Printed in Great Britain 1967

内部读物

马 耳 他 简 史

〔英〕布赖恩·布洛伊特 著

黑龙江大学英语系翻译组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14－5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 印张12 8/16 · 插页6 · 字数160,000
1975年5月第1版　197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8,000

统一书号：11093·7　定价：1.25元

出 版 说 明

本书作者布赖恩·布洛伊特是英国人，现任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University of Nebraska) 地理学副教授。他曾先后著有澳大利亚、新西兰、锡兰、马来西亚、海峡群岛、马耳他、现代希腊等十五部《简史》。有关马耳他的著作，作者1964年在英国赫尔大学写过一篇博士学位论文，题为《1530年至1578年间马耳他在耶路撒冷圣约翰骑士团统治下的风貌变迁》，还发表过研究骑士团时期马耳他城市规划的文章。以后，又为马耳他进步出版社写过两部书：《果佐》(1965年)、《马耳他》(1966年)。

《马耳他简史》一书叙述了从石器时代到1966年的马耳他历史概况。作者在写作本书过程中，曾多次到马耳他访问考查，并利用了当地的一些档案资料，吸收了一些人对马耳他问题的研究成果。书中对马耳他的自然环境、经济生活、政局

变迁以及历代外来霸主统治马耳他的情况都作了比较具体的叙述。1565年马耳他遭受土耳其大围攻，十九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法、德、意等帝国主义在马耳他和地中海争霸的情况，也有较为详细的叙述。本书对我们了解地中海地区和马耳他的社会历史，提供一定的参考资料。

作者的殖民主义立场和唯心史观是很明显的。作者竭力为英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和殖民统治辩护，而把马耳他的人民群众描写成逆来顺受的“下愚”、“群氓”。对此，希望读者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观点来阅读。

这个中译本是根据美国纽约华盛顿弗雷德里克·阿·普雷杰出版公司1967年在英国印刷的版本翻译的。书中有插图十三幅，地图九幅，全部照原图译制，附录三种也全部译出。

1974年6月

目　　录

本书地图和插图

地 图

插 图

序　言

以马耳他为题的著作，几乎年年都有，每年至少一种。事情所以这样，原因有二：其一，列岛令人感兴趣之处如此多，真正值得注意；其二，在马耳他从事学术活动条件便利，且又景物宜人，做学问和晒晒太阳，这两种要求都可以同时得到满足。

虽然这样，本书却试图从另一新的观点对马耳他列岛加以探索。论述马耳他现代历史的绝大多数著作，实际上从来只是关心列岛的外来霸主——圣约翰骑士和英国人——的活动，忽略了马耳他的地貌与社会的发展变化。历史学家笔下主要只见列强，而马耳他人因为没有自己的编年史家，往往只是在脚注中被提及。可是，马耳他的自然环境以及马耳他人民在各个霸主的活动中却曾经起过作用，影响深远。反之，就马耳他人来说，他们对由圣约翰骑士和英国人引人列岛的

种种强制性的社会措施及经济措施，也已适应。其中所发生的许多社会变迁的详情，我们自然很可能永远无从得知；但在另一方面，举凡人口总数的增减，马耳他人聚居的居民点的分布，以及当地经济的发展等等，却都有较为完善的文献可查。这使我们联想到马耳他历史的一个特征：某些时期的情况我们所知极其有限。史前马耳他，骑士团统治下的马耳他，英国统治时期的马耳他，以及——在较小的程度上——中古后期的马耳他，我们所知甚多；而对迦太基人、罗马人、汪达尔人、拜占廷人以及阿拉伯人统治下的马耳他情况，实际上却毫无所知。本书内容某种程度上的不平衡也由此而来。

本书的完成，曾蒙多方人士协助，不能一一列举。然而其中若干位理应特别志谢。首先要感谢赫尔大学地理系H·R·威金逊教授，他就我对圣约翰骑士团统治下的马耳他的发展情况进行的研究工作给予指导，他的勉励和慎重的批评，对我所从事的全部马耳他研究工作起了重大的影响。地理系的许多成员，包括J·H·阿普尔顿博士、J·R·塔兰特博士、R·迪安先生、尤其是A·

J·乔伊特先生等，始终乐于同我探讨有关列岛的种种看法。

设菲尔德大学的沃里克·布雷博士曾就史前史方面若干问题给我提出宝贵意见；而中古历史系的罗宾·杰夫斯博士审阅了本书大半部打字稿，提出了许多修正意见，这些讨论使我对马耳他的认识大为提高。

在马耳他列岛上，我也不断得到友好的帮助，深受鼓舞。马耳他皇家图书馆的约瑟·加利亚在圣约翰骑士团档案方面慷慨相助；我的搜集材料的工作化难为易，实际上全是由于图书馆全体同仁在德帕斯奎尔博士指导下大力支持的结果。马耳他皇家大学图书馆我也得以广为利用，而对特许我使用该校藏的《马耳他志》，以及对于工作人员的欣然相助，我同样深为铭感。

国立博物馆的戴维·特朗普博士和弗兰斯·梅利亚一直乐于同我探讨考古方面的问题，每逢访问古代遗址，总是邀请作者同往。

马耳他政府通过统计局、旅游局以及公共工程部给予极大帮助，对许可参阅公共工程部所收藏的地形地图，以及对卡萨尔先生和赞米特先生

的帮助与建议，我特别感谢。我也必须向情报局致谢。

戈弗雷·韦廷哲首先向我介绍了骑士团的档案，又提出若干资料来源，后来证明极其有价值。圣安德鲁大学中古历史系莱昂内尔·巴特勒教授给了我许多宝贵意见和鼓励。在我的研究过程中，马耳他皇家大学的戴维·法利·希尔斯同我作过无数次讨论，提出了极其有益的批评。圣安德鲁大学的安尼·巴伍德小姐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资料。

最后，我还应该向戴维·法利·希尔斯先生和夫人，以及马斯卡特·曼杜卡博士和夫人在我多次访问列岛期间所给予的友好殷勤的招待表示谢意。

第一章　地理环境

马耳他列岛，由马耳他、果佐、科米诺、科米[15]诺托以及菲尔弗拉诸岛屿组成，面积不大，仅一百二十二平方英里，比威地岛①还小。岛上缺乏重要自然资源，土质也不甚肥沃，并且干燥缺水，至少近千年来一直如此。天然资源如此贫乏的一簇小岛，看来似乎无足轻重，可是从六千年前列岛最初开拓之日以迄于今，马耳他一直参与着各种重大的历史事件，并经常在其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究其原因，主要是地理位置使然：列岛适在沟通地中海东西两海盆的狭窄海峡之中。但是，仅仅战略地位优越还是不够的，班泰雷利亚、兰佩杜扎、利诺扎三岛②位置之佳较马耳他有过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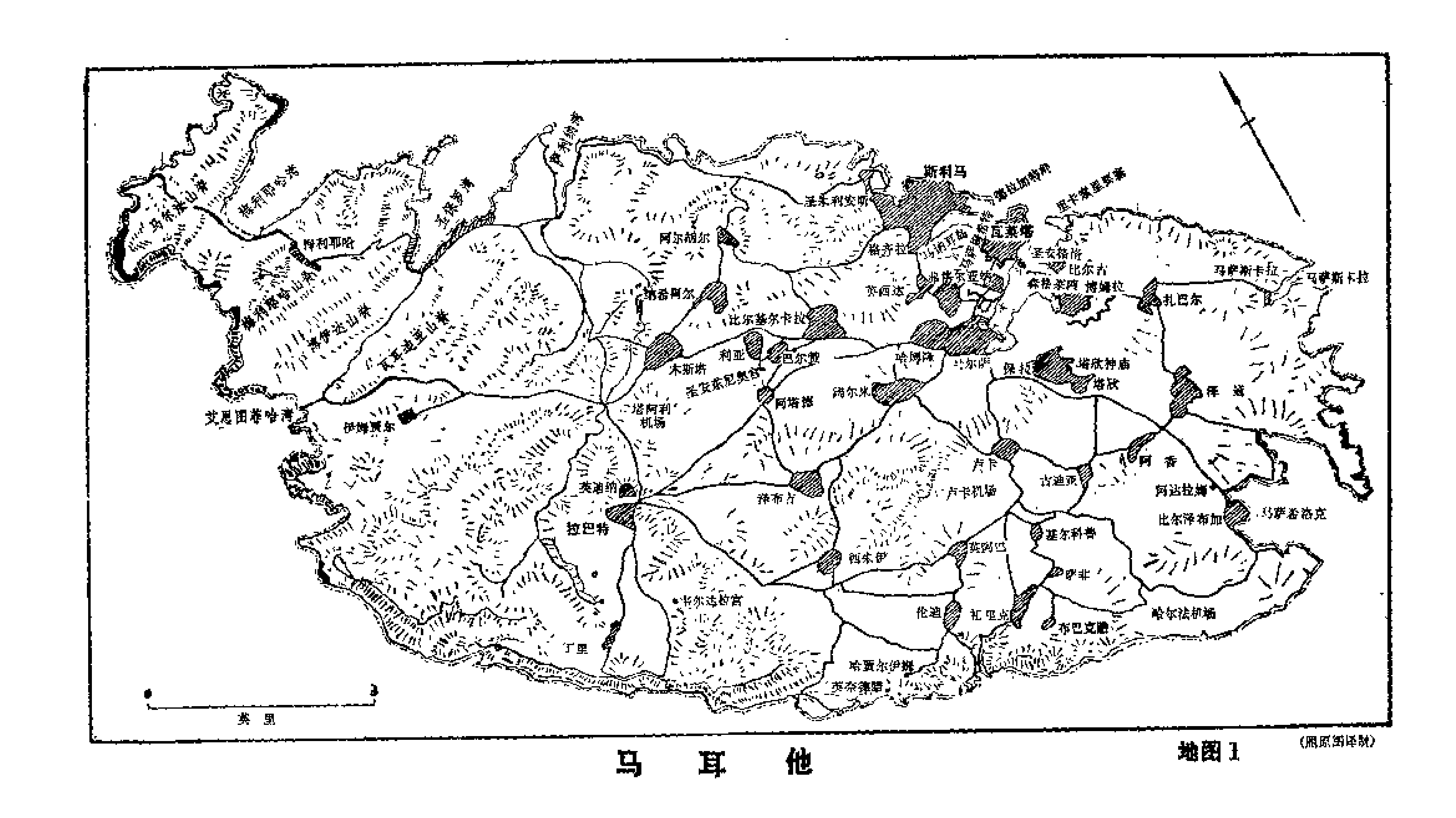
---

① 威地岛，在英国南部，近朴次茅斯，面积一百四十七平方英里。——译者

② 三岛屿均属意大利。班泰雷利亚面积三十平方英里，兰佩杜扎面积七十七平方英里。参阅地图4。——译者

而无不及，然而在历史上却默默无闻。同上述三岛相比，马耳他有两大优越性：一是马耳他诸岛虽小，仍足以容纳一支庞大驻军及其装备，但必须从外部运进食物供应军需。即使以现代标准来衡量，这一优越性依然存在。马耳他各机场费力不多即已完成扩建工程，足以接纳最新型的战斗机和轰炸机；二是马耳他拥有大港这一良港，这就使之能在历史的进程中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海军基地。大港同样也能适应现代战争的要求，因它与其毗邻的马萨姆希特，都是深水良港，足以供最大的舰队使用。

16 显然，如果没有适当的政治局势，上述种种巨大的潜在战略价值还是无从发挥作用。作为控制中部地中海海峡的一处基地来说，西西里同样具有种种优越性。因此，假如马耳他与西西里同属于某一强国，马耳他的战略意义势必大为缩17 小，充其量只能是一个辅助性的军事基地而已。因为西西里的统治者所关心的只是不让马耳他落入敌对国家之手，舍此并无他求。在军事上，马耳他之趋于繁荣，总是在它与西西里分别隶属于两个强国之时。



马　耳　他

地图 1

（照原图译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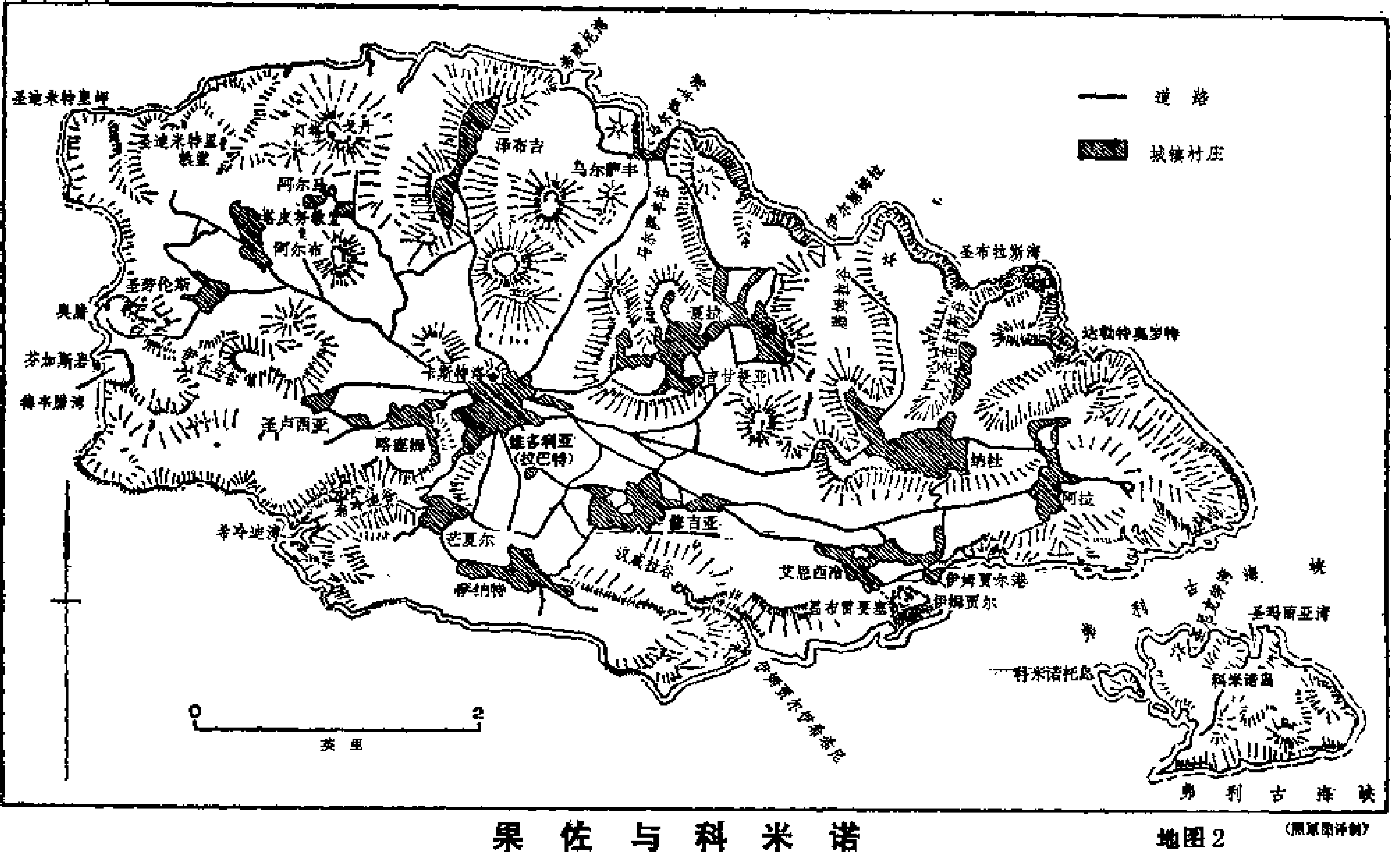
地理位置在马耳他历史上诚然是首要因素，18但列岛资源的性质、幅员与地形，特别是海岸线的地形轮廓等基本地理因素也相当重要。就列岛资源而论，如果没有一强大的外国援助，马耳他就不可能在地中海中部起到重要作用。也正是由于资源和人口方面的局限性，形成了马耳他生活中的另一特色。马耳他这一簇小岛，由于资源贫乏，不可能成为大国的中枢要地，但对那些谋求在地中海中部建立势力范围的头等军事强国来说，却一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这就导致马耳他列岛连续受到外来霸主的统治，而这些人则在不同程度上为列岛绚丽多采的风光和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

总的来说，构成列岛的岩层结构犹如一个夹心面包。地层的盖层和底层都是坚硬的石灰岩，夹于两层之间的则是较为松软的岩层。自上而下，其地层顺序为：上层珊瑚石灰岩、绿沙、青土、抱球虫石灰岩、下层珊瑚石灰岩。抱球虫石灰岩层厚度大，质地松软，便于采掘，是岛上建筑用石的主要来源。这种石料的优点是一经接触空气便立刻变硬，不易风化。珊瑚石灰石较抱球虫石灰石

更不易为海水侵蚀，适用于某些特定地区的建筑，特别是在滨海地带。在耶路撒冷十字军圣约翰骑士团统治期间，就曾大量采用这种石料修筑城堡。至于绿沙层和青土层则较薄，在某些小地区偶有露出地面之处。青土层面积虽小，但具有重大意义。不仅上边形成肥沃的土壤层，而且由于水分不易渗透，青土层和上复的珊瑚石灰岩相接之处往往发现充足的水源。它既是生活用水的来源之一，又是生产优质水果和蔬菜的富庶的农业区的灌溉基础，因此意义重大。

底层是珊瑚石灰岩地区，土壤层大多单薄，土质贫瘠；而在较为松软的抱球虫石灰岩上，通常却形成了较厚的土壤。

如上所述状似夹心面包的简单岩层结构，因断层作用而遭破坏（地表发生破裂，随之发生垂直或水平或二者兼有的断面位移现象称为断层）。马 19 耳他岛西北部在一系列平行走向的断层作用之 20 下，岩层震裂而形成连续起伏的山脊和沟谷。山脊受到侵蚀后所剥落的砂泥经流水冲刷，在沟谷中形成一层厚实的冲积土。在两个土质肥沃的沟谷之间，往往隔着一座寸草不生，坡面陡峻的石



果 佐 与 科 米 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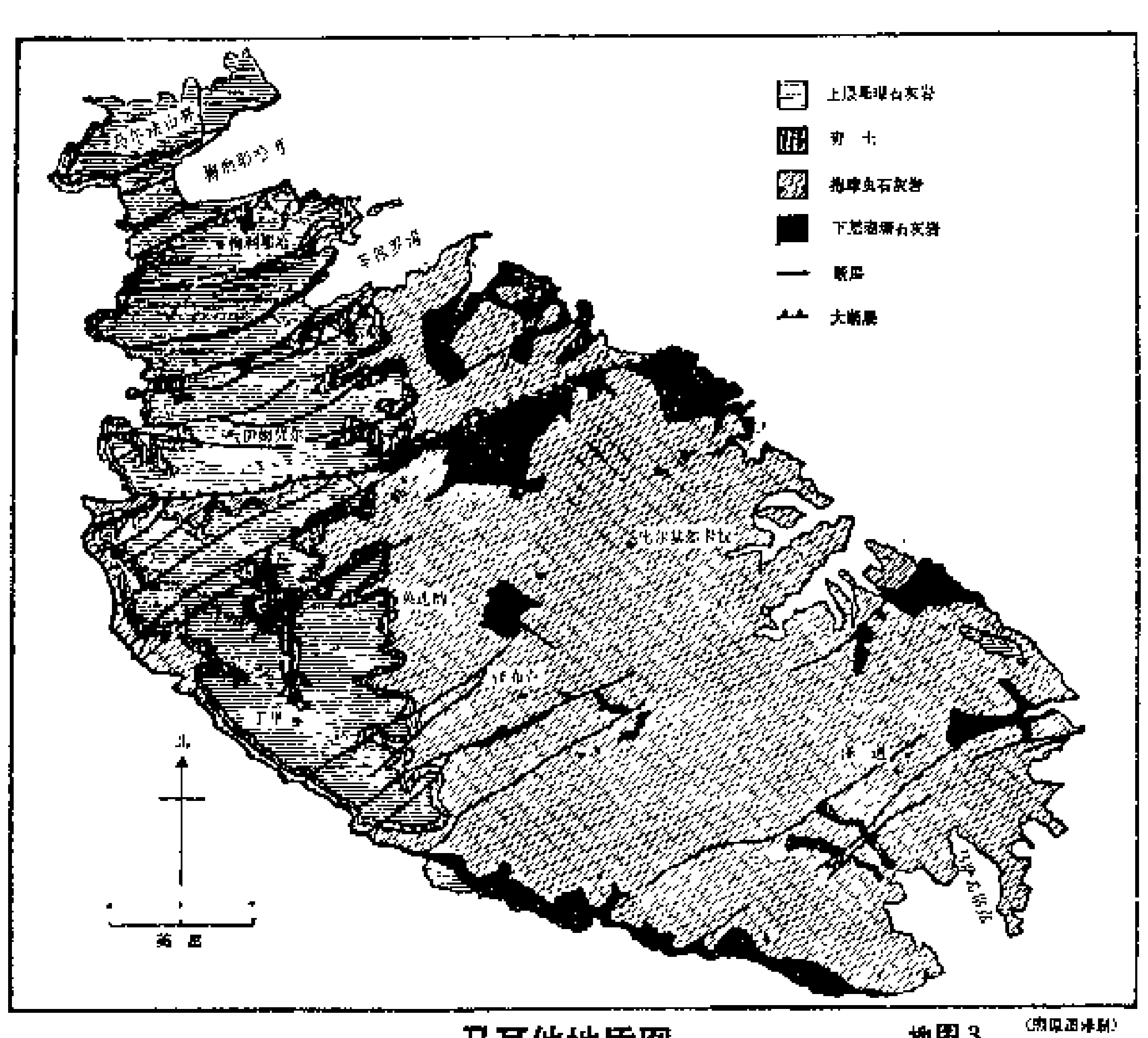
地图 2

(照原图译制)

灰岩山脊，使这一带的交通异常不便。这些山脊沟谷在该岛东部伸延入海，形成巨大的海湾。这一地区偏处该岛一隅，交通阻塞，易攻难守，常遭掳掠奴隶和抢劫财物的海盗的袭击。实际上，这种骚扰在马耳他整个历史上始终是当地人民生活中的劫难，马耳他西北部就特别遭到这种威胁。

上述的断层中最大最南端的一个称为大断[21]层，处处陡壁悬崖，有些地方高达二百英尺。这一巨大的地形变异乃是一处险要的天然屏障。因此马耳他人往往将防御工事集中修筑在大断层地带，而不在大断层北面的海岸线上设防，因为后者工程既艰巨，代价又高昂。这就使马耳他岛的西北部更加孤立，易受攻击。所以，尽管该地区土质肥沃，在动乱的年代，人们还是将它放弃。此外，象城垣一样拱卫着马耳他西海岸的连绵不绝的悬崖峭壁，主要也是由断层作用所形成的。

大断层南面和东面的地形，不象西北部山脊沟谷地带那么复杂。拉巴特—丁里台地覆盖着质地坚硬的上层珊瑚石灰岩，除了石灰岩已风化剥落，下面的青土层露出的地区之外，土壤一般都很贫瘠。台地南缘分割成无数的山谷，错落其间



马耳他地质图 地图 3

的山嘴，便于据险而守，为居民点提供了有利的地形。中古马耳他的首都英迪纳就建在这样一个山嘴上，从那里凭高眺远，大半个马耳他岛历历在目。马耳他岛其余地区大体上是一片自西向东渐渐倾斜的平原。可是，这片较为平坦的平原却为一些沟谷(马耳他语称为“威德”)所切割，其中多数具有相当深度。较为古老的马耳他城镇或村庄，多半座落在“威德”上面的山嘴上，这种特点非常突出。

在马耳他岛和果佐岛之间的弗利古海峡中有两个小岛，即科米诺岛和面积更小的姊妹岛科米诺托。这两岛总面积不过一平方英里，海拔不高，大都是珊瑚石灰岩构成，土质贫瘠。科米诺是重要的，因为它提供了一处建筑工事的地点，从而可以控制将马耳他和果佐隔开的弗利古海峡。

果佐岛是列岛最北部的一个，面积仅次于马耳他岛，岛上没有良港，战略意义因而有限，但是土质较肥沃，通常能为马耳他岛解决部分粮食问题。果佐岛土质之所以肥沃，主要是由于该岛有大面积的青土层露出地面。

22 马耳他列岛气候的主要特点，可概括为夏季干旱，冬季湿润多雨，全年大半时间天空晴朗，光照强烈。当然，这不过是一种简单的说法。虽然夏季的天气情况一般无甚变化，冬季的气候却可能非常复杂，变化多端，一如英伦诸岛。

整个地中海地区夏季均处于高气压影响之下，从6月到9月，马耳他平均气温都在华氏七十度以上。10月份全月气温平均达华氏六十九度。幸而从西北方向经常吹来横贯整个地中海的阵阵清风，夏天的炎热才有所缓和。但这样令人愉快的夏季气候，有时却因从南方刮来撒哈拉沙漠的酷热气流受到干扰而发生变化。这种风不但酷热无比，而且因其吹过海面时很快就吸足了水份，湿度很大。在这种情况下，人体难于通过排汗有效地散热。马耳他人称这种风为“希罗克”，它使人们精神不适，头昏脑胀。“希罗克”一刮起来，很快就使马耳他为数不多的几种夏季旱田作物枯萎。幸运的是剧烈的“希罗克”还不多见。

在夏季几个月中，马耳他气候十分稳定，经常晴朗无雨，连雷阵雨也极少见，通常总有阵阵海风吹来，凉爽宜人。

一般在9月底之前，大西洋方面吹来的冷空气便侵入地中海，带来了狂风骤雨，宣告夏季结束，冬季来临。头几阵雷雨过后，马耳他气候转凉，平静无风，于是进入了当地所谓的“圣马丁热节”。10月、11月这两个月份风和日丽，天气宜人，时有阵雨。这段时间是马耳他的农忙季节。在整个漫长苦旱的夏季，绝大多数植物处于停止生长的状态。但头几场阵雨之后，植物开始蓬勃生长。在列岛最热的几个月里，除有水源可资灌溉的地区外，几乎不生长任何作物。

冬季气候变化无常，这是由于它受制于周围 23 若干气团的位置变动，而这些气团本身的性质又极不相同。欧洲大陆上空通常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冷气团；撒哈拉沙漠上空则笼罩着一个广大无垠的暖气团；来自大西洋上空的低气压又经常深入到地中海地区，而阿尔卑斯山的背风面也不时形成低压中心。这些气团相互作用就决定了马耳他甚至整个地中海地区的气候。假如有一个低气压系列到达马耳他北面，这时就会从气压相对较高的撒哈拉沙漠上空吹来暖和的南风，于是日照时数多而雨量少。如果低压到达南面，则欧洲的高

压系列将吹来寒风。这种寒风使天气变冷，马耳他虽然从未降过霜，但小风雪还是有的。低压如果靠近列岛，天气就较为暖和而多阴雨。强低压往往能成为暴风雨的中心。天气形势千变万化，上述仅是大致情况。

南风既有其本地名称，北风亦不例外：从西北吹来的叫“迈伊斯特拉耳”；从正北吹来的叫“特拉蒙塔纳”；从东北吹来的叫“格里加”。其中最关键的是“格里加”，它一直刮到大港和马萨姆希特港的入口处，从而影响这两个港口的航运。

列岛年平均降雨量是二十二英寸，多为急骤的阵雨。偶尔有倾盆大雨，带来严重破坏，山坡上的土壤被冲刷殆尽。马耳他列岛上的农民，如同整个地中海地区的农民一样，为防止土壤流失，费尽心血将山坡改造成梯田。但凶猛的暴风雨一到，他们苦心筑起的围墙仍然被冲毁。

马耳他农业生产全靠冬季能有充沛的雨水。但冬季气候变化无常，显然不能每年都有可靠的雨量。有时冬季由于低压控制了气候，总降雨量就大。而下一年冬天，起控制作用的也许是来自南方的暖气流，结果就只有较小的阵雨。有时年

雨量可高达四十英寸，而次年可能不足十英寸。1951年的10月份一个月中就降雨二十五英寸，而10月却一向是一个旱情严重的月份。马耳他列[24]岛的平均雨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因为雨量变化幅度很大，有时难免大旱成灾。

即使在较大的冬季阵雨之后，列岛上流水长达数小时的小溪也很少。只有少数小溪发源于长年不涸而水量充沛的泉水，全年之中在某一段河道里还能保持细细的一线流水。列岛上的生活用水均靠水井或少数终年不涸的泉水。

可以断言，列岛的气候并非有史以来一贯如此，故了解目前这种气候条件已经存在多少年代，是有意义的。因为既然水的供求不过勉强平衡，气候变化就必然大大影响人类在列岛上可能从事的种种活动。在新石器时期的大部份时间以及在青铜器时代，气候可能比现在湿润，而中古后期以来气候就一直与今天十分相似了。曾有几个时期，旱灾次数增加。如在十八世纪头几十年，圣约翰骑士团团长几乎年年下令祷告求雨。求雨时，圣约翰骑士们身穿眩目的饰有八角十字架的黑袍，列队经过瓦莱塔的街道，走向认为最有

可能为苍生请命的圣人的教堂。这样的旱灾给农村造成了苦难，幸亏并不经常发生，因而还不至于从根本上影响马耳他的农业活动。

今日的马耳他列岛上，树木极少。除了那些唯有生命力最强的植物方能生长的光秃秃的珊瑚石灰岩地区外，绝大部分土地已经垦殖。列岛上的林地面积很小，只有少量的柑桔属树丛和装饰性的园林，以及少数无花果树、橄榄树和沿田园四周围墙种植的稻子豆①。但情况并非历来如此。六千年前，人类踏上马耳他列岛时，列岛覆盖着丰厚的土壤以及种种天然植物。是人类改变了这一切。如今，植被已全部剃除，许多地区的土壤饱受侵蚀，自山坡上流失，从而造成的光秃25秃的水蚀石灰洞，成为列岛部分地区今日的特色之一。由于土壤和植被的消失，雨后地面雨水流速加快，迅速流入大海，没有多少机会渗入土层。降雨所起的作用不大，干旱日益严重。

以上所述，是影响列岛生活的当地自然环境

① 稻子豆，地中海沿岸各国所生长的一种常绿树，属豆科。所结豆荚可供食用，又称为"圣约翰面包"(St. John's bread)。
——译者

的一些侧面。这些因素在某些方面无疑有其重要意义，可是，给予列岛的历史以深刻影响的，却总是远在千里之外发生的某些变革。当地的生活与列强的权益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列岛也就总是与世界风云息息相关。

第二章　史前马耳他

26　人类进入地中海中部区域为时较晚。在西西里发现的人类居住的明显遗迹，不早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而旧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的遗迹目前尚未发现。马耳他本土迄今没有发掘出旧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时代的文化遗迹。不过我们应当记住，当这些文化存在于上述地区时，地中海的海面很可能比目前低得多，马耳他的面积则远远大于现在。后来海面上升，可能淹没了旧石器时代人类居住的遗迹。如果那时的确已有人在这个岛屿居住，那就大概是住在沿海一带。关于这一点，可以用西西里岛靠狩猎和采集为生的部落大量利用贝类海生物并主要居住在沿海一带作为旁证。总之，新石器时代以前已有人在列岛居住的事实，目前还不能排除，但是可能为数不多，对当地地貌的发展影响不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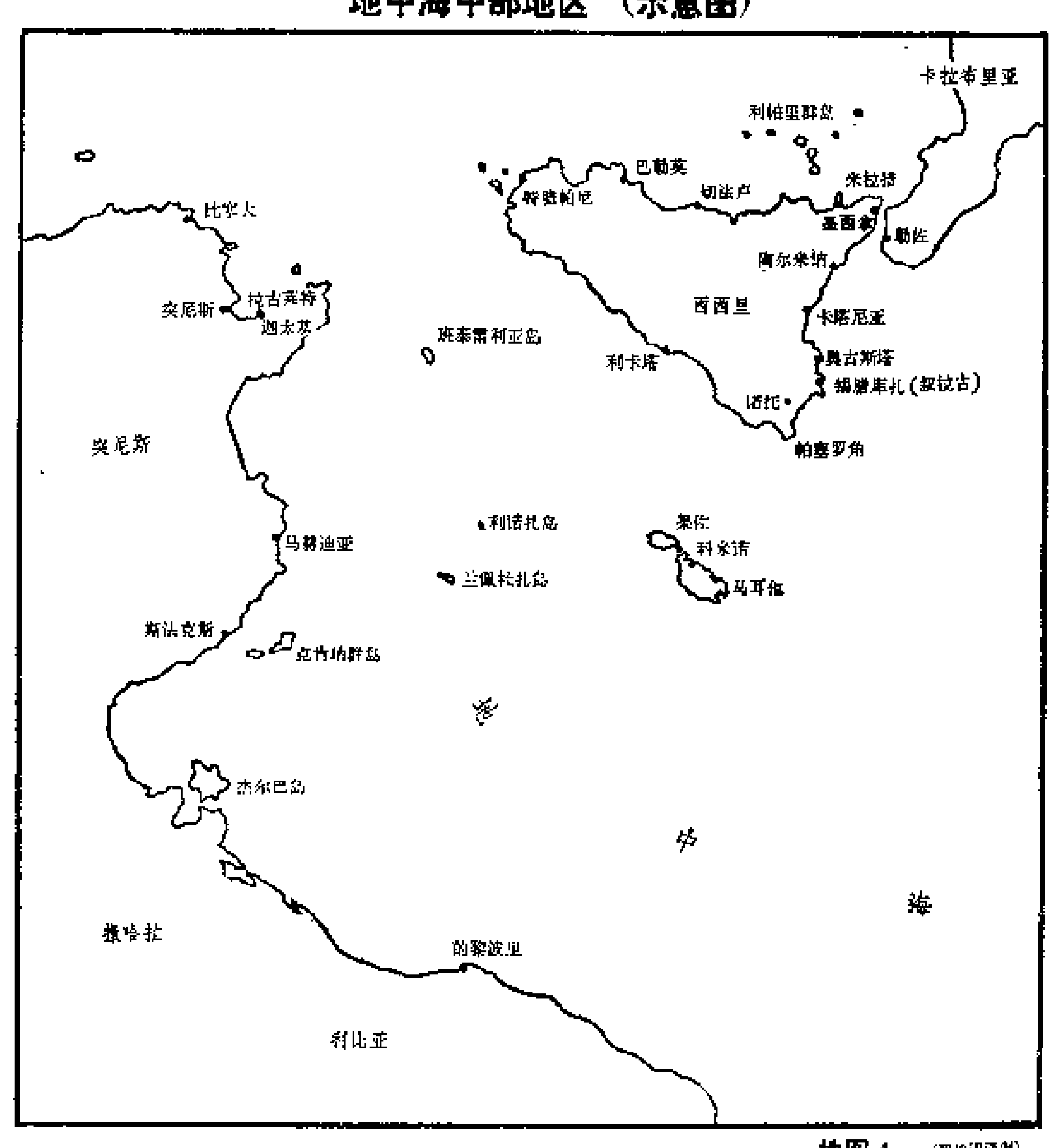
中石器时代的文化没有在西西里继续发展，

而被移民带来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所替代。“新石器革命”发生在中东，即今天的叙利亚、约旦、阿纳托利亚和伊拉克。人类在这些地方第一次学会了控制多种自然条件，从而免除了狩猎和采集经济所造成的不稳定的生活状态。野生植物和动物逐渐被栽培和驯养，造出了各种各样的工具，结果食物就有了剩余，可以贮藏起来。就文化发展而论，剩余食物的生产实在是一个突破，因为社会中某些成员一旦不必将全部时间用于生产食物，而从这种劳动中解放出来，他们就有可能致 27 力于其他事业：制造工具、纺织物、陶器，建筑房屋与从事宗教活动。一个社会有了技工、手艺人、思想家和巫师，这才具备了发展文化的基本要素，从而为更加专门化的分工开辟道路。

中东一些地区发生这一类型的变化是在公元前八至七千纪。从野生谷物培植成了小麦、大麦，还有其他一些植物也已由人工栽培。原始的绵羊、山羊、猪和牛被人们捕获、驯服，后来并加以饲养繁殖以应人类的需要。

新石器时代文化，从其在中东地区的几个中心四向发展传播，遍及周围地带。在新石器时 28

地中海中部地区（示意图）



地图 4

代的移民主要是渡海而来，在公元前五千纪后期至四千纪初期到达西西里。

一般认为，最初定居于马耳他的新石器时代的人大概来自西西里，因为西西里的新石器时代最初文化发展阶段（斯坦蒂内洛人）和马耳他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最初文化发展阶段(阿达拉姆人)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一旦占据了西西里，在较短期内即向马耳他移殖，而此时西西里这个较大的岛上，还远远没有发生土地不足和人口过剩的问题。这一事实的原因比较简单，新石器时代文化传播到地中海四周主要是通过海路，因而在较短期内就能扩及广大地区。这一传播大概是由于经济的力量以及文化的和社会的力量所促成。

我们还不清楚新石器时代的农人来到马耳他的确切时间，移殖很可能发生在公元前3800年左右。开拓者所见到的列岛树木繁茂，一片葱茏，土层较厚，水源充足。动物有野猪、鹿等等。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第一章所述的自然环境，对于人类在列岛上的活动，并非是一种静止不变的背景。草木、土壤和气候都曾有时变化，是受到

世界范围内的变化的影响，如气候的变化。有时则是人的活动引起了环境变化，如大量天然植物和土壤从列岛上消失，以致造成了大片荒芜的石灰岩山坡，就是人类活动的后果。

马耳他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虽然起源于西西里，却循着特殊的路线演进，由此发展起来的社会，依赖农耕和畜牧业，培育出若干种谷物和其他植物。这些早期的马耳他人大概住在简陋的茅屋里，组成小村落，列岛全部人口数量很小。对农田的需求可能并不迫切，列岛上的许多地区仍然丛林茂密。耕作大概是采取一种轮种法，村落四周的土地各耕种一个短时期，然后听任树林和灌木丛生长，直到地力恢复为止。

29 斯科巴人的宗教或许与丰收神的崇拜有关，最后似乎发展到建造简单的神龛。

新石器时代殖民到后约六百年间，马耳他生活方式演进较慢，列岛的地貌很少为人类所改变。野生动物由于狩猎而减少，林地变得较为稀疏，植物的群落有所更改，但自然环境基本上并无急剧变化。然而，约在公元前 3200 年时，列岛受到来自西西里的新的影响（很难说是否发生过

表一　　史前马耳他文化分期表

时　代	文　化　期	大致年代	今日可见地貌特征
新石器时代	阿达拉姆	公元前3800年	村落遗迹
	灰斯科巴	公元前3600年	
	红斯科巴	公元前3400年	
?	?	?	?
铜器时代	泽布吉	公元前3200年	
	伊姆贾尔	公元前2900年	石墓穴
	吉甘提亚	公元前2850年	石墓穴，不同设计的许多神庙
	萨夫利埃尼	公元前2450年	
	塔欣	公元前2400年	塔欣神庙
青铜器时代	塔欣墓场	公元前2000年	火葬墓场，石室
	纳杜的博格	公元前1450年	设防村落，“车辙”(??)
	巴里亚	公元前 900 年	设防村落

————————海外新民族的到来

注：本表摘自布里亚、伊文思和特朗普的著作（参阅本书第240页）

民族迁移），结果使该岛的文化达到铜器时代的发展水平。岛上资源也得到进一步的利用。过了一些时候，铜器时代的人进一步筑成肾形的墓穴，穴系凿石而成，十分精致。这种墓穴在以丰收神崇拜和祖先崇拜为基础的宗教中占有重要地位。

这种宗教建筑术大为发展，产生了一系列极其出色的神庙和坟墓。有人提出过这样的看法，说当时的马耳他人开始兴修神庙时，曾企图把过去在建造地下墓穴时形成的宗教建筑的基本形式在地面上予以复现。地面下带有耳室的坟墓结构大概早已自然地形成，而早期的神庙也具有类似的形式。后来，神庙的形态变得越来越复杂，采取了一种三叶形结构，其后又为数目各异的精巧的半圆形凹室所替代。不仅神庙的地面设计有所发展，而且规模也扩大了，石工很精巧，内部装修和点缀非常复杂精致。这些神庙清楚地反映了这样的一个社会，虽然可供利用的资源有限，它却已具有高度的工艺技巧。这种宗教的和技术的发展，绝大部分发生在铜器时代吉甘提亚人阶段。不必说，这一阶段持续了好几百年。

列岛居民为什么能建造出技术上极为精美的神庙，至今尚未找到满意的解答。有些权威学者从外来影响中寻找原因，别的学者则认为神庙建筑完全是当地社会和环境的产物。

争论更多的是这种建筑术在史前的西欧所处的地位。从目前所能得到的证据来看，马耳他的

巨石建筑① 比地中海西部地区任何已知的类似建筑物更为古老，因而有人认为这种建筑型式始创于马耳他。果真如此，则列岛在史前的西欧文化演进中所占的地位就是关键性的了。

但是，下述事实又同这种观点相反：从地中 31 海西部其他地方的巨石建筑中，看不出什么迹象，表明它们起源于马耳他神庙。迄今为止，足以证明马耳他同它周围地区有过文化接触的材料也为数有限。就上述情况作一公允之论，应该说，双方所列举的证据都有很大漏洞，在我们对地中海西部及其附近地区的种种巨石建筑所分布的地区和所出现的年代获得更充分的概念之前，争论是无法得到圆满解决的。

有关神庙的另一个疑问是经费由何而来。这些精致建筑物的建造、改修和保养，必然耗费大量的人力。我们知道，在这些建筑物内举行的宗教仪式也较复杂，可能需要专业的神职人员。尤其不能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就当时的环境而言，

---

①巨石建筑，亦称巨石文化，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铜器时代的一种文化，以巨石建筑物石棚和石圈为特征。主要分布于欧洲大西洋沿岸。——译者

这些神庙乃是相当浩大的建筑工程。有些权威学者怀疑列岛当时是否有能力提供建筑经费。对这个问题虽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但都未能令人信服。有人认为，马耳他是一个“魔岛圣堂”，其大部份宗教设备的购置费用，或由外来朝拜者奉献，或向他们征收而来。这种看法无法解释下述事实：如果确实曾有人来马耳他朝拜，何以列岛从未发现他们的遗迹，而马耳他的许多铜器时代的遗物也从未在那些来访者的本土发现。

还有一种论调是，列岛对外贸易范围广泛，足以弥补本岛各方面条件的不足。对此也可提出类似的异议，因为至今尚未发现多少证据，足以表明马耳他同地中海其他地区有过牢固而又经常的联系。但是，这一说法还不能轻易驳回。首先，确实有过一些贸易，岛上居民需要燧石和黑曜石一类的坚硬岩石，这些东西必须从西西里以及附近岛屿取得。这些输入品一定是用其他物品交换而来，但铜器时代的马耳他人究竟输出了些什么，却很难查考。肯定不是陶器，至少在有关地区尚未发现马耳他陶器的痕迹。马耳他又没有可供出口的原料。输入品可能是用居民的手工艺

品偿付。我们知道铜器时代的人曾生产纺织品，32质量或许较高，销路也较广，足供换取原料之需。如果岛上居民真是以这种方式克服列岛的缺欠的话，那么，应当说他们在很早的时期就已采用了一种在马耳他整个历史中经常采用的适应当地环境的方法，那就是：发展质量很高的工艺手工业，输出其产品，以此来换取列岛因缺乏资源而不得不经常输入的许多货物。

如果当时曾为换取原料而输出纺织品（或其他易耗性手工业产品），那末为什么不可以也用它从西西里购买粮食，以供应建造复杂的神庙建筑群的众多居民？这个问题不易回答，因为即使找到了纺织品的残迹，鉴定其来源还有许多困难。

关于以上概述的各种说法，人们已争论了一段相当时间。其实，岛上居民即使未获外来粮食的帮助，也不见得就不能建成这些神庙。此外，也曾有人估计过早期农业经营方式所能供养的单位面积人口，把这种估计用于马耳他，就知道如果绝大部分可利用的土地都予以耕种的话，列岛在铜器时代就有能力养活大约五千人。这显然是一个十分粗略的估计，因为几乎可以肯定，公元

前3000年时马耳他的海面与今日并不相同,这一事实就使整个问题复杂化了。如果当时海面较低,列岛的面积也就比现在大,反之,面积就比现在小。除全球的海面变化(这本身就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外,地中海中部地区具有地壳不稳定的特点,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地面高度变化颇大。目前就有人谈论,说近几百年来发生过幅度达六十英尺的变化。举一个例子,如果马耳他的海面在铜器时代低于现在大约一百英尺,则马耳他以东的大片地区当时应为陆地,列岛的粮食生产潜力就会比现在大得多。反之,如海面较高,情况就会相反。

列岛上已知的神庙约有三十座。假如人口总33数约为五千,是否有可能建造和维修这些神庙,并为之提供日常工作人员呢?假设每座神庙由一个大约二百人的集体来负担,这样一座文物建筑就可以有五十名强壮的男子来修建。如果当时的耕作制能提供相当数量的剩余粮食,而工程又是在一段时期内逐步完成的话,则对大多数神庙来说,这样一支劳动力似乎并非不足。当然,工程可能不是这样进行的,神庙也许是集中全岛资源

来建造（象塔欣这样的建筑物可能就是这样建成的），或者是由几个村社共同兴修。问题在于，上述推论虽然粗略，若是列岛所通行的农业制属于当时的典型，神庙便很可能是由岛上居民独力兴建，而无须以“魔岛圣堂”之类的说法来加以解释。

上述种种说法，显然大多属于推测。应该说，在我们进一步弄清早期居民必须与之奋斗的基本环境因素前，许多有关马耳他史前时代的问题是无法解决的。

神庙文明是怎样衰落的呢？在这方面还存在着很多疑问。在铜器时代的最后发展阶段（塔欣时期），有迹象表明，当时社会可能已趋于衰亡，接着，在公元前2400年之后的某一时期，这一文明乃告终止。从现有的证据看来，列岛当时似乎已无人烟。这自然很可能还不是最后的论断，因为在考古学上，再一次的发掘往往提供新的材料，从而使对某些事件的现有解释不得不作修改。探讨马耳他史前史时不可忘记，我们所掌握的证据大半取自神庙和坟墓，它们也许并不足以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全貌。

神庙文明何以中断？是否由于侵略和战争，这一点可以排除。我们还得寻找导致这一中断的自然原因，虽然在对待一个与宗教崇拜有密切关系的社会时，寻求合理的解答，本身就未必合理。约从公元前2500年开始，气候大约变得更加干燥。

34 衰落的过程很可能如下：在神庙建筑最为盛行的吉甘提亚时期，列岛人口可能增长较快，虽然粮食生产也可能同时增加，但终于会有那么一天，再无荒地可以开垦了。地力利用既达最大限度，列岛再也不能供应更多的居民。然而人口还在继续增长，社会盲目地使自己陷入一种自我毁灭的境地。在一个耕种与休耕互相交迭的制度下，有可能缩短休耕以增加粮食生产，而这自然引起土地肥力加速枯竭，造成恶性循环。休耕期一旦缩短，庄稼的产量随之下降，而为提高生产不得不进一步缩短休耕期，于是产量再度下降；这样循环往复，以至地力全然耗尽。到了这个阶段，社会的农业基础既遭破坏，自然走向衰落。年复一年，由于营养不足而死亡的人迅速增加，婴儿死亡率上升，居民身体本已虚弱，每遭疾

病，死者更多。

有人认为，当时列岛有大批人移居国外，但对此说法也有不少反对意见。衰亡的过程确实并非那么突然，那么明显，足以促使居民对环境的变化迅速作出积极的反应。较有可能的情况是这一过程持续了若干年，在此期间经济生活每况愈下，居民精神状态日益消沉；既然丰收神和祖先在天之灵都无能为力，他们自己就更找不到一个解决办法。毫无疑问，少数人逃到了西西里；还有人认为某些居民甚至远移至撒丁岛。可能有极少数人活了下来，迁离神庙所在地，过着水准极低的生活，并未留下可以证明其生存的陶器。某些人类社会由于处境过于困难以致文明退化，这种例子是屡见不鲜的。

不妨再补充一句：上面所述的衰落过程大半属于一种臆测，一种对于现有考古纪录中某些特殊情况的试探性的解释。但如果说曾经占据过马耳他的每批居民，其人口发展最后都超过了列岛[35]生产食物的能力，则是合乎事实的，甚至可以说是一条规律。后来的年代里人们有可能组织大规模的粮食进口，而在铜器时代却未必能够这样

做。

列岛被放弃，或岛上人口变得极其稀少之后，不知经过多久，又有一个青铜器时代的民族移殖到马耳他来，他们大约来自意大利靴跟[①]的某一地区。这些新马耳他人，或者说随后来到岛上的青铜器时代的开拓者，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注意之处。很少有迹象表明他们在技术上有什么专长或拥有什么财富，列岛上的人口比在铜器时代大概要稀少些。这些青铜器时代的头一批马耳他人把铜器时代塔欣人建造的巨大神庙重新加以利用，作为火葬场，于是被称为塔欣墓场人。这些居民为自己造了许多石棚（一种巨石建筑，由若干块较小的岩石支撑着一块完整的大石作为顶盖）。据推断，火葬后的骨灰即埋在这些石棚里。

塔欣墓场人定居列岛达数百年，后来约在公元前1450年，马耳他为另一批青铜器时代的人——纳杜的博格人——所侵入。这些开拓者大约来自西西里，他们因一个马耳他型的遗址而得名，这遗址位于马萨希洛克湾以北的一处海角

①意大利半岛形如皮靴，因而有此喻。——译者

上。入侵者显然征服了墓场人，而将这些原有居民溶入他们的集体。纳杜的博格人生活于战争年代，他们的村庄设有防御工事，一般座落在小山顶上。战争之发生，可能是由于又有新的入侵者企图在列岛上定居，也可能因为马耳他分为若干村落，各有自己的土地，互相争夺。

另一个叫巴里亚的移民集团在大约公元前900年时定居于列岛；这一新来的文化和纳杜的博格人文化同时存在，但两者之间的关系还不太清楚。马耳他的史前史于公元前800年左右结束，其时迦太基人移殖于列岛，在文化上开始对原有居民发生影响。

显然，青铜器时代的马耳他在文化上和经济上都不如铜器时代那么丰富。很可能列岛已无力供养昔日那么多的居民。青铜器时代大部分时间 36 处于战争状态，农业生产率必然下降，并可能导致人们依赖畜牧更甚于农耕，因为保护牲口免受掠夺尚有可能，而已种的庄稼则往往无法保全。这里再次出现了进出口的问题。我们知道列岛曾输入青铜，但却不知道它是怎样偿付的。然而在一些属于青铜器时代晚期的遗址上，发现很多和

生产纺织物有关的工具。有人认为当时曾用纺织品购买周围地区的青铜和其他货物。①

马耳他史前时期还有一个难解的谜有待讨论，即所谓"车辙"。不用说，我们在此又一次进入推测的领域。在列岛许多地方光秃秃的岩石上留有平行辙迹，看来极象车辙。但又几乎可以肯定并非如此。因为两辙之间距离不一，带轮的运载工具如果运行其间，一定会常常卡住。这种辙显然与运输有关。但到底是哪一类型的运载工具，在何年代使用过，运载的又是些什么？关于年代，除下述事实外，我们只有很少线索：在一些地方发现有迦太基人的坟墓，挖在辙迹所经之处，说明在挖掘坟墓时这种辙已经存在。由此可见辙为史前时期遗物。引人注意的是在铜器时代神庙的四周没有发现这种辙。但它们与青铜器时代村落遗址确有联系。以此推测，我们可以假设，辙是青铜器时代的遗迹。虽然这一假设是根据推测而来，而这推测又有可能是错误的。

①1964年在锡腊库扎附近发掘出大量陶器，"与从塔欣墓场发掘出的马耳他陶器完全相似"。有人认为那个遗址代表着"马耳他人建立在西西里沿海地区的一个商业点。"

什么样的运载工具使用过或者造成了这些辙呢？我们已经排除了有轮子的运载工具，而雪橇又很难在这种辙中通行。有人认为，辙是由牲口拉的滑橇磨成的。这种滑橇的主体部分是两根橇辕，前端附于牲口身上，中部由一橇身联结，后部着地。橇辕后端可能设法用石头箍住，犹如马蹄托掌。橇身牢固，足以运载货物或单身乘客，或二者兼运。 37

人们会指出，这个关于滑橇的假设有个显著的漏洞：这样一种运输工具，尽管可以在裸露的珊瑚石灰岩上拖行多年而不留丝毫痕迹，更不用说磨出两道辙来了。实际情况是当地的石灰石一经暴露在大气中便会硬化，但是，新露出地面的部分却很柔软。如果今天到处是荒芜的石灰石的许多小丘当年覆有土壤的话，那么辙的形成也就有了可能，而整个过程也不难解释。一辆滑橇首次驶过某一段地面，即会压入表层土壤，其后每次经过，自然会循着旧辙而使之逐渐加深。位于土壤之下而受其保护的柔软的石灰石终于被橇辕刻出凹槽。一段时期之后，辙迹过深，于是附近产生新辙。这就能说明为什么在某些地区出现重复

的辙。

滑橇的用途何在呢？必须坦率地承认我们已没有什么根据作进一步的研究，对于这些辙所最后形成的样式，也根本无法进行合乎逻辑的解释。只能说，辙的数目及其分布表明，滑橇必然经常用于大量的日常事务。而其中是否包括工业、农业、畜牧和战事呢，还是只包括其中某几项，根据现有的材料，都还无法确定。

第三章　迦太基人　罗马人　中古马耳他

公元前1000年时，腓尼基人已在地中海西部[38]海盆进行贸易。虽然迄今为止列岛上发现的腓尼基人遗迹都不早于公元前九世纪，但很难设想腓尼基人在这一地区的早期活动没有到达马耳他。腓尼基人在地中海西部建立了许多殖民地，当他们在列万特①的本土被征服时，突尼斯附近的地区（即迦太基）就成为他们新的活动中心。迦太基人在公元前八及七世纪才移入马耳他列岛。

公元前八世纪，希腊人开始同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通商，终于在这个地区建立了殖民地。其后几个世纪中，虽然腓尼基人和希腊人在地中海

①列万特，Levant，原为法语，意为东方，指地中海东岸地区，通常指小亚细亚和叙利亚沿岸一带。——译者

中部有过利害冲突，往往导致战争，然而双方在马耳他却和平相处，这是有据可查的。列岛上曾发现过不少从希腊输入的物品，但希腊人似乎未曾拥有多大势力。马耳他被迦太基牢固地控制着，迦太基文化在此似已根深蒂固。

公元前四世纪以后，罗马的势力在意大利南部扩大，终于同迦太基势力发生冲突。马耳他位于双方的接触地带，重要性开始显现，因为它不仅可以用作船只避风港和贸易站，也可作为军事基地。仅有的一点证据使我们相信马耳他在第一次布匿战争①（公元前262—前242年）中已成为迦太基的海军基地。战争期间，罗马人攻占了马39耳他，在岛上纵火劫掠。后来迦太基人夺回了这个海岛，但在公元前218年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罗马又取得了绝对的控制权。

很难断言列岛是否曾经彻底罗马化。在迦太基灭亡后很久，陶器的式样继续显示出一种强烈的迦太基风格。罗马人统治马耳他已经一百五十

①布匿战争，即古罗马与迦太基争夺地中海西部统治权的战争，前后共三次。——译者

年，而西西里的狄奥多洛斯[①]的著作里还把马耳他和果佐说成是腓尼基的殖民地。《新约全书·使徒行传》载有关于公元60年圣保罗在马耳他乘船失事的记述，把马耳他的居民称为"野蛮人"，表明他们不讲拉丁语或希腊语。有人认为当时的马耳他人讲一种腓尼基方言。有些权威学者声称，公元870年阿拉伯人征服马耳他时，岛上居民所讲的基本上还是腓尼基语。这一论证进一步暗示，阿拉伯语和腓尼基语基本上差别不大，这就说明为何列岛在阿拉伯人统治时代会如此彻底地采用阿拉伯语。另一些权威学者则认为阿拉伯人征服马耳他时，岛上居民讲的是中古拉丁语。必须记住，关于从公元60年起到阿拉伯人来到列岛为止这一段时期，我们现有的材料是极为贫乏的。

毫无疑问，罗马统治下的马耳他有很长一段时期景象十分兴旺。经济的繁荣，很可能达到了直到圣约翰骑士团着手开发列岛时为止所从未有过的程度。

对于罗马统治下的马耳他的情况，我们现在

①西西里的狄奥多洛斯（约公元前80—前29年），古希腊历史学家。——译者

只能有个大致的推测，但对当时的主要地理外貌还是清楚的。设防的首都位于岛屿中部，大致在现在英迪纳和拉巴特的位置。就当时情况来说，这是一个相当美丽的城市，其大小约为英迪纳的三倍。在马尔萨地区有港口设施，港口附近可能还有一个市镇。首都和港口间大概有一条良好的道路相通。我们知道罗马人统治时期果佐也有一个中心城市，位于现在的卡斯特洛。很难断言还有什么其他居民点。然而乡间却是庄园密布。许多庄园的遗址已经加以发掘，发现的遗物表明，当时的农业是以小麦和橄榄为主。

从西塞罗① 对贪婪的韦雷斯（西西里的一个 40 总督，此人滥用职权，搜刮所管辖的地方）的责难中，我们得知马耳他生产许多供出口的奢侈品。此外，列岛还是一个著名的高级纺织品制造业中心。

马耳他至今还保留着罗马统治下繁荣时代的若干遗迹。除上面已经提到的庄园外，艾恩图菲哈地方的浴室还保存得相当完好，在拉巴特则有

①西塞罗，（公元前106一前43年），古罗马政治家和哲学家。——译者

几处优美的早期基督教的地下墓窖。直到十七世纪开始后一段时间，拉巴特街道上还有许多罗马建筑物的遗迹生动地说明了古代人生活的富裕与优美。

五世纪期间，罗马的势力在地中海迅速衰落，汪达尔人得以在北非建立起一个王国。入侵者迅速建设起一支强大的海军，开始袭击马耳他和西西里。至于汪达尔人是否占领了马耳他和西西里，还是仅以它为劫掠对象，则很难确定。六世纪期间，拜占廷人控制了西西里和马耳他。汪达尔人未在当地留下什么可供考查的遗迹。而对于拜占廷统治期间的列岛情况，在没有进一步作广泛的发掘之前，即使略述梗概也不可能。

九世纪中期，穆斯林从阿拉伯本土向外扩张，在北非、西班牙和西西里征服了大片地区。870年，他们夺取了拜占廷控制的马耳他岛。我们必须在此承认：对于阿拉伯人统治下的马耳他所知有限，因为缺乏文字记载，我们自以为知道的也多属于推测。关于列岛在阿拉伯人到达之时的经济状况，或者关于当地居民的数字、宗教和语言，我们都没有确实的概念。我们也不清楚穆斯

林来到马耳他是充当霸主，还是也作为移殖者。然而可以肯定，两个世纪的阿拉伯人统治在文化上和经济上都给列岛以深远的影响。马耳他语基本上是阿拉伯语，虽然这一事实也可能作多种不同的解释。它可能意味着有大量讲阿拉伯语的移民迁来岛上，人数终于超过原有的居民；也可能意味着统治阶级的语言逐渐为全体居民所吸收。41 假若属后者，则旧语言的若干因素应能保留下来，特别是地名。然而阿拉伯人到来之前的语言形式却几乎未留下丝毫痕迹。

宗教问题也很复杂。穆斯林统治时期，基督教显然始终没有灭绝。但有证据表明，它已仅有少数人信仰。造成这种情况是由于对非穆斯林课以重税而引起某些基督教徒背教，还是因为大量移民的流入，又是一个疑问。

阿拉伯人的统治对列岛经济似乎颇有促进。当时的一些记载一直流传至今，虽不详尽，但总的确实给人以一种繁荣兴旺的印象。有一位阿拉伯编年史家谈到马耳他时是这样写的："马利他（即该岛的拉丁名称梅利他—作者注）……美物皆备，产量且丰，备受神恩……人口众多，有城

镇村庄，林木水果”。这种描述以及同时代的其他描述，使人眼前呈现一幅四野葱绿、富庶兴旺的画面，同十五、十六世纪时有关马耳他的记载所描述的贫瘠荒芜的景象恰成鲜明对照。还有一些证据表明，在阿拉伯统治时期，列岛上人工栽培的果木相当多。

阿拉伯人似乎曾大力变革岛上的耕作方式。这些新的统治者擅长于利用灌溉进行耕种。他们把一种利用畜力从井中汲水灌地的戽水车（即马耳他语所谓“塞尼亚”）引入列岛。

阿拉伯人为地中海西部地区带来了一系列新的农作物。从马耳他的观点来看，棉花和柑桔属水果的传入尤为重要。棉花在马耳他的农业经济中占主要地位曾达数世纪之久。

阿拉伯人统治地中海中部期间，这一地区的贸易似有很大发展。穆斯林831年征服的城市巴勒莫，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商业中心。马耳他本身虽不是重要的贸易站，似乎也从这一地区商业活动的增长中得到好处。也有一些证据表明，列岛成了一个小小的海盗根据地，一般说来，穆斯林 42 袭击南欧海岸是非常频繁的。

关于列岛城镇和村庄的规模及其分布，我们所知极少。阿拉伯人把罗马时代的旧都再度设防，并更名为英迪纳——即“城市”之意。今天的圣安格洛要塞的兴建，也应归功于穆斯林。现在名为比尔古或维托里奥扎的那个小镇，大概就是在这个堡垒建成后发展起来的。

总之，我们关于阿拉伯人统治下的马耳他的情况是模糊的，然而无可争辩的是：这个时期在文化上和经济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阿拉伯人留下的最重要的遗产是马耳他语。如果穆斯林继续控制列岛，在正常的情况下，马耳他所讲的阿拉伯语势必象突尼斯语那样，演变为一种方言。可是，阿拉伯人丧失马耳他后，列岛终于落入欧洲人的势力范围，而同罗曼斯语言[①]特别是意大利语发生了紧密的联系。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马耳他人讲的阿拉伯语吸收了大量的外来词汇，它们来自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后来一个时期则更来自英语。这种语言糅合的结果，使马耳他语演变为一种独立的语言。但岛上居民今日的

①罗曼斯语，拉丁语言的总称，包括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罗马尼亚语等。——译者

语言，凡讲阿拉伯语的人（如突尼斯人）还都能大致理解。

穆斯林对马耳他的统治之告终，情况很有几分特殊。十一世纪初，有一群诺曼人朝圣回国，途经意大利南部时，被招募去当雇佣兵。一连好多年，小股的诺曼武士陆续移人这个地区，势力逐渐变得非常强大，终于把昔日的主子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这些诺曼军事首领控制了意大利半岛的靴跟之后，转而注目于西西里。1061年5月，一个马耳他历史上素负名望的人，诺曼人罗哲尔，攻占了墨西拿。这是一场持续三十年之久的战争中的第一次胜利，最后，诺曼人统治了整个西西里。1091年罗哲尔的舰队进攻马耳他，施展计谋，兵不血刃，就从阿拉伯人手中夺取了列岛。

基督教徒对再次征服马耳他的初期，穆斯林的影响几乎丝毫未受削弱。当时不可能有多少诺 43 曼人定居列岛。有人认为穆斯林还是继续控制岛上事务，只不过必须向新的霸主纳贡而已。其他资料也进一步说明，即使在诺曼人征服列岛以后的许多年内，马耳他大体上仍旧保持着一派穆斯林社会的风貌。1175年，斯特拉斯堡的主教访问

过马耳他，他在有关记载中提到该岛居民仍为穆斯林。1240年，为了征税，曾对列岛人口作过一次估计。有关这一估计的原始文件没有留传下来，但对其中各要点的摘录，却确实存在。当然，根据这类第二手材料来作结论是十分危险的，但事实是，这一摘要表明穆斯林在数量上超过基督教徒，并且掌握着大部分财富。

穆斯林在十三世纪四十年代期间终于被逐出列岛，基督教徒在居民中于是成为多数。无疑有许多穆斯林宁愿放弃宗教信仰，而不愿离开故土。

此外，还有一些因素促成列岛伊斯兰教势力的衰退。最初，诺曼人对西西里经济潜力的开发进程相当缓慢，但在1130年罗哲尔二世即位称王①（其国土包括西西里、勒佐加拉勃利亚、阿普利亚和马耳他等地），经济扩张的步伐从此加速。后来罗哲尔"仅从巴勒莫一处获得的收入，据说比英国国王从其整个王国所得的还要多"。邻近岛屿的繁荣，不能不使马耳他受到影响，日益扩大的贸易很可能导致它与海外（特别是西西

①罗哲尔二世，（1097—1154年），建国称西西里王国。
——译者

里和意大利南部）联系的加强。在继承罗哲尔二世的两个诺曼人国王坏威廉和好威廉的统治下，列岛继续趋向繁荣。好威廉逝世（1189年）后，王国进入一个混乱的时期。但当腓特烈二世皇帝①（1198—1250年）稳定了局势，西西里就成为一个生气勃勃的文化和经济中心，从而把地中海中部地区变成欧洲最富庶区域之一。腓特烈是一位果断英明的君主，博学多才，治国有方，他深知妥善治理国家经济，极为必要。这位皇帝鼓励改进农业，新的工业部门发展了，王国的贸易得到审慎的管理。马耳他对腓特烈利害攸关，因为岛上有着大量的皇家田产。有关列岛的当时文献说明，皇帝热心于在皇家土地上养牛养猪，强迫人们从事劳动。腓特烈也鼓励饲养猎鹰，并曾计划设立一所骆驼饲养场。

44

这一地区的经济繁荣盛极一时，但未能持久。1250年，当时已被逐出教会的腓特烈去世，

---

①腓特烈二世（1194—1250年），是德国霍亨斯陶芬王朝腓特烈一世的孙子，其母是罗哲尔二世的女儿。1198年。为西西里王国国王，1211年，即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位，兼领西西里王国。
——译者

教皇鼓动安茹的查理① 消灭这一王朝，夺取了西西里王国。这个傲慢的法国骗子很快就激起了西西里人的憎恨，1282 年，岛上的居民揭竿而起，这里的法国人几乎全遭杀害②。西西里人以前曾同阿拉冈有过接触，法国人被击败后，西西里就成为阿拉冈国王的领土。次年，1283年，安茹的查理企图以马耳他为基地收复西西里。他的舰队在大港海战中被击败，马耳他于是成为阿拉冈王国的一部分。

1090 至 1200 年期间，很可能没有多少欧洲人和基督教徒移居马耳他。诺曼人在西西里也人数不多，与其说是移民，不如说是统治者。十二世纪后期，热那亚人在马耳他建立了一个贸易站，但是参与这一活动的人数一定很少。十三世纪时，发生了一些新的事件，促成伊斯兰教势力的削弱。1224年，阿布鲁齐地区切拉诺发生起

---

①安茹的查理（1226—1285 年），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的幼弟，称安茹伯爵。1268年，他夺取了西西里王国。——译者

②西西里岛居民在 1282 年复活节的翌日，在巴勒莫地方，以晚祷钟声为号，反抗法国人统治的事件，史称西西里晚祷起义。——译者

义，起义的居民有一部分被放逐到马耳他。这批移民人数也许不多，但对当地的生活却作出了有意义的贡献，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后短短几年内驱逐穆斯林的运动就开始了。

十三世纪期间，有一些基督教教团开始在岛上定居。这些修道院无疑是欧洲文化的重要传播者，它们普遍地加强了基督教的地位。

阿拉冈对马耳他和西西里有重大影响。马耳他贵族阶层的形成始于阿拉冈统治的早期，而这个新的社会成分显然促使西班牙文化的某些方面渗入当地的生活。阿拉冈国王统治着西班牙本土的一部分、西西里、撒丁、希腊的部分属地以及其他一些地区，构成一个“地中海西部共同市场”。阿拉冈利用这个贸易区内的及其与北非之间的贸易联系而大获其利。马耳他从它同阿拉冈诸领地的交往中也得到好处，并扩大了与其他国家的接触。 45

构成广大的阿拉冈王国的大多数地区，在处理本身的事务上享有相当程度的自治权，马耳他也不例外。当地行政机构的发展过程现在已很难弄清，但在十五世纪时它们已达到一个比较成熟

的发展阶段。这个机构总称为“尤尼佛西塔”。为首的官员称为“哈基姆”或“执杖长官”。“哈基姆”是首席法官，也是“居民议会”（讨论列岛事务的代表会议）的首脑。“哈基姆”由阿拉冈国王或由其派往西西里的总督任命。政府首脑下设四个选任的“纠拉提”管理日常行政事务。此外，还有一批官员负责特殊任务：“卡塔帕尼”监察市场条例的执行并管理度量衡；“马拉梅罗”负责城墙的维修；“波尔托拉诺”则管理港务。

岛上居民看来似乎拥有很大的自治权，但实际情况并不完全如此。从当地官员和阿拉冈当局之间的往来文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前者只能在经过审慎划定的范围内作出一些行政决定。阿拉冈王室常把马耳他当作领地授予有功之臣，以资奖赏。这些享有马耳他领地的贵族大都相当贪婪，不少贵族常常策谋叛乱，使岛上居民也卷入反抗国王的战争。这些冒险家得势之时，“尤尼佛西塔”对于事态所能施加的影响就微乎其微了。鉴于这种局面，马耳他人在 1428 年筹集了一笔巨款交给国王，以此赎买列岛当时的领地权，今后列岛也不再作为领地授予任何人。此外，当地贵

族时常能对内部行政事务加以控制，这是限制独 46
立自主的另一个因素。

设在英迪纳的“尤尼佛西塔”并不掌管列岛所有地区的事务。十五世纪在果佐另立一“尤尼佛西塔”，与阿拉冈当局直接发生关系。而英迪纳所设的政府是否为比尔古城所承认，也尚属疑问。在中古时期的马耳他，比尔古在某些方面情况较为特殊。该城居民主要以经商为生，有许多外国人，特别是商人和工匠，在这一居民点定居。值得注意的是，中古马耳他的全部城镇和村庄中，唯有比尔古这个地名基本上属于拉丁语，而不是阿拉伯语。

在阿拉冈统治期间，基督教徒在马耳他社会里上升而居于主要地位，贵族的分封，地方政府的发展，移民——特别是来自西班牙和意大利南部的移民—的影响，以及伊比利亚半岛和西西里文化的影响，这一切因素相互交织，在岛上居民的人生观和生活方式方面引起了显著变化。

阿拉冈统治时期，列岛经济情况不良。穆斯林的退出，必然在经济上造成破坏，而西西里晚祷起义（1282年）前后发生的动乱终于使马耳

他（至少一度是）成为争夺的对象。十四世纪时，海盗的劫掠成为地中海中部地区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大多数港口，包括马耳他在内，实际上都或多或少参与这种活动。一段时期之后，宗教因素所起的作用愈来愈大，北非穆斯林有袭击南欧航运的强烈趋势，而南欧的基督教徒同样企图袭击北非航运。马耳他由于面积小，且地处偏僻，遭到袭击的可能比其他地方尤大。此外，西西里和加拉勃利亚的海盗每逢北非沿岸买卖不佳，便来光顾列岛四周的海面。

十五世纪，这一对峙的规模扩大了。1412、1422 和 1423 年北非的军队袭击马耳他。1424 年，一支阿拉冈的远征军以马耳他为基地，向穆斯林作了一次报复性的袭击。这次袭击招来 1429 年对列岛的一次反击，其结果是马耳他和果佐都遭洗劫。三年后，阿拉冈人进行报复，大规模地袭击了靠近突尼斯海岸的岛屿杰尔巴。这次袭击可能对阿拉冈人的自尊心起了一种安慰作用，但对仍然疮痍满目的列岛经济却很少裨益。如前所述，1428年马耳他人向阿拉冈的国王献出一大笔现金，这可能消耗了岛上居民的大部分积蓄。1429

年的那次侵袭使经济遭到破坏，农业亦受到极度损害，以致随后数年颗粒未收。十五世纪时，旱灾似乎越来越频繁，使得农村的各种问题恶化。此外，由于棉花的种植日益重要，橄榄树的栽培受到排挤，这就促使土地日益干旱，增加了歉收的可能性。

连年的战祸破坏了商业，使输出棉花与从西西里输入主要的食物日益困难。几乎可以肯定，人口下降了。我们没有精确的数字，但看来似乎人口曲线的总趋势从十三世纪前半期的最高峰节节下降。衰退是从驱逐穆斯林开始的，虽然在十四世纪，人口的减少比较缓慢，而在十五世纪时，速度就加快了。当地的自然面貌反映了这种人口的变化。位于滨海或无掩蔽地区的小村庄全被舍弃，居民大都乐于在内地的居民点安家。本书第 94 页上的地图表明①，孤立的居民点在 1436 年本来就已寥寥无几，而其中位于无掩蔽地点的居民点，到后来绝大多数都放弃了。村庄既然消失，过去由村民耕种的农田也就更加不能充分利用。隔绝于大

①指原书，地图 7。——译者

断层以北的那个地区所受影响尤为严重，这里许多村落全被放弃，不少农田陷于无人经营状态。

及至十五世纪中期，居民对于能否在马耳他安居似均已灰心。“尤尼佛西塔”的卷宗上满是关于贫困和地方不靖的记载；其中有一项记录谈到马耳他时说它是“汪洋大海之中的一块礁石，孤立无援，生活艰难”。一段时期之后，由于财源不足或由于无心经营，英迪纳与比尔古的防御工事得不到适当的维修，镇上大量居民只得迁居他处。

48 瘟疫是促使人口减少和商业萧条的另一因素。1492年犹太人遭到驱逐。虽然人数可能不多，但他们对于列岛的商业肯定是有所贡献的。

进入十五世纪后期以后，列岛受到袭击的事件似乎不像以往那么频繁。可是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表明，当时曾发生过引人注目的经济复苏。根据十六世纪的一篇记述，那个曾经是“美物皆备，产量且丰，备受神恩”的马耳他岛已经变为“不过一块岩石，上覆三四尺厚的一层土壤，其中碎石累累，不宜种植五谷”。居民则“因土地贫瘠，海盗频繁袭击，贫困愁苦。总之，……在马耳他定居不但令人不愉快，而且简直无法忍受”。

第四章　耶路撒冷十字军圣约翰骑士团

当马耳他人屡遭北非海盗光顾而备受苦难之 49
际，罗得岛上的圣约翰骑士团也正受到奥斯曼土耳其人越来越重的压力。十五世纪后半期，土耳其人多次进攻都被圣约翰骑士打退，但是，到1522年，在一场长时间的围攻后，骑士团终于被迫放弃罗得岛。骑士们从地中海东部这座精心构筑的要塞中被撵走了，他们向西转移，几经曲折，于1530年来到马耳他。这些岛屿在遏制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向外扩张的战斗中变成了一处军事基地。

圣约翰骑士团当时已有将近四百年的悠久历史，其中大部份是光荣的记录。十一世纪中期，在当时还由穆斯林控制的耶路撒冷城中，有一所小型的慈善医院，系供朝拜圣城的基督教香客之用。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期间，基督教骑士建立

了耶路撒冷王国，医院日益显得重要。这个慈善机关从一些感恩图报的十字军战士那里得到巨额馈赠，许多骑士还参加这个团体，帮助经营这所医院。当时医院领导人彼得·杰勒德吁请教皇将这个慈善机关改为宗教性组织，成员都要立誓遵守俭朴、贞洁、忠顺三条戒律。1113年，教皇批准了这一请求。1118年杰勒德死后，雷蒙·德·皮接任。在他任职期间，这一新成立的修道院迅速发展。耶路撒冷王国极需保卫，而由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加入修道院的许多修士又都尚武好侠，于是德·皮向教皇建议，教友不仅应救死扶伤，而且还应以武力来维护自己的信仰。这样，至十二世纪中期时，教团（人们也经常这样称呼骑士团）已起着十字军战士和十字军医护团的双重作用。

50 骑士团组织上的演变这里不多讨论，只举以下情况即足以说明：教团来到马耳他时，其成员都是出身于欧洲高贵门第的骑士。骑士团的领袖是成员推举的团长，由他与执事会共同负责制订骑士团的政策。骑士来自欧洲各地，按地区分属各个分团：来自阿拉冈的骑士属于阿拉冈分团，通常就住在阿拉冈骑士府。在1530年，有八个分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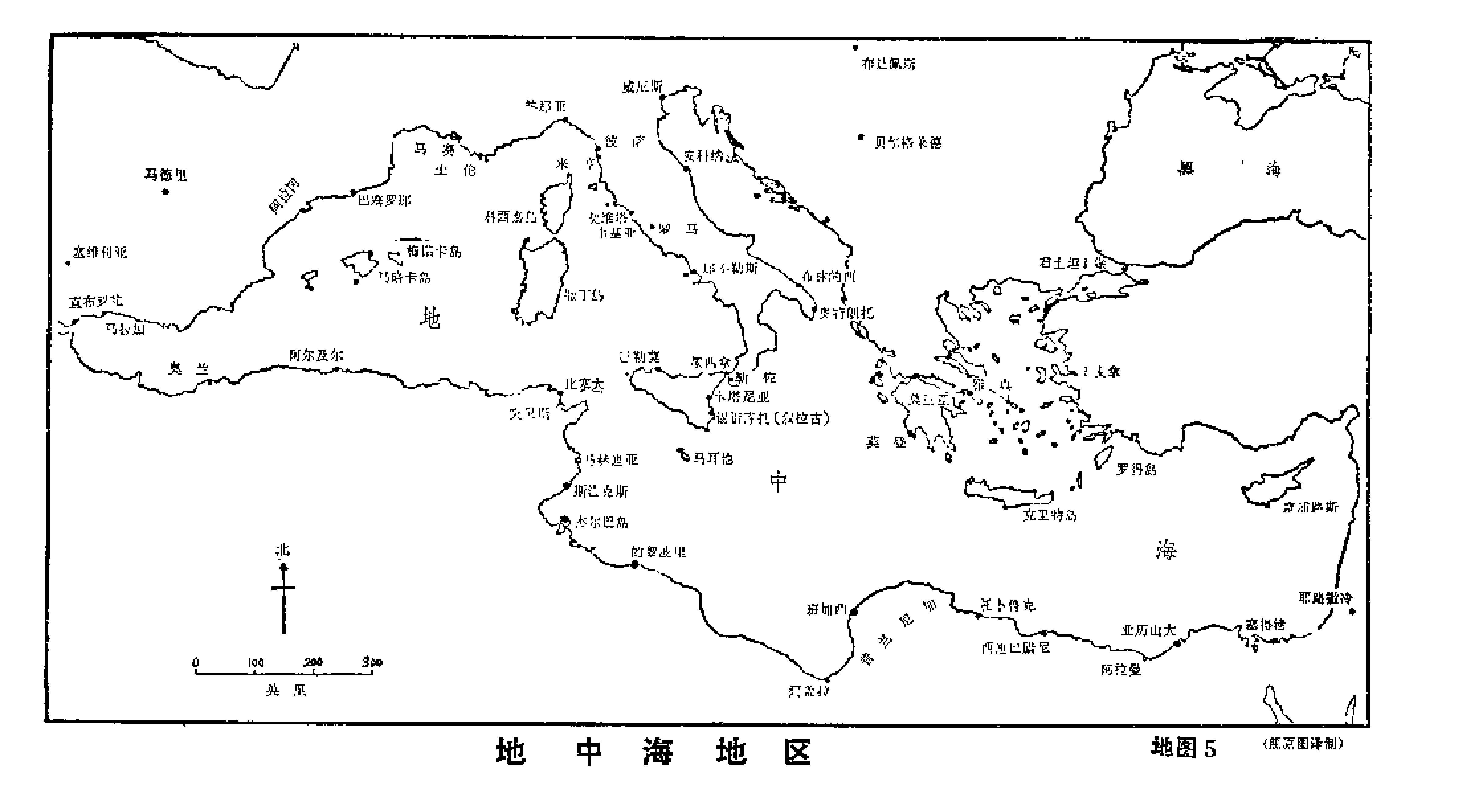
阿拉冈、日耳曼、法兰西、意大利、卡斯提耳、普罗文斯、奥弗涅和英格兰。过了几年，由于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①，英格兰分团就解散了。

骑士团的经费有多种来源。新入团者要交入团费，或称为“帕萨焦”。骑士死后，其财产除了五分之一可以遗赠他人外，都归教团所有，这种收入称为“斯玻格利”。作为十字军的副业收入，骑士团的小舰队②经常以战利品的形式为骑士团 51
提供经费，为数颇大，但是这项收入一般还不足以供海军的维修和补充之需。骑士团收入的最大来源系该团在欧洲所拥有的各种庄园和城市里的房地产。这些产业有许多是中古的虔诚教徒作为物质支持赠予十字军的。

骑士团成员可在修道院供职，也可留在故乡经营教团的某一处庄园，这种庄园称为“康莽德

①指英王亨利八世自上而下推行的宗教改革。1533年，亨利八世和罗马教廷决裂，1534年，国会通过“至尊法案”，宣布国王为英国教会的最高首脑，自立英国国教。——译者

②骑士团的小舰队，Galley sguadron of the Order. Galley，中古时地中海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战舰，木质平底，单层或双层甲板，桨帆兼用，以桨为主。桨手全以奴隶或罪犯充任。——译者



地 中 海 地 区

地图5 （照原图译制）

雷”。每年，“康莽德雷”把一部份收入送交马耳他中央金库，这笔款项称为“雷斯蓬欣”。在这种制度下经营人员如能勤于经营，提高“康莽德雷”的收益，也就能增加本人收入。

骑士团的成员来自欧洲各地，而以法国人最多，教团的事务由他们控制，已成传统。“康莽德雷”的收入中约近一半系来自法国的庄园。

1291年，十字军被逐出圣地。骑士团先到塞浦路斯，后来在1308年从拜占廷人手里夺取了罗得岛。骑士团在罗得岛建设起一个繁华的社会，成为地中海东部及其附近各地的拉丁小国之一，也成为该地区的一个贸易枢纽。然而，至十四世纪，当骑士团开发罗得岛之际，奥斯曼土耳其人也正在加紧控制他们在小亚细亚和东南欧的属地，形成了一个陆上新月①，包围着那些小小的基督教王国及其边远地区。随着苏丹②穆罕默德二

①陆上新月，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国旗为红色，上有黄色的新月与星，故有此喻。——译者

②苏丹又译为“索丹”，意为君主或统治者。穆罕默德二世（1430—1481年），土耳其苏丹，在位年代1451—1481年。——译者

世（1451—1481 年）即位，土耳其决定夺取这个地区的基督教的利益。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1459 年塞尔维亚被征服。1458 年至 1460 年间莫里亚[①] 大部沦陷，1464 年波斯尼亚全部被併吞。威尼斯有不少属地落于土耳其人手中，而热那亚被迫放弃了黑海沿岸的儿个通商港口。1480 年土耳其人围攻罗得岛，惨败而归。次年，穆罕默德去世，国内由于王位继承问题发生战争，国外又与其他穆斯林国家发生冲突，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一时处境困难。这些情况使圣约翰骑士所受的压力减轻了。

52 骑士团远处一方，难以得到欧洲各国的支援。尽管如此，骑士们并未停止向罗得岛地区的土耳其势力挑战。岛上的防御工事在 1480 年的围攻以及后来的一次地震中遭到严重破坏。十五世纪后期和十六世纪头几十年，骑士团进行了大规模的重建工程，把罗得岛建成一个异常坚固的要塞。与此同时，骑士团舰队袭击土耳其水域的船只，掳获大量战利品。土耳其人当然不能听任

①莫里亚，Morea，希腊南部地区。——译者

这样一种行动长期继续下去。骑士团的这些成就本身不能不使他们大为关切，而一旦土耳其作好全面准备，向罗得岛无情进攻时，骑士们即使英勇善战，也无法挽回败局。意料中的打击在苏里曼大帝统治时期到来。苏里曼于 1520 年至 1566 年在位，这段期间，他确实使欧洲大部分国家胆战心惊。他几乎消灭了圣约翰骑士团，也几乎把地中海变成了土耳其海。1522 年 6 月 24 日，一支土耳其大军在罗得岛登陆，准备攻打要塞。一个月以后，即 7 月底，苏里曼亲临前线指挥。骑士们在里尔—亚当的领导下，英勇机智，一如既往，一再挫败来犯者。然而，进攻大军既拥有优势兵力，只要长期坚持围攻，最后终会取胜。土耳其人并未远离本土，即使已到夏末，也没有必要收兵，因而连续攻打了六个月①，骑士们终于被迫接受城下之盟。骑士团并未失去斗志，他们一再重挖战壕，准备继续战斗下去，打到最后一兵一卒。但是，罗得岛上的居民却受不住了。到了 12月，岛上居民领袖向骑士团明确表示，希望就

①此处作者是与后来的事件对比。1565 年土耳其人进攻马耳他，由于孤军远征，不得不于这一年夏末撤退。——译者

此停战，以免城市遭劫，生灵涂炭。既然明显没有希望得胜，土耳其人又不可能撤退，罗得岛人的这种态度并非无理。如果战争的下场只是男人遭到杀戮，妇女遭到奸污，儿童遭到奴役，又怎能指望岛上居民用生命来维护骑士团的荣誉呢？大部分守卫者都已丧失斗志，继续坚守已无可能，骑士团不得已唯有考虑罗得岛人的愿望。12月21日骑士团接受投降条款：交出罗得岛要塞，但骑士们可以乘船撤离；保障罗得岛人的权利，岛民不受奴役；保证宗教信仰自由；根据岛民自愿，可与骑士团一起撤离。有许多罗得岛人后来终于到马耳他去了。

在长期被困期间，骑士团从西欧所得到的帮助微乎其微。土耳其人近在自己国门之侧，而西欧却相距甚远，远道来援，能否取胜是非常值得怀疑的。更有甚者，当时最有可能前来支援的法兰西和西班牙人又因互相敌视而受到牵制。至于那些地中海东部的基督教国家，更是毫无支援骑士团之意。威尼斯甚至还乐于看到列万特诸国从此摆脱骑士团的影响。因为罗得岛的舰队在抢劫穆斯林的船只时，有时竟“漫不经心”地冲上威尼

斯船只。从根本上来说，威尼斯希望维护自己在土耳其奥斯曼帝国范围内的通商利益，而骑士团一心从事的这种后期十字军活动，却使土耳其人对他们势力范围内的整个基督教利益产生怀疑。此外，骑士团也干扰了犹太人的通商活动，而犹太人在君士坦丁堡却具有巨大的影响。当时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即苏里曼曾向犹太人大量借款以供围攻罗得岛之需。骑士们为遏制穆斯林的扩张而进行战争，基督教世界却没有及时支援。对于这一点史家尽管可以予以谴责，但许多精明的商人看到骑士团处境不佳，却不免幸灾乐祸，希望骑士们就此撤走，从而稳定自己与土耳其人的关系。从某些基督教徒的利益来说，十字军圣约翰骑士团已经是一种时代的错误。

1523 年 1 月 1 日晚，骑士团的舰队从罗得岛驶往威尼斯的克里特岛，也就是当时的干地亚岛。1 月份不是地中海上航行的好季节，在航程中一些船只遭到严重损坏。骑士团在克里特岛稍事休息，然后驶往西西里东北端的墨西拿，修理 54 毁坏的船只。但在这里呆了不久就由于1523 年 7 月发生的瘟疫而被迫离开。团长率领骑士们前往

契维塔韦基亚，于8月1日到达。1524年1月，教皇把维特尔博赐与骑士团作为临时基地。

骑士团这时开始认识到自己的处境。罗得岛一役，他们虽然还保持了体面，但既遭失败就无法避免由此而引起的政治后果。圣约翰骑士团是一个国际性组织，在民族主义日益高涨的欧洲得不到同情。以后几年中，即从1524年至1530年，骑士团为寻找新的基地不得不长期奔波，费尽心机。

骑士团如果想在地中海取得一处新基地，最能帮忙的人是查理五世皇帝①，他在地中海一些岛屿及沿海各处拥有不少合适的要塞。不巧的是查理当时正与法国交战，而骑士团主要由法兰西骑士组成，因此不大可能指望他在没有妥善的安全保证下，把一个战略要地交给一个由敌方控制的组织。而所谓"妥善的安全保证"就是要骑士团宣誓效忠。但是骑士团的团章规定，它不能投靠一个基督教国家而去反对另一个基督教国家。这

①查理五世（1500—1558年），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在位年代1519—1555年），同时又是西班牙国王（在位年代1516—1556年），西班牙称为查理一世。——译者

还不是唯一的困难，因为法国还决心不让查理通过为骑士团提供基地取得任何好处。众所周知，这位皇帝的防线过长，骑士团接手任何一处据点，哪怕只是为了对付穆斯林也罢，都会缓和帝国的处境，使查理更有力量向法国挑战。除此之外，查理同教皇还发生了磨擦，而教皇是骑士团的精神领袖，这就使协商陷于僵局。1527 年，查理的军队，即使不是完全故意的话，也还是抢劫了梵蒂冈。

要是有人在地中海西部提供一处合适的基地而条件亦合情合理，骑士团是准备接受的，假如此点不能实现，许多骑士即主张夺回罗得岛作为解决问题的办法。团长不辞劳累奔波于各国宫廷之间，为攻打罗得岛寻求支持。他确实得到不少援助，包括 1528 年亨利八世赠予的一笔钱，但仍 55 不足以解决问题，骑士团只得作罢。

随着岁月的消逝，骑士团实力逐渐削弱，经费支绌。团长意识到唯有迅速取得新的基地才能避免骑士团彻底垮台。早在 1524 年查理五世就提出了马耳他列岛。可是，不但所附条件与骑士团团章有抵触，而且列岛也决非一份厚礼。马耳他

对皇帝是一宗麻烦：防御薄弱，万一失守，就为敌国在邻近西西里等处提供一个良港。过了不久，骑士团派出一个委员会到岛上察看，提出了一份令人气馁的报告：马耳他仅有的一点防御工事都已年久失修，岛上每年生产的粮食只能维持几个月，必须从西西里进口大量粮食。查理五世并提出要求，骑士团如果接受马耳他，则同时应负责在的黎波里的防务。这样说来，提供给骑士团的不过是几个贫瘠荒芜、防御薄弱的海岛，外加北非的一个基督教前哨站。这就难怪骑士们要反复权衡磋商，要么另找一个合适的基地（包括夺回罗得岛），要么放宽条件。骑士团尤其不愿要的黎波里要塞这一累赘，因为它与马耳他相距约二百英里，势必导致兵力分散。皇帝不肯让步，骑士团由于处境不见好转，最后只得接受。1530年春，圣约翰骑士团把马耳他列岛连同的黎波里要塞一起作为皇帝赐予的领地接受下来。封建臣属通常应尽种种义务，而他们只每年进贡一头猎鹰，其他全部豁免，这一条保证了骑士团的中立。皇帝的利益，则由一系列条款予以保证：今后骑士团如果撤定，列岛未经查理或其继承人

同意，不得擅自处理；骑士团舰队司令一职此后应由意大利人担任，以免这一关键性的职位落入法兰西人之手。在任命马耳他主教一事上，皇帝也保留一定权利。双方就马耳他移交骑士团一事达成协议后，关于骑士团在列岛的特权，还产生了若干枝节问题。直至1530年10月26日，团长及骑士团主要成员才分乘三艘战舰到达马耳他，定居在比尔古。

在磋商期间，双方几乎都未征求马耳他人的意见，但是，马耳他人，至少是某些社会阶层，对于是否愿意将列岛移交圣约翰骑士团的问题，自有非常明确的看法。1428年马耳他人曾向阿拉冈的国王阿尔方斯五世交了三万弗洛林①，换取了列岛永远直接归国王管辖，不作领地封赠臣属的诺言。因此，当马耳他人听说马耳他可能成为无家可归的骑士团的合适基地时，就派遣使者去见西西里总督，提醒他在1428年的诺言。总督欺骗岛上居民说，并未作出任何决定，不必担心。而当查理五世将马耳他赐予骑士团，马耳他人再

①弗洛林，florin，1252年在佛罗伦萨铸造的金币。——译者

56

次抗议，却木已成舟，无法挽回了。封地诏书确实想保护马耳他人的权利，但事情很清楚：骑士团既然来到，岛上居民对马耳他的政务就不会有多少权力过问了。

里尔—亚当团长一到马耳他，他就跋涉七英里，从比尔古来到英迪纳。他被拦阻在城门口，岛上居民要求他宣布骑士团将维护马耳他人的一切权利。团长表示同意后才拿到了该城的钥匙。这个仪式不过是出自礼貌上的需要，骑士团一旦把岛上大权抓在手中，英迪纳的“尤尼佛西塔”的实权便被剥夺。权力转移的手法非常巧妙。骑士团在比尔古扶植了一个傀儡机构，控制了马耳他岛上他们唯一真正感兴趣的地方——沿港口一带。英迪纳的“尤尼佛西塔”过去负责征收关税、经营港口、保卫海岸，这些职权现在全部被接管，骑士团还设立了自己的法庭。当然，英迪纳的“尤尼佛西塔”之失去实权势所难免，原因很简单：防守列岛及施行法律这种事情根本无法分工。骑士成了一岛之主，马耳他人便无力与之抗衡了。

57 骑士团的接管一直没有引起什么尖锐冲突，

骑士定居比尔古而不去英迪纳，使事态得以缓和。比尔古向来与传统的马耳他势力离心离德，不服京城的权威。该地居民总想谋求来自岛外的支持，他们很可能迅速认识到骑士团之到来为他们带来好处，因而表示欢迎。于是比尔古成了骑士团的权力中心，而英迪纳则成为传统的马耳他利益退居之处。双方各据一隅，从而避免了磨擦。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里尔一亚当只是把马耳他当作临时居留之地，无意在岛上久住，骑士团定居下来后，对马耳他的不利条件当然看得更加明显。岛上的粮食大部份必须从西西里进口，而西西里当局却迅即进行刁难，他们宣称马耳他不再是西西里王国的一部份，因此必须交纳通常的粮食出口税。这个问题虽然很快就得到了有利于骑士团的解决，但马耳他依赖进口粮食的局面依然无法改变。岛上的军事设施非常落后；现有的防御工事陈旧不堪，极需全面加以修建。当地居民稀少，无法为列岛提供足够的防卫力量。马耳他又缺乏自然资源与工业，从木料到钉子样样都要进口。简而言之，作为一个有潜力的基地，马

耳他固有的弱点为数颇多，如要加以开发，费用必然十分巨大，因为有那么多东西，有时包括劳动力在内，都需进口。而独立地位的问题更如一片阴影，笼罩着整个局势。毫无疑问，马耳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要依赖西西里以及西西里的西班牙总督；而在政治上这可能成为一种致命伤。除此之外，骑士团成员发现马耳他是个使人厌恶的地方。骑士团的视察委员会早就指出，马耳他岛上的生活即使还不是绝对无法忍受，至少也是极其令人不愉快的，夏天尤其如此。骑士们在岛上的这一段生活只不过是证实了这种看法。

经济上的问题也非常严重。保卫罗得岛的战斗花费了大量金钱，而骑士团失掉该岛时，还一起丢了一笔可资生息的财产。此后几乎十年，骑士团一直在地中海西部流浪；这也花了很多钱，骑士团很可能已经无力建设马耳他的防御工事了。里尔—亚当希望夺回罗得岛或者另外取得一[58]个至少已有相当防御工事的基地。1531 年夏，骑士团的舰队迅速袭击了莫里亚的莫登港。袭击很顺利，占领了该镇。不巧的是离莫登不远驻有一支土耳其大军，骑士团只得撤退，临走时大肆掳

掠，还带走了许多俘虏。

与此同时，骑士团继续进行外交活动以寻求新的基地。团长向查理五世建议，叙拉古①要比马耳他更为合适。叙拉古是西西里东岸一个繁华的小镇，座落在一个半岛上，几乎四面环海，防守严密，生活舒适，是颇为重要的中心地区。从战略上来看，这样的安排也大为有利，西西里总督与骑士团的兵力能更好地相互配合，彼此支援，骑士们不至于那么孤立，那么易受包围，也更加接近欧洲当代生活的主流。而最重要的是靠近在供应上较有保障的粮食来源。所有这些因素，除了使得骑士团更加安全，更能发挥作用外，还能减少开支，节省往马耳他运输物资的高昂费用，给骑士团提供现成的防御系统，还为骑士们非常重视的社交生活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从表面上看，骑士团去西西里好象会使自己处于查理五世的控制下，因而丧失中立。而事实上，要是条件合适，结果将恰恰相反。如果把叙拉古及其周围一带封给骑士团，它会比在马耳他更有可能

①叙拉古，今名锡腊库扎。——译者

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单位。外人将无法对骑士团的辖地进行干扰，除非是直截了当发动进攻。而在马耳他有那么多的东西必须从西西里进口，只要采取政治措施就可以给骑士团施加压力——例如关闭或只要扬言关闭西西里港口，不准与马耳他贸易的船只进港，以此作为威胁，骑士们就唯有俯首听命。在骑士团统治马耳他期间这类事件屡见不鲜。

这时，叙拉古是西西里总督驻节之地，虽然59骑士团团长建议把总督府迁往巴勒莫，但查理五世却不愿失去这座要塞。骑士团还建议迁到格利博卢或意大利靴跟上的奥特朗托，但皇帝对此并不热情支持。教皇曾考虑把安科纳赠给骑士团，后来也不了了之。

由于马耳他而引起的一些问题还不是骑士们遭遇的唯一困难。在欧洲和在骑士团内部都有某些势力在活动，使教团有彻底瓦解的危险。在失掉罗得岛和得到马耳他这一段期间，骑士团团长甚至使骑士们团结一致都很困难，而且欧洲还有某些国家对骑士团的财产虎视眈眈。这一大笔财产的收益系专供军事行动之需，如果骑士团在十

字军运动中已经作用不大，它是否还有权继续拥有这笔财产呢？这个问题在葡萄牙，英国和德国都引起了纠纷，而法国和西班牙出于自己的打算，在一定程度上都设法操纵骑士团。总的来说，骑士团顺利地顶住了这些压力，不过由于英国的宗教改革，英格兰分团在1540年解散了。

1534年8月22日，里尔一亚当团长去世。骑士团有一个极有用的好传统：每逢危急关头必选出一位伟大的领袖。里尔一亚当曾领导教团度过了许多艰难岁月，他率领骑士团经历了保卫罗得岛的漫长而英勇的战斗，从土耳其人手中争取到合理的条件；而1523年至1530年间他更排除重重困难，使骑士团团结一致。里尔一亚当在战场上是英明的统帅，在协商方面也是谈判的能手。为了寻求对骑士团的支持，他率领人员不辞辛劳地奔波于西欧各国宫廷之间。1528年他对英国的访问及时争取了图谋攫取骑士团财产的亨利八世。里尔一亚当在查理五世和法国国王之间尽力斡旋，也收到了若干效果。但是，总的说来，要想从欧洲各国君主手中赢得更多的东西，里尔一亚当手里的牌还是太少。为了骑士团避免接受他不

中意的马耳他基地，他同那些君主们谈判将近八年之久。最后还是不得不接受欧洲铁腕人物查理五世的要求。但是，里尔一亚当要是在 1524 年而
60 不是 1530 年接受马耳他，那么骑士团的处境是否能好一些呢，这倒是可以商榷的。

里尔一亚当逝世后，接踵而来的一些事件说明了骑士团风雨飘摇的处境。下任团长彼德罗·德尔·庞特从未到过马耳他，他当选后八个月就死在法国。德尔·庞特的继任者胡安·多梅德斯当选十五个月后才来到马耳他。显然，当时没有人真正热衷于接受这个责任艰巨的团长职位。

十六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初期，骑士团紧张不安的处境对马耳他起了重要的副作用。骑士们既然只求暂时落脚岛上，显然不愿在防御工事和其他建筑上投资过多。这种态度持续了将近四十年之久，这就使得岛上的防御工事千疮百孔，几乎使骑士们在 1565 年的大围攻中败北。骑士团统治的头几年几乎毫无建设。1530 年里尔一亚当在卡斯特洛马雷（圣安格洛要塞）住下。一幢现成的房子被改建为团长宫殿，迁走了一些原住卡斯特洛城里的居民。骑士团到来之时，与卡斯特

洛城门相连的比尔古城区大半均未设防，于是在该城所在的半岛上面向陆地的一边设置若干工事，以加强防卫。除此以外，还修复了一些原有的工事，虽然骑士们明知这些防御远远不够，却没有兴修其他新的防御工程。

骑士团在来到的头一年内兴建的公共建筑极少。及至1532年，通过外交及军事手段另觅新基地的企图均告失败，骑士们这时才意识到他们在马耳他很可能还要再住几年，于是开始兴建一批简陋的工程。1532年11月为一所医院奠基，大约与此同时，各分团开始在比尔古修建骑士府，这些建筑物大部分都修建在距卡斯特洛较远的比尔古一带。此处原有建筑较少，故有发展余地。但这批骑士府第和防御工程规模均小，尤其是骑士府。其规模之简陋与几年后在瓦莱塔所修宏伟府第相比，悬殊之大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61

骑士们知道要想把马耳他作为可靠的海军基地，岛上防御工事就必须能全面控制大港。而以圣安格洛要塞为中心的现有防御体系却无力保证这一控制权。关键在于，虽然圣安格洛与比尔古都是三面临海，但南面的高地与大港北岸的塞伯

拉斯半岛，对它们却居高临下，其中尤为危险的是塞伯拉斯半岛。假如进攻者善于利用毗邻的利索拉半岛(即今日的森格莱阿所在的半岛)，也会使城防陷于困境。圣安格洛修建于好几个世纪以前，当时限于武器的射程，来犯者无法利用周围的高地。然而，随着现代火炮的发展，该要塞的位置就变得不安全了。

瓦莱塔后来即修在塞伯拉斯半岛上。这座半岛由于地势较高，位置适当，控制着大港及马萨姆希特。诚然，塞伯拉斯确实有许多不利条件：地面上是一片崎岖的石灰石，四周是悬崖峭壁，表层又为季节性的溪流冲刷成无数涧谷，既缺少可靠的水源，又没有天然的船只碇泊处。尽管如此，由于半岛地势居高临下，骑士团必须全面加以控制，而控制塞伯拉斯最好的办法是在半岛上修筑一座新的要塞作为都城。骑士们一到马耳他即认识到这一点，早先派来视察马耳他是否适于作为基地的委员会也曾就此作过评论。里尔一亚当承认这个意见是正确的，但是骑士团到马耳他的头几年却无力修建这样的工程。

1541年，骑士团把军事工程师安东尼奥·费

尔罗莫利诺请到马耳他，请他提出改善防御工事的良策。费尔罗莫利诺重新研究全部问题，最后得出相同的结论：在塞伯拉斯半岛修建一座新的要塞。但许多骑士，特别是团内年事较高，权势较大的成员，还是念念不忘于回到罗得岛或者迁往另一个比较舒适的地区，最后还是决定放弃这一远大计划，而只将比尔古及圣安格洛的工事加[62]以改进。改建工程包括在圣安格洛修建一座"封垛"（一种粗大的石建塔楼，顶上可安装大炮），以增强防御火力，与入侵者可能在塞伯拉斯安置的炮兵相抗衡。圣安格洛与比尔古之间原有的壕沟则给以加深，使达到海平面以下，其他需要改善的工事也先后动工。由于费尔罗莫利诺的一番经营，圣安格洛—比尔古防御工事得到了加强，除非遭遇全面猛攻，一般攻击均可无虞。

1551年7月，一支土耳其舰队开进马萨姆希特，登陆者估计约有万人。一上岸即遭骑士团军队伏击，接着又遭到由英国骑士尼古拉斯·厄普顿爵士率领的一支骑兵的突击。厄普顿身躯肥胖，作战勇猛，这一场遭遇战他打得非常成功，但在当天傍晚因过于劳累而死去。军队登陆后，土军

司令官把部队驻扎在塞伯拉斯半岛上，但又感到自己兵力太弱，不足以迅速攻下比尔古和圣安格洛，土军于是转而开往英迪纳，途中在比尔基尔卡拉和阔尔米附近一带大肆掳掠烧杀。当时英迪纳虽然防御工事薄弱，防守兵力孤单，但居高临下，占有地利，加以指挥官用兵有方，终于使土耳其人明白，要攻下英迪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英迪纳既决心坚守，土耳其人不战自退。土耳其司令官不愿意在内地陷入一场持久的围攻战，唯恐一支基督教徒舰队前来援救马耳他，乘虚袭击只留下一半人守卫的穆斯林船只，考虑到这几层，就决定攻打果佐岛，该处城堡防守较弱。果佐岛上的驻军未能坚持多久，几天后就向土耳其人投降。当时的编年史家估计，土耳其人撤退时掳走了大约五千名果佐人，后来其中很多人得到了赎回。有一个时期，这个北方的岛屿人烟稀少，经过一个半世纪，人口才恢复到 1550 年的水平。

骑士团的恶运尚不止于此。土耳其人离开列岛后随即驶往南方，攻打的黎波里。这个要塞防卫力量不足，打了几仗指挥官就被迫投降。

63 1551 年军事失利后，骑士团成立一个委员会

来检查马耳他的防务，提出改进意见。委员会建议在塞伯拉斯半岛上修建一个新的要塞，还提出一个行动方案，将骑士团从比尔古迁移到塞伯拉斯。首先在塞伯拉斯半岛尖端修建一座星形要塞（圣埃尔莫），以便控制半岛和各港口。到后一阶段再设计一个城市，把这个要塞纳入城防体系。

圣埃尔莫的修筑弥补了比尔古的一个主要弱点，委员会还建议在毗邻的利索拉半岛上接连大陆的一端也修筑一座要塞，以免进攻者利用它作为一个现成的炮台，此即圣迈克尔要塞。

圣迈克尔和圣埃尔莫于1552年建成，但塞伯拉斯半岛上的新城却未动工；骑士团对马耳他举棋不定的态度，甚至在岛上呆了二十年之后仍再次表现出来。1548年骑士团又一次讨论攻打莫登，而当发现不可能付诸实施时，又认真考虑移居的黎波里，在马耳他只留下一小支守卫部队。讨论未定，而的黎波里已因防守不严于1551年失陷。1554年查理五世提出非洲要塞马迪亚供骑士团考虑。尽管迁到北非有着明显的不利，这一建议还是得到认真的考虑，在上层进行了讨论。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圣约翰骑士们不喜欢马耳他，他

们宁可考虑其他任何地方，而不要这个他们被迫暂时栖身的不毛之地。当时的文件中再三提及这个荒岛的贫瘠。十六世纪骑士团的伟大编年史家贾科莫·博西奥写道："凡是未曾来过岛上的人，对骑士们居然想在此长住无不大为惊讶。"当奥利弗·斯塔基爵士于1560年向罗马一个慈善机关申请养老金时，他说："世界这么大，我却偏偏置身在马耳他。"这反映了骑士团内一般人的情绪。他是最后一批英格兰骑士中的一员，是瓦莱特团长的亲密朋友和顾问，在1565年的反围攻中立下了丰功伟绩；他虽然不愧为英雄，可是他之留在马64耳他只不过是由于贫穷。在围攻前几个月斯塔基曾在英国境内扬言：假如准他返回故乡，他甚至准备放弃天主教信仰。

然而骑士团上层人物中至少还有一位有识之士——让·德·拉·瓦莱特，他后来成为教团最伟大的团长之一。1548年起瓦莱特开始在各种会议中崭露头角，有些发言表明他对骑士团在世界上所处地位的看法很现实，他也认识到骑士团应该制定一项政策，不能再象过去二十多年那样随波逐流。瓦莱特看到只要骑士团能及时作出正确

决定，则骑士们在马耳他的地位即很可能变为十分有利。1548年瓦莱特曾强调指出，的黎波里的防务如不妥善安排，就一定会在敌人的第一次进攻中失陷。此后不久，事实果然如他所料。1549年，当骑士们认真考虑迁往的黎波里时，瓦莱特从自己对现实的战略形势的深切理解出发加以反对，主张骑士团应当在塞伯拉斯修建一座要塞城。

瓦莱特历任的黎波里的总督兼骑士团舰队司令后，在1557年当选团长。按博西奥的说法，瓦莱特就任后的头一个念头就是在塞伯拉斯修建一座新城。欧洲第一流的军事工程师巴托洛缪·金加不久即被请到马耳他设计新要塞。不幸他所设计的城市尚未动工，他就在马耳他去世了。塞伯拉斯工程并未因此停顿。十六世纪六十年代初，这一工程已在骑士团内部受到普遍支持。1562年，另一位著名的工程师鲍尔达萨雷·兰奇来到马耳他为新城制订修建规划。1563年获得教皇批准，有关财政，供应及工程设计等重大问题看来大体上都已解决。至于骑士团何以没有就此抓紧建设这座要塞，这就很难说了。1563年时，骑士们已经预感到土耳其人的进攻迫在眉睫。在这种

形势下动工建设可能是危险的：如果土耳其人到来时要塞尚未竣工，势必要把修建了一半的要塞放弃给他们。此外，骑士团又苦于经费无着。十六世纪五十年代后一段时间里，骑士团的财政状65况虽有所好转，但此时土耳其人对马耳他的威胁与日俱增，骑士们不得不付出大笔费用购置作战物资。苏里曼对骑士团施加压力，同时却在君士坦丁堡按兵不动，虽然事出无心，却使骑士团未能及时修建防御工事以巩固自己在马耳他的防务。

对马耳他施加压力的不仅是土耳其人，北非海盗在地中海西部也日益猖獗。长期以来北非沿海各国一直以海上掠夺作为自己的专业，而到十六世纪前半期，这一行业的组织更越来越严密。这一发展主要是巴巴罗萨①弟兄所促成。他们来自米提利尼，十六世纪初开始以突尼斯为基地四出行劫。当1516年他们攻下阿尔及尔，并且挫败了西班牙派来的讨伐军时，这巴巴罗萨弟兄就成为一种巨大威胁。1518年其中之一丧了命，其

①巴巴罗萨，赫尔丁浑名“红胡子”。——译者

后，剩下的名为赫尔丁的那一个，经过请求，取得了土耳其苏丹的认承与支持。从此以后，北非海盗已不仅是一伙为非作歹的匪徒，他们成了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向地中海西部推进中一股非常重要的力量。

土耳其的海上威胁以及北非沿海各国海盗的崛起，改变了马耳他的战略地位。对地中海中部海路控制权的争夺日益激烈，在这种形势下，马耳他成了关键性的要塞。

骑士们定居马耳他之后不久，苏里曼任命赫尔丁为土耳其舰队司令。 1534 年土耳其人在巴巴罗萨率领下蹂躏意大利南部，攻占了突尼斯。一年后，查理五世率领一支基督教大军再度攻克突尼斯。然而，土耳其人和海盗夺得的胜利却越来越多。1538 年，土耳其舰队在普雷佛扎战役中获胜。1541 年，一支基督教远征军侵袭阿尔及尔，也以惨败而告终。

法国准备与土耳其携手合作以便压倒西班牙，使得战略形势更趋错综复杂。法国与土耳其之间的协商，在十六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已经开始。1536 年法兰西取得了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境内的

通商特权。1542年法西战争爆发，土耳其舰队协66同法国作战。1543年巴巴罗萨焚毁了勒佐城，在法国的土伦港度过冬天。在此种情况下骑士团处境微妙，因为它全力反对土耳其，而骑士团大部份成员的祖国法兰西这个基督教国家，却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结下了“邪恶同盟”。没有什么材料证明法兰西骑士对骑士团的忠诚发生严重动摇，但在十六世纪五十年代初，有谣传说苏里曼向法国索取马耳他，这大概是因为他把教团误认为一个法国组织之故。

巴巴罗萨于1546年身死，但留下了许多足以继承他的事业的精明副手。巴巴罗萨继承者中最有名的是托格哈德（德拉加特），他与土耳其人合力攻打基督教国家。马耳他所受的压力越来越重。1547年德拉加特在马萨希洛克登陆，虽然这次进攻被击退，骑士团及马耳他人的损失也很轻微，但这不过是两军的首次接触，类似的袭击接踵而来。1548年至1550年，他们几次在果佐岛登陆。1551年苏里曼与德拉加特的军队联合起来对列岛发动了一次强大的攻击。同年，西西里东岸的奥古斯塔被焚毁，1554年，一支土耳其军队在马

耳他登陆，袭击了西朱伊。1560 年，骑士团卷入了基督教联军对的黎波里发动的进攻，结果土耳其舰队在杰尔巴附近海面上获得全胜，联军以惨败告终。同年，果佐岛又遭攻击。1562 年骑士团被穆斯林夺去两艘战舰，1563 年一支土耳其军队洗劫了米拉措，而德拉加特又一次袭击果佐岛。唯一的一次补偿是一支基督教大军于 1564 年攻下了阿尔及尔的皮农要塞。此外，平心而论，骑士团的战舰在掠夺穆斯林的海上货运中一直是很成功的。

十六世纪六十年代初从列万特一带传来消息，一支土耳其大军正准备远征马耳他。1564 年，这一远征已不只是可能，而是肯定无疑的了。骑士团为保卫马耳他做好了力所能及的一切准备。1565 年西西里总督唐·加西亚·德·托莱多视察了马耳他以及突尼斯的拉古莱特两地的防御工事。据说土耳其人准备攻打地中海中部这两座关键性的要塞。托莱多和瓦莱特致力于制订联防计划，总督并慷慨允诺予以援助。不幸总督的军事 67 资源有限，他作出支援马耳他的保证，原是指望着西班牙会有援军到来。但结果托莱多所请求的

援军姗姗来迟，骑士团主要还是依靠1565年以前它自己所积累的资源进行了这场战争。

1565年春瓦莱特控制下的要塞只有圣埃尔莫，圣安格洛和圣迈克尔，还有森格莱阿和比尔古这两座设防城镇。在马耳他的中部，防守薄弱的是英迪纳城。自1551年被围攻以来加强了防御的果佐城堡，也驻扎着守军。根据博西奥的说法，这些阵地上驻守着大约九千人，由骑士，外籍兵士及马耳他人组成。这支兵力大部份集中在沿港湾的各个要塞，在英迪纳和果佐岛上的城堡只布置了少量的分遣队。可利用的骑兵则全部驻在英迪纳。

第五章　马耳他之围

1565年5月18日，一支约有二百艘战船的[68]土耳其舰队开到马耳他附近水域，出现在东方水平线上。它向海岛逼近，然后绕过岛的南端，对西海岸进行侦察，寻觅停泊处。当晚，它在西海岸一处小海湾下錨过夜，次日拂晓，转而南驶，显然已经认定：在可供停泊和登陆的地点中以马萨希洛克为最佳。土军决定在马萨希洛克登陆，迫使基督教徒唯有仓促应战。这座马蹄铁形的大海湾海岸线长达六英里半，其中大部份地方都便于登陆，这就使得土耳其人能够在一条较长的战线上对基督教徒发起进攻，从而充分利用他们在数量上的优势。如果登陆地点窄狭，守军就有可能先放几千敌军上岸，然后猛烈反击，不待这支先头部队得到增援就把他们粉碎。马萨希洛克的地形排除了采取这种行动的可能，而沿岸又未设置大型炮兵阵地。瓦莱特团长只得听任土耳其人

登陆，未作重大抵抗。

其后一连三天，土耳其人大肆烧杀虏掠。一些农民未能逃入设防的城寨，这是因为近几年来警报频传，无非虚惊，这一次他们决意不加理会。无论对他们自己或对其他岛上居民，这一错误的代价都是巨大的，大批牲畜因此落入土耳其人手中。登陆后的几天中发生过某些小接触，但骑士69团无力离开阵地进行全面决战，其骑兵也因马耳他野外地形不利而大受束缚。

马耳他之围的史实一再经人们叙述和转述，传闻失真，以致孰为正史，孰为野史，今天已经极难区分。紧接着包围战以后的年代里，出版了若干种对事件经过的著述，其中部份是目击者所作。此后的编年史家和历史学家即反复利用这些材料对马耳他之围反复加以描述。及至十八世纪，伏尔泰①已很有理由指出：再没有什么历史事件象马耳他之围那样，既为人们所熟知，又有许多方面远未为人们所了解。基督教徒对此事件著述之多，已经泛滥成灾。而穆斯林一方对于这段历

①伏尔泰（1694—1773年），法国近代启蒙思想家。
——译者。

史的说法我们却所知甚少。参与这一役的土耳其人真如基督教徒所说之多么？土军内部真是由于互相嫉妒而产生了分裂么？这些，以及其他一些问题都没有完整的答案。今后，当我们更多地了解到土耳其方面关于这些事件的观点时，马耳他之围的历史可能需要在某些方面加以修改。

不可忘记，流传至今的马耳他之围的历史均系出自有意夸张自己一方武功的西欧人士笔下。欧洲史家对于这一历史事件的描绘很有几分道德剧的气味。土耳其人常常被写成一个庞大的蛮族部落，残暴，不知畏惧，生而性恶。而与这一代表邪恶势力相抗衡的，则是一个小小的基督教骑士团，其领袖乃是侠义、勇敢和忠贞等骑士道德的化身。当然，善战胜了恶。骑士虽然人数寥寥无几，但英勇忠义，聪明智慧，而又领导得人，于是打败了野兽一般的穆斯林蛮族。史家笔下，后者总被描绘得既无良好领导，又缺乏侠义精神。

这段历史已被写成了俗套文章，极少有人提出疑问。一则故事象这样讲，娓娓动听；二则圣约翰骑士团之以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救世主这一面貌出现，合乎其既得利益。大围攻的故事提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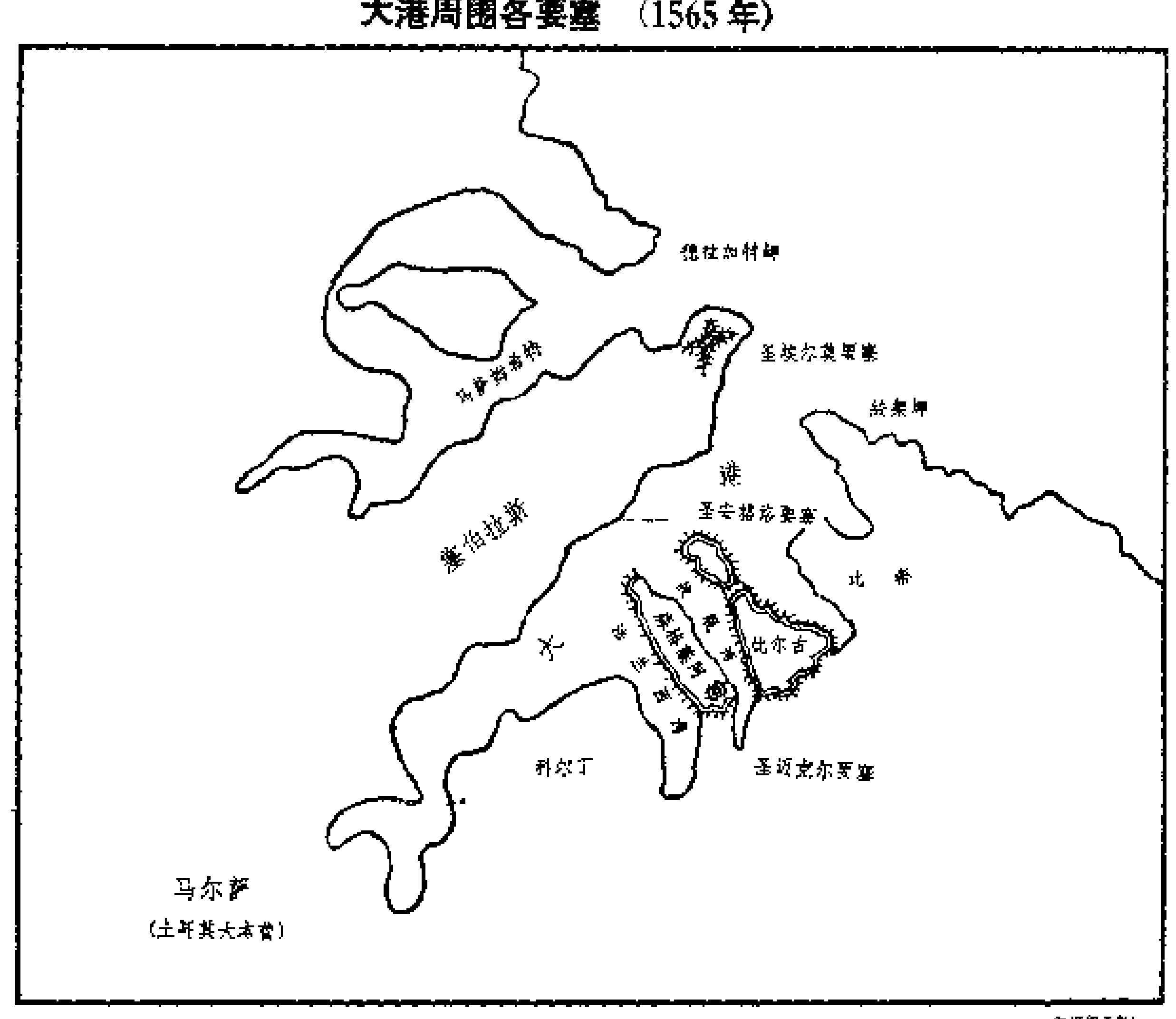
他们的威望，也使欧洲各国君主对他们增添好感。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当时基督教军队的大部份成员是马耳他人，大多数记载却极少对他们加以赞扬。

提到这些情况，绝不是要否定骑士们在 1565 年夏天建立的赫赫战功，而不过是要指出故事未70免过于夸张。正如有人在形容一位史家时所指出："他对惊人情节的一味追求，有时把他引入了神话境界。"有些史家简直是全知全能，阅读他们的著作，尤其需要小心。他们毫无保留地、信心十足地向我们转述了土耳其司令官之间在制订对骑士团的作战计划时的谈话细节。诚然，土军变节分子带来了某些情报，但是，难道这种人竟有可能旁听高级将领的军事会议？变节分子大多职卑位低，他们所带来的很可能只是军中流言而已。

5 月 21 日，双方在比尔古附近发生一场短促的战斗，土耳其人似乎即将进攻骑士团的各个主要防御阵地，但在 5 月 22 日却开始将部队调往塞伯拉斯半岛，准备攻打圣埃尔莫要塞。此举显然出乎守方意料之外。

71 人们向来认为土耳其人本应首先攻击比尔

大港周围各要塞 （1565年）



地图 6

古一森格莱阿阵地，同时派出小股部队占领对方留作来自西西里的援军立足之地的英迪纳以及果佐卡斯特洛。攻打圣埃尔莫之举一直被说成极其严重的战术错误。对于这一错误，史家常以下述情况来解释：土耳其舰队司令皮亚里嫉妒远征军总司令穆斯塔法大权在握，竭力从中作梗。故而当穆斯塔法建议立即攻打比尔古一森格莱阿阵地时，皮亚里却坚持要求首先攻占圣埃尔莫，以便他的舰队可以利用马萨姆希特港。既然皮亚里身为苏丹的駙马，穆斯塔法只得顺从。事情很可能也就是这样。但人们不禁马上要问：“如果皮亚里真的这样有权有势，那他为什么不干脆把远征军的全部大权攫为己有？”事实上，进攻圣埃尔莫这一决策在战术上完全说得过去，用不着以土军将帅失和以自圆其说。第一点，虽然马萨希洛克在夏季任何气候情况下都不失为良好的碇泊之处，但如有一支基督教舰队前来解救马耳他之围，事情即适得其反。该港入口过宽，起不到掩护港内船只的作用，土耳其舰队就可能被困港内而无活动余地。土耳其人在马萨希洛克设置一些炮兵阵地以提供一定的掩护，显然就是出自这种担心。

第二点，土军主要营寨既设于大港尽头处的马尔萨，如果舰队也在近处碇泊，补给问题显然更易解决。第三点，也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点，要进攻各处主要阵地，最好的方法很可能是首先控制塞伯拉斯。这是一处绝妙的炮兵阵地，从此地轰击比尔古—森格莱阿的防御工事，极为方便。早自 1530 年以来，骑士团的军事工程人员就已指出，比尔古防御工事的主要弱点就在于它为塞伯拉斯所控制。敌方可以从塞伯拉斯以炮火牵制城内活动，轰击要塞的种种防御设施。在此设置炮兵，不但可以显著增强攻城的火力，而且在瓦解守军士气方面的作用将尤为突出。

因此进攻圣埃尔莫的决定很可能是在战术上经过妥善周到的考虑而后作出的。土军司令部容或失算之处，乃在于低估了攻克圣埃尔莫的种种困难，以及后来在战斗中指挥不当。72

史家通常都把圣埃尔莫说成是一个小小的防卫薄弱的要塞，兵力无几而装备不良。事实远非如此。早在大围攻之前十二年左右圣埃尔莫要塞即已修竣，而且是由一位精通本行的军事工程师设计的。尤其重要的是，修筑这座要塞本来就是

为了使敌军不能轻易占据塞伯拉斯。圣埃尔莫乃是一座现代化的要塞，修有外围防御工事，在面向陆地的一方设置了大量炮兵阵地；即使平时守军不多，大围攻一开始就已派进了好几百名兵士。几百人员都已下定决心，又有从欧洲第一流战士中选拔出来的一位强悍的军官统率，战斗力进一步得到加强。这样一支队伍，守卫着一座三面环海的现代化要塞，对来犯者尽可以提出若干难题。因为侵略者无论如何强大，一次也只能以一部份兵力投入进攻。诚然，圣埃尔莫位于半岛最低之处，敌军居高临下。尽管如此，由于要塞防守严密，进攻仍有相当困难。沿着半岛靠大港一方展开的部队，必将全部暴露于设在圣安格洛的炮兵火力之下。攻势虽然可以从高处往低处展开，但就在逼近要塞之前，还有一处低洼地以及三百码开阔地带处于圣安格洛的炮火控制之下。圣安格洛的炮火控制住这一地带，就能保护圣埃尔莫不致遭到土军全面围攻，并使它能从海路获得生力军和种种补给。堡垒位于半岛顶端一处较高的山丘上，系就整块的坚硬的岩石修凿而成。这一情况相当重要，它使敌军难以进行地道作业，而许

多要塞之失守，往往是被敌军地雷爆破。迄今所知，土军进攻圣埃尔莫时从未认真作过这方面的打算。

既然对这座小小堡垒的进攻只能沿着一条狭窄地带，冒着圣安格洛发射的强大支援炮火展开，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土耳其人就沿着塞伯拉斯高处修筑一道土石壁垒以掩护部队。此外，还设置了若干强大的炮兵阵地来对付圣安格洛和圣埃尔莫的大炮。

圣埃尔莫阵地具有相当可观的潜力这一点，土耳其人很可能直到发动进攻之时还未充分认[73]识。根据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材料，很难断言土军司令官下令攻打圣埃尔莫究竟出自内部的政治原因，还是从战术上作过认真考虑。但是，有一点还是可以肯定的，即他们进攻这座堡垒确有充分的理由。塞伯拉斯半岛是比尔古—森格莱阿防御体系中的最大弱点，骑士团自己也深深知道，因之也就有理由设想土耳其人之进攻圣埃尔莫，正是为了利用这一弱点。土军司令官对所需付出的代价很可能估计不足，但当时无论是谁，尤其是圣埃尔莫的守卫部队，也没有想到这个堡垒竟能

在土军攻势下坚守一个月之久。

5月22日，土耳其人开始配置炮兵，准备攻打圣埃尔莫。为了修建大炮阵地，构筑壁垒，挖掘战壕，费去相当时日（这种长时间的准备工作很难说是准备攻取一处小小堡垒的司令官会采取的行动）。在这段时间内，战斗时断时续。而激战的爆发却是由于基督教徒一方的主动。圣埃尔莫守军在5月29日凌晨出击。前沿战壕中的穆斯林措手不及，陷入一片惊惶。这一混乱还很快波及相当大的一部份军队。后来，土军指挥官恢复了秩序，派来生力军将守军逐回堡内，并在混战中占领了要塞的若干外围防御工事。几天之后，仍是由于守军疏忽大意，土耳其人又控制了要塞前方其余的外围防御工事。土耳其人大为振奋，企图搭云梯爬城，一举拿下要塞主堡。但他们的准备工作并未做好：圣埃尔莫四周的城壕没有填平，爬城的云梯又太短。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大屠杀。守军于是得以在实战中成功地试用几种武器：沸腾的瀝青、野火①、以及在土耳其人到来之前加

①野火，一称希腊火，是以前海战中用来焚毁敌船的一种燃烧剂。——译者

紧准备的几个星期中所制造出来的一种杀伤力极大的绝妙武器。这是一个大圈，缠以大量棉布，浸以化学燃烧剂。这种投掷武器可以迅速点燃，从城墙上投向攻城者，通常一圈可套住一小群人，74 使穆斯林的宽袍大袖立即着火燃烧。

据史家记载，土耳其人在这一天伤亡极大。有些人估计仅阵亡即达二千人，而另一些人则对五百这样一个小数目也就表示满意了。守军则阵亡百人上下，其中包括二十名骑士。

6月初，赫赫有名的海盗头子德拉加特率领一千五百人从北非海岸到达。德拉加特精通种种军事、艺术，他的到来，大长穆斯林的威风，也挫动了基督教徒的锐气。据史家称：德拉加特到达后马上对土军司令官的种种战术错误，尤其是对攻打圣埃尔莫之举大加申斥。他认为只要把各个母堡攻下，这座要塞就会不攻自破。但是，土耳其人既然已经对圣埃尔莫采取行动，为了不致有损苏丹的尊严，自然不能中途罢手。德拉加特进而斥责各司令官对该堡的攻击战指挥失宜。这些说法真伪如何，难以考证。但是，自德拉加特到来之后，对圣埃尔莫的炮击在一定程度上显得

较为系统化了。在从此称为德拉加特岬的海角上设置了一些新的炮队，另一炮队在圣埃尔莫前沿开阔地带与圣安格洛之间构筑了阵地，而又一处炮兵阵地也在绞架岬（今名里卡索里岬）筑成。至此圣埃尔莫乃从三个方面受到轰击，堡垒所遭的破坏加速了。

堡垒四壁已出现了几处缺口，守军认为他们已经打了一场漂亮仗，荣誉上已经说得过去，如今已到了从一处必将陷落的阵地撤出的时刻。不但各处墙壁都已有若干大缺口，而且土耳其人已经巩固了所攻下的外围防御工事，在那里配置了大炮。堡垒周围一些阵地上还伏下了狙击手。守卫部队如今已远不是在战场上光荣战死，而是在仓皇筑就的掩体后边狼狈奔走，随时被消灭在阴暗的角落里，毫无体面可言。

6月5日，一位英勇无畏，名震一时的骑士梅德兰诺爵士被派往骑士团执事会申述守卫部队的这种看法。执事会以同情的态度听取了梅德兰诺的报告，大多数成员赞成就此放弃圣埃尔莫。但瓦莱特团长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只要继续坚守该堡，就能为骑士团赢得极其珍贵的时间。由于

他的威信，执事会支持了他的观点。

梅德兰诺回到圣埃尔莫去传达执事会的决定。守卫部队听说竟然要求他们继续坚守一处显然短期之内即将失守的阵地，无不大为惊讶。于是起草了一份声明，由五十多位骑士签名。声明说他们准备为骑士团牺牲，但不甘心于目前这样窝囊的死法。如果团长再不下令让他们撤退，他们就要从堡内冲杀出来，同土耳其人决一死战，在战场上光荣献身。

瓦莱特巧妙地处置了这种局面，他派出一个三人调查团前往调查圣埃尔莫的工事状况。调查团中有一位成员坚信该堡还可以再守一段时间，他自告奋勇担任指挥，率领一支援军进入圣埃尔莫。援军由志愿人员组成，而整个骑士团士气如此之高，报名人数远远超过了圣埃尔莫所能容纳的数量。于是，瓦莱特给圣埃尔莫的骑士送去一封文笔犀利的短信，在信中告知他们从此解除他们防守圣埃尔莫这个危险岗位的任务，让他们返回比尔古这个安全地点去。

从危险岗位撤退下去而由他人代替，这是任何骑士都不能容忍的耻辱，他们宁死不为。圣埃

尔莫的骑士们请求团长许可他们继续留在堡内。经过进一步的信件往还，瓦莱特才表示同意，但要求守卫部队洗雪他们荣誉上的污点。

6月中旬，土耳其人终于认清若要攻下圣埃尔莫，就必须完全截断堡内人员和给养的补充。穆斯林已经把这座要塞置于炮火包围中，轰开了一些缺口，在外围阵地上布置了狙击手。但是，只要天天晚上都有生力军怀着决死之心乘船进入圣埃尔莫，那么，土军对缺口所发动的每次攻击就一定被击退，而且往往遭到大量杀伤，士气低落。土军司令部于是决定将战壕一直延伸到大港边上，并用火力将每晚从圣安格洛派来的船只所停靠的地点加以封锁。土军沿着毫无遮掩的海岸构筑新的工事，因而遭到重大伤亡。在此期间，德拉加特也被炮弹炸飞的一块岩石碎片击中，重伤致死。新的工事于6月19日完成，要塞于是陷入严密的包围圈中，援兵从此断绝，剩下的问题只是消灭残余守军。此后三天，土军大炮不断轰击，接着在22日发动总攻。守军又一次鼓起勇气，拚死抵抗，总算再度打退了土耳其人。但是，大势已去，守军对此也很明白。当天晚上，

76

他们举行了祈祷，以求生平罪愆都得到赦免。次日清晨，受伤的和垂死的人都被运送到各缺口处，用东西支撑着，手执利剑，准备就义。

23日晨，土军司令放出了他们手中的大群蛮兵，咆哮而来。他们又一次受挫、动摇、退缩，又一次重新集结，汹涌攻入堡内，把遍体鳞伤，最后残存的基督教骑士一扫而光。有几个马耳他士卒游过大港，逃入圣安格洛，还有少数骑士幸而落入德拉加特带来的海盗手中—这些人懂得一个活着的骑士在市场上能值多少赎金—其余守军全部被杀。已死和垂死的骑士全部被斬首，尸体划上血淋淋的十字架以资嘲弄，然后一一綁在木头上投入港中，漂到比尔古，使生者怵目伤心。这些遗体被比尔古守军从水中捞起，以隆重的哀悼仪式葬入骑士团的修会教堂。

于是，基督教军队中也爆发了类似的毫无理智的怒火。土军战俘全遭斬首，头颅被填入大炮炮膛，射向敌方阵地。从此以后，双方在战场上都不留战俘。

土耳其人攻克圣埃尔莫，费了几乎整整一个月，而所付伤亡代价，据史家称竟达八千人，包

括他们最有将才的司令官德拉加特在内。穆斯林还丧失了他们的傲气与必胜的信念。传说穆斯塔法曾站在圣埃尔莫的废墟上隔海眺望比尔古—森格莱阿一线各要塞，惊呼道："子堡代价已经如此，母堡代价又将如何！"在他心中，以及在遭到小小的圣埃尔莫守军痛击的土军心中，必然已经77种下了失败的种子。土耳其人渴望喝基督教徒的血，渴望胜利，但当他们将主力调离塞伯拉斯，绕过大港顶端去占领比尔古及森格莱阿前面的新阵地时，过去这一个月的艰苦经历早已败坏了他们的胃口。毫无疑问，这样一支大军的组织与给养问题也开始造成某些困难，进一步削弱了战斗力。

基督教徒方面丧失了一千五百名战斗人员，其中包括大约一百三十名骑士。但他们打了一场英勇的牵制战，震惊当世。全体守军士气高昂，而圣埃尔莫陷落时发生的暴行，更激起了一股狂热的仇恨，进一步坚定了他们的战斗意志。

圣约翰骑士团的骑士们追求荣誉。他们生为杀土耳其人而生，死为当英雄而死。如今他们登上了一座为整个欧洲所热烈注视的舞台，保卫着

整个基督教世界；这样一种猎取荣誉的时机千载难逢，几人得遇，骑士们舍此而外，更有何求！

圣埃尔莫于6月23日陷落后，土耳其舰队驶人马萨姆希特，穆斯塔法调动部队主力进攻比尔古一森格莱阿各处阵地。圣埃尔莫遭围攻期间，两城的防御工事大为加强，整个防御体系也进行了缜密的组织，在比尔古与森格莱阿之间修建了一座桥梁，以便在对方遭到特别重大压力时两城可以互派援兵。

穆斯塔法指示，土军战壕应从科尔丁一直延伸到比希，从而将比尔古及森格莱阿完全包围。但在此项工事完成之前，从西西里派来了一支救兵，约有七百士兵，五十名骑士以及若干西班牙步兵，于6月29日在马耳他北部登陆。这支部队得以穿过尚未合拢的土耳其战线进入比尔古。

土耳其的军工作业在大约两周之后完成，7月15日开始进攻圣迈克尔要塞。这是一次联合作战，从陆上以及要塞侧翼的法兰西湾同时发动攻击。对法兰西湾一翼的攻势是从海路进行，为此目的，土耳其人把大量小船自马萨姆希特尽头处从陆上拖到大港里。

78 7月初，土耳其人也得到了增援部队，这是由德拉加特的女婿哈森从阿尔及尔带来的二千五百人。这些摩尔人急于向土耳其人显示自己的骁勇，海陆两路都挑选他们打头阵。哈森指挥陆上的一路，他的副将则率领预定在法兰西湾登陆的船队。这次攻势一度近于成功，水陆两路都在圣迈克尔的城墙上插进了小小的楔子。双方各自调集后续部队。骑士团的预备队从比尔古过桥而至，土耳其人则派出近一千名近卫军分乘十条战船前往加强海路攻势。事有不巧，近卫军在绕过森格莱阿时暴露了自己，马上被一支紧靠海边设置的圣安格洛的炮队打得落花流水。十只船中有九只立即沉没，船上的近卫军绝大多数阵亡。这一排炮决定了胜负，已经攀登上森格莱阿和圣迈克尔的城墙的穆斯林都被扔了下去。

基督教徒这一天的损失估计为二、三百人，穆斯林则达二、三千人。

对土耳其人来说，两星期的准备与筹划化为乌有，他们再次遭到痛击，伤亡惨重。穆斯塔法于是撤下了部队，此后两周中他的炮兵不断轰击骑士团的各个堡垒，准备向森格莱阿及比尔古同

时发起总攻。

8月初，城墙上轰开了一些巨大缺口，土耳其人的强大攻势不断发展，夜以继日。进攻一方的损伤虽然沉重，但只要基督教徒不断阵亡，各处要塞势必因为无人防守而最终一一陷落。这段期间双方互有胜负，也各自有近于获胜的时刻。一次，土耳其人冲入比尔古陆地防线上的一处大突破口，却发现在第一道防线后早已修起了第二道墙。进攻部队陷入两墙之间的窄狭地带，守军向他们头上大量倾倒沸腾的瀝青、滚烫的开水和燃烧物，弹如雨下。后继的土耳其人一心以为他们的伙伴正涌入城内，为了赶去分享屠杀和劫掠，急急忙忙向前推进，结果只是加速了自己人的死[79]亡：向前推进的人越多，阵亡的人也越多。陷于突破口中的人的惨遇终于传到墙外，于是溃逃开始。守军因势出击，追杀落后的人。

土耳其人曾两度胜利在望，但都由于骑士团英雄们的勇敢机智而功败垂成。8月上旬，穆斯塔法眼睁睁看着他的部队杀出一条血路，深深插入圣迈克尔的一个突破口，把自己的旗帜插上城墙。此时比尔古也正陷于苦战之中，看来土军倚

仗自己的优势兵力终于要占上风了。但穆斯塔法军队后方突然一片混乱：一支基督教救兵已从西西里开到，进攻土军设在马尔萨的大营。营中篷帐着火燃烧，浓烟烈焰很可能已遥遥可见。穆斯塔法只好传令收兵，全军向后转移，开赴马尔萨进行抵抗。营地此时仍在燃烧，穆斯林们发现那里除几个垂死的勤务人员和卫兵外，再也没有其他人。原来骑士团驻在英迪纳的骑兵部队在战斗高潮时扑向警卫不严的营地，屠杀了伤兵，焚毁了营帐和给养。从刀下侥倖逃生的土耳其人一直逃到自己军队后方，散布了这样一段故事，从而使穆斯塔法召回了自己的即将获胜的军队。

土耳其人在8月18日本应夺得围城战的胜利。那一天，土耳其人挖空了比尔古一座稜堡的大部份地基，一声爆炸，稜堡大部坍塌。守军措手不及，土耳其人开始攻入城内。消息传到瓦莱特耳中，他当即亲自率领士兵反攻，一往无前，锐不可挡，来犯者终于被击退。土耳其人当晚又一次发动进攻，但又再度被驱逐出去。

这实际上是土耳其人遭到的最后一次挫折。他们的部队此时已经毫无斗志，兵员大为减少，

残余的士卒不经强迫就不肯上阵。时间也不等人了。8月末，马耳他晴朗酷热的夏季气候开始变化，时间比往年大为提前。几场阵雨过后，皮亚里大约已在考虑是率领舰队驶过千里迢迢的海程返回君士坦丁堡的时候了。

如果没有外来干涉而时间充分，土耳其人仍有取胜的希望，但时间已经逝去了。接着，在9月6日，西西里总督派出的九千军队又在马耳他最北部一个叫梅利耶哈的海湾登陆。这支舰队随即又返回西西里去运载更多的部队。 80

9月8日，穆斯塔法下令全军登船。这个行动是在他尚未充分掌握情况时仓促决定的。① 援军人数不多，土军如果组织得当，完全可以把它打败。穆斯塔法后来也看到了这一点，他命令部队在圣保罗湾重行登陆，向内地推进。但他的士兵在敌方生力军发动头一次冲锋时就掉头逃命。他们在圣保罗湾争相挤上把他们送往舰队去的小艇时，又有多人被杀。

①在这里我们再次采取史家的说法。实际上穆斯塔法很可能是在施展一种对方难于捉摸的策略，目的在于使基督教军队分而不合，然后攻击援军的侧翼或后方。

关于马耳他之围的一个大疑问是，为什么对这样一支小小的守军援救竟如此姗姗来迟？这种责难一般都指向西西里总督唐·加西亚·德·托莱多，他通常被说成是一个优柔寡断、懦弱无能的司令官。这种说法无疑是不公道的。甚至到7月末，这位总督手下也不过只有大约三十艘战舰，而土耳其舰队却达一百八十艘。整整一个夏天，唐·加西亚四出收罗兵员，也只弄到一万五千人。这样一支部队，即使他有足够的船只一次就全部运送到马耳他岛上，也并不足以保证取胜，何况他还没有这样多的船只。

唐·加西亚总督府中的圣约翰骑士们提出种种非议，说不论多少，总应当派出一些救兵；说谁有胆量，就应和他们一起到马耳他去与骑士兄弟一同赴汤蹈火。这种英雄的、高尚的情感在战术上是荒谬的。唐·加西亚唯有坐待土耳其人大大削弱，他的小小的军队才能制胜。假设他在7月中旬就把他的舰队满载军队派遣出去，又假设它竟遭到皮亚里的舰队截击，唐·加西亚势必丧失他赖以守卫西西里的大部兵力。而即使这支部队得以登陆，也很可能被打败。值得注意的是，

直到9月初，穆斯塔法还认为他足以打败登陆的援军。唐·加西亚之为难处在于兵力过少，不足以担负各方面的防卫任务。骑士们一直不能理解这一点，但这位总督对马耳他所不得不采取的态度实际上正与他们对圣埃尔莫所采取者相同：让这座小小的堡垒流血牺牲，以便为各个主要要塞赢得时间。就腓力二世①的帝国着眼，马耳他不过是一座小小的外围要塞，西西里却是一处重镇。81 任何一位有眼光的总督都决不至于带兵亲征马耳他。唐·加西亚其实无权决策，因为按腓力二世所施行的总督制度，一切大事均须向西班牙请示决定。

唐·加西亚在这件事上并无过失，事实也证明他所采取的行动是正确的。但欧洲的其他国家又怎样交代呢？——法国的以及威尼斯的舰队上哪儿去了呢？为什么整整四个月西西里只集中了一万五千人呢？要对唐·加西亚加以非难，必须首先解答这些问题。

腓力二世回答唐·加西亚关于增援的请求时

①腓力二世（1556—1598年），西班牙国王，领有西班牙本土、尼德兰、意大利境内属地等。——译者

踌躇不决。西西里确实额外集结了部队，但速度缓慢，而且司令官奉命不得采取冒险行动。这位国王当时正深深卷入其他地区的事务，不愿让大量军队被牵制在地中海中部地区。

1565年5月，由阿尔瓦罗·德巴桑指挥的塞维利亚舰队把增援部队运送到奥兰和马拉加。[①]这项任务完成后，巴桑率领舰队到热那亚、契维塔韦基亚和那不勒斯，在这些港口又分别装载了若干部队。8月初，巴桑到达西西里与托莱多会师。两军合到一处，共有战舰约九十艘，部队略略超过一万人。托莱多与巴桑共同制订了一个无需舰队多冒风险的作战计划：挑选六十艘最好的战船，每船运载步兵一百五十人，尽快驶往马耳他，卸下部队后立即返回西西里。这一行动如能迅速进行，将使土耳其人来不及集中舰队，从而避免一场海战。

8月25日，舰队启程向马耳他驶去，途中遭遇风暴，受到一些损失，而且船只分散了。及至返回西西里，重新集结，再作驶往马耳他的尝试，

①奥兰，今名瓦赫兰，在阿尔及利亚境内。马拉加，西班牙境内的港口。　　——译者

又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

马耳他解围之后不久，唐·加西亚即被解除总督职务。人们常常引用这件事来证明他确实被认为不称职。事实上，这是由于骑士们竭力想把全部功劳归于自己而发动了一场反对托莱多的运 82 动；虽然他由于对事情处置得宜，最初曾在欧洲颇受赞扬。腓力二世大约也很乐于看到唐·加西亚声名扫地，这样他就能把迟迟不援救马耳他的责任转嫁到这位总督身上。但事实真相如何，当时在欧洲却几乎是家喻户晓的。1565 年 9 月初，英国王室曾经收到一份来自马德里的报告，说腓力二世“由于对马耳他坐视不救，威信大为降低”。唐·加西亚在腓力二世朝中的地位，也遭到一个反托莱多集团的阴谋破坏。

与马耳他之围有关的另一重大问题，是这次战役中马耳他到底有多少土耳其军队。史家的估计可能失之夸张，因为土耳其人在 1565 年有无能力把多达三、四万人的一支军队从君士坦丁堡运往马耳他，实属可疑。法国人在 1557 年曾估计土耳其人有力量把一万二千人的部队从土耳其运送到地中海西部。1565年春西欧所流传的情报表

明，土耳其人预定把一万五千或一万六千人运到马耳他。三至四万人的一支大军这一估计，是在土耳其人已在马耳他登陆之后才开始出现的。简言之，人们所普遍相信的这个土军数目是守军所作的估计。而各种军队往往都有夸大敌军数目的倾向，这是人所共知的。

然而，即使土军连同战役过程中自北非前来增援的海盗在内一共只有二万左右，我们还应记住：这些部队全是训练有素的兵士，而守军多为马耳他农民及城市居民。

此役基督教徒为何能取胜，穆斯林为何会失败，有若干原因。第一，骑士们都是受过高度训练的，超群绝伦的战士，他们既献身十字军事业，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他们所生活的社会以勇敢为最高的道德准则，而生活本身则笼罩在贵族风尚和献身基督的神秘主义之中。身为骑士，仅仅为骑士团和基督而死还不够，还必须死得英勇、死得光荣。他们最怕被土耳其人杀死在一个默默无闻的角落里，认为这是一种极不体面的死法。83因此，即使身负重伤，也很少长时间退出战场，脱离战斗。对这样的人来说，尽管敌我众寡悬殊，

战役持续时间极长，也从来没有灰心丧气的时刻；他总要坚持奋战直到战胜或是战死，而决不会有投降、失败或逃命的念头。听起来这可能象是一种高调，但骑士团成员所生活的社会的准则，确实就是如此。对荣誉的极度渴望与对耻辱的极度畏惧，激发着骑士们在早应丧失斗志之时仍然继续作战，他们的榜样必然也会影响其余的守军。

瓦莱特团长的英明领导对骑士团的胜利关系甚大。瓦莱特一贯为史家所吹捧，言过其实。但即使给以折扣，仍可看出这是一位全面掌握了战争艺术的非同寻常的人物。而且战役虽然旷日持久，局势紧张混乱，他仍能把所知付诸实施，前后如一。瓦莱特所进行的防御准备之彻底，他对于圣埃尔莫一战虽然牺牲重大，但却拖延了土军攻势有利于全局这一点的深刻认识，以及他在使用骑士团的薄弱兵力时所施展的技巧，使一位足智多谋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瓦莱特深谋远虑，勇于决断。此外，作为军事统帅，他的人格本身尤为重要。他不强迫人，而是加以领导。人人都深信他瓦莱特在必要时也会为自己的骑士团赴死，而且死得漂亮。当土耳其人爆破了比尔古的

一大段城墙，攻入城内时，瓦莱特遇见头一批从战场下来的慌乱的人群，他善言加以安抚，便拈起长矛，大步走向突破口。人们立即群起效法，团结在他的周围，在他的领导下夺得了此役中又一次最重要的胜利。土耳其人这时已经炸塌了城墙，进入城内，他们在数量上的优势至此必将充分显示出来。但他们却再次失败在一位英雄领袖的鼓舞下勇敢战斗远远超出平日水平的战士手中。正如一位史家所描述：瓦莱特有一宗才能，“他身带言教，激励士卒，使平庸的士兵成为真正为荣誉感所激发的男儿，无不象军官一样自觉作战。”

1565年春天，马耳他有九千武装部队，其中马耳他人超过五千，他们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虽然训练不佳，但在瓦莱特的率领下，却在这个关头作出了光辉的贡献。马耳他的妇女儿童也起了重要作用。大批当地居民在战斗中牺牲，大多数不是由于战争波及，而是战斗的直接后果。马耳他妇女协同士兵重修城墙，为战士运送食物，救护伤员，后期更经常积极地参与战斗。马耳他人的贡献常被略而不提，但如果当地居民漠不关

84

心或懦弱怯战，这次守城战是不可能取胜的。

尽管基督教徒一方十分勇敢，穆斯林一方原来还是能够获胜的。战败之责必须算在土军司令官身上。除了一般所说的穆斯塔法与皮亚里之间的互相倾轧之外，土军作战计划前后不一，滥用兵力，因而使士气一蹶不振。对圣埃尔莫实力的错误判断，以及后来未能阻击援军乘夜间源源进入该堡，这些错误枉送了数百人员的生命。

土军大炮比骑士团多，而且由于当地的地形特点，他们的炮队对骑士团阵地往往居高临下。从理论上讲，土耳其人只要把各处城防一一轰溃，然后利用自己的优势兵力冲击各处突破口，即可夺得胜利。但土军总是在各处防御工事受到足够破坏之前即投入攻击，结果使兵员受到不必要的牺牲。只举一例，在对圣迈克尔的首次进攻中，估计即有二、三千穆斯林被杀，其中包括将近一千近卫军，以及新从阿尔及尔调来的二千五百生力军中相当大的一部分。直至遭到这次挫败，土军才认识到还需要对该堡进一步轰击，暂停进攻约达半个月之久。

土军在战役中还忽略了若干细节，为此付出

了极大的代价。一个严重的错误是，听任那支小小的西西里援军在7月初[1]偷越防线进入比尔古。他们没有认真攻打英迪纳，而这个城市却连同果佐形成一条直通西西里的极为有用的交通线。如果这还可以归咎于一时疏忽，那么，英迪纳被用作骑兵基地，不断扰乱土军后方，这一点也就本应促使土耳其人察觉其疏忽了。而在考虑到这支骑兵活动地区的地形时，土军未能封锁英迪纳所驻部队一事就尤为令人惊訝。马耳他全岛被分割成无数小块土地，每块四周都围以未抹石灰的石墙。任何骑兵部队要横越这类地区，势必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大小道路。马尔萨地势平坦，便于进行正规化的骑兵活动，马耳他北部某些低洼地区也是如此。但在英迪纳周围应当是能够把绝大多数通道封锁起来的。如上所举的这种战术错误不能不使土耳其人付出高昂的代价。几乎可以断定，土军正是因此未能夺得马耳他。

马耳他之围是欧洲史上的一次重大的战役，但还不是决定性的战役。土耳其人必须首先占领

---

[1]参阅原书77页。——译者

马耳他才能顺利地进而威胁西西里及意大利南部。然而即使马耳他落入他们手中，前面也还有许多硬仗要打。在这个意义上就不能说骑士团部队的胜利拯救了西欧，虽然确实使之免受巨大骚扰。

假如当时马耳他的骑士们在这一战役中全遭消灭，那也并不等于耶路撒冷圣约翰骑士团从此完结。这是一个富裕强大的组织，它深深扎根于欧洲的土壤之中，而在马耳他作战的骑士们只不过是它的花朵。即使马耳他的骑士团遭到毁灭，教团在欧洲各地既拥有广大的庄园，其财富将依然存在，而且欧洲仍有足够的骑士来使这一组织复兴。

如果说 1565 年还并不是欧洲和骑士团生死存亡的最紧要关头，它却是马耳他现代史的奠基之年。假如土耳其人围攻得胜，马耳他势必化为一片荒凉的古战场。而事实却是骑士团获胜，从此留了下来。其后的两个半世纪中，圣约翰骑士们挥金如土，修建堡垒要塞、军火作坊，以及新的城市、宫殿和别墅。而马耳他人即依赖这一开支，以及维持骑士们所享受的高水平生活所必需

的开支而富裕起来。在骑士团统治期间，马耳他人口增加了五倍，发展了新的贸易、新的工业，列岛成为欧洲最繁荣的社会之一。而这一切无不源于1565年的胜利。

第六章　圣约翰骑士团统治下的马耳他

骑士团与马耳他人虽于1565年获得全胜，但[86]要安享胜利之果，尚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

马耳他乡村一片荒芜，许多城镇与村庄遭到严重破坏。为数众多的马耳他人死于战争，阵亡名单究竟多长，至今无从查考。据一些当时的作家估计，约有七千马耳他人死于战祸。但这一数字似乎有些夸大，且缺乏充分根据。事实上，核查教区档案，情况大有出入。大围攻之年的马耳他洗礼登记簿没有完好地保存下来。有些教区的册籍全部散失，有些地方即使保存下来，但1565年和1566年间的纪录也往往极不完整。实际上，大围攻后一年中教区册籍的普遍散失，其本身就足以证明当时岛上生活被打乱到何等严重程度。如果说1565年有很大一部分居民死于战乱的话，那么，当1567年和1568年教区牧师再次

能够作出完整记载时，洗礼登记人数理应少得多。但多数情况表明，1567年和1568年的数字与大围攻前的年份相比，并无明显差别。我们有充分理由设想，1567年和1568年的数字并未由于1565年和1566年间洗礼的推迟而有所增长。因为，首先，在危难和动荡的岁月里，只要能找到牧师，孩子就会尽快受洗。其次，洗礼的数字在1567年以后的年度里稳定增加。如果当时所作洗87礼有许多是过去推迟下来的话，其后的数字理应下降。同样，如果1567年和1568年数字只表明战后婴儿出生数的增加，那么，其后也应该有所下降。

问题是大围攻前后这几个岛屿究竟有多少马耳他人迁进迁出，我们不得而知，这就使情况复杂起来。我们也不清楚1565年初列岛总共有多少马耳他人。合乎情理的估计是二万人。假定当时马耳他的人口是二万，那么，大围攻期间死去七千，大约相当于列岛居民数的三分之一，这就会全然改变人口组成状况。但现有资料并不足以证明1565年的战斗中居民伤亡竟达如此严重的程度。

至于大围攻期间骑士阵亡数目的有关证据则要确切得多。看来参战者被杀几乎近半数。

虽然对死于1565年的马耳他人的估计数字可能不准确，但列岛当时曾遭受巨大破坏，居民普遍陷入艰难困苦之中，则是毫无疑问的。

骑士团的问题要更为复杂。教团在人力和物资上都受到惨重损失。大部分要塞夷为废墟，大围攻耗费了巨额资财。在这种情况下，昔日的意见分歧再度爆发，鉴于骑士团在岛上有限的一点产业已遭破坏，而土耳其人又势必卷土重来，许多骑士主张舍弃马耳他。

甚至曾一心想把马耳他定为骑士团大本营的瓦莱特团长，似乎也对是否应留驻本岛产生了怀疑，也可能他对局势失去了完全的控制。大围攻刚一解除，团长就请求教皇派遣一个能够在塞伯拉斯半岛设计一座新城的军事工程师。而当被选定的弗朗西斯科·拉帕雷里于1565年12月到达马耳他时，他发现骑士团的许多资产均已包装定当，等待启运。拉帕雷里看到骑士团正处于不稳定与解体状态，便加紧进行工作。他察看了塞伯拉斯半岛，充分肯定了其防御与战略上的种种有

利条件，并于数日之内向骑士团执事会提出了修建新城瓦莱塔的计划。尽管骑士们仍躊躇不决，拉帕雷里却已募齐工人，筹足物资，并把新城防88御工事的基线标划了出来。拉帕雷里此举起了促进作用，1566年3月28日，团长瓦莱特就为这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新城瓦莱塔奠基。修建瓦莱塔的决定对骑士团起了稳定人心的作用，但它并没有使骑士团是否应留居马耳他的这一争议立即平息下来。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不过是种种更深刻、更根本的紧张关系的外部表现而已。早自骑士团落脚马耳他之时起，就长期存在着酗酒、赌博、宿娼、斗殴和抗上等情况。骑士团的骑士们都是血气方刚的青年，发生以上的事不足为怪，但严重的是，他们的不轨行为常常发展到违抗骑士团团长和违犯团章的程度。

1533年，由于一个法国人同一个意大利人发生一场决斗，结果在意大利分团和法兰西分团的骑士们之间爆发了群斗。此后不久，伊比利亚骑士们参加了意大利一方，骑士团因之陷入一片自相残杀的混乱局面。虽然混战持续并不久，但团长的权威在一个时期内却被置于完全不顾，里

尔一亚当对制止种种不法行为丝毫无能为力。如果说，这一事件还可归咎于在一段紧张时期民族情绪的爆发，那么，许多人对于不近女色这一誓言的置之不理又作何解释？对此类违戒行为，骑士团当时并不严加处置，早在森格勒团长统治时期（1553—1557年）所颁布的团章中，就允许一切犯了这条戒律的骑士们在大约六周之内对自己的家务作出比较体面的安排。虽然如此，这类有失骑士体统的行径还是层出不穷。至1551年时，马耳他已以其娼妓数量之多而著称。大围攻前教团竟不得不进行特殊安排，以便把这般娘儿们送往西西里去避风，战后，又为她们的迅速返回提供便利。这时，马耳他由于获得大捷而声名远扬，大量旅游者和“冒险家”纷至沓来。人口的流入更加动摇了骑士团的教规，导致伤风败俗的行径变本加厉。无法无天的现象在拉·卡西埃尔统治期间(1572—1581年)达到顶峰。团长竭力抵制瓦莱塔这种过度的荒淫放荡生活，下令取缔城内所有 89 娼妓。这一命令的颁布激怒了骑士团的许多成员。团长拉·卡西埃尔立遭拘捕，并在他企图迫害的妇女们的嘲笑声中被解往圣安格洛要塞囚禁起

来。有人企图另立骑士团最有名的海军统帅之一罗米加斯为团长，但教皇进行了干预，把罗米加斯和卡西埃尔同时召往罗马以清查原委。最后，卡西埃尔得以复职。关于这一段插曲这里有必要充分说明。除卡西埃尔不得人心外，此事还涉及许多其他因素，很可能包藏着更加深远的政治阴谋。当时，骑士团、马耳他主教与马耳他宗教法庭裁判官之间在如何对待异教徒的问题上矛盾重重，因为骑士之中显然就有许多是异教徒。主教与宗教法庭裁判官之间在对马耳他人的管辖权上也诸多龃龉。

瓦莱塔就是在这种违犯清规、背离誓言、纵容异端和岛上纷争不息的背景下奠基和建立起来的。这座城市在许多岛民处于极端匮乏的时刻兴工修建，使大量马耳他人得到了工作。瓦莱塔的兴建也使骑士们从此不能轻易舍弃马耳他。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它使骑士团在变乱频仍，趋于瓦解之际，得以制定大计，扎下根基。

拉·卡西埃尔事件后，教团终于安定下来，这对骑士团本身和对马耳他人民都是幸事。当然，纷争与宿娼依然如故，但广泛的违法乱纪现象却

普遍消除了。

人口的增长

圣约翰骑士团初至列岛时，马耳他本岛居民约有二万。果佐岛居民估计有五千，而科米诺岛则杳无人烟。在整个骑士团统治期间，马耳他的人口数虽然不时地受到战争、饥馑和瘟疫的影响，但还是稳步增长。

最初来到马耳他的骑士只有数百人，但却携有仆役、士卒和扈从。其后若干年中，许多赖骑 90 士团为生的罗得岛人以及其他种种被带来协助骑士团在马耳他发展其组织的人们，也不断来到岛上。这一注入不仅使人口增加数千，同时由于这些人一般皆裹金而来，也促使马耳他更加繁荣富裕。

骑士团统治初期，人口数字曾发生过几次剧烈变动。1550 年岛上遭受严重歉收，引起饥荒，许多马耳他人饿死。1551 年，在土耳其人进攻之前，约有三千名非战斗人员被从马耳他送往西西里，而且，据当时的作家估计，约有五千名果佐

岛人在这次进犯中被俘。次年，当兴工修筑圣埃尔莫和圣迈克尔要塞时，劳力异常缺乏，只得从西西里招进劳工。

随着动荡状态的加剧，许多马耳他人在1565年以前的数年中纷纷离开这几个海岛，迁往西西里居住，以逃避土耳其人和北非海盗的进一步侵扰。不用说，在大围攻以前的数周中，肯定还有大量非战斗人员疏散出去。

许多马耳他人死于1565年之役，而且大部分迁往西西里避难者事后也没有返回，直到瓦莱塔的兴建带来一个高度繁荣的时期，他们才被吸引回来。新城的修筑吸收了大量劳动力，在高潮时期，单是修筑要塞一项就有将近八千人。十六世纪六十年代后期，长期缺乏劳力的情况有增无已，不得不从西西里和加拉勃利亚招进工人。

我们对于十六世纪期间列岛居民人数所知很不确切，这一方面是由于有几次事件曾引起人口的大量死亡与外迁，另一方面则因为当时对岛上人口几乎没有进行过认真的统计。人口普查只是从十八世纪末才开始实行，而在这以前，世界各地早已有了相当精确的人口统计。1590年以后，

马耳他的人口统计也是不定期地进行。统计的方法很可能是这样：在罗马天主教国家里，教区神甫不仅掌握出生、死亡和婚姻登记，而且也掌握 91 “灵魂状态”的记载，称为 Status animarum。住在这个教区内的每个人都有一个户头，上面记着他在这一年里是否做弥撒，是否忏悔等等。教区神甫掌握这种记录，说明他对住在本教区的人数具有相当精确的计算，只需向每个神甫查讯一下他所照料的灵魂数，即可作出对整个人口的完整统计。

任何政权都需要对其所辖人口心中有数。此点之所以重要，原因是多方面的。在马耳他，进行人口估计与从西西里输入谷物密切相关。长期以来，马耳他列岛从西西里进口谷物，一直享受着例行的出口税豁免。西西里当局对根据这一制度许可运往马耳他的谷物数量控制很严，因为它得不到这一部份本应征收的出口税，而且有必要防止马耳他商人低价收购谷物转销他处。当局需要彻底查明马耳他人口确有增加，才肯同意扩大享受出口免税的谷物限额。因此就有必要每隔一定时期对列岛居民人口进行一番统计。这种统计

有时是在从西西里派来的统计人员监督下进行的。

马耳他人口在大围攻以后增长非常迅速。十六世纪八十年代末，这一增长已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1590年的人口估计表明当时列岛居民已近三万，而骑士团与其随从人员尚未计算在内。西西里方面接到通知，如不扩大谷物出口限额，次年势必会有人死于饥馑。当时适值整个这一地区作物歉收，而1591年又是南欧发生大饥荒的年头。骑士团鉴于马耳他已开始有人饿死，考虑是否可以将部分人口迁往西西里。但西西里岛的情况还不如马耳他。饥荒一直持续到次年，接着又发生了瘟疫。

至1594年，一切恢复正常，马耳他人口紧接着又迅速增长。1614年居民人数接近四万，而1632年时则突破五万大关。有些权威人士对这些数字有怀疑，认为这样高的人口增长率未必可能。92 其实，如果年人口增长率达百分之二左右，这样的增长就是可能的。虽然近代一些拉丁美洲国家的人口增长率已高达每年百分之四，但在十七世纪前期，这样高的增长率应该说是高的。当然，

这一增长并不一定是单纯由于马耳他人口本身的繁殖，在迅速发展期间，完全可能有许多人从外部移入列岛。

1632年至1670年间，列岛居民人数增长甚微。根据记载，在饥荒的年份和十七世纪四十年代的战争恐怖期间，甚至还略有下降。大港周围一些人口密集的市镇，于1676年发生了一场恶性瘟疫。实行了严格的检疫制度，列岛周围实际上完全禁止通行，最后疫病终于得到控制。在此期间约有数千马耳他人病死，还有人估计，死亡人数多达八千五百六十九名。大部分死亡发生于瓦莱塔、比尔古、森格莱阿和博姆拉。1680年的人口估计表明，当时列岛居民人数较1632年还要少些。

自1680年起直至骑士团统治的后期，列岛人口增长率始终相当平稳，并无任何类似十六世纪后期和十七世纪前期所发生的那种数量上的突然增长。这与西欧许多地方相比，形成一种鲜明对照，在那些地方，人口的增长在十八世纪要比在十七世纪更为迅速。

据估计，1760年仅马耳他一岛的居民约有六

万六千人，而至1798年各岛居民总数则可能达到十万左右。

不言而喻，人口增长在列岛各处并不一致。有些地区增长较快，而有些则有所下降。海港市镇与乡村地区之间对照最为明显。海港地区的居民人数增长极快，原因之一就是有若干人口自乡村地区外流，乡村的人口因而增长较少。

果佐岛在1551年人口几近灭绝，这段期间以后至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初居民数增长非常缓慢。十八世纪时情况有所改变。在骑士团离开时，果佐岛人口约为一万。

93

城镇村庄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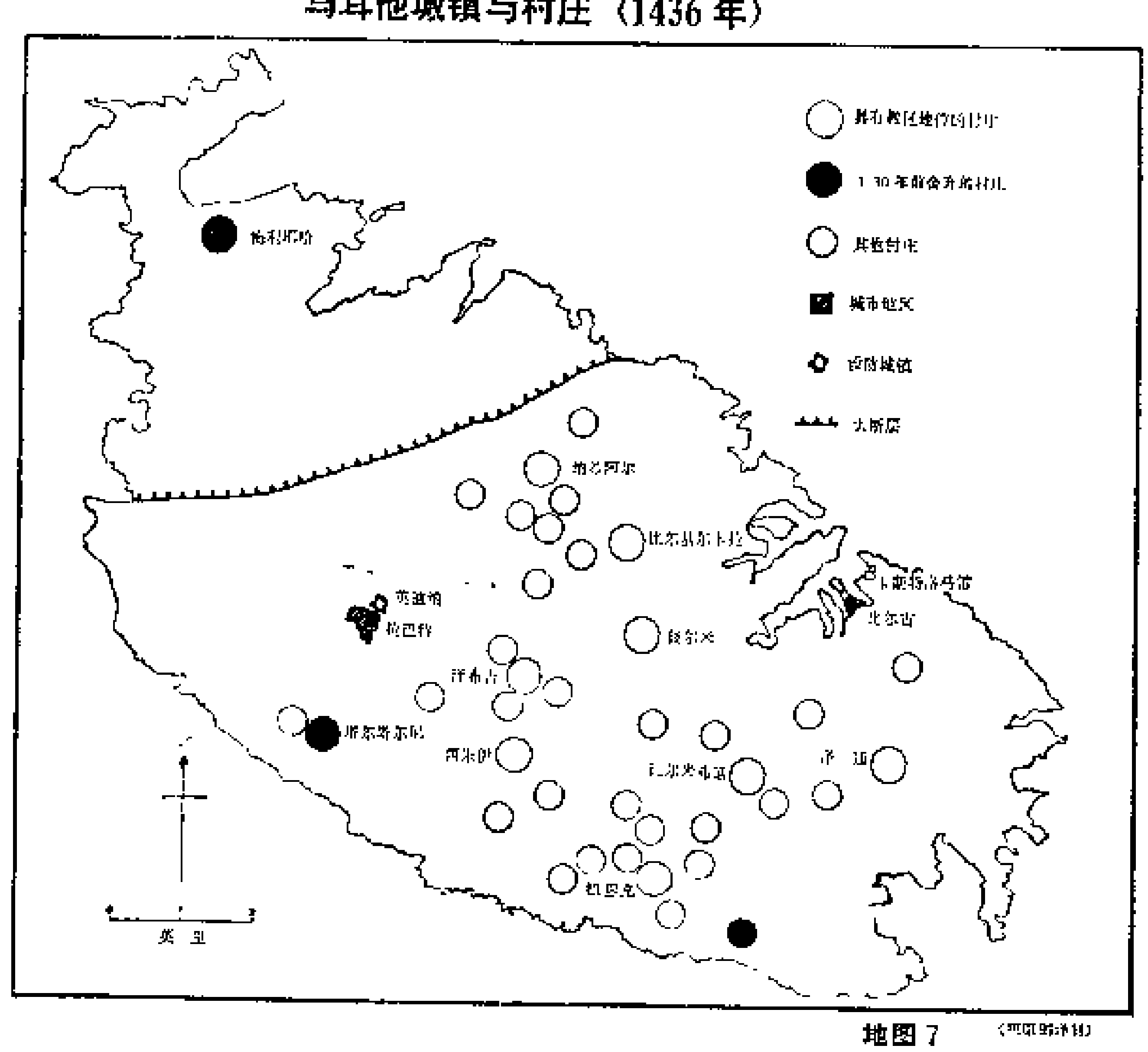
圣约翰骑士团统治期间，马耳他列岛的人口从二万左右增加到大约十万。随着人口的增长，岛上居民点的分布，其结构和规模也发生了变化。在进行探讨这种变化以前，我们必须首先对中古后期加以回顾，以便查明在骑士团到达以前，马耳他列岛上各居民点的分布及其结构形式。

十五世纪以前马耳他城镇与村庄的发展情况

我们所知甚少。十三和十四世纪的文献对个别居民点偶而有所提及，但是，1436年以前城市和村庄分布状况的全貌，迄今未能查得。那一年以前，马耳他只有一个很简单的教会组织，分为两个教区，分别以英迪纳与比尔古为中心。1436年又建了十个新教区，均以当时的重要农村居民点为中心。当时所有的居民点均标于所附地图上，从图上可以明显看出一系列值得注意的特点：除比尔古外，其余居民点都不近海，而只有梅利耶哈一处位于大断层以北。这种分布同十四和十五世纪期间时局多变有直接关系。据我们所知，本岛沿海及北部边远地区的不少村落均在这一期间遭到舍弃。梅里耶哈由于海盗常来光顾，在1436年后，也没有继续存在多久。

在骑士团统治期间，马耳他居民区的发展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人们仍然不愿在沿海和岛的北部定居；第二、象阔尔米、比尔基尔卡拉、泽布吉与泽通等一些乡村居民点都得到相当大的发展，而较小的村落则极少发展，有些干脆消失了；第三、大港和马萨姆希特附近建立和发展了好几个新的城镇。

马耳他城镇与村庄（1436年）



地图7

骑士团始终未能将列岛沿海与边远地区变成真正安全的居住地。直到十八世纪后期，人们一直担心土耳其会发动报复性攻击。1614年一支[94]土耳其武装在马萨斯卡拉登陆，泽通村横遭蹂躏。如果说在十七世纪四十和七十年代，人们只是认为土耳其随时都有可能前来进攻的话，那么，至十八世纪二十年代时，这种进攻似乎已成必然。除对海岛可能受到大规模攻击的恐惧之外，这时马耳他附近的海面上不断有北非海盗船只出没，其中有许多劫走了往返于本岛与西西里之间的船只，并时而对边远地区，特别是果佐岛，实行突然袭击。在这种情况下，除非有特别强烈的物质刺激，很少马耳他人愿意留居在此种易受攻击的地区，这是不足为奇的。但肥沃的农田，特别是如果还有可供灌溉的水源的话，确实富于吸引力，因而也有一些居民迁往马耳他北部。这里许多山谷均有泉水，很可以开发出小型的水浇田园，获得厚利。但是尽管情况如此诱人，这个地区始终[95]没有建立起称得上小村落的居民点来。马耳他北部良港颇多，便于海盗迅速出没，加之这一带有一系列草木不生的石灰岩纵横绵亘，使其与外界

隔绝，这就使这一地区更加难以防守。

海岛腹地一些较大的村庄在骑士团统治期间大为繁荣。它们的规模很大，对周围乡村所提供的种种服务业务也随之增加。总的说来，1436年被定为教区的那些村庄发展尤快，唯有梅里耶哈和塔尔塔尔尼例外。虽然在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初，还有许多其他村庄升格为教区，但在发展速度上却很少能赶上那些老教区中心。老教区中心对周围地区提供种种服务由来已久，因而不难设想，在多数情况下，它们自会优先发展。

骑士团统治期间，教会在马耳他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教堂扩建了，而且装饰得富丽堂皇，宗教节日的礼节仪式也更加繁复起来。无须说，只有较大的村庄才能更好地提供这种繁文缛节所必需的越来越昂贵的费用。

老教区中心也是乡村防御体系的组织中心，这就使它们处于倍受重视的地位，因而也就成为较安全的居住地点。

从阔米尔、比尔基尔卡拉、泽布吉和泽通等一些老村庄的人口数字上也可以看出它们的重要性不断增长。阔米尔的人口从十六世纪末的二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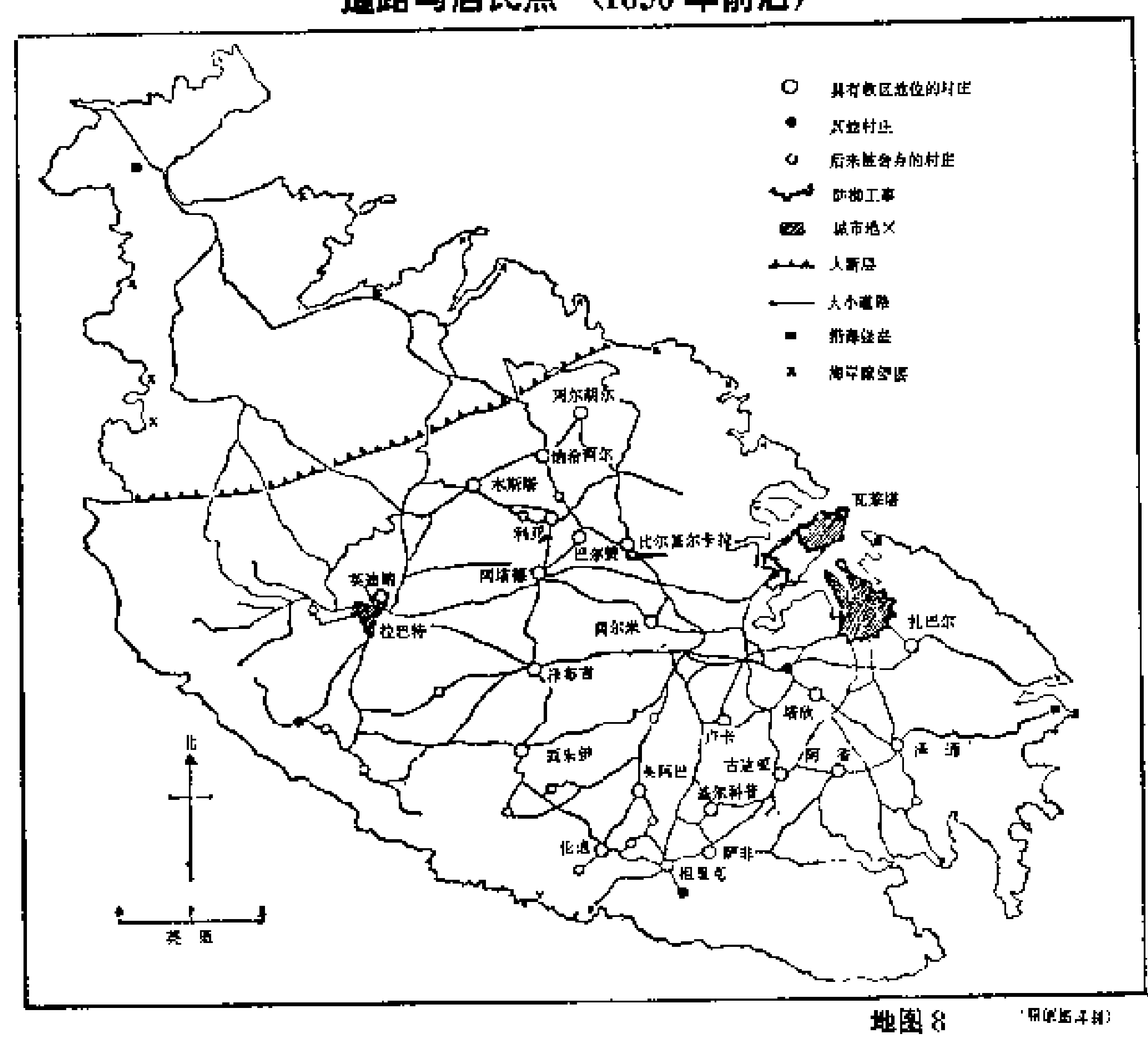
人左右增加到1766年的几近四千。泽布吉的人口增加情况也大致如此。1614年比尔基尔卡拉住有二千人，而至1766年则达到三千九百人。泽通由于1614年土耳其的进攻而人口下降。这次战祸以后，村内居民不足二千，但至1766年人口却上升到接近六千。

与此对比，住在新教区的人数如果说有所增长，速度也极为缓慢。阿塔德于1575年被立为教区，但直至1766年，其居民数并不多于十六世[96]纪末。阿尔胡尔于1610年成为教区，当时村内居民为七百，而至1766年时，其居民亦不过八百。

以上仅是一般情况的概述，但也有一些例外。如西朱伊原是一个老教区中心，但由于地处边远，扩展甚微。木斯塔于1608年被立为教区，其人口增长极快，村庄变得比原来它所属的教区纳希阿尔还要大。木斯塔的迅速发展乃是由于骑士团对想在该村建造房屋者拨给大量土地所致。1615年成为教区中心的扎巴尔，由于位置接近大港，人口增长也颇为迅速。

有许多小村庄在骑士团统治期间消失了。总的说来，所有十七世纪初居民不足二百人的村庄

道路与居民点（1650年前后）



地图8

后来都被相继舍弃。如地图 9 所示，遭受这种命运的小居民点就有十多个。这些村落的旧址至今仍清晰可见。一般情况下，昔日的居民点仍沿用[97]旧名，其前冠以“hal”或“rehal”字样，即马耳他语“村庄”之意。昔日的教堂、村庄四周的道路、紧靠村庄后面的小片土地、以及附属各个住房的水井和贮水池等等通常也都保持着旧貌。

如此多的小村庄的消失，以及较大村庄的扩大，使农村居民更加集中了。何以如此集中，迄今尚未找到充分的解释，很可能涉及一系列因素。中古后期，对海盗的恐惧是一个重要原因，但其他的社会因素看来也同样起了作用。在骑士团统治期间被舍弃的那些居民点并非座落于无所依托、易受袭击的位置，故而它们的衰落只能是由于恐惧以外的原因。较小的村落根本无力满足经济日益发展的社会的要求，而较大的居民中心却能更好地适应这一需要。于是前者就在这一竞争之下趋于消灭。

马耳他农村居住方式的整个结构，在骑士团统治期间发生了变化。1436 年马耳他大小村落约有三十八座，而到 1798 年只有二十四座，其中大

多是较大的、密集的居住中心，在集市交易和其他商业活动方面能够对周围乡村提供种种便利条件。

马耳他的居民的集中，很有研究价值，因为它不仅反映了当时马耳他社会中所发生的种种变化，而且也很可能是地中海西部普遍发生的一种现象。据知，在下郎格多克沿海平原① 就发生过一系列与此相类似的情况。

果佐岛居住方式的演变，与马耳他截然不同。我们对于中古后期的果佐村庄所知极少，这是因为关于这个小岛在骑士团到来前的大部分文献，于 1551 年土耳其进攻时被劫走或被毁。虽然如此，看来在十五世纪期间，果佐岛的特点也象马耳他一样，其居民与居民点分布甚广。在这种分散的方式下，较大的居民点不断发展，但在 1551 98 年，当岛上很大一部份居民被土耳其人掳走之后，必有许多居民点被舍弃。至十七世纪中期，岛上居民人数有所回升，而且随着一系列海岸警戒堡的修筑，易于登陆的一些地方得到了某种保障，

①下郎格多克沿海平原，即法国南部沿地中海北岸地区。——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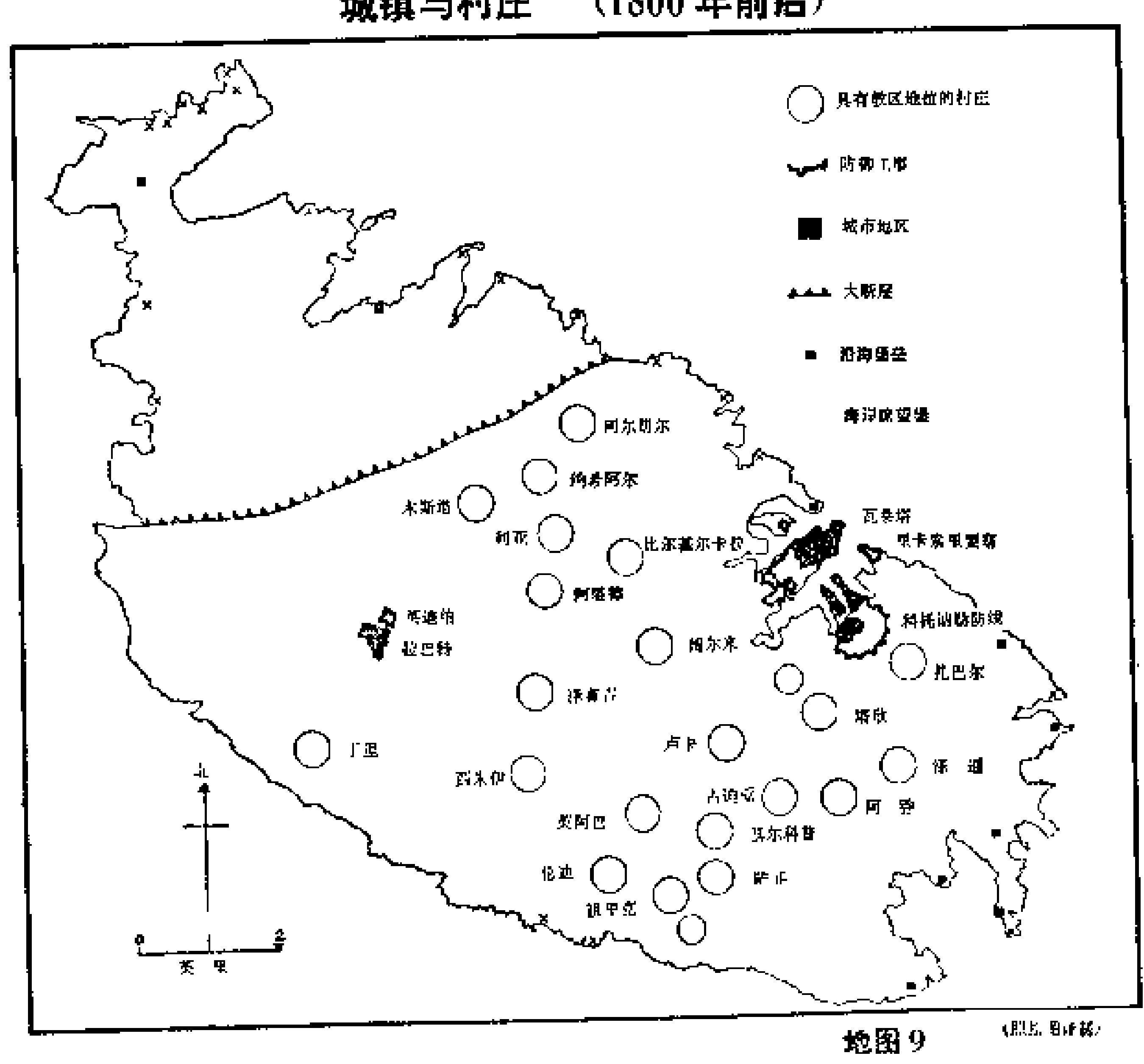
村落又开始发展起来。修吉亚村于1678年成为一个单独的教区，而至十七世纪末，阿尔布、萨纳特、夏拉、纳杜和泽布吉都获得同样地位。由于果佐岛的村落建立较晚，它们在形式上与马耳他的乡村居民点有所不同。决定马耳他居民区形式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很可能是恐惧，因此村内房屋密集，街道狭窄。

果佐岛上的乡村居民点主要是在十八、十九和二十世纪发展起来的。此时对外来袭击恐惧最甚的时期已经过去。因此，村内街道一般较宽，住房也分散零落。但是，马耳他与果佐岛的乡村居民点在形态上的不同，不能完全以恐惧遭到袭击这一点来解释。这两类村落是在完全不同的时期建立起来的，其发展必然要受到不同的社会和经济条件的影响。

99

骑士团统治时期马耳他诸岛的居住方式所发生的最显著变化，就是在大港和马萨姆希特周围建立了一批新城镇。骑士团既定居马耳他，这一发展就几乎成为一种必然，因为骑士们之所以来到这个岛屿，就是为了充分利用它的战略地位和优良港湾。在中古后期，对这些自然条件的利用

城镇与村庄　(1800 年前后)



地图 9

十分有限，这主要是因为马耳他当时是西西里王国的一部分。当时马耳他和西西里的统治者阿拉冈对本岛另有打算。西西里有许多便于供应的优良基地，完全不发生象马耳他那样由于缺乏资源而引起的种种问题。阿拉冈所注意的只是不让这些岛屿落入敌国手中，并没有将它们建设成为军事基地的迫切要求。如今骑士团既然着手使用和保卫大港，那么其周围地区的居民点自然也就会日益重要。

骑士团初来马耳他之时，当地已有的城镇景象凄凉。古都英迪纳至少从十五世纪中期起已部分荒废，而根据骑士团的视察组报告，城内大部房舍都无人居住。

在伸入大港的诸半岛之一的尖端上，座落着小小的卡斯特洛马雷堡及未设防城市比尔古镇。英迪纳与比尔古都不适应骑士团的需要。作为首都，英迪纳地位不利，因其在防御上位置居后，对本岛无法加以控制。英迪纳作为主堡，还具有种种战略上的局限性。圣约翰骑士团在无可选择的情况下，只得勉强地把比尔古定为他们在马耳他的第一个首都。不幸的是它并非是一座足以控

制港湾的要塞，而仅仅是一座位于港边的城池而已。卡斯特洛与比尔古修建于现代火炮发明以前，选定城址之时，没有把十六世纪武器的射程考虑在内。骑士团的军事工程师早就指出过，骑士们若要使马耳他基地能安然无虞，就需要在塞伯拉斯半岛上修筑一个新的要塞。当时骑士团无意在马耳他久留，在很不相宜的比尔古定居下来，只是一种权宜之计。

100

当然，这座城池很不适合骑士团的需要，而必须作大规模的改建和扩建。卡斯特洛（即圣安格洛要塞）曾经加固设防并增添塞内房舍，团长住所即设于此。比尔古城内修建了一批新房屋供骑士们及其随行人员和其机构之用，这就是一所医院和各种军火武器作坊，一批骑士府，并着手为这座古城修筑一整套防御工事。虽经重建，中古的比尔古街道布局仍一如既往。

比尔古的发展极快，骑士团竟不得不在1562年发布若干规定，对城内建筑加以限制。这些规定由一个称为"城市建设管理局"的机构来实施，它有权对一切计划建筑的房舍设计进行审查。它是许多主管规划的机构中最早的一个，对骑士团

统治时期马耳他的城市发展的规范化起了很大作用。

圣约翰的骑士们在罗得岛时，都住在城内一个称为“骑士特区”的区域里，与当地居民分隔开来。1562 年的规定也在比尔古城内划出一个“骑士特区”，并对一般居民作了一系列的限制，目的是要在几年之内把他们从这个区域内迁移出去。

比尔古虽然一再扩建，城内住房仍嫌不足，因此，一片规划外的名为“博姆拉”的小郊区就在城墙与城防用地的外面发展起来（城防用地是在设防城镇的围墙外留出来的空旷地带，其间不许建造房屋）。至 1565 年，博姆拉已成为一个地位确定而且相当繁华的居民区了。

1552 年，在与比尔古相连的半岛上修筑的圣迈克尔要塞竣工。此后不久，团长森格勒（1553—1557 年）把这个地区的土地分拨给马耳他人，促进它发展成为一个城镇。这个新兴居民点因其创建者而命名为森格莱阿。在大围攻期间，这里的居民在战斗中起了重大作用。

比尔古、森格莱阿和博姆拉（合称“三镇”） 101 在 1565 年的战役中遭到惨重破坏。就博姆拉来

说，守卫者早在战斗开始以前就把这个居民点部分拆毁，以免进攻者利用它作为掩护。残存部分处于对阵两军之间的空旷地带，在交战中遭到更进一步的破坏。土耳其人撤退后，三镇的建筑物与堡垒等得到大规模整修，但重建工程量与瓦莱塔相比则不可同日而语。

骑士团的新都瓦莱塔要塞奠基于1566年3月。弗朗西斯科·拉帕雷里修建新城的计划，在几经讨论屡受阻挠之后得到批准，塞伯拉斯半岛于是按骑士团的需要而加以改造。四周的悬崖峭壁都被削平凿齐，上面筑了城墙。在要塞靠陆地的一方，就整块的大岩石凿成若干座棱堡，还开凿了一条城壕。当时的计划要把城壕加深，使海水从马萨姆希特流入城壕直达大港（见插图5上），但这项工程从未完成。此外还想再凿出一条由海水冲灌的城壕从其他三面环绕本城。这项工程看来确实曾经动工兴修，但却从未认真促其实现。

塞伯拉斯地形略似猪背，在按规划铺设瓦莱塔街道时，曾力图改变这一地形。在其北侧，曾两次着手进行大规模的开凿，目的是开辟出一片

场地以供修建一所造船厂和一个供舰队使用的船坞（也称为"曼德拉乔"）之用。由于种种原因，改变半岛地形的计划从未完成。骑士团财力、人力及资源均属有限，而削平半岛地面的工程过于庞大。特别是为对付土耳其对本岛的再度进犯，需要加速完成新的防御工事。半岛地面既无法削平，瓦莱塔的街道只能修建在崎岖不平的地面上，这就形成了那种使拜伦① 极其反感的"该死的阶梯般的街道"。

曾有一段时期，开凿造船厂和船坞基地的工程进展颇快。实际上瓦莱塔的全部建筑用石都需要从船坞那里开采。不巧的是，在挖掘到海平面时，遇到一种不适用于建筑的、质地特硬的石灰石岩层。结果是石料的开采停止了。而且，由于把舰队从比尔古的原基地转移此处费用极高，而骑士团后来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这一计划始终未能付诸实行。舰队如果移驻瓦莱塔，则势必要以马萨姆希特而不以大港为活动基地，而前者在避风方面条件较差，天气恶劣之时就会出现极大 102

①拜伦（1788—1824年）英国近代浪漫主义诗人。
——译者

困难。

瓦莱塔的防御工事需要尽最大努力在最短期内完成，这就使得骑士团在数年内不能将资源用于修造新城内的屋宇。铺设棋盘形街道的计划早在 1566 年就已提出，但直到 1568 年瓦莱特团长去世之时，城内的永久性建筑仍寥寥无几。即使在 1571 年骑士团迁入这一新都时，城内可用房舍仍然很少，街道的修筑也是在这前后才真正开始的。

骑士团在马耳他修筑防御工事，通常从欧洲聘请技术人员前来主持。瓦莱塔的修建亦不例外，因此这座城池也反映了当时欧洲城市设计所流行的风格。瓦莱塔是十六世纪时欧洲许多地方所建立起来的棋盘形设防城市的一个典型，只不过是更加宏伟而已。

拉帕雷里于 1570 年因瘟疫死于克里特岛。此前不久，他还在起草瓦莱塔屋宇建筑管理条例的委员会工作过。这项条例公布于 1569 年，对城市的早期发展，控制相当严格。

条例的前言说明，将瓦莱塔分为两个区域，一个区域称为骑士特区，专供骑士团使用，他人

不得进入。这一条的写入是对教皇压力的一种让步，但却从未认真实行。骑士团既要从事十字军活动，生活水平又高，还需要对瓦莱塔进行有效防御，因而很难做到与外界隔离。当骑士们开始在瓦莱塔城内修建房屋时，他们在大部分城区也同时兴工，根本无意于把自己与俗民分隔开来。特区的取消引起梵蒂冈与瓦莱塔之间的大量函件 103 往来，骑士团总是阳奉阴违，不去执行教皇的规定。

条例的其余部份则较为具体，后来一般也都得到遵守。建筑物前不得设置庭园，露天的楼梯及其他设施也不许可。全靠有这些规定，道路宽敞无阻，街面也较整齐。建筑用地一经买妥，六个月内必须开始施工，一年之内必须建成住入。此外，买好用地以后，负责监督执行条例的官员即确定建造这一屋宇应该用多少钱，这笔款项必须在三年内花完。由于这项规定，保证了工程的高标准，还使某些街道的土地只有准备修建豪华建筑的人才能购买。瓦莱塔要塞范围内的土地于 1566 年由骑士团强迫征购，完全归它所有。建筑用地均由委员会按固定价格卖出，未经许可，不

得转让。

街道拐角处的建筑物都必须加以装饰，这一工程连同门面的装璜都要由管理人员指定的高级瓦工监督执行。

每幢房屋都必须同拟在街道地下铺设的下水道衔接起来，而且应备有积蓄雨水的贮水池。早自瓦莱塔动工兴建之日起，塞伯拉斯半岛的缺水问题就引起很大困难。直至1614年，阿洛夫·威格纳考特团长（1601—1622年）修筑了一条引水道，将英迪纳附近的若干泉水引到首都，供水问题才获解决。但如遭到围攻，水道很容易受到破坏，因此还需经常保持贮水池完整无损。

条例的倒数第二条要求所有建筑用石一概自船坞开采，并规定分配出售建筑用地时必须“考虑造房主人的资产状况和社会地位”。

上述条例提供了必要的权限来指导这座优美城市的建设。从一开始就格外强调建筑物的高标104准，而且还力图使这一新要塞首都内的建筑设计格调统一。

自1568年瓦莱特死后，团长职位由德尔·蒙特继任。他早在1571年就已决定，尽管瓦莱塔

的骑士府尚未竣工，骑士团也应及时迁入新都。许多骑士由于担心会遇到种种不便而反对迁动，但是德尔·蒙特不为他人所左右，于3月初下令骑士团在3月18日举行仪式，从比尔古迁入瓦莱塔。在这个指定的日子，团长在骑士团执事会与全体骑士们的陪同下，领队从圣安格洛的宫殿来到比尔古海边的圣劳伦斯教堂，举行庄严的弥撒，然后全体骑士与比尔古（为纪念1565年的胜利已易名为维托里奥扎）的民众，陪着团长沿海岸走到骑士团旗舰停泊之处。当德尔·蒙特在前呼后拥中登上旗舰后，骑士们和比尔古居民也登上了战舰和各种船只。船队在一片欢呼声、喇叭声和礼炮声中启航，驶过大港，到达对岸。团长及其随行人员下船后，由小码头的阶梯拾级而上，通过德尔·蒙特门进入瓦莱塔。大队人马一边唱着"谢恩赞美歌"，一边穿过这座仅具骨架的城市，来到胜利圣母教堂，即五年前瓦莱特为这一新都奠基之处。当德尔·蒙特走进教堂时，城内礼炮齐鸣。

庆祝仪式结束后，德尔·蒙特进入位于瓦莱塔中心的、落成一半的新邸。至此，骑士团就在

马耳他定居下来，虽不尽安适，却很稳定。

骑士团移入瓦莱塔时，城内业已竣工的房屋寥寥无几，但在其后数年中，新的建筑如雨后春笋，遍地兴起。骑士团修起了七座府邸、市政厅、金库、修会教堂、医院和面包坊。在最初几年中，至少修建了六、七座教堂，私人修建项目不计其数。当时骑士团的大部份建筑物都是由马耳他建筑师吉罗拉莫·卡萨尔承建的。他为此专程去过105意大利，吸取了不少文艺复兴式和古典式的建筑技艺。但是，他的建筑物中仍旧糅合了马耳他本地的建筑风格。

据一个在1582年到过马耳他的人所记载，那时新都已大体建成，城内几乎已无空地。至1590年时，瓦莱塔城内居民已近四千。看来马耳他人无不乐于迁入新城。其所以如此，有几个原因，出于安全的考虑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比尔古和森格莱阿在1565年几乎沦陷，此事全岛皆知。谁能断言如果土耳其再来围攻，骑士团不致由于需要全力防守瓦莱塔，而置比尔古和森格莱阿于不顾？另外还有其他一些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许多人都受雇于骑士团，以此为生，住处靠

近雇主，自然比较便利。在社会方面，当时人们乐于迁居新都，住在列岛的统治者身边；还有一种更为单纯的感情，就是对这一整套规划怀有某种发自内心的热忱。

市区的规划和兴建，仅仅是一个富有生命力的城市发展史上的最初阶段。其规模与服务范围将在随后的年代里继续扩大。城市的结构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这一居住地的最初规划，但它们将适应新的社会和经济需要而有所调整。瓦莱塔并不例外。虽然十六世纪后期，它的一些主要方面已经定型，但在骑士团统治下的后一阶段，它在结构与功能上也经历了一系列重要变化。

两种极其重要的因素决定了瓦莱塔的后期发展。首先是列岛人口的迅速增长，而且这一增长主要集中在海港城市。其次，骑士们过分看重了"至尊的军事教团"这一崇高称号，而这种无止境地追求排场的心理也在瓦莱塔的建设上反映了出来。这个城市，连同其郊区弗洛尔亚纳，终于成为一个西欧所兴起的那种规模宏伟、式样新奇的王国都城的缩影。有一位曾于十八世纪末到过本岛的英国皇家学会成员帕特里克·布赖登，在见

到瓦莱塔的建筑物和社会情况后，把这个城市描述为“欧洲的缩影”。

106 除原有的公共建筑物外，骑士团又增建了一座剧场、一座图书馆、海关和瓦莱塔及三镇的“尤尼佛西塔”的办公大楼。法院改建了，修会教堂和市政厅也扩建了。这一批建筑物的兴修，表明国事的日趋复杂。

十八世纪时，还修建了许多豪华的私人住宅，城区面貌从而反映出骑士团对于礼节仪式、行政事务和豪华生活越来越重视。此外，还有一些与此相联的社会因素起了作用。列岛日益繁荣，要求修建更多的商业建筑，也为许多俗民提供了建造华美房屋的资财。十七世纪时，历任团长已不满足于管好国务，施行仁政，而且希望为骑士团留下某宗永久性产业以确保其未来的福利，使自身留名后世。十六世纪的一些团长，象德尔·蒙特（修建了宫殿）、拉·卡西埃尔（修建了修会教堂）、韦尔达尔（修建了韦尔达尔宫和马尔萨采邑）和阿洛夫·德·威格纳考特（修建了引水道）等，都对于自己能在生前兴建一些公共设施，或在临终时为骑士团留下一笔可观的钱财而感到满

足。许多十七世纪的团长，包括德·保罗、拉斯卡里斯、尼科洛·科托纳和卡拉法等人，不但生前不惜巨款，大量投资，而且还设立种种基金，其收益永远用于从某些方面加强教团组织。德·保罗和拉斯卡里斯两人都为购置战舰设置了基金，后者设置的基金还保证岛上经常有钱来储备充足的粮食。这些基金的设置通常都作了妥善安排，而且数量都较大。实际上这些资金全部投入了马耳他，这不仅对列岛经济提供了资金，而且这些投资也修建了工场、码头、货栈和商店，从而为进一步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基础。

这些团长将基金投资于马耳他，而不愿投资国外。除行政上的便利以外，这是因为骑士团对于列强经常以查封其在欧洲的产业作为威胁，从而对它施加压力一事日益感到恼火。如1645年威尼斯人为了对以马耳他为基地的私掠活动进行报复，将他们统治范围内的教团财产悉数没收，最后虽然归还，但却达到了施加压力的目的。十七、十八世纪时，法国人之所以能在外交上施加重大压力，主要就是因为骑士团的大量财产均在法国。骑士团的财富本身也常常使他人垂涎。法国历代

107

君主不时对骑士团财产征收赋税，而教皇竟认为某些意大利地产应归梵蒂冈支配。而更为棘手的是：数百处产业分散于欧洲，在形式上和收益上千差万别，经营管理存在着无数问题。骑士团的每项产业或每组产业均由一常驻人员负责管理，但许多管事总是迟迟不向中央金库缴纳“雷斯蓬欣”。此外，对管事可以保留多少收益，以及应以多少上缴马耳他等问题，一直争执不休。有些管事亟力逃避上交“雷斯蓬欣”。及至十七世纪中期，已经弊端百出。在这一情况下，就地投资的趋势日益加强，丝毫不足为奇。从利润来看，在马耳他兴办实业，成本可能稍高一些，但从骑士团的具体情况着眼，就地投资却要安全得多。

大港周围的许多码头和货栈都是从拉斯卡里斯、科托讷和马讷耳所设置的基金中拨款修建的。科托讷基金十分雄厚，足以把瓦莱塔的一个街区重新改建，其中住宅、货栈和店铺栉次鳞比，收益极高。

骑士团住在市中心几条主要街道上，豪华奢侈、繁文缛节，影响很深。此外，影响城市发展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越来越多的人迁居城内。

这就往往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个城市的最初规划。人口密度越来越高，原来特意留下的空地，这时也一律用于建造住房，而在一些条件最差的地区则出现贫民窟。

骑士团一经迁入瓦莱塔，城市即迅速扩大。发展之速，似乎已有些控制不住了，建房地区大大超 108 过原来的设想。圣埃尔莫要塞前的城防用地也被占用；医院原来建在一处空地上，周围很快修满房屋，形成街道。要塞后部所留出的施工地带也全部修筑房屋，连原拟修造船厂而早已废弃的采石场，也变得房舍密布。1590 年马耳他人住在本城的不过三千多，而至 1632 年则几乎达到九千。人口不断增长，接着便在一些根本不宜居住的地区出现一批贫民窟。老采石场及船坞也修满破烂棚舍，成为社会上最下层人物的栖身之所。采石场与船厂贫民窟之间的盖托谷尤其不堪入目。圣约翰封垛后方，德尔·蒙特门以上地段及奴隶牢房与医院之间，类似的贫民窟不断出现，至于社会下层人物住房的拥挤，那是古今皆然，不必赘述。

十七世纪中期，骑士团对于城区的过度拥挤深为不安，遂于 1666 年下令禁止人们从乡村移

居瓦莱塔和三镇。命令发布后，城区人口增长虽较为迟缓，但并未完全停止。无论如何，大错已经铸成，1676年一场大瘟疫席卷了整个瓦莱塔和三镇，恶果暴露无遗。

瓦莱塔建筑条例起草委员会决定按买主社会地位拨售建筑用地时，有意至少按社会阶层结构将城市划分为若干界限分明的区域，这一层是相当明显的。此外毫无疑问的还有一个意图，就是要构成几条主要街道，两侧耸立着骑士团较重要的建筑物，如府邸、教堂、金库、宫殿等等，从而把所有较重要的行政机关和富于特色的建筑物集中在一个区域。在这个区域里还有若干辅助性的建筑物，其中最主要的是皇家大道（骑士团统治期间称为圣乔治路）上的皇宫广场周围的市政厅、金库和最高法院。

到了十六和十七世纪，按照社会职能划分城区的想法已不再严格执行。既然社会下层已经受109到排斥，不可能在繁华的街道上取得产权，统治阶级便情愿将这类地区的房产租给商贾人等。这种作法有利可图，而当时的建筑格式也为之提供了便利条件。瓦莱塔许多最好房屋的临街一面，

在一楼都有适合于作商店、货栈、作坊的铺面。这种安排使许多商业机构与行政、公用机关一起，集中在几条街道上。十七、十八世纪时，瓦莱塔的商业大街一如今日，主要是买卖街和皇家大道。骑士团统治期间，这一中心地带的第三条重要街道旧面包坊街却主要是住宅区，几乎没有任何店铺和公共建筑。

瓦莱塔当时有一些工业，看来并没有想把它们加以隔离。骑士团的铸造厂位于皇家大道的尽头，恰好在主城门之内。瓦莱塔火药厂原在买卖街，后因发生一系列爆炸事件，于 1665 年迁往弗洛尔亚纳。骑士团的大面包坊和造币厂的位置安排则要妥善得多，但大体而论，无数面包炉、鞋铺、理发店、裁缝铺、木匠和银匠的小作坊等等遍布全城。当然，绝不许可一些令人讨厌的私家买卖来扰乱骑士团及其成员的安宁，冒犯他们的尊严。很明显，当时已有明文规定取缔那些响动很大且又烦扰上层阶级的营业。

在整个十七和十八世纪期间，瓦莱塔的结构一直在顺应着当时的社会情况和经济情况而调整变化。骑士团以自己的教团与首都而自豪，为之

挥金如土。但时过境迁，开支的形式也起了显著变化。诚然，直至十七世纪中期，大规模的城市发展主要是为了保证骑士团完成其根本任务，即充当医护团和十字军。但在十七世纪后半期与整个十八世纪期间，城区的发展却主要趋于提供商业和娱乐设施，以及为骑士团所日益关注的地方行政机构修造房舍。

110　圣埃尔莫要塞在十七世纪期间两次加固，瓦莱塔原有城墙外修筑许多外围工事，该城面陆一边曾计划开凿一条引海水充灌的城壕，此时也力求完成。团长拉斯卡里斯强迫岛上全部奴隶及大量自由民都去开凿岩石。但事实终于证明工程过于浩大，无论团长如何横加驱使，还是力不从心。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在瓦莱塔城墙前约六百码处又修建了塞伯拉斯半岛上的第二条防线。这些工事以负责设计的工程师的名字命名为弗洛尔亚纳防线。大港南岸也同样大力建筑城堡。围绕着博姆拉城的马尔格里塔防线也于1638年开工。在尼科洛·科托讷统治期间(1663—1680年)，著名的军事工程师安东尼奥·毛里焦·瓦尔珀加被请到马耳他设计规模巨大的科托讷防线。这项工程奠基于

1670 年，它最后不仅把三镇和马尔格里塔防线包围在内，而且把村民一旦受到袭击时可以前去躲避的一大片掩护区也包括其中。这套设计还包括在大港口修建一座里卡索里要塞，这是以一个为科托讷防线捐赠大批款项的骑士的名字命名的。

十七世纪后半期，根据西班牙国王派驻西西里的军事工程师唐·卡拉斯、德·格鲁嫩贝尔的建议，在圣安格洛要塞增修若干新的工事，于是这个堡垒大大加强。

十七世纪期间，列岛沿岸修筑了一系列堡垒及了望站。

十七世纪六十年代，骑士团把医院加以扩建，附近设立了两所同样的机构：一所为妇女而设，另一所则专收容绝症患者。

虽然瓦莱塔的多数教堂都修于从建城时期起到大约 1620 年这段期间，但许多在后期都经过扩建与装璜。瓦莱塔的早期教堂后来几乎都饰以巴洛克[1] 式门面。只有圣约翰修会教堂是一个显著

---

①巴洛克，Baroque，文艺复兴后期的一种流派。在建筑上一译为“变态式”。其特点装饰繁复，追求奇特，利用光形变化和大量曲线和曲面造成强烈的动态感，以引起人们的惊讶。——译者

例外，仍保留着原来简朴庄严的外貌。但骑士团的主要教堂却扩建了。十六世纪末增建了一所圣111器室，后来为求对称，又在正面南侧增建了一所祷告厅。直至十七世纪中期，圣约翰教堂的内部仍然保留着一种严峻的风貌，与外观完全一致。后来在尼科洛·科托讷统治期间（1663—1680年），那不勒斯艺术大师马蒂亚·普雷蒂受命将其内部加以装饰。普雷蒂将墙壁饰以精致的雕刻，天花板上则饰以一整套华丽的有关施洗者约翰生平的油画。

十七世纪前期发生了另一重要的宗教事件：马耳他主教及其宫庭从比尔古迁入1622年在瓦莱塔兴工修建的新宫。这一迁移表明此时瓦莱塔已被公认为岛上最要重的中心城市，而不仅是一个与世隔绝、专供骑士团过豪华生活的高等场所。

十八世纪期间，瓦莱塔的发展与过去相比，大为趋向世俗化。1731年至1732年，在今日的剧场街上修建了马纳耳剧院。后来，在这一世纪里，又修建了一所大图书馆。平托团长（1741—1773年）再次把宫殿加以修饰，并将中心街道上的大量房屋拆除，另建官邸。这一发展使中心地

区及周围地区在人口密度上对比更加鲜明。

随着马耳他列岛贸易的扩大，货栈在大港周围诸城镇中所占的面积越来越多。瓦莱塔的货栈集中于城内靠大港一面，主要在海岸一带，但也有一些位于距海边不远的城区。

十七世纪中期以前，瓦莱塔的海岸地区很少加以利用，只是在德耳·蒙特门以下（见插图5上）有一个小码头供往返于瓦莱塔与三镇之间的小船停泊。德耳·蒙特码头位于一个圆形的人造小海湾之中，这是在原先为了使城墙推离海岸而削去的岩石中开凿出来的。显然，要塞位置的后缩，并不是为了留出地盘来修建码头。插图5上表明，最初只是想在瓦莱塔城墙之外环以海水充灌的城壕，此类障碍要比海本身更为有效，因为它能迫使敌方无法将各种攻城器械借战舰之助逼近城墙。许多迹象表明，在瓦莱塔周围数处，都曾动工开凿城壕，却没有一处完成。所以在十七世纪前期，瓦莱塔城墙前面剩下一片石坪，宜于修建商业性的建筑。最早开始利用瓦莱塔这些条件的，似乎是拉斯卡里斯团长（1636—1657年）。他从德耳·蒙特门至由城下伸入大港的一个海岬

112

之间，修了一整排货栈。这一工程完成后，拉斯卡里斯又开凿了一条隧道穿过海岬直通海岸前沿，在此又修筑另一码头，至今仍以他的名字命名。此外，又修了另一排货栈。尼科洛·科托纳（1663—1680年）扩建了码头，又建了一批货栈。后一任团长格雷戈里奥·卡拉法（1680—1690年）亦为奠定他所设立的基金大量投资。他与后来的拉蒙·佩雷洛斯（1697—1720年）一样，继续兴建货栈。马纳耳·德·维累纳（1723—1736年）更沿着弗洛尔亚纳防线大港一侧将货栈区继续扩展。平托团长（1741—1773年）又增建了一大批豪华的货栈。于是从德耳·蒙特门直到弗洛尔亚纳防线一带成为一片货栈区。为了适应这一带的需要，还在拉斯卡里斯隧道口外建立了一所庞大的海关办事处。

马萨姆希特港虽有若干不利条件，仍有许多船只往来。港内有一海岛，即后来称为马纳耳岛的，在骑士团统治的大部分时期一直用作对来自可疑地区的旅客及货物的检疫站。由于贸易发展，岛上检疫性货栈的数目随之增加。瓦莱塔的马萨姆希特港沿岸也建立了若干货栈。

瓦莱塔在十六世纪后期的迅速扩张，对周围城镇产生了不利影响。比尔古、森格莱阿以及博姆拉都曾一度萧条。但随着岛上经济的恢复和人口的增加，港口周围各城市又开始迅速扩大。因为骑士团无力建成瓦莱塔船坞与火药厂，只得让舰队继续以战舰湾(位于比尔古与森格莱阿之间)为基地，从这时起，首都即以大港为界分成两部份，二者相辅相成，同时得到发展。但在十六世 113 纪后期，这种发展肯定很不明显。1571年骑士团自比尔古移居瓦莱塔时，三镇必然由于骑士府及若干服务行业的迁出而受到影响。骑士团医院在1575年移往瓦莱塔。随着十七世纪前期经济活动的开展，三镇人口也开始迅速增加。但这一增长并不平衡。从附表中可以看出，人口开始迅速增长的首先是森格莱阿。该城建于十六世纪五十年代，原址一度为克劳德·德拉森格勒的花园和游憩之地。城内一些早期建筑物十分简陋，但在十七和十八世纪期间，森格莱阿许多居民靠海上劫掠或贸易经商获得巨额资产，钱财大量流入，转为不动产，于是该城得以迅速发展。当时海上活动日益频繁，使森格莱阿在其他方面也得到好处。

至十八世纪初，以三镇为中心的航运十分繁荣，战舰湾及其沿岸已容纳不下，于是由维累纳团长所设的基金拨出款项沿法兰西湾的森格莱阿海岸修了一道防波堤。接着，货栈与船舶修理设施便在海面与要塞之间的空地上相继出现。结果城内某些地区拥挤不堪，本来的棋盘形街道周围全成了贫民窟。直至今日，虽然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轰炸的破坏而进行过广泛的重建，森格莱阿城内仍留下大量破烂不堪的住房。

十八世纪初，森格莱阿在经济上已经成为三镇中最繁荣的城市，该城绝大部分市区也远较博姆拉和比尔古美观。十八世纪前半期的比尔古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即“营造欠佳”。骑士团统治期间绝大部分马耳他城镇与半城半乡地区中某些区域都是人口过于密集，问题重重，而比尔古更集其大成。比尔古的纵横交错极不规则的中古街道格局，虽在骑士们到达后的紧张重建时期中也未能得到多少改变，如今自然造成许多困难。

比尔古的人口在十六世纪末与十七世纪最初几年中显然增长十分缓慢。但随着战舰湾海运活动的扩大，城内居民逐渐增加，全区人口开始过

表二　大港附近的马耳他城镇人口估计

114

	瓦莱塔	比尔古	森格莱阿	博姆拉	弗洛尔亚　纳
1575年	—	—	—	1200	—
1590年①	3397③	2568	1602	1288	—
1614年	10744④	2551	2709	1396	—
1617年	11185④	2811	3019	1543	—
1632年	8601③	3063	4049	2778	—
1658年	9219③	3192	3730	2662	—
1670年	—	3000	3750	2877	—
1674年	12144	—	—	—	—
1680年②	8038③	1900	3138	2400	—
1741年前后	—	3600	—	—	—
1772年前后	20780	3766	5539	7112	—
1829年	21631	4566	5102	9429	5666
1861年	25162	6414	6887	11120	7871

注　①十六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发生饥荒和瘟疫。

②1676年发生瘟疫。

③只计马耳他人，不包括骑士团、奴隶与舰上人员。

④只计马耳他人、奴隶与舰上人员，不包括骑士团人员。

剩。骑士团遂于1634年命令不准私人在森格莱阿及比尔古修建住宅。这一措施虽能防止建造新房，但却不能克服原有的过分拥挤状况，也不能阻止人们把现有房屋让出一部份供他人居住，连骑士团在比尔古原有的医院也于1645年分出去一部份作住宅。房产的进一步分化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现象。

1666年，骑士团再次禁止居民迁入瓦莱塔与115三镇，以求消除海港地区日益严重的拥挤状况。这些措施只起了部份作用。无论采取何种措施，城内已有的人口仍然不断增长。

人口过分拥挤在治安、贸易及公共卫生方面引起的种种问题，更是人所共见。1676年发生瘟疫时，人口过密的比尔古死亡率比岛上其他任何居民点都高，是不足为奇的。

骑士团海军的大部分造船、维修、供应及行政等等建筑物都在比尔古战舰湾海边。这些机构的业务活动乃是城市经济生活的主要推动力。

博姆拉（亦称科斯皮夸）的发展成为城市，看来很可能是在骑士团统治的早期。当时比尔古在接近陆地一面兴修城防，因而已无再发展余地，

于是促成博姆拉的发展。这一郊区的出现，对于比尔古与森格莱阿两城的城防显然不利，后来事实证明果然如此。博姆拉在大围攻前夕及围攻期间均惨遭蹂躏。但这一居民点似乎恢复颇快，至1575年城内居民已达到一千二百人。骑士团的军事工程师对于博姆拉紧紧靠着城墙一事一直担忧不已，直至十七世纪四十年代马尔格里塔防线建成后，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博姆拉的一端一直延伸到战舰湾尽头处，各种各样的海上运输业务一向便是城内居民主要生计之一。

在骑士团禁止比尔古与森格莱阿增建私人住宅前不久，曾采取一项更富于建设性的措施，以求缓和大港地区的人口密集问题。1626年德·保罗团长下令在三镇以西建立一座新城。虽然采取了某些措施来吸引马耳他人，但他们似乎无意在这一块块棋盘形的市区购置土地，原因很可能是由于这座定名为保拉的新城距离当时的中心城市较远，而且毫无防御设施。保拉现在已是一个庞大而繁华的居民点，但它主要是在十九和二十世纪发展起来的。

十八世纪时，骑士团规划建设一处新的郊区，这一次较有成效。1634年保罗·弗洛里亚尼来到116马耳他，察看了瓦莱塔的防御工事后，建议横贯塞伯拉斯半岛的最狭处修筑一条新防线。这一工程称为弗洛尔亚纳防线，开工不多久即行中止，又决定另修一条围绕三镇的马尔格里塔防线。还决定要加强瓦莱塔现有的向陆一面的防御工事，并将弗洛尔亚纳防线已修成部分拆除，将石头拍卖。但在1640年，弗洛尔亚纳计划再次被批准，工程重新开始。当时曾提及瓦莱塔可以向两条防线之间的地区伸延发展，但在此阶段却未采取任何措施来促其实现。瓦莱塔城内住房紧张，情况继续恶化，骑士团执事会于1672年决定在弗洛尔亚纳防线以内建立一处郊区。此后不久岛上发生瘟疫，死亡人数达几千之多。及至瘟疫扑灭时，已无必要修筑新城解决城区拥挤问题了。十八世纪二十年代，人口逐渐恢复，建立新郊区的问题随之再次提出。1717年作出规划，据此在博姆拉扩建了一片市区。1724年，一个委员会又按以下观点审核了开拓弗洛尔亚纳郊区的提议：新建房屋是否确有必要？此计划对骑士团与马耳他人民

是否有利？防御工事的效能是否会因此削弱？委员们对前两点很快就得出满意的答案，而在“深思熟虑”之后，认为如能采取适当预防措施，也不会削弱防御工事的效能。

委员会于1724年提出报告后不久，弗洛尔亚纳很可能即开始修建。至1728年，棋盘形的街道布局已经设计完毕，而且至少有一个街区已修成。教区教堂于1733年动工，至1766年时新城中已建成二十个街区。1766年时民兵名册上的弗洛尔亚纳人已达四百名，当时郊区人口数字亦可由此略见一般。

弗洛尔亚纳至今还保有许多十八世纪城区风貌的特征。城市入口处横跨着一座巨大的凯旋门，街道宽阔，营房、纪念碑与花园的布局都给人以宽敞之感。

骑士团统治期间，马萨姆希特湾北岸发展较慢。直至进入十八世纪以后很久一段时期，这一 117 地区的建筑物仍不过是充作检疫站的马讷耳岛上原有的几座。以前曾多次有人倡议在岛上设防，但直到马讷尔·德·维累纳统治期间（1722—1736年）才建起一座要塞。工程于1723年9月

动工，1732年完成。在马纳耳堡修筑中，又有不少人提出在位于马萨姆希特港口上与圣埃尔莫遥遥相对的德拉加特岬修筑一个要塞。这一计划还包括在防御体系内修建一座新城。这些工程一直推迟到十八世纪末才进行，而且只建成一座蒂涅堡。

与港湾周围城市迅速而广泛的发展适成对比，马耳他与果佐岛上一些较老的内陆城市却没有繁荣起来。瓦莱塔的兴起，骑士团对于马耳他事务的控制的不断加强，以及在海港城市设立另一个“尤尼佛西塔”，凡此种种都促使英迪纳丧失其原有的地位及作用，人口也随之减少。这个城越来越被忽略，及至旧城的防御工事全部倒塌，许多马耳他人便迁往较安全的地区。至十六世纪末，骑士团决定英迪纳全部居民免服兵役，企图以此办法制止这种城市衰落、人口递减的情况。这种特许没有引起什么反应，人口仍继续外流。十七世纪初，几处修道院也从英迪纳迁往比尔古，一所修道院为自身的迁出作辩解时说，英迪纳已成为一片荒无人烟的废墟。

1644年，土耳其的进攻迫在眉睫，而这座故

都却仍毫无防御，骑士团决定予以舍弃，把城防部队和大炮撤到海港城市。在这个关键时刻，马耳他人起而维护自身的权利，他们坚持要保住自己的故都。经过一番斗争——骑士团的若干士卒与马耳他妇女都参加了——英迪纳终于修复。

1693年西西里发生地震，造成重大破坏，余波所及，马耳他也受到损失。西西里的叙拉古与卡塔尼亚有数百人死亡，诺托城整个毁灭。在马耳他，大港沿岸的城市受害较轻，阿拉冈分团的教堂尖塔倒塌了，买卖街的盖苏教堂损坏严重。一般说来，地震的影响主要限于个别建筑，但英迪纳城相当大的一部分受到严重震动。诺曼天主[118]教堂（估计与宏大的西西里诺曼天主教堂颇相类似）倒塌了。城内许多建筑物均遭损坏。对这个原来已趋没落的城市，这是一次沉重打击。1697至1702年间，马耳他建筑师洛伦佐·加法修筑了一座新的天主教堂。果佐天主教堂和列岛许多其他华美的教堂都是由他建造的。总的说来，英迪纳有很大一部分似乎始终未能修复，而在十八世纪初期，放弃这一城市的论调又甚嚣尘上。但这座故都还是一直保留了下来，而到团长马纳

耳·德·维累纳执政期间(1722—1736年)，由于他对马耳他人的事务与英迪纳的市政倍加关切，于是该城的大部分得以重建。1723年至1728年间，防御工事全部改建修复，城内街道布局重新作了某些小的变动，并建立了整套的公用建筑。主教也在英迪纳建了一处新住宅和一所神学院，而团长则修了维累纳宫。纠腊提府与长官府也于同一时期兴建，以供民政机构之用。虽然这段重建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这座城市的元气，也恢复了它的作用，但英迪纳一直未能重新获得其本来的重要地位。直至今日，它仍然只是一座偏僻安静的城市，具有不少别致的中古屋宇和一些优美的十八世纪建筑物，引人入胜。

在骑士团统治期间，果佐岛上的卡斯特洛城也日趋衰落，其命运与英迪纳颇相类似。十六世纪末以来，地中海地区的许多中古山城事实上都处于衰落状态。

果佐岛的防御一直是骑士团始终未能彻底解决的问题。在骑士团统治的初期，果佐岛不断受到袭击，大量居民被掠为奴隶。1551年它曾遭到大规模的袭击，人口大量外迁。除此之外，它在

1560、1563、1572、1574、1582、1598和1599年都曾遭受过类似袭击。

果佐岛的中古都城卡斯特洛的位置在许多方面都与英迪纳相似。卡斯特洛象英迪纳一样，也有它的拉巴特，而且也是"尤尼佛西塔"所在地。在骑士团统治下，英迪纳和果佐岛上的卡斯特洛有着相似的历史：二者皆陷入衰落状态，失去了原来的重要地位，并在很大程度上遭到抛弃。所 119 不同者，卡斯特洛几乎直到今日仍是一片荒凉，城内只有一座由洛伦佐·加法修建的华美的天主教堂、几所公共建筑和前几个世纪遗留下来的断壁颓垣。

在骑士团统治期间，多次有人主张将果佐岛的卡斯特洛放弃，另筑一座海岸要塞以防守这一北方岛屿。1643年选定马尔萨丰作为新要塞的城址，而骑士团却未能筹集所需款项，很可能别处需款尤为急迫。当瓦尔珀加前来列岛设计科托纳勒防线时，这种议论依然盛极一时。瓦尔珀加来到果佐岛，对在马尔萨丰建立新要塞的可能性加以权衡之后，否决了这一主张。

十七世纪二十年代，蒂涅爵士在腊斯塔法耳

之上设计了一座小型要塞，俯瞰着马耳他与果佐之间的海峡。但由于缺乏款项而推迟修建。直到1749年，昌布雷爵士自愿为蒂涅设计的工程提供经费，于是迅速动工，直至1761年才全部修竣。城堡既已筑成，棋盘形的街道规划也随之作出，于是开始向公众出售土地。但是人们对这座城并不热心，这很可能是因为这时已无必要居住在虽然安全但不方便的地方。昌布雷要塞因之未能发展成为城市。

圣约翰骑士们所关注的并不限于城镇及城内建筑，在他们统治期间也建造了一批堂皇的乡村别墅。瓦莱特执政期间(1557—1568年)，在现今称为波斯契托或布斯凯特谷的地方修了一处小猎舍。其后二百多年间，这个设有花圃、园林和猎场的山谷吸引了许多骑士。马耳他狩猎条件极其不佳，但却是很良好的放鹰之地。马耳他列岛是往来于欧洲与非洲之间的候鸟的落脚处，因此尽管鸷鸟猖獗，春秋两季，鸟源始终非常充足。除此以外，马耳他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养鹰中心，骑士团同意向西班牙王室缴纳的年贡即为一头马耳他猎鹰。

瓦莱特团长就是利用这些条件才建造了一所 120
猎舍及若干马厩。及至韦尔达尔统治期间(1581—1595 年)，这些简单设施已不敷使用，于是他命令吉罗拉莫·卡萨尔在猎舍附近设计了一座设防的夏宫，名为韦尔达拉宫。德·保罗就任骑士团团长后(1623—1636 年)，对于以韦尔达拉宫作为乡居之所感到不满。很明显，德·保罗醉心社交，对偏居远离瓦莱塔足有七英里，乘马车也需一小时以上的地方，哪怕一年之中不过几个月，也觉得难堪。这位团长已在阿塔德附近拥有一座小别墅，他决心将其扩建为圣安东尼奥宫。新居四周环以形式工整而结构复杂的花园，园中密植柑桔，池塘内饲养着从西西里运来的鱼类。后来，圣安东尼奥宫成为英国总督府，现今则为马耳他总督官邸。

骑士团不仅在城市周围建起强大的防御工事，还在列岛沿海边远地带修造起一系列堡垒和了望站。

骑士团初到马耳他时，沿海几乎全无防御工事。大围攻前，骑士们曾采取措施在马萨希洛克修建若干要塞，并在大断层的最主要隘口修筑了

一些堡垒。断层系—优良天堑，骑士团起初无意对它以北的地区加以防守。大围攻后，虽感到有必要设立海防，但全部基金已悉数用于兴修大港周围各要塞。沿海一带只组织了少数马耳他人进行防守，他们只能遇事报警，但却没有可以据以击退来犯之敌的现成工事。直至十七世纪才开始修建系统的海防工事。用马丁·加齐斯团长（1595—1600 年）所留下的专款在果佐岛的伊姆贾尔修筑了一座小堡垒，以资守卫这一登陆地点以及科米诺海峡。其后一任团长阿洛夫·德·威格纳考特统治期间又在列岛周围的较大海湾修建了一系列坚固的海岸堡垒。马萨希洛克的圣卢西安要塞一121 经建成，立即发挥了作用。1614 年 7 月，一支庞大的土耳其军队企图在海湾登陆，当即被击退。进犯者再次企图登陆，这一次是在马萨斯卡拉。该地既未设防，土耳其人于是得以上岸，使泽通周围的乡村横遭洗劫。事后，便在马萨斯卡拉修筑了圣托马斯要塞。大港南岸也修筑了另一堡垒，即今日的里卡索里要塞。还在圣保罗湾及科米诺修筑了一批海防工事，马萨尔丰可能也筑有堡垒。科米诺这一小岛自骑士团来到后，即为居民所舍

弃，但既然筑起堡垒，便有少数农家在此落户，铲除树丛，开垦了小片耕地。

1614年土耳其进攻所引起的战争恐怖时期过去后，列岛趋于安定，但在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又出现了一些情况，引起对土耳其进攻的强烈恐惧，而且事出有因。在此期间，瓦莱塔的陆地防御加强了，弗洛尔亚纳及马尔格里塔两防线也开始修筑。拉斯卡里斯团长还决定修造一批设有工事的了望塔，以使海防更臻完备。拉斯卡里斯的继任者德·雷丁团长（1657—1660年）继续奉行这一政策，并自己出资修了十三所堡塔。从威格纳考特到德·雷丁这一期间，所筑的海岸堡塔及堡垒共有三十座左右。它们至今仍构成列岛沿海风貌的一个特色。

在由于威尼斯丧失克里特岛而引起的十七世纪七十年代的战争恐怖期间，马耳他的防御准备集中于科托纳勒防线的修建上，没有增修新的海岸堡垒。

1720年前后，土耳其再度准备发动进攻，据当时文献记载："其意不在于围攻，而在于对乡村进行侵扰和蹂躏"。于是骑士团详细视察了海防工

事，决定增修角堡和炮台以加强防务。大规模的兴建由此开始了。长期以来这些堡垒虽然由于海潮冲击，植物滋生，颇多损坏，但遗迹至今历历可见。许多堡垒和了望塔之所以损坏不大，主要是由于后来被纳入英国在列岛所设立的防御体系，因此得以保存下来。

修筑角堡的热潮之后，在海防方面开始采取若干奇特的措施。1723年在比较容易登上果佐岛的几处海湾，开始了一项向海中抛投巨石的工程，希望借此触漏运送部队登陆的船只。

122

十八世纪四十年代，所谓“福加扎”传入列岛。其装置是在登陆地左近的坚硬岩石上精心凿出一个具有特定形状的石穴，穴中装填火药及各种能发射之物。如果把引信点燃，沿岸就会碎石横飞，借以大量杀伤来犯的敌人。

大断层以北和以西地区的防御始终成为问题。因为这一地区极易从海上入侵。海湾互相环抱，自此湾登陆即可包围彼湾的侧翼，反之亦然。加上本区交通不便，所以海岸颇难防守。鉴于这一系列问题，最理想的解决办法一直是舍弃北部，集中力量在大断层设防。沿断层主脊，至今犹有

数套防御工事的遗址，其中有一座古罗马堡塔的残迹，有骑士团筑于十六世纪的了望塔，以及英国人于十九世纪时建成，后又屡经修缮的维多利亚防线。实际上早在英国以前，骑士团就先走了一步，1730 年前后已沿断层主脊修起了一条断断续续的防线。

工业、贸易、财政

圣约翰骑士团初到马耳他时，岛上经济状况十分萧条。列岛所产粮食不足供应居民的需要，海盗又不断直接危害它的经济，截断通往西西里的海路。列岛人口数字不断下降，经济日益衰落。骑士团的到达改变了这种状况，从许多方面促进了马耳他经济的发展。首先，骑士团终于造成一种相对安定的局面，使列岛成为一个比较安全的投资场所。例如，骑士团为私掠业① 提供了稳妥的基

①私掠业，是以私有战舰在战时专门劫掠敌国海运船只和沿海城镇的一种行业。盛行于 1692—1814 年间。船主持有本国政府的执照，以区别于海盗。英、法、西、美等国都曾以此种力量辅助正规海军，以争夺海上霸权。——译者

地，海上劫掠再次对发展经济起了促进作用。其次，骑士团在马耳他消耗的巨款，为马耳他人不但提供了工作，往往也提供了资金。第三，骑士团兴办了一些为它的军事结构所必需的工业，这些工业又促进了辅助性生产活动的兴起。因此可以说，骑士团的军事机构对列岛全部经济产生了影响。

123

从骑士团的观点看，马耳他作为基地缺陷颇多：粮食供应不足，主要军事工业缺乏原料，人口过少无法提供足够兵源，地方市场过小，许多货物的生产均无保证。所有这一切：粮食、士兵、原料和许多工业产品均需进口。由于这种种缺陷，马耳他从未完全成为骑士团的基地。部份战舰泊于西西里，骑士团在那里设有供应基地，舰队出航执行任务前一般都先去补充给养。

由于列岛资源缺乏，经济上的任何发展均需要大量进口以及大量外币。而骑士团恰好拥有列岛所急需的此种外部资源。教团在欧洲的产业是一种投资，每年都将其收益的一部分上缴骑士团在马耳他的总金库。食物的进口，新城的兴建，堡垒与骑士团舰队的开支，主要就是由这些资源和骑士个人的私有资产支付。马耳他虽然从根本

上说来资源缺乏，但却由于西欧需要利用本岛战略位置及优良海港，而从它那里取得某种形式的报酬。

骑士统治的最初几十年中，骑士们都是些高高在上的太上皇，他们并不追求利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日益插手当地的经济活动。造成此种情况的原因不一。首先，事事仰仗进口，在政治和战略上诸多困难。其次，十七、十八世纪期间，欧洲列强日益关注本国事务，对之进行周密控制与管理，而骑士团既然一般反映着欧洲的潮流，也就企图对马耳他的经济加以调整。

列岛在 1530 年至 1798 年间发生过一次巨大的经济扩展，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同样难以否认的是这一进展系由骑士们所促成。骑士团是列岛上超乎一切的最大的、最重要的经济单位。不用说，列岛的经济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团的财政结构。我们虽未充分查阅骑士团的金库记载，但对某些总的根本趋势还是清楚的。 124

1554 年，骑士团的岁收为六万三千斯库多①

①意大利的一种古银币。——译者

（一斯库多约合一先令八便士），而同年的支出，由于庞大的防务预算，竟高达十一万斯库多。其中不足之数可能是用其他资源加以弥补。拉·卡西埃尔统治期间（1572—1581年），岁收增至十二万四千斯库多。虽然支出也达到十二万斯库多，但却不再超过收入。

1583年，骑士团对其资产普遍实行征税，结果收入增至每年十五万一千七百三十四斯库多。从同年的支出细目上，可以看出骑士团的消费内容。每年用于圣约翰修会教堂约为五千斯库多；用于医院每年达一万一千以上；用于宫殿八千以上；三千四百三十一斯库多用于慈善事业；四万另二百斯库多用于骑士团的饮食；九万七千五百三十五斯库多用于战舰。此外，在马耳他本土以外，还有维持使节、金库代办和其他驻外官员的费用。骑士团在马耳他的开支中显然有很大一部分流往国外。用于粮食的款项中一大部分流入西西里，虽然同时也为马耳他的航运业提供了买卖。同样，战舰的费用也有很大一部分用于国外：如奥古斯塔供应基地的开支，购买粮食、木材和从国外船厂购买船只的费用等。资金自列岛外流的

主要根源是由于缺乏地方资源。

骑士团的岁收在十七和十八世纪继续增长。在德·保罗任团长期间（1623—1636年）平均岁收为二十六万九千一百一十六斯库多。支出较此略高。这一时期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战舰掳获（一万二千斯库多）、去世骑士的遗产(三万三千斯库多)、骑士入团费（二万五千斯库多)、奴隶的卖价与赎金(七千斯库多)、欧洲产业的"雷斯蓬欣"(二十一万三千斯库多)。至于支出情况，就比例来说，与十六世纪时大同小异。

至1780年，收入达到每年一百三十六万四千一百七十四斯库多，支出则略低。收入来源并无多大变化，不过此时十七、十八世纪积累起来的基金已对岁收起了很大作用。但是，支出内容却与前略有不同。维持驻外使节与金库代办的费用成了支出的第三大项目，仅次于舰队和堡垒支出。国外使节的费用之大反映出骑士团对于豪华体面的追求，但也起了一些有益的作用。贸易既然扩大，就要求更多的外交活动，而金库代办又是骑士团与马耳他财政机构中一个主要环节。金库代办的任务是将国外资产的收益转往马耳他，以及

交付骑士团在岛外购买货物的款项。金库代办也行使银行分行的职能，其总行则为马耳他的金库。骑士和商人可以将现款在瓦莱塔存入金库，而凭汇单从任何一个金库代办处提款。

人们常说骑士团在马耳他的后期挥霍无度，但从十八世纪后期的账目中却很少看到这种情况。而且，尽管骑士团在政治上已经衰落，但直到1792年它在法国的地产全被没收之时，其财政情况还是健康的。这次没收使骑士团的收入丧失达六分之一。

骑士团投入马耳他经济的款额究竟有多少，这个问题还始终争论未决。据十八世纪末执掌骑士团财政的兰西亚特估计，在他任职期间，每年收入约为十六万四千英磅。而早年的一个英国财政大臣W·H·桑顿则估计十八世纪后期每年为十八万五千英磅。二者相比，桑顿的分析较为详尽而可靠。就十八世纪后期官方在当地的正常开支而言，每年十八万五千英磅可能是一个合理的估计。但这数字并未计入骑士团及其成员的一些特项开支。特项开支可以借款支付，而以骑士团的巨大资产作为抵押。对于欧洲的地产，可能提出

而且实际上也确实提出过特殊需求。而只要土耳其的威胁实际上还存在，便可向欧洲列强勒索捐款。此外，骑士们在骑士团急需之时向来不吝惜在财政上予以资助。这些财源弥补了十六世纪中期多年的财政预算赤字。如果只靠骑士团的收入，瓦莱塔的兴建永远无法动工，但是借着西欧列强的资助，赠送实物、供给劳力，也靠着抵押财产以及骑士们的捐款，这项工程却得以顺利完成。1565年大围攻期间惨遭破坏的马耳他经济，很可能就是由于瓦莱塔的兴建而得以复苏。 126

骑士团的修建项目中有很大一部分并非由其收入，而是由其成员的捐赠支付。骑士们捐款修建的许多出色的建筑不必一一列举，但不妨援引阿洛夫·威格纳考特的贡献作为一个突出的范例。威格纳考特于1601至1622年间任团长，他任职期间慷慨解囊，独力出资三万斯库多修筑了一条引水道，为瓦莱塔供应了足量的用水，他在城内街道上遍设喷泉，修筑了一系列海防要塞，还在阿姆斯特丹建造了一艘大战舰。总而言之，包括临终遗款，威格纳考特对骑士团的捐款几近五十万斯库多。

骑士们除私人捐款外，在骑士团统治的整个时期里，一直过着豪华的生活，住着自己出资建造的华美府第，由成群的马耳他仆役侍奉着。骑士团成员过分奢侈，这种个人的花费使人们根本无法对他们投入马耳他经济的款项作出合理的估计。还有一层必须考虑：这就是十八世纪末时，骑士团的开支与列岛每年的周转金额相比看来为数不大。但在十六世纪情况则并非如此。当时骑士团大力创业，并为列岛全部经济提供资金。即使在十八世纪末，骑士团仍为列岛经济生活中最大的一个单位，而如果没有教团在外国的投资，马耳他根本无力平衡其国外收支。路易·德·布瓦热兰在其 1805 年出版的《马耳他今昔》一书中说："马耳他人口已过于稠密，如无骑士团资助，只赖本身商业实在无法维持。"这一结论是合乎实情的。

骑士团统治时期，列岛制造业的数量与规模大为增长。骑士团初来之时，由于列岛缺乏军事工业，颇感掣肘，因而在早期便开办了某些工业。发展最大的还是骑士团最为关注的涉及军事活动的两大项目，即舰队及大港周围防御工事的建设。

127

骑士团初到马耳他时，岛上虽然很可能已有某些有限的修船设施，却没有造船厂，而至早不过1540年才在比尔古建立一所军备工厂。这一重要军事工业的迟迟开办无疑反映着当时骑士团对马耳他犹豫不决的态度，但这个船厂一旦建立起来，地位就日益重要。一些战舰在马耳他就地制造，一些则向欧洲订货。起初，马耳他船厂规模很小，许多船只似乎均系向欧洲船厂订货，甚至若干日常维修也须在墨西拿进行。其后马耳他的造船设备迅速发展，比尔古船坞在1600年与1636年先后两次扩建。在瓦莱塔通往大港的城壕处，又建起一座辅助船坞。虽然已有瓦莱塔及比尔古两处船坞合力生产，骑士团在十七世纪时仍无力建造它所需要的全部船只，因而仍不得不向马赛、那不勒斯、热那亚、彼萨、墨西拿、土伦、巴塞罗那、契维塔韦基亚和阿姆斯特丹的各船厂订货。一般只在国外建造船身，然后拖回马耳他进行装配。马耳他之所以必须向国外大量订货，部分是由于缺乏造船能力，部分则由于马耳他造船业受到一系列问题的影响。木材来源方面似乎存在困难。骑士团在欧洲地产上虽有大量林木，然而不

但运费昂贵，而且木材被视为战略物资，无论采伐或出口，均不易获得批准。

骑士团本应经营足够的造船厂，以求不仅供应日常需要，且有余力满足危机到来时的额外急需，但却无力做到。这种情况在其他军事工业部门亦然。所以每逢可能发生大规模冲突时，骑士团不得不沿门募化，向欧洲列强乞讨军火供应。这种情况当然不免有时令人难堪，而且当欧洲国家本身卷入战争时，军备更无从取得。

比尔古船厂不但不能及时制造和修理战舰，而且在若干年中规模过小，无力建造骑士团所使用的那种最大型的战舰。直至十七世纪末，比尔古船厂经过扩建，这种缺陷才得以克服。瓦莱塔船厂则在 1685 年毁于火灾。

现役战舰数量时有增减。1530 年为三艘，1562 年增为六艘，而至 1590 年则又减为四艘。在整个十七至十八世纪期间，舰队规模的变动取决于前景是和平还是战争以及骑士团的财政状况。1674 年有七艘战舰，1686 年有八艘，后来由于费用的关系又削减为七艘。十七世纪后期，一般认为战舰的有效寿命为七年。一艘新舰的平均

造价，扣除退出现役的旧船卖价，每艘约为七千四百斯库多。购置新船的费用大部分系由七笔战船基金中支付。

骑士团于十八世纪初期在海军方面改变方针，不再仅仅使用以桨为主以帆为辅的平底战船组成的战斗舰队，而初次购置了三艘圆底帆船。桨帆战舰数量不断削减，到这一世纪中期时，海军已只有四艘这种舰只以及四艘普通帆船，三艘快速帆船。从此海军已开始衰退。及至1765年，船厂已经任务不多，不能充分开工，休闲期间往往奉命关闭。但在德·罗汉团长进行改组时，却于1776年开工兴建一座新造船厂，于1783年竣工。

至1798年骑士团被逐出马耳他时，其海军共有战舰四艘、普通帆船一艘，快速帆船三艘，以及一批小型舰只。这样一支舰队，无论在技术上或是数量上都无法与当时欧洲各国强大的海军相提并论。

在这一工业部门中，除骑士团所经营的造船厂外，私营船厂也占有重要地位。在十七和十八世纪，随着贸易和私掠业的日益重要，商人及海

[129]盗对船只需求日增。许多船只自然购于岛外，但就地制造的数量亦为可观，其中有些舰只载炮达二十二门之多。

骑士团的造船厂一直维持到其统治末年，在1800年时，皇家海军上校鲍尔声称列岛具有“一家规模虽小但却很完善的造船厂”。船厂的存在极为重要，它在马耳他为皇家海军提供了一个初步的修船基地。这些设施后来在英国统治下逐渐扩大，二十世纪中期时船厂雇员竟达一万二千人。

各处城区的扩建以及大港周围的设防，显然推动了建筑业的大发展。人口普遍增加，又引起许多乡村居民点的扩大，因而迫切需要增修住房。

修筑防御工事所雇用的人员数目，虽然随着土耳其前来进攻的可能性的大小而时有增减，但总的趋向还是逐渐增多。

采石业仍分散为许多小的生产单位，主要由私人经营。纳希阿尔与卢卡周围出产特等用石抱球虫石灰岩，全岛广泛采用，称为“弗朗卡”。而称为“臧戈”的较硬的石料珊瑚石灰岩，需求则小得多。只有在“弗朗卡”无法获得或价格高昂的情

况下"臧戈"才用于建筑较差的住房。但某些特殊用项，如生产磨石，对它的需求量还是很大的。十七世纪末发现"臧戈"比"弗朗卡"具有很高的抗潮作用，因而开始广泛用于修筑海滨堡垒的外墙。

骑士团修建堡垒及公用建筑物耗费巨资。但这项支出对马耳他经济的作用因下列情况而有所削弱，首先是奴隶劳动的使用，其次则是有时强迫马耳他人作短期的无偿劳动。后一种办法在瓦莱塔修建时期，及在1644年和1670年间都曾采用。有时属于私人所有的奴隶都被强迫去参加修建。就业机会虽然因此减少，但由于需要长期雇用大量手艺人，地方经济仍然得到好处。此外，堡垒落成后仍需雇用石匠经常维修保养。 130

用于防御工事的资金十分巨大，马尔格里塔防线初次拨款即达七万斯库多；而弗洛尔亚纳防线在开工以后三十年，即1670年时，每月耗款仍达八千斯库多。这些款项并非全部由骑士团国库支付。有些是由骑士私人捐赠，有时也向马耳他人征收特别税，如在1574、1644和1673年即是如此。1673年为科托讷勒防线募集款项达十万斯

库多。一般情况下，马耳他人除为数不大的进口税外，并无赋税负担。

骑士团为了减轻失业，偶尔亦借兴建防御工事来安排就业机会。如果佐岛曾连续两年歉收，骑士团遂于其后的1742年特意动工兴修若干防御工程，以期缓和困难状况。

在骑士团统治时期，建筑业不仅得到巨大发展，所使用的建筑材料和运用的技术范围也随之扩大。1530年以前，马耳他的建筑多为传统的形式，其风格主要取决于所用的建筑石料抱球虫石灰岩的特色。一些较考究的建筑物则反映为受西西里建筑风格的影响。在骑士团统治时期，文艺复兴式、巴洛克式及手法主义①的建筑风格相继传入。建筑业的发展有了更广阔的天地。此外，虽然1530年时地方采石场除“弗朗卡”外产量很小，但至骑士团统治的后期，却开采出若干种其他石料，而且对当地石料的使用显然更是日益精

① Mannerist，源于Mannerism一词，建筑学上译为“手法主义”。十六、十七世纪流行于意大利的反现实主义流派认为，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大师达·芬奇等已是艺术顶峰，后人只要模仿他们的手法就行了。　　——译者

致。岛上所产石料小部份外销，岛上自然也需要进口各种各样石料，供装饰建筑之用。

骑士团统治时期，农村地区的纺织业蒸蒸日上。马耳他从中古即已开始种植棉花，十五、十六世纪时纺织业虽曾一度衰落，但十七世纪时又得到恢复，并于十八世纪期间在经济上取得重要地位。

一般说来，纺织业的生产过程如下：棉花由小农种植，再由他们的妻子女儿纺成纱，然后售于经纪人，由他们或再经过其他代理人予以出口，或转与其他专事织布的人家。此外，当时也生产若干成衣。

在乡村地区，是否从事棉花的种植与加工意 131 味着贫困与小康的分界。棉纺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出口；一旦出口中断，乡村顿时陷入困境。如在1743年就发生过这种情况，当时墨西拿与勒佐两地发生传染病，贸易中断，使那些"经营棉花与其他商品为生者陷入极度贫困之中"。

十八世纪时，由于这一行业人数之多及所赚外汇之巨，棉花地位举足轻重，以致必须制定法规加以管理，以求保护国家利益。1733年，马赛

方面对棉纱质量提出过一次抗议，当局担心当地棉纺业信誉扫地，于是便采取了种种措施，对棉纱质量加以监督。实际上规章早已颁布，但商家设法规避，于是又进一步严格规章，堵塞漏洞。稍后，1735 年发布了关于出口棉花打包规格的规定，数年后又对质量实行更严格的监督。规定棉花出口前须经官员检查，务必打成标准件，一包之中棉花质量必须同一，污染水湿者均予没收，所有棉花的数量与质量均须申报，虚报与错报均予严惩。所定标准一律由官方仓库监督执行，出口棉花均须通过这一关。为数众多的小生产者的产品数量与质量各不相同，问题层出不穷，唯有通过这种监督，方才得到解决。

另一方面，棉业也受到认真保护，常用规章对棉花的进口加以控制，以保护本地棉农。保护法规常常修改，有些年份根本禁止进口棉花。但此举偶而也产生问题，因为当地所产棉花不能经常保证纺织业其他环节之需。缺货引起投机，于是骑士团不得不对价格实行控制，最后只得采取措施，调查当地种植者的当年产量，以便掌握必要情况，对进口加以调整。原棉既是纺织业的基

础，一律禁止出口。

由于缺乏足够数字，我们对扩大棉花生产的时期与速度尚难确定。从立法数量的多寡可以看 132 出，棉业在十八世纪时较之十七世纪远为重要。存留下来的少量海关记载表明，它在十八世纪末仍继续扩大，虽然当时产品在某些欧洲市场上销售已日益困难。除棉纱外，也出口一定数量的布匹与成衣。

据前英国行政官员海军上校鲍尔估计，十八世纪末每年棉花出口总值约为五十万英磅。柑桔居第二位，每年约达二千英磅。鲍尔对棉花出口总值的估计无疑偏高，但其数字却足以表明棉花在马耳他出口贸易中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

英国取得列岛控制权时，棉业已处于衰落状态。法国市场与西班牙市场分别于1798年和1800年对马耳他棉花实行关闭。1801年英国宣布瓦莱塔为自由港，这就更加引起了美棉与埃及棉的竞争。而英商一旦到达，英国棉制品自然也随之而至。

除棉织品外，还有数种其他的纺织品生产，并有一系列辅助性企业。当地也生产某些染料，

自然需要有大量制造纺纱及织布机的工匠。

列岛也生产毛纱，这种工业的兴起，不晚于中古，骑士团时期一直继续经营。粗毛纺业从未达到棉纺业的规模，这可能是由于马耳他的地理位置较适于后者的生产。事实上，当地生产的毛料，在1696年以前始终供不应求，船员们只好穿用从西西里进口的衣料。西西里的毛纺厂毁于1693年的地震，1696年时，有两个人向骑士团建议由他们在马耳他建厂生产。有迹象表明这一计划取得了成功。

平托团长统治时期(1741—1773年)，有人建议扩大蚕丝生产。西西里一向以丝绸闻名，人们133希望马耳他起而效法，于是列岛的许多地方遍植桑树，也生产了质量不错的蚕丝。然而不知发生了什么问题，蚕丝业在短短几年内便全部关闭。此外，本地也生产大麻与亚麻，而制帆业的地位也颇重要。

制盐业自诺曼时期起，即由西西里王国王室专利经营。及至马耳他被封为骑士团的采邑，这一权利即由骑士团承袭下来。

马耳他自中古时即开始制盐，梅利耶哈湾一

带似曾有过大量盐池。骑士团到达时，这些设施显然早已废弃，但却在萨利纳湾建立起一批新池，并在骑士团统治期间多次扩建。萨利纳盐池于1798年废弃，但旋即为英国当局修复，在十九世纪初获利极高，至今仍继续生产。

除萨利纳有较大的盐池外，沿海一带都建有小型盐池。十八世纪时还在马尔萨丰及果佐岛修建了一批盐池。骑士团除保有列岛制盐专利权外，也曾将其拥有的部分盐池出租，并批准了一批新盐池的修建。当地产品部分贩运出口，但盐业工人显然为数不多，这一职业毕竟有季节性；蒸发池只能在炎热无雨的夏季从事生产。

骑士团也享有建立风磨的专利权。虽然偶而也将风磨出卖，或准许某一公民建造风磨，但大体说来列岛风磨大部均属骑士团所有。十九世纪初所编制的一分清单表明政府拥有风磨达二十六座。骑士团初到马耳他时，列岛几乎全无风磨，而在他们统治期间却成为当地景物的最大特色之一。

1674年，骑士团开始以科托纳基金在博姆拉、泽布吉、弗洛尔亚纳(两处)、纳希阿尔及祖

里格等地遍设风磨。后来，又在利亚、泽通、古迪亚兴建若干风磨，并在泽布吉建立了第二座。1724年以马纳耳基金在拉巴特、阿尔胡尔、祖里134格、比尔基尔卡拉，以及阿香与泽通两地之间建造风磨。随后几年中又在马耳他建成一座，在果佐建成三座。这些风磨一般都由马耳他磨房主短期租用。

风磨通常都设于村外不远的空地上，与使用它的村庄之间通常有一小段距离，以便最有效地利用风力。列岛所需面粉并不是全部由风磨磨制。骑士团在瓦莱塔的面包坊以及各个骑士府都用驴子磨粉。

列岛还有许多其他小型手工业，通常由一人经营，包括无数金匠、银匠、面包师、裁缝、靴匠、木匠、铁匠及其他工匠。各村似乎也都有面包师、磨房主和铁匠，而较专业化的工匠金——银匠和大量裁缝则集中在瓦莱塔。

参与经济活动的，除工匠外，还有许多商人，有的充当经纪，有的从事令人怀疑的买卖。上文已经提及棉业的组织者，还有一批类似人物，他们构成一个销售组织，为马耳他农业服务，而且

很可能为它提供资金。

瓦莱塔市场上，座商小贩比比皆是。当局认为后者有碍社会安宁，时常采取措施加以取缔，但均不能持久贯彻。

渔业在骑士团时期没有太重要意义。沿海一带村落极少，从事渔业的人数寥寥无几。

1530年，列岛对外贸易微不足道，出口只有棉花和茴香，进口则只有食物。骑士团的来到促使贸易迅速增长，因为它的组织较为庞大，而且正在大量投资开发马耳他以适应当时军事需要。大量物资从欧洲运来，出口也迅速增加。随着骑士团战舰横行海上，就有成批奴隶被贩运海外。还有关于允许穆斯林回乡凑集赎金情况的资料记载。与北非沿海各地的贸易或则恢复或则发展，给商人发放安全护照的事亦有记载，其中有些是希望自北非来马耳他经商的穆斯林。但是，列岛 135 贸易的特点却取决于来自西欧的大量进口。多种多样的货物源源运入，往往连一些很简单的物品也需进口，充分表明当地生产能力之低。例如，铁钉和通心粉似乎也要进口。绝大部分进口货物似乎都经由西西里港口转运。

在骑士团统治期间，马耳他作为一个贸易中心，具有若干不利条件。海盗出没可能是其中之最，特别是周围海面上的北非海盗。其影响之大，有时足以使马耳他的食物供应陷于中断。例如十七世纪末，马耳他与西西里之间的海峡中海盗成患，不得不派遣特种武装护航舰艇游弋其间。1695年专为此目的而武装了一艘“塔丹”船① 和一艘双桅帆船。这一年晚些时候，又为此派出另一艘“塔丹”船。而船运损失仍不断增加，粮食供应愈形匮乏。1696年时，不得不派遣舰队从西西里运输给养。次年夏天，骑士团协同威尼斯海军参加一次海战时，就只能派出五艘战舰，另外两艘则留为巡逻之用。这一措施起了一定作用，及至夏末，海峡恢复安宁。这一插曲虽属特例，但却足以说明，这是十九世纪初英国海军肃清这一带的“东方刁民”以前使马耳他贸易受害极大的一个问题。

以马耳他为经商基地的最大不利，是本岛在许多方面主要依靠西西里岛供应。这种依赖常为

①塔丹船，地中海沿岸的一种小帆船。——译者

政治目的而被利用。拉斯卡里斯团长任职期间（1636—1657年），法国与西班牙之间发生战争，后者担心被法国人所支配的骑士团支援法国，就曾以中断贸易施加压力。1712年，西西里各港都曾一度对马耳他船只封闭。1753年，凡属悬挂马耳他旗帜的船只均不得进出西西里王国的港口或在海岸停靠。后一事件不仅对商人立即产生巨大影响，而且使乡村地区顿时失去棉花主要销路。但这一中断也不完全是坏事，因为马耳他由此建立了与北非的贸易联系。在前一个世纪时已经从突尼斯得到谷物，而且总的说来，有关马耳他与伊斯兰教国家的贸易的记述之多是出乎意外的。马耳他与突尼斯在政治上也逐渐有所联系，如在1735年突尼斯总督对于海盗利用斯法克斯和突尼斯对商业造成的危害忍无可忍，曾寻求教团协助剿除。 136

另一主要问题则是瘟疫。虽然这是一切港口所共有的问题，但马耳他由于地近北非和近东，更易于经常传染瘟疫。任何海港一旦发生瘟疫，都必须封闭。因此每逢马耳他或西西里港口瘟疫流行，都对马耳他贸易带来灾难性后果。在马耳

他，每当发生疫病，食物供应即被切断，饥荒接踵而至。1591 年与 1676 年大瘟疫期间的情况就是如此。1591 年发生瘟疫后，直到 1594 年初贸易才重新开放。

在十七世纪期间，马耳他的贸易虽然仍以进口食物及出口棉花为主，已有一部分商人开始将此岛用作贸易基地，蓖购货物，转销他处。但这种贸易未能发展，因为非经报关并缴纳重税，不得将货物从一船转卸到另一船上，亦不得在岸上存放。十八世纪时，情况有所改变。马耳他开始变成一个方便的"列万特地区贸易中途站"，大批商人将货物在本岛存栈，或在此接受船只检疫。1733 年，货物转手税率由 $6\frac{1}{3}\%$降为 1%，存栈货物的税率也大致相仿。当时甚至有人力图将马耳他辟为自由港。

除外地货物集散及转售运销的贸易外，马耳他也出口当地产品，种类颇多，包括棉花、地衣、柑桔、檸檬、石榴、种子、石头以及加里马① 的灰等。但除棉花外，数量均微不足道。

---

①加里马，Kalimagnum，原意不明。——译者

总之，十八世纪后半期的马耳他贸易，虽然对当地经济有所促进，但与十九世纪初的发展相比，还是很小的。许多船只来到本岛，只是因为这里检疫手续方便，而且费用比较低廉。存栈与转运贸易中可能有很大一部分就是由此促成。船只既然已在马耳他停泊，由欧洲和列万特各地运来的货物，自然就在此卸货，以便存栈或改装其他船只。而一旦不再必须在此检疫，船只也就不需在马耳他停留。 137

以马耳他为基地的航运，也涉及另外一种奇特的“买卖”。长期以来，海盗行径就与列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及至十七世纪，已发展成为一种组织严密而又有利可图的企业。许多船只不仅从事贸易，而且一遇机会就从事私掠活动。

十字军事业在许多方面实际上不过是从事私掠的一种合法幌子。骑士团来到马耳他不久，骑士们就为谋求私利而开始出资准备船只外出巡海，袭击伊斯兰教国家货船，掳掠资财。韦尔达尔团长(1581—1595年)即曾为此目的购置一批私有战舰，进行这种勾当，从中积累起一笔巨额资财。若干普通公民立即效法马耳他的高贵的统治

者所为，这种活动由此蔚然成风，迅速发展。至十七世纪初，已有大量船只以马耳他为基地进行海盗活动，骑士团为了便于管理，曾于1608年发布许多规章。

有关“海盗”的法规虽然屡经修订，实质上仍很简单。袭击伊斯兰教国家航运的船只都在马耳他取得许可执照。这就使它们取得国际法的保护，船员也不致被控为海盗而受审。此外，骑士团还在马耳他备有基地设施供其使用。一切掠获品均要求在马耳他出售，骑士团则从所得款项中抽取10%作为交换条件。

当穆斯林亟力扩张而为各国所畏惧时，这种作法是极为应时之举，但穆斯林一旦与中东诸国建立起正常贸易关系，这种情况自然无法继续存在下去。列强——特别是法国——开始与土耳其进行贸易时，即对骑士团施加压力，要它取缔私掠。海盗活动乃于十八世纪迅速衰落，但在十七138世纪时，海上劫掠却是列岛的一项重要行业。当时的船主有三等人，首先是骑士团成员，第二类是马耳他人，第三类则为就便利用马耳他为基地从事活动的外国人。这最后一类包括法国人、科

西嘉人、托斯卡纳人以及其他外国人。虽然各地的冒险家也都经过种种渠道涌上贼船，但大部分船主所雇用的船员主要还是马耳他人。马耳他是一个重要的私掠业中心，但却绝非从事此种海上生涯的唯一港口。若干北非的穆斯林海盗中心在这一行业中同样赫赫有名。此外，某些西西里港口，特别是墨西拿，也和其他一些意大利港口如那不勒斯、来亨① 一样，无不参与这种活动。一般以意大利港口为基地的私掠船，每逢情况有利时，也偶而使用马耳他。

当时有一个以马耳他为基地进行活动的海盗船长，名叫阿隆索·德·康特雷拉斯，他有一部自传一直流传至今。书中对海盗生活提供了饶有兴味的资料。阿隆索在 1582 年生于马德里一个虽然赤贫但显然是门第高贵的家庭。他在过了一段充满闹事斗殴的早年生涯之后，由于抢劫和杀人罪在那不勒斯受到通缉，因而来到马耳他。当时确有这么一种冒险家，他们出身贵族，但两手空空，几经流转，终于来到马耳他加入骑士团，而

①来亨 Leghorn，现名里窝那 Lirorno，意大利西部港口城市。——译者

他正是此中的典型人物。画家卡拉瓦焦①也是于大约同一时期在一路与人打架斗殴，一路被追捕的情况下从意大利来到马耳他的。阿隆索是一位颇有本领的头领和武士，作为一个海盗船长，他很快就为自己挣得了几分名气。这虽然是他的自述，但看来确实如此。阿隆索数次自马耳他出海行劫，惊险事件层出不穷，他曾对这些经历加以记述。其中有一个故事很能说明海盗所经历的风险和所获的利益，特转述如下：阿隆索自马耳他启航，与同伙来到列万特一个小岛。一艘希腊双桅帆船正在此避风。阿隆索怀疑船上载有土耳其旅客，当即拷问全体船员。当他正要处死一个希腊人的儿子时，船上承认载有三个土耳其人，此时正藏身岸上。这是一大宗财富，因为他们不仅带有贵重货物，而且其中之一颇有资产，从他身上可以勒索巨额赎金。于是很快就赎金进行谈139判，最后同意定为三千塞昆②。这个土耳其人家居雅典，赎金商定在该城附近交付。到达该地以

①卡拉瓦焦 Cararaggio(1565—1609年)，意大利画家
——译者

②塞昆，Sequin，意大利古金币名。　——译者

后，竟发现这个土耳其人乃是一位显要人物，当地总督亲自出面安排将他开释，甚至保证发给阿隆索一张通行证。在筹集赎金期间，岸上大张宴席，安排种种娱乐。这时，适逢一个当地伊斯兰教战舰司令乘坐一艘大战舰来到此处，竟然也参加了这一宴会。这一切似乎都说明勒索赎金是一种很正常的事情，并无特别伤感情之处，而且双方都是堂堂正正地进行此种交道，很有几分派头。最后土耳其人交付了讲妥的赎金，还赠给阿隆索一份礼物，他也送了回礼。

这一事件圆满结束后，阿隆索旋即驶到另一个海岛，岛上居民是基督教徒，但却由土耳其人管辖。一伙来自墨西拿的海盗先已在此登陆，綁架了当地牧师，正在索取赎金。这种事情并不罕见，马耳他海盗有时同样袭击基督教徒居住之地。如果这些地方孤立无援或防御较差，则更为难免。阿隆索很快杀掉了墨西拿船长，将牧师送还教民。得到适当报酬以后便启航他去，进行下一次冒险。这次他又从一只希腊小船上掳走几个土耳其人。

此后，阿隆索泊在另一海岛，与同伙分赃。他险些儿被两艘伊斯兰教战舰所擒获。这个私掠

船长全凭巧计才得脱身，但船只却遭到某些损失。远征队接着回到马耳他去过一段放荡生活，纵情挥霍巨额赃款。阿隆索供养着一个贪得无厌的女人，分赃所得，绝大部分用以博取她的欢心，还为她盖了一所房子。

马耳他“海盗”业在十七世纪大部分时期一直十分兴旺。在这一世纪中期，以列岛为根据地的海盗船约达三十艘。但此时已有迹象表明他们已受到若干限制。1647年骑士团被迫禁止他们进入距巴勒斯坦海岸十英里以内的海域，而在1697年这一距离增至五十英里。

十八世纪初，涉及海盗的法律日趋复杂。在140列万特进行贸易的法国船只，即使载有土耳其货物，也不得受到侵犯。不久，土耳其人就设法弄到法国护照，取得同样保护。而希腊人则以基督教徒身分，利用自己的地位为土耳其的贸易及其自身谋取利益。及至1720年，“海盗”业已处于急遽衰落中，虽然以马耳他为基地的船只继续侵扰北非海岸，数量已经极少。

马耳他在很长期间内曾是欧洲最大奴隶市场之一。“海盗”与舰队两者都在自己的活动中掠获

大量人口。骑士团除使用罪犯与“布纳沃利亚”（自行卖身为奴充当浆手的人）为战舰划浆、修筑堡垒和充当仆役外，也使用奴隶。据估计，在十八世纪大部分时期里，马耳他约有二千名奴隶。为了防止叛乱，不论骑士团或私人所有的奴隶都须在特殊牢房过夜。瓦莱塔与三镇都设有奴隶牢房。

骑士团除自身所需劳力以外，尚有多余奴隶卖给其他国家。岛上并有贩卖奴隶的私人企业。英国于1662年至1684年间占有丹吉尔，曾在1672年自马耳他私贩手中购买一批奴隶，供给以丹吉尔为基地的战舰之用。

农　业

马耳他城市人口在骑士团统治期间增长甚速，兴建了大批新的企业。虽然列岛对农业的依赖已较前略差，但就所雇用的人数来说，农业在马耳他企业中仍居主要地位。

马耳他农业起源于何时至今不详。我们只对十三世纪后期以来的主要作物有所了解。这时，当地农业已不仅供应当地需要，还有不少产品可

供出口。整个农业主要依靠粮食，棉花与茴香三种作物的生产。这并不是地中海地区最典型的几种作物，这地区的两种主要作物——葡萄与橄榄，在当时只居次要地位。但我们知道列岛曾一度广泛种植橄榄。已经发掘出来的罗马庄园，一般都141设有橄榄榨油机和贮油缸。岛上若干地名也进而证实了这一点。马耳他最老的村落中有两个村庄叫泽通和泽布吉，直译即“橄榄”之意，而由这些词派生的地名更遍见于列岛各处。如：比尔泽布加（意为橄榄油之井）、艾恩泽通纳（意为橄榄油之泉）；而在果佐也有一个叫泽布吉的村庄。这个材料看来很有价值，但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这些地名的起源时期，则并无多大意义。马耳他的绝大部分地名，就其当代的词形来看，当起源于阿拉伯征服以后的某一时期。这种说法是合理的，因为马耳他语本身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当然，有些地名大致是将征服前的地名照直译成阿拉伯语，但是某一地区种植某种作物本是一种暂时现象，在作物本身已消失的情况下，作物名称未必还会给音译过来。

假如此说成立，而且承认至少在阿拉伯统治

下的某一时期中马耳他还有大量橄榄树，那么，下一个问题便是：橄榄生产何时衰落？这又是一个无法确切回答的问题，但也有若干线索可考。看来橄榄在十三世纪末并不是马耳他的一项重要作物。我们从一本意大利贸易手册（佩戈洛蒂于十四世纪初写的《商业》）获知，意大利南部、西西里与马耳他在当时共同构成一个重要的种植和出口棉花的地区。几乎可以断言，在阿拉伯统治期间马耳他曾种植棉花。虽可能已有出口，但数量必然极小，因为十七世纪末以前，地中海中部的贸易发展水平始终较低。及至意大利商业城市在十一和十二世纪期间兴起，商业活动也随之加速。需求既增，土地利用即可能发生变化：棉田扩大而橄榄园相应缩减。

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仅是一种推测，但列岛所发生的这种土地利用上的变化却是意料之中的事情。马耳他人口密度如此之高，充分利用土地 142 大有必要。成熟迟缓的橄榄只能勉强解决生活问题，而棉花不仅使农人有工可做，而且要求比较复杂的加工，纤维出口还可赚得可贵的外汇。

葡萄业的衰落过程则略有不同。虽然所受压

力与橄榄无异，但在十五世纪头几十年中，葡萄仍是马耳他和果佐的重要作物。在 1429 年期间，列岛遭到来自北非的大规模袭击，农田受到严重损坏，许多葡萄园被毁。虽然葡萄种植从未完全停止，但所占面积却大大削减。骑士团期间虽曾重新种植过一些葡萄园，但规模极其有限。十九世纪以前，岛上根本没有酿酒业。

1429 年爆发的战争延续多年，对当地农业破坏甚巨。这次浩劫以后，接着一连数年几乎全无收获，而在随之而来的动乱时期里，很可能出现了一种倾向，即放弃未设防地区以及边远地区的土地。荒废土地本身并不就意味着使土地遭到彻底破坏，但马耳他的具体情况比较特殊；许多土地系由人工造成，一旦无人经营，便迅速为风雨侵蚀裂成碎块。山坡上保持土壤不使流失的围墙也需要经常维修，否则一旦倒塌，土壤顿时流失。

1429 年及其后数年间，树林灌木均遭重大毁坏，因此造成列岛作物种类的简单化。战乱阻碍了与西西里之间的贸易，农产品出口日益困难。结果当地农业很可能更加趋于只求自给，而较少致力于生产出口物资。棉花减少了，因为它在很

大程度上依靠外销。十五世纪期间马耳他遭到种种事变，1530年耶路撒冷圣约翰骑士团进驻列岛，这时农业是否完全恢复，尚无证据可以说明。

自骑士团到达直至大围攻一段时期，骑士团与其随从人员的生活所需对当地农业可能有所促进。但无论这一情况当时可能带来多大好处，都在1565年夏季被土耳其人一笔勾销。土耳其军队于5月到达，当时大部分庄稼尚未收割，大量产品因而丧失。岛上大部分家畜被驱往要塞供 143 守军食用，或为土耳其人掳获。土耳其军队在马耳他大部分地区肆意劫掠，建筑和生产设施破坏惨重。农村生活无疑全部为战争所打乱，设备、牲畜和种籽的损失使得数年内无法正常耕作。大围攻以后两年，"岛上土地大部分继续处于荒芜状态"。一个骑士团成员在1569年写道："吾团此岛本即不毛之地，土耳其舰队来到之后，则更加贫瘠。"那一年收成极差，6月收获的粮食，至9月初已全部耗尽。

大围攻后数年间，堡垒得到了修复与扩建。在保卫战中作为主力的马耳他人，如今又成了劳动大军的主力。许多农民被征前往修筑瓦莱塔工

事，土地只得弃置不顾。从长远看，这很可能有助于农业的恢复，因为农民由此赚得一笔钱，可资购置农具，重整小片田园，但就当时而论，粮食生产却大为缩减。

马耳他的农业在1565年降到最低点。这时大片土地已被弃置，或使用很不充分，所生产的仅限于几种最简单的急需作物。葡萄栽培在十五世纪期间已经衰落，至此仅存的树木和灌木又被土耳其人悉数砍伐，用于修筑炮台与作战工事。马耳他的土地利用方式是以栽种谷物及饲养牲畜为主。在骑士团统治的下余期间，农业得到恢复，而且还有了一些新的发展。

在大围攻以后的年代里，由于土地逐渐恢复耕种，谷物产量随之增加。及至十六世纪八十年代，这一发展过程已经完成，而列岛人口继续迅速增长。骑士团统治的整个期间，马耳他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取得足够粮食供应居民。十三世纪以来（自此时期起始有文献可资查证），列岛所产粮食始终不敷当地需要。缺额主要由西西里进口144弥补，马耳他在这方面享受免税待遇。这种权利很可能源于腓特烈二世时期，至少不晚于十三世

纪末。

马耳他列岛于1530年被授予骑士团时，西西里当局曾宣称这几个岛屿已不再是西西里王国的组成部分，出口谷物不应继续免税。骑士团向查理五世申诉，国王作出了有利于他们的判决。其后更进而扩大免税谷物的供应量，以满足骑士团的需要。十六世纪期间，供应骑士团与马耳他人的免税粮食数量继续递增。这一安排虽属有利，但也带来一系列不利之处。马耳他由此更加依赖西西里，而列岛的需要仍未能充分满足。何况西西里作为一个粮食产地，在十六世纪后半期也变得不可靠了。1550年马耳他发生饥馑，很多居民饿死，显然是由于无法从西西里取得粮食所致。1562年西西里严重歉收，马耳他列岛因而再次陷入匮乏之中。西西里于1576年和1577年连年歉收，而在这一世纪后期，谷物产量也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除最坏年份外，列岛绝大部分需要都得到了满足，但在1591年西西里谷物严重歉收，该岛与马耳他都有多人饿死。这个世纪剩余的时期，运往马耳他的粮食数量不能维持正常，常常低于列岛应得的定额。十七世纪期间，西西里自

身也常常需要进口粮食。马耳他人与骑士团经过反复谈判而获得的廉价购买谷物特许权在许多年内完全失去意义，因为西西里干脆没有谷物可供出口。

除西西里外，马耳他列岛还有其他谷物来源。一部分还是来自西西里，但系通过正常的纳税途径。骑士团的欧洲地产曾供应过包括谷物在内的种种食物，至少在教团初到马耳他时是如此。撒丁岛、那不勒斯和意大利南部其他一些地区，偶而也提供谷物。有时甚至从突尼斯进口。骑士团的战舰还化费大量时间，不仅巡逻北非海岸，而且游弋西西里四周海面，追猎载运谷物的船只。凡属西西里周围截获的谷物，一般均付给价款。

145 十六世纪末，骑士团和马耳他人面临一系列经济问题：列岛人口急剧增长，当地粮食生产不足，而外部谷物来源又不可靠。为了缓和这些困难，骑士团与马耳他人自觉不自觉地对岛上农业进行了调整。

十七、十八世纪期间，农业发展的标志不是大量引入新作物，而是按照经济、社会和战略等方面的需要对现有作物品种稳步进行调整。自十

七世纪直至骑士团统治后期，棉花地位日益重要，种植面积也大量增加。棉花要求优质土地，所扩大的种植面积主要自小麦用地取得。但总的来看，谷物产量并未缩减，唯质量有所变化。在土质较差的田地上大量增植大麦与“米希亚托”（一种抗性强的杂交作物），以供社会下层阶级食用，并用作饲料。每逢正常年景，列岛所产大麦和“米希亚托”足敷当地之需，但小麦则经常不足。大麦都用作青饲料。

牲畜饲料主要为棉籽，棉花因而在乡村生活中占据了首要地位，它占用了大部分优质土地。棉籽可以喂牛，纤维则由农民纺纱，成为列岛主要的出口物资。

还有其他一些作物也很重要。马耳他在骑士团到来以前的许多世纪里，一向以生产茴香闻名，科米诺岛实际上即以此种植物而得名[1]。茴香的籽不仅可供药用，而且是一种调味品，有相当数量出口。

马耳他列岛所产柑桔质量很高，颇负盛名。

---

①科米诺岛，原文为Comino，茴香，原文为Cumin。

——译者

此种作物种植面积甚小，加之一般都围着篱笆以防风害，因此更加显得稀少。同时又因经常需要灌溉，种植高度集中在某些地区。

146　亚麻与大麻的种植居次要地位。菸草约在十八世纪初才引入，骑士团起初亟力反对，唯恐空气受到此种植物的污染，后来方允许种植。十八世纪后半期，有人主张在列岛推广蚕丝业，所以需要培植桑树。为此曾开辟了一批种植园，但终归失败。

列岛最重要的肉食来源是牛，其中许多是由西西里进口，然后在此催肥。主要奶源为山羊，绝大多数村庄均大量饲养。山羊多在小片未经垦殖的地区或已收获的田地上牧放。马耳他北部的某些荒地上也饲养绵羊。列岛还饲养大量马和猪。由于大部分地区都已垦殖，优良牧场极少，仅有的一点儿牧草一般也不够肥美。

若干世纪以来，马耳他人一直在列岛贫瘠不毛的石灰岩山坡上人工造田。已经证实，早在罗马和阿拉伯人时期，即已进行过这样的建设。十七、十八世纪期间，又企图在列岛许多地方建造新田。人工所造田地一般易于损坏，一旦闲置或

无人经管，便很快自行塌毁。马耳他最北部的马尔法山脊上的土地，毫无疑问在中古某个时期也曾有人耕种，但在骑士团到达时，这里大部都是光秃秃的岩石。十七、十八世纪时，曾亟力使此类贫瘠地区恢复地力，以增加当地粮食产量。地主、教会、骑士团，英迪纳、瓦莱塔和三镇的“尤尼佛西塔”都曾鼓励人们改良石板地以便耕种。

在这方面，主要的倡导者是骑士团，其目的不仅在于增加粮食生产，也想以此为贫苦农民谋得某种生计。列岛在骑士团统治下一般虽堪称繁荣，但由于某些时期人口增长过速，不可能为每个人都提供就业机会。当十七世纪前半期人口增长最快之时，社会虽然兴旺，却同时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失业者。骑士团拥有大片石板地，遂从中将若干拨给农民，指望他们终能将这些土地加以开垦。英迪纳、瓦莱塔和三镇的“尤尼佛西塔”也就他们所拥有的土地采取同样措施，有时并为骑士团所划出的土地之垦殖充当监督。拨地的方式有时是直接赠与，但在多数情况下，是给予农民土地的长期租用权或永租权。根据这种租地制度，土地所有者有权要求农民将土地垦殖，如果不能

147

作到，便可以把土地收回。此外，还实行了一种特殊的长期租赁制或称为永租制。承租人只要交一点儿名义上的地租，租约即保证承租人对土地有永久使用权。但承租人却有义务改良土地使之成为可耕地，并于租约到期时（一般为九十九年或三代人）把土地连同地面上种种改良土壤的设施归还土地所有者。只有在承租人拖欠交租达二年或三年之久，或没有履行开垦条款的情况下，土地的永久使用权始得解除。

十七、十八世纪时，有大片质量较差的土地以这种条件租给农民，经过一段艰苦的改良工作，土地得到了垦殖。其过程如下：先将坚硬的表层岩石凿除，再用砸碎的石灰石打下一层基础，然后从周围岩穴石缝里一点儿一点儿地收集土壤，覆在上面，直到厚度足够耕种为止。田地四周则围石墙以资保护，当然也有许多农民力不从心，他们或则缺乏开发期间维持家庭生计的资金，或则在所力图开垦的土地下层发现一种最坚硬的石灰岩，困难过大，无法克服；还有一些人一遇其他就业机会便弃田而去。当时看来存在着一种乡村人口不断迁入港口附近城镇的趋势。新田地就

质量而论，充其量不过是边际土地[①]，一般只能生产少量大麦和其他谷物。而在雨水不足的年份，此种田里的庄稼更易歉收，许多农民即因此破产。然而，尽管存在这许多问题，还是开辟出许多新田，而且同一块石板地往往会有农民此去彼至，进行开垦，直到这块地方最终改造成为可耕地。148 改造土地的运动在其高潮时期曾给骑士团造成困难，因为勤奋的农民搜刮泥土，遍及列岛各处，甚至危及各处堡垒的地基。

十七世纪初，大部分通向马耳他东海岸的山谷尽头都有小片沼泽地。其中最大的位于梅利耶哈湾，圣保罗湾，萨利纳湾以及大港最深处的马尔萨。此类地区绝大部分都曾有人试图排水造田，但完全成功者极少，因为这一带地势低洼，暴风雨期间，海水极易灌入而使土地盐碱化。最大的一片沼泽地区位于马尔萨。十七世纪中期，曾有一项精心制订的工程计划，拟修筑一条海墙，横截大港一部分，而将其后的土地开垦。这一计划虽未全部实现，但却在马尔萨一带挖掘了若干排

①指地质不很肥沃，非在农产品价格高涨时耕种即无利可获的土地。——译者

水渠，开出部分土地用于耕种。马萨希洛克、梅利耶哈、圣保罗及萨利纳一带也都试行过小规模排水计划。除马萨希洛克外，均未完全成功。直至今日，梅利耶哈湾沿海地带的土地冬季水多致涝，而圣保罗及萨利纳的土地仍然盐碱过重，不宜种植。

骑士团接手马耳他时，自然同时承袭了列岛上的王室土地。腓特烈二世在位期间，这种土地面积十分广大，但其后期的统治者把许多采邑处理掉了。十六世纪后期，骑士团确曾购置少量乡村产业，但直到十七世纪前半期，骑士们方才认真经营他们在本地的土地资源。1643年，骑士团执事团得知列岛上许多采邑早于1530年即已授予骑士团，而却从未收过地租。经过一番讨论以后，决定测量这些土地，着手进行开发。

团长们所建立的许多基金，多数拥有大量乡村产业，并曾拨款开发土地。事实表明，开发乡村土地是一种无利可图或收益极低的投资，唯有149向城市及海港地区投入资金才能获得可观的收益。但骑士团深深感到增加当地粮食生产的必要，遂不断将资金投入农业，以期达到这一目的。

列岛各处的耕作方式并不划一。地理条件、土壤类型以及居民区的特点互不相同，致使不同地区的使用方式与利用强度也往往互有差异。地处边远而人口稀少的马耳他北部，在十七世纪初土地利用率很低，至骑士团统治期间始大为提高，但若干石灰石山脊，虽然多次大力开发造田，仍然只能勉强用作粗放性质的牧场。对比之下，山脊之间充满土壤的低洼地带常常具有较便利的水源，遂发展起一批精耕细作的水浇园田，亦称“格尼恩”。马耳他中部及南部一些古老村落周围的土地，一般均精耕细作，闲置者极少。

果佐岛的人口远较马耳他稀少，在整个骑士团统治期间，一直向马耳他输出农产品。晚至十八世纪末，果佐岛人口已有颇大增长之时，本岛农民每日仍向瓦莱塔运送五、六船食品，其中主要是水果、蔬菜以及大量绵羊、山羊、猪、牛和家禽。

第七章　骑士团的衰落

150　我们已经看到，十六世纪前后，欧洲民族主义潮流的兴起使骑士团陷入困境。教团此时已不再单纯代表整个基督教世界，因为其成员系来自若干不同的国家。这些国家对骑士团所采取的态度，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对土耳其所持的不同立场势必成为不断发生摩擦的根源。西班牙由于在意大利南部和北非所据有的土地受到觊觎，国内又发生了摩里斯哥事件①，时刻准备对土耳其掀起一场圣战。可是，威尼斯由于贸易方面的原因，竭力寻求与波尔特②达成某种谅解；法国则图谋扩张地盘，竟与土耳其结成同盟。这

①摩里斯哥人，是1492年格拉那大被攻陷后没有离开西班牙而被迫改奉基督教的摩尔人。1565年起，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又制订一系列迫害摩里斯哥人的法令，遭受迫害的摩里斯哥人于1568年至1570年举行起义。——译者

②波尔特，指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政府。——译者

样一来，骑士团之与土耳其相抗衡，就不再只意味着厮杀搏斗，胜败存亡而已，因为这一斗争触犯了欧洲国家的权益，骑士团一直在外交上受到压力，笼罩着一重阴影。

十五世纪末，威尼斯人与土耳其人签订贸易条约。1535年，法国也与“公敌”土耳其缔结一项“有效而又可靠的和约”，以及一项贸易协定。这一协定又在1581年、1597年、1604年和1740年屡经续订。1553年，英国人安东尼·詹金森获准在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经商，享有同法国与威尼斯商人相仿的特权。1580年，英国与土耳其即以此为基础正式签订一项通商条约。法国人及英国人甚至准备与土耳其人建立针对西班牙的军事同盟。十六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英国与西班牙之间的对抗达到白热化，英国使节在君士坦丁堡空前活跃。当时，甚至常有关于英国人企图占领马耳他的流言。

十六、十七世纪期间，尽管有些欧洲强国为 151 了商业上的利益，也为了维持与其他西方国家在力量对比上的均势而甘愿暗中和土耳其人调情，人们仍然畏惧土耳其，把它视为基督教世界的劲

敌。骑士团在这种形势之下尚有作用。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土耳其奥斯曼帝国越来越无力与西方列强相抗衡。因此，作为一种十字军组织的骑士团所起的作用自然越来越无足轻重，特别是以宗教名义掀起圣战的理论已经毫无感召力。

1565年，土耳其人在马耳他遭受挫折，1571年又在勒颁多附近的海战中被打得落花流水①。土耳其人虽然曾于十七世纪期间一度进犯马耳他，1645年围困克里特岛，后又于1669年占领该岛，实际上他们已不再是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在陆地上，局势虽大不相同，土耳其陆军在东南欧节节推进，不断取胜，但于1683年围攻维也纳时却被彻底击败。翌年，他们又在该地区接连战败。1699年，土耳其签订卡尔洛维茨条约②，放弃了它对东南欧许多地方的领土要求。

及至十八世纪中期，尽管骑士团以及一些较小的意大利国家仍然心有余悸，但对较大的西欧

①勒颁多，现名纳夫帕克托斯，属希腊。1571年10月7日西班牙与威尼斯的联合舰队在此击溃土耳其舰队。——译者

②卡尔洛维茨条约，是1699年土耳其奥斯曼同奥地利、波兰、威尼斯等经过十五年战争后签订的和约。——译者

列强来说，卡尔洛维茨条约的确标志着土耳其威胁的解除。1708年，土耳其人曾以小股兵力进攻果佐，1722年曾在列岛附近海域出现。十八世纪中期前后，人们又因土耳其人可能大规模来犯而提心吊胆。但只有弱小的国家才把这类军事行动视为真正的威胁。事实上，由陈旧不堪的战舰装备的土耳其海军，在1718年至1770年期间就一直未曾投入过象样的海战，终于在1770年切什梅一役被俄国人无情地击败了。

在遏制北非海盗这一方面，骑士团倒还有一些作用。但这一作用的意义也越来越小，因为到十七世纪后半期，北非海盗已不得不对英法的海上力量甘拜下风，而只敢光顾小国的船只。

在西欧列强的心目中，骑士团的职能已是江河日下，终于被看成不过是一支可在中部地中海海上充当警察的外国部队。更何况随着西欧国家 152 的日益强盛，骑士团的军事力量愈加相形见绌。中古后期，骑士团还是一个很有用的盟友，但至十八世纪末，尽管其舰队仍保持十六世纪时的规模，相比之下，却显得力量单薄而又陈旧过时了。

骑士团所扮演的角色愈来愈不合时宜，无论

企图另辟新路再度发挥作用，或者在与其他欧洲列强的关系中保持其地位，都有着重重困难。随着比它强大的欧洲各国在十六至十八世纪期间相继出现，骑士团由于自身规模所限，陷入了越来越不利的地位。教团本应与其他国家合作，但他们的团章规定禁止与任何一国结盟，以免与另一基督教国家发生冲突。团章并非不可变通，但假如骑士团加入某一不利于法国的同盟，那么骑士团在法国的产业就势必会被法国没收。既然跻身于较大的政治集团已属无望，骑士团的另一出路便是自行建立一个帝国。骑士团确实也曾企图一试，但终于由于资源贫乏，引起一系列问题。1653年，骑士团以大约五千英镑的代价取得了西印度群岛中的若干小岛。但是，宗主国与殖民地相距又过于遥远，开拓的工作从未认真着手。1665年，这一投资就以大约原价的四倍转手售出了。

十八世纪前半期，有人倡议骑士团在红海派驻一支海军分舰队，用以肃清那一带的奴隶贩子并作为经营香料和贵重物资的一处立足点。但路途遥远，投资过巨，使教团再一次望而生畏。这一计划又成泡影。

1763年，骑士团打算取得科西嘉。谈判已经颇有进展，法国人却插手进来，终于把这个島据为己有。骑士团当然无法和法国争执①。

解决骑士团的种种问题还有另一条办法，就是将原来在欧洲各国的资金抽回到本土投资。这 153 一办法也由于马耳他所处的地理环境所限而无法实行。从自然条件来看，列島面积过小，无力进行大规模的发展，而当地经济也无法发展到所要求的水平。邻近又没有骑士团可以提出领土要求的地盘。早在1551年，骑士们即已失去了在北非的立足点；但即使的黎波里尚能保住，这座城市及其周围地区的经济能否大大开发，也是很成问题的。

所有这一切因素，决定了教团与列島在很大程度上对外部势力的依赖。骑士团既必须处处考虑梵蒂冈对它的行动可能作出的反应，又必须对法国毕恭毕敬，百般逢迎，因为法国是它的保护国。还有西班牙，它既控制西西里岛，把持着列

①拿破仑1769年生于科西嘉岛，那时热那亚将该岛让与法国，才达十五个月。而以后把骑士团从马耳他岛上撵走的，也正是拿破仑。

岛的粮食来源，也就冒犯不得。十八世纪前半期，西西里王国不再由西班牙直接管辖而成为一个自主的君主国家，口粮方面的困难至此就更大了。1735年，波旁王族的查理八世登上王位，企图插手马耳他的事务。骑士团的团长拒绝了这一干预，西西里王国所属全部港口就有一段时期对马耳他船只实行封闭。

十八世纪初，骑士团的舰队战绩辉煌。1704年，开始采用圆底帆船，在一系列海战中取得了可观的效果。这支海军参与1715年至1718年的土耳其——威尼斯战争，作出重大贡献。其后，在雅克斯·德·昌布雷的指挥下，与北非海盗多次惊心动魄的交锋，几乎每战皆捷。但这些海战其实只是一些以海上劫掠为生涯的小国之间的火拼，与当时欧洲历史主流关系不大。至于骑士团海军以及以马耳他作为基地的海盗对列万特船只的袭击，却日渐减少。这一方面是由于外交压力，另一方面则是在十八世纪中期以后舰队所需的开支过大。1722年至1741年期间，骑士团海军夺得约二十艘土耳其和北非船只，掳获约一千五百名奴隶。就骑士团及其盟友而论，这些战果确实

是出色的，但对整个欧洲的大局却无足轻重。缴获的战利品实际上甚至不足支付骑士团的海军的开支。及至十八世纪后半期，掳获战利品的次数大为减少。154

骑士团的盛衰存亡主要取决于法国。别的强国即使与之作对，还无碍大局，但若法国人一旦与骑士团为敌，却很可能置它死地。然而，法国在十八世纪很长一段时期里总是大度宽容，为此付出若干代价亦在所不惜。骑士团在法国拥有大量地产，每年将大笔款项由法国调至马耳他，任何一个商业国家对此都很难泰然处之，无动于衷。但骑士团毕竟没有让马耳他落入敌国手中，毕竟有助于遏制北非海盗。此外，骑士团在法国内部朋友甚多，影响颇大。虽然，法国政界人士还不能不被十八世纪后半期发生的若干事件所震动。最先是俄国再次对马耳他感到兴趣，彼得大帝在十七世纪后期就曾对此有所暗示。他的暗示看来决非说说而已，俄国的打算在此时已有了发展。而波旁王室从来就不容任何人忽视他们对列岛的权利。此外，马耳他人此时也正动荡不安。平托团长（1741—1773年）统治下，虽然有过若干繁荣时

期，但经济上也同样遭到挫折。这位骑士团团长刚愎自用、专横独断，引起当地人民的普遍不满。平托时期倒是平安无事，但下任团长弗朗西斯科·西门尼斯（1773—1775年）却陷入了不完全是他自己造成的错综复杂的困境。马耳他社会的某些阶层，对骑士团的专制思想以及那种装腔作势妄自尊大的神态早已十分厌恶。十六、十七世纪时圣约翰骑士们的确象一群英姿焕发的英雄阔步岛上，而如今在许多马耳他人的心目中，他们却是一群寻花问柳的浪荡公子，没有资格执掌政权。

骑士团与马耳他其他神职人员之间的摩擦之剧烈是世所罕见的。这种局面存在已非一日。早在拉·卡西埃尔统治期间，派往该地的宗教法庭裁判官一有问题就径向教皇报告请示，而不事先与骑士团磋商。马耳他历届主教也声言他们在若干方面并不属骑士团团长所辖，而经常直接向罗155马教廷请示，在许多方面蓄意给骑士团的统治制造困难。骑士团的统治虽然从未发生过根本性的动摇，但如果说岛上存在着三种各自为政的统治势力，却也并非虚言。主教与宗教法庭裁判官的请示报告为梵蒂冈干预该地区的事务开了方便之

门。教皇虽是骑士团在尘世的至尊无上的领袖，但极少有哪一位团长甘心听任梵蒂冈插手马耳他内政，或是让梵蒂冈听取岛上居民不经由教团而直接提呈的请愿。事态发展往往引起尖锐对立。从十六世纪起，骑士团属下人员与主教或宗教法庭裁判官的支持者之间发生了无数纠纷。

骑士团团长西门尼斯颁布了一项无关紧要的狩猎规则，坚持要求教士们同样恪守。这种事原属无足轻重，但却引起了轩然大波，最后竟上诉罗马以求裁决。骑士团与当地教会之间的紧张关系，由此可见。

若干教士心怀不满，早就密谋推翻骑士团的统治，而上述局面造成的动乱使他们得以伺机暴动。1775 年 9 月 9 日，当骑士团海军远征阿尔及尔时，圣埃尔莫要塞被袭陷落，有一名俄国间谍曾插手策划这一暴动。但因计划不周，不久即被粉碎。密谋者可能曾指望人民起义响应，但事与愿违，结果一些首脑人物或被处死或被判长期徒刑。

列岛不久复归平静。当年年底，西门尼斯逝世，由一位异常干练的法国人德·罗昂继任团长。

平托执政期间看来经济管理欠妥，德·罗昂一上任就面临一笔庞大财政赤字。罗昂在组织上重新安排，又兢兢业业地进行治理，使经济面貌很快就焕然改观。但在较大范围内的政局既受制于若干为团长所无力左右的因素，则无论怎样改革，也还是于事无补。骑士团到底有何功劳值得法国付出如此代价，法国国内由于这一问题引起了一场相当大的争论。随着法国大革命的进展，骑士团这样一个贵族阶级的宗教团体也就越来越不得156人心。在这一时期，骑士团步步退让，且不时献出巨额款项。但这样的让步依然无济于事，骑士团在法国的财产终于在1792年被没收。圣约翰骑士团从此在经济上元气大伤，一蹶不振。

从此时起，骑士团的瓦解已成定局，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了。脱离了法国以后，骑士团举目四顾，另觅新的同盟者，而此时俄国对列岛兴趣正浓①。不过，这样的外交活动除非果断神速，则很可能只会加速骑士团的灭亡，因为一旦其他强国认定马耳他即将与俄国结盟，他们势必抢先

①1794年时，有人曾建议骑士团与美国建立同盟。

下手将马耳他攫为己有。法国人已将骑士团踢翻在地，如果他们想继续保持对马耳他的控制，则唯有将这个元气已伤的组织立即处死而不待其他强国动手。骑士团摇摇欲坠，人所共睹，此时法国国内谣言四起：西西里王国企图夺取马耳他，奥英对列岛也在图谋，而俄国的用心更是尽人皆知。1797年，督政府[①]讨论了马耳他局势，同意达来朗[②]的观点，即“在马耳他问题上，抢在奥、英、俄诸国之前方为得计”。

法国人早就一直在列岛培植颠覆分子，至1797年，这种颠覆活动加剧了。骑士团的司库，要塞总指挥以及许多法国籍的骑士都私通法国。此时拿破仑远征埃及，于1798年6月9日行经马耳他中途暂歇，要求允许其舰队开入大港上水。这一要求遭到拒绝。次日，法国军队奉命登陆。守卫要塞的兵力本来不足，加之亲法分子的阻挠，骑士团团长霍姆佩施优柔寡断，抵抗力进一步受

①1795年11月至1797年11月期间法国的最高行政机构。——译者

②达来朗，Talleyrand(1754—1838)，1797年法国督政府的外交部长。——译者

到削弱。马耳他人更派出一个代表团，向骑士团明白表示：当地人民不愿对法国作战。

军事上既然瓦解，骑士团团长只得于6月11日请求停火，派代表到“东方”号战舰上就骑士团投降一事与拿破仑进行磋商。拿破仑提出的条件异常苛刻：骑士团应放弃列岛以及岛上全部财产；157 答应给予骑士团团长年金；法籍骑士也可享受年金，并可留居马耳他或返回本国；骑士团成员在岛上的个人财产仍归个人所有；马耳他人则得到了他们通常都得到的那种保证，即其宗教信仰和各项权益都将得到保障。

过了几天，骑士团团长及其随从就全被逐出列岛。他们走时，骑士团的动产大部分不准带走，连档案都留下了。骑士团在俄国沙皇那里找到了暂时的寄身之地，虽然沙皇为他们进行了紧张的外交活动，企图使他们重新立足马耳他，但这一组织仍然很快就从欧洲外交舞台上消声匿迹。骑士团在组织上及职能上从此面目全非，但至今仍然存在，其总部设在罗马，在世界许多地区设有医院或派有代表。

岛上居民对骑士团早就反感已极，对他们的

离开无不衷心高兴。然而，骑士团却在列岛留下难以磨灭的烙印。在他们统治期间，列岛人口大约增加了五倍，新的市镇和村落成批涌现，原有的居民点也扩展而且繁荣起来，兴办了一整套的新工业。但无论从各种数字，从繁荣的情况或从在物质上所留下的种种遗迹，都还不足以对这一历史阶段作出充分的估价。应该说，列岛的整个生活内容发生了质的变化。昔日的马耳他仅仅是“汪洋大海之中的一块礁石，孤立无援，生活艰难”，如今变成了一个出身贵胄富有资财而交游遍历四海的教团的家乡，其成员及生活方式无不来自欧洲社会。

1530 年时的马耳他以农业为主，岛上多数居民散居穷乡僻壤，与外界不相往来。唯英迪纳居民通过贵族阶层以及“尤尼佛西塔”与西西里有某些接触，比尔古居民也受到一些外来的影响，但大部分马耳他人还是与世隔绝的庄稼汉。历时两个半世纪的骑士团统治改变了这种生活状况。至 1798 年，马耳他的大多数居民已从偏僻的乡村搬入骑士团在各港口附近成批新建或改建的居民点。马耳他人于是就与骑士们以及来自西欧的其[158]他许多人发生密切联系。大港成了贸易中心，马

耳他因而与欧洲社会有了频繁的往来。

骑士团不仅在其居留期间为列岛经济带来繁荣，1800年以后，列岛经济状况之所以一直比较正常，就某种特殊的意义来说，也应归功于他们。马耳他作为一个军事基地，具有好几项不利之处。该岛的战略位置诚然优越，又拥有几处良港。但无论什么基地，若不花费大量资金加以开发，则其潜在的优点势必均无法发挥作用。这一点在马耳他尤其突出：由于本地资源贫乏，开发费用更为巨大。而骑士团曾不惜巨资大力经营马耳他诸港口，广设防守工事。正是这样，骑士团势力一旦衰微，这些优良的设施就招来了英法两国，双方都不甘心让对方取得这一要塞。通过对英国海军力量的招徕，骑士团的投资又使列岛的繁荣得以继续维持再达一个半世纪之久。

第八章 马耳他与英国

拿破仑既已解决了奄奄一息的骑士团，便力 159
图按革命原则改组马耳他人的生活。当地贵族全被废黜，纹章皆遭销毁，骑士团机构中的珍品和物资也被悉数搬走，价值约达二十五万英镑之巨。法国人接着便着手限制教会在马耳他的势力，甚至直接危及罗马天主教在马耳他社会中的地位。外国神职人员奉命离境；每个教团只准设一个修道院，多余机构都必须关闭。任何人未满三十岁不得宣誓担任圣职；现有教士全部就职前，不得增设新的神职人员。这些措施，以及其他一些反宗教的条令在政治上极为愚蠢，因为教会正是能够煽起全国性骚乱反抗法国的唯一有影响的组织。

但问题还不止此。法国当局缺乏稳固的财政基础，它的施政方针不过是对所征服的国家肆行劫掠。骑士团的财富大部都已运走，以应他处法军军需；马耳他当局不久即因经费支绌而采取某

些权宜之计，这就必然引起更大的骚动。法国人拒不偿付骑士团在列岛的债务，致使货主们在货物早已付出后也无法收回货款。骑士团过去对忠诚的雇员均给以年金，在此问题上一直比较慷慨，而法国人对此却概不承认。官办当铺奉命提高利率，苛捐杂税层出不穷，当局更任意提高国有土
160 地的租金。列岛已因法国侵略而遭到破坏，贸易与就业皆陷于混乱状态，这些新的措施只能使它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教会和贵族已饱受凌辱，再加上贫困，于是列岛出现了一触即发的爆炸性局势。

拿破仑只在马耳他停留六天，接着便率领远征军急急向埃及进发。一支四千左右的军队在沃布瓦将军统率下留守列岛。起初一切顺利，安然无事。当岛上居民通过法国人所采取的种种措施而逐渐察知其居心时，他们对新统治者便产生了强烈反感。1798 年 8 月 24 日，马耳他人得悉法国舰队已在阿布基尔湾被英国皇家海军击溃[1]，马耳他的法军处境非常危险。留守马耳他的法国

[1]指英国海军上将纳尔逊(1758—1805 年)指挥英国舰队在埃及阿布基尔湾歼灭运送军队的法国舰队。——译者

人如果竭力施行仁政笼络人心，他们在遭受军事挫折时或许还有可能倖免于难。但是，他们却一如既往掠夺当地教会。9月2日(星期日)法国人又准备洗劫英迪纳的教堂，马耳他人决定结束这种屈辱，城里为数很少的驻军全遭到杀戮。几个小时之内，全岛居民就起来反抗法国人。种种迹象表明，早在9月2日前的一段时间里，马耳他人就一直在蓄谋暴动。他们极其迅速地按军事编制组织起来，随即迅速出动，使法国人确信这次起义不是完全自发。

沃布瓦将军不久就放弃了重新控制农村的一切尝试。他率部牢牢地据守大港周围的设防地区，深信装备低劣的非正规兵力决不可能把他们从那里逐出。

马耳他人组成了国民大会并立即派出使者向西西里以及正停泊在这里的英国舰队求援。阿布基尔湾战役后英国战船仍在进行修理，但纳尔逊却向列岛派去一支葡萄牙分舰队。不久，皇家海军鲍尔海军上校又率领一支小小的英国分舰队到达。10月间，纳尔逊亲自从西西里来此商讨作战方案，决定对列岛实行全面封锁，以便阻止法国

161 人获得补给和增援。负责封锁列岛的英国分舰队由鲍尔指挥，他不久也担负起陆地作战的指挥任务。英迪纳起义后，领导马耳他暴动的是公证人埃曼努埃尔·维塔莱，卡鲁阿纳神父和温琴佐·博格等三人。他们虽是干练勇敢，却都很骄傲，难以合作，特别是这种合作意味着有时需要彼此接受对方的指挥。鲍尔不愧是一位干练的外交家，三人之间的很多纠纷都是由于他的调停得以平息。最后，他被公认为马耳他事业的发言人。

不久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法国人诚然无力重新控制农村，当地的起义者也同样不能驱逐据守设防城镇的法国军队。马耳他人装备很差，枪械不足，又缺乏能够在防御工事上轰开缺口的重炮。他们在几次英勇突袭皆未成功之后，便按兵不动，准备将法军困围饿死。然而，围攻者和被围攻者谁将首先饿死，尚难预料。马耳他居民由于经济生活已陷于瘫痪，不久即感到经费奇缺。当地粮食不敷居民之需，而因经费支绌，也无法经常从西西里购入足量谷物。西西里王国确实支持起义，但意大利南部也存在着问题。它已不再是一个富裕的国家。法军正在意大利获胜，法国

完全有可能进而控制整个半岛和西西里。在这种局势下，全力支持法兰西共和国的敌人未必是明智之举。因此，来自西西里的援助时断时续，尽管纳尔逊估计这一援助在法国统治马耳他的两年期间曾达到四万英镑。

用饥饿迫使法国人投降的计划本来可以早一些实现，但在1799年5月，为了对付开进地中海的布勒斯特[1]舰队，担负封锁任务的战舰却不得不暂时撤离。一个多月后，封锁才得到恢复，而法国人已乘机把给养偷运入大港。这对马耳他来说是一个挫折，但从此后法国人所受压力便越来越大。1799年12月，一支英国军队被派往马耳他。两个月后，又有一千多名军队从西西里王国调来。法国人拼命想突破封锁，运入给养和增援部队，但这一企图终于被粉碎。 162

在此期间，贫困、疾病和饥饿使大批马耳他人死亡。食物有时奇缺，英国海军不得不派战舰到西西里掳掠运粮船只。但是，法国人的处境更糟，在1800年漫长的炎夏季节里，他们逐渐耗尽

①布勒斯特，Brest，法国在大西洋岸最大的军港。

——译者

了剩余的给养，甚至把瓦莱塔的狗、猫和老鼠也都全部吃光。8月，法国的指挥官们终于认识到自己已处于绝境。他们又坚持了一个月，还在期望法国在军事上会有转机。到9月初，沃布瓦便向英国陆军司令官皮戈特表示愿意投降了。

9月5日，沃布瓦在投降书上签字，条件是法国人放弃他们在马耳他占据的全部设防地区，返回法国。双方达成协议，在法国遣返同等数量的英国战俘以前，从马耳他撤出的法国人不得再对英国作战。数日内大部份法军即已启程前往马赛。有人认为对法国人提出的投降条件过于宽大。但应该看到英国当时需要尽快地、不受任何阻碍地占领马耳他。法国人阻止英国利用大港进行航运，已给皇家海军造成了不便。此外，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粮食供应。列岛内部供应不足，是促使英国放宽投降条件的另一因素。当时马耳他的食物已经维持不了几天，英国司令官自然不愿再为好几千名法国战俘供应口粮，从而增加负担。

英国人的介入是由于马耳他人的起义突然引起，他们获得马耳他几乎纯属偶然。一旦得手，列岛的新主人倒有些不知所措了。毫无疑问，英国

人决不能允许法国人重新占领马耳他。但当时的政治形势却极其复杂。首先，马耳他人一再明确表示他们要参与决定列岛的前途；其次，为围攻瓦莱塔提供人力财物的西西里王国，根据以往马耳他对西西里的附属关系也对列岛提出了要求，而这一要求至少已部分地得到英国人的承认；再次，圣约翰骑士团在俄国沙皇的支持下，认为他对列岛享有权利，而这一要求也已在某种程度上为英国人所承认。骑士团和西西里的要求并不互相矛盾，都是以昔日马耳他被封为骑士采邑的情况为依据。

英国人如果提出要求，其理由倒比以上任何一方直截了当。法国人作为征服者从圣约翰骑士团手中接管了列岛，而英国指挥官则又接受了法国军队的投降，英国乃是马耳他事实上的统治者。

马耳他岛究竟有何价值，法国人被逐出后是否还值得继续保有，英国人对此还无定见。作为权宜性的措施，它在1800年末决定先将列岛作为英国的保护领，此后如何，将视国际事态的发展而定。

鲍尔上校不久提出若干文件，概述马耳他形

势并说明占有该岛的种种好处。他建议把大港作为英国在地中海进行贸易的重要集散中心。自骑士团离去后，马耳他与北非的通商往来日益频繁；这一点极为重要：它意味着除西西里外，列岛又有了另一个食物供应来源。鲍尔还指出马耳他诸港能为海军作战提供可靠的基地，因为它们与梅诺卡岛① 上的马翁港不同，要想从陆地加以攻击绝非易事。而且大港内还拥有一所规模虽小但设备齐全的造船厂。鲍尔认为由于马耳他面积有限，特别是考虑到要挡住英国海军需要大批兵力，想对它进行封锁是困难的②。至于管理列岛的费用，则凭进口税和骑士团产业的岁入就足以开支，不必由英国国库支付。

伦敦的官员们从更广泛的国际形势着眼考虑164问题，尽管允许鲍尔继续管理列岛，却一直不给他明确的答复。对英国政府来说，马耳他这个领地很可能不得不放弃，或通过和平谈判以一定代

①梅诺卡岛，西班牙的巴利阿里群岛中最东部的一个岛。——译者

②参见原书166页基思海军上将关于同一问题的说法。——译者

价出让；也担心驻守列岛花费过大。一般来说，伦敦方面对马耳他的战略价值并不十分清楚。纳尔逊就很不赞成把马耳他作为英国的海军基地。事实上，英国闯入法国这一势力范围几乎纯属偶然，而这块地方在法国却被认为具有极其重要的商业和军事价值。拿破仑就谈论过这一点，他曾对一个英国大使说，他宁可让英国人占去一片巴黎郊区，也不愿意让他们占据马耳他。

马耳他人，更确切些说是马耳他居民中政治上活跃的那个阶层，不久就清楚地表明了他们对列岛今后去向的意愿。当地居民尝过法国统治的滋味，并已将他们赶走，对骑士团更是极端厌恶，对西西里则既不太信任，又认为它国势衰微，不足以保护列岛。马耳他人从大量迹象看出英国确系海上强国，列岛正由于作为它的海军基地和贸易中心而日益恢复繁荣。英国人和马耳他人曾经并肩作战，当地居民还认为鲍尔上校是一个相当有地位的人物，而且能够经常倾听马耳他人的意见。尽管如此，英国人在列岛的经营上绝不会把马耳他人当作平等的伙伴，这一点甚至在最初阶段也已经很清楚。果然，在与法国就投降问题进

行谈判时，马耳他人便已被排斥在外；尽管鲍尔同情马耳他人，但鲍尔的许多上司却根本不打算重视马耳他人的意见。马耳他人，不管他们是否具有政治头脑，都已认识到现实局势的难测。总之，他们已无更多的选择余地。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马耳他事务不会由马耳他人自行作主，因为所有对它感兴趣的列强都唯恐别人企图占领列岛。1802年初，马耳他人派了一个代表团去伦敦，请求把列岛置于英王陛下的永久保护之下。此时英国政府同法国进行的和平谈判已取得很大165进展，停战的条件之一就是英国放弃马耳他。1802年3月25日签订了亚眠条约，其中的第十条对马耳他的地位作出新的规定。列岛将归还给圣约翰骑士团，但教团团章必须加以修改。英法两个分团应予解散，另成立一个马耳他分团。骑士团与北非之间应设法建立和平关系。列岛的独立则由英国、法国、奥地利、俄国、西班牙及普鲁士共同予以保证。马耳他诸港应在适当收费的前提下对各国船只开放。条约中也作出安排使马耳他人能有更多机会参加列岛的行政管理，规定文职官员至少有一半由他们担任。

这一条约从书面上看，对各方都不坏，对马耳他人尤其如此；但能否得到贯彻却有赖于当时处于贫困和分散状态的圣约翰骑士团。尽管各方都有良好的愿望，复兴却谈何容易！而且，拿破仑不久就又使高贵的骑士团更加陷入困境——他将骑士团在欧洲的大部分产业予以没收。人们很快就认识到这一条款已成一纸空文。

马耳他人倒不一定清楚他们在亚眠条约下的前景究将如何，但却认为骑士团即将返回，这一点是无法容忍的，于是到处组织了抗议集会。鲍尔向伦敦报告，他不仅预感到骑士团的返回势将引起骚乱，而且事实上“所有的英国商人已经离开列岛，他们对骑士团政府几乎毫无信任”。

1802年6月15日，某些马耳他著名人士在一篇《人权宣言》中阐明了他们的观点。第一条就提出“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国王是吾人之君主。其合法继承人亦将永远被认为是吾人之合法君主”。宣言中还要求为马耳他人保留某些权力。岛上居民将拥有自己的议会——居民议会，它在英王陛下派驻马耳他代表的同意下，有立法和征税的权力。

由于英法两国不久就肆意违犯亚眠条约，马耳他人对骑士团将重新统治列岛的担心很快消失166了。1802年10月，伦敦发出命令，停止为英国撤离马耳他所进行的准备工作。翌年5月，战争重新开始。

这时英国政府开始认识到马耳他在地中海事务中具有何等重要的作用。骑士团的小小造船厂为皇家海军提供了一个有用的修船基地；马耳他还可用来对法国在列万特的利益加以排挤。纳尔逊也改变了他早期对于列岛作为军港利弊如何的看法，他在1803年6月写道："我现在申明，我认为马耳他是防卫印度的一个最重要的外围要塞，它将使我们在列万特，实际上是在整个意大利南部保持巨大影响。根据这一观点，我希望我们永远也不要放弃此岛！"1805年初，当有人征询基思海军上将对地中海各军港作用的意见时，他毫不含糊地回答："马耳他较之我所提到过的一切港口(马翁、厄尔巴、撒丁)都更加优越。整个港口遍布着绝妙的防御工事。只要它掌握在英国手中，任何敌人也不敢从这里登陆；因为围攻它所需的兵力不可能从岛上获得给养，而一旦出现优势舰

队，围攻的军队将只有投降……否则就得饿死。马耳他所有的兵工厂、医院、仓库等规模都很大。港口容量大于马翁港，入口也相当宽阔。”

列岛在商业上也逐渐成为英国日益重要的资产。拿破仑战争以前，英国商人即已在来亨、巴勒莫、的里雅斯特等地定居，特别是在来亨。战事使他们无法安身，营业亦极易遭受损失。马耳他为他们提供了另一处方便的活动场所，且由于皇家海军的驻扎而更具有吸引力。十九世纪初，英国商界越来越对地中海地区感到兴趣，而过去英国商业进入这个地区，相对来说，却是较少的。当时认为马耳他可以用作一个通商往来的基地。1804年，约翰·杰克逊先生出版了他的权威著作《对地中海贸易的看法》，书中指出了把马耳他作为贸易基地的好处，预言该岛将会发展为英国货物在地中海的一个巨大的集散中心。同样，伦敦 167 某流行杂志在对德布瓦热兰所著《马耳他今昔》（1805年）的一篇评论中，也强调了马耳他日后在英国贸易中的重要性。人们从商业上着眼，对马耳他绝非不感兴趣。这是早期英国关心列岛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这时马耳他已经远远不仅

是皇家海军的基地，它日益成为一个货物仓库，各种货物从这里最后批发到意大利、莫里亚与列万特。马耳他除了可以用作往返货物的集散地外，也是一个方便和可靠的检疫港。然而商业真正大发展还是日后的事。1806年拿破仑发布了《柏林敕令》①，关闭了为英国装运货物的各欧洲港口，并宣布对联合王国进行封锁。这一措施，连同翌年发布的《米兰敕令》，使马耳他和其他一些商业中心的贸易突趋繁荣，它们因位置适宜而成为绕道与欧洲进行贸易的船只的基地。

英国人也以封锁港口回答法国的上述行动，但这一封锁却是有选择性的。任何商人，只要所经营的大部分是英国货物，他们仍被允许与欧洲大陆进行贸易。马耳他，连同直布罗陀、1807年占领的赫耳果兰②以及从1806年开始驻扎英军的西西里，以后还有爱奥尼亚群岛（其中若干岛

①拿破仑力图从经济上打击英国，1806年11月21日，颁布了《柏林敕令》。次年，又颁布《米兰敕令》，宣布不论何国船舶，不论所装何种货物，如系来自英国港口，或英国殖民地，或英军所占领的国家，或开往这些地区，一律缉捕。——译者

②北海中的一个岛，现属德国。——译者

屿于 1809 年占领)，都成为发往欧洲的英国货物的装运点而迅速兴隆起来。马耳他尤为得天独厚，因为它是为给船只签发执照的中心之一。事实上，商船为了从英国海军手中取得航运许可，也必须到列岛来。

进港船只迅速增多。1808 年的美国“禁运法案”① 促使贸易进一步兴旺，因为它使英国对列万特和西西里物产的需要增长了。载运货物来到马耳他的船只，现在往往能在返航时捎上有利可图的货物。大港周围的货栈堆满了等待转运的货物，许多马耳他、英国、意大利及希腊的进出口商行，都在列岛上经营商业，买进卖出，获利极大。

尽管马耳他确实是商人们向列万特、西西里、北非和莫里亚经销商品的方便基地，十九世纪初期通过列岛进行的绝大部分贸易还是由欧洲战争 168 所引起的。一旦战事停止，贸易就必然要通过较为正常、也较为方便的航路来进行。实际上，随着战争的结束，这一商业繁荣果然也就告终。

①美国杰佛逊总统为了美国资产阶级的利益，于 1807 年 12 月 22 日让议会通过“禁运法案”，断绝了与英、法交战国的贸易。
——译者

1813年，列岛上一度发生恶性瘟疫，不仅据估计有四千多人死亡，而且港口被迫封闭，贸易全部停止。以前经由马耳他货栈转运的货物，不得不取道其他航路。许多与它竞争的港口，更是借此大做文章，对于来自马耳他的船只的检疫制度迟迟不予取销，一直拖到1826年，虽然瘟疫的全部迹象早在若干年前即已消失。

马耳他列岛的行政管理给英国人提出了好几个问题。首先，他们所接管的这个国家的组织方式与英国通行的惯例迥然不同。其次，在最初的一些年代里，英国人对他们将在列岛逗留多久心中无数，因此也就不能肯定应该把行政管理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再次，随着马耳他发展成为一个重要军港，民政与军事当局之间的矛盾也与日俱增，由此产生大量纠纷和冲突；直到1964年列岛独立以前，军政之间的问题从未得到解决。

法国人一旦于1800年被逐走，鲍尔上校的地位迅即明确。他被指定为行政的负责人，但列岛的最高权力却在卫戍司令官皮戈特将军手中。

1801年2月，鲍尔又调回皇家海军服现役；英国政府论功行赏，他不久便获得一大笔奖金，

封为淮男爵。他的职位为查尔斯·凯麦隆所接替，在任命后者为民政长官的训令中，清楚地表明了英国当时对马耳他的态度："在目前……不应对该岛地方事务及岁入方面原有管理方式、法令、条例等作任何改变，除非统率国王陛下军队的司令官认为事关该岛安全防卫而确实必要，或此举显然有利并孚众望而无可置疑。"尽管如此，凯麦隆不得听任违法失职行为发生，预算必须平衡，多余的岁入则应用于修缮建筑物和防御工事。显然 169 这不过是英国在对如何处理列岛作出决策前所采取的一些临时性行政措施而已。在此期间，要求凯麦隆照料当地居民，"克尽职守，满足居民意愿，甚至对他们的偏见也要表示宽容，不失任何时机地笼络人心，确保他们忠于政府"。

凯麦隆刚一就职，和平谈判即达成协议，英国同意放弃马耳他。1802 年 6 月，随着亚眠条约的签订，亚历山大。鲍尔爵士被任命为英王陛下驻圣约翰骑士团的全权代表，并赴马耳他就职，以协助安排将列岛移交教团的有关事宜。鲍尔很快就从凯麦隆手中接管了当地的民政事务，而当对法战争重新开始时，他便在这些年的临时性措

施基础之上，着手进行改组当地政府的艰巨工作。鲍尔并不是一个特别能干的行政长官，但却一直深受马耳他人爱戴。1809年10月25日，他死于任上。

虽然列岛在十九世纪的头十年中日趋繁荣，马耳他却出现一种舆论，对英国统治的某些方面失去幻想，渴望建立一个马耳他议会。1811年7月间，乔治三世接到一份请愿书，要求恢复圣约翰骑士团所废除的马耳他人原有的权利，其中包括恢复居民议会，恢复出版自由以及恢复有权向议会上诉的陪审制度。

1812年，从英国派来了一个调查团。给调查团官员的指令中指出马耳他已日趋繁荣，虽然它"过去仅以其军事上的重要性而受珍视，现在已成为我们最繁荣的商业基地之一，从而要求国王陛下政府给予相应的关怀"。调查团官员奉命调查除军务以外的一切问题。他们应就该岛的民政管理方式，以及如何给马耳他人"在该岛军事条件许可下尽可能多的公民自由"等等方面提出建议。

170 调查团官员收集证据极其认真严谨，他们的报告是一宗重要文件。这是对十九世纪初期列岛

情况的全面调查。它详述了英国人初到列岛时的状况，概括了十九世纪头十年中列岛上发生的种种变化，并对 1812 年当地生活和公众舆论的许多方面作了确切的描述。文件最后还提出了关于今后行动方针的若干建议，其中不少已在以后得到了贯彻。这些孜孜不倦的调查团官员几乎调查了一切方面，举凡法制的实施，教会问题，农业、商业和工业的状况，以及当地政界人士的各种意见，他们全都进行了调查，做了记录并作出结论。

调查团高兴地看到，"同岛上一小部分不满分子的意见相反，大部分人民是愉快和满意的；他们热情表达了对英国的依恋之情，其财富之充裕，人丁之兴旺，均属前所未有。我们也发现商业界正日趋繁荣富庶，而且充分意识到英国的保护给他们带来的特殊利益"。由此调查团认为一切不满都来自社会上层人士，因为对这些阶层来说，当前的生活并不象商人们那样有利可图。

当然，在地方事务的管理上亦有需加改进之处，但调查团却提出忠告要小心行事，因为"必须经常牢记：我们的目的是为一个民族的幸福安宁提供种种条件，而这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宗

教、教育都与我们迥然不同。"为此，尽管当地法令中看来有不少需加修改之处，调查团还是建议尽可能少作变动。马耳他法令以骑士团团长德·罗昂时代所编的法典为根据，而这个法典又是按"维累纳法典"修订的；"德·罗昂法典"反映了当时欧洲的惯例，它与许多英国习俗相矛盾。调查团官员对此几乎没有提出什么修改意见，也拒绝了关于施行陪审制度的要求。但他们建议对法官实行薪俸制而不象过去那样收取诉讼费；按照过去的做法，法官们得以拖延案件的审理以索取更多的诉讼费，这成了他们的合法权利。

调查团官员发现当地教会，连同教会法庭及171其享受的各种特权是更加棘手的问题，改变当地习惯作法的任何建议必将"惹起神职人员的极大愤慨"。根据这一判断，他们迅即转而考虑政治方面的事情。恢复居民议会的建议很快被打消。调查团官员们对这一要求的所谓合法性不以为然，因为需要追溯到好几个世纪以前去寻求先例，再据此给议会若干从未享有过的权利。而且，调查团对于历史上的合法性实际上并不关心，他们关心的是议会在现实情况下的作用。绝大部分与马

耳他有关系的十九世纪英国行政官员确信，当地最活跃和最能吹毛求疵的政治人物，都是些反复无常、聚众滋事以求一逞之徒，他们仅仅反映一些极端的主张。人们深深感到：大多数马耳他人对政治的兴趣并不大，他们只要求有一个健全的政府，要求时局安定，社会繁荣。虽然这是一种简单化的看法，却确有一定的真实性，因为当地政治家显然只代表贵族和某些行业的意见；而调查团官员们之所以接受这种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反而是由那些向他们发表长篇激昂演说的狂热政客所促成的。最后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任何议会势将会由一些无知之徒和一些粗鄙的狂热分子组成，这些人很可能会利用这一议会煽动居民起来反对英国。然而，调查团却断定把马耳他政府划分为民政和军事两个部分的现行做法不能令人满意；今后这两个部分应该最终同归一人负责，这就是马耳他岛及其属地的总督兼总司令。在他认为必要之时，可建立一个由当地公民组成的委员会作为咨詢机构。

调查团接着在报告中谈到该岛的经济事务。英国人来岛后，马耳他人口迅速增加。调查团认

为马耳他人“一般早婚，生育能力极强，又因生活有节制，故多享天年”。结果人口增长惊人。据估计，仅马耳他一岛的居民总数即达十二万人。172 虽然这一数字显系夸大，但调查团官员认为人口过剩是该岛主要问题之一，却是很有根据的。

财政情况在不断改善。但马耳他要想在经济上再有所发展，则必须寻找新的税源。而这方面存在着相当大的困难。过去马耳他人很少缴纳所得税及财产税，虽有人极力主张应该征收所得税，调查团官员却以可能激起居民反感为理由而拒不采纳。这一决定既缺乏勇气，又不明智。调查团建议对所有进口商品课以1%的进口税，同时对外国人和酒馆征税，因后者的利润“多从国人的恶习而来”。后一措施无疑是正确的，但前者却给当地经济的唯一真正重要的部分带来了税收负担，后来证明确实阻碍其发展。当时地方上有势力的人士在这一斗争中获胜，使马耳他征收直接税推迟将近一个半世纪，而给贫苦居民带来不轻的负担。马耳他所需食物大部分依赖进口，需付进口税。因此，这一岁入来源中相当沉重的一部分不可避免要落到下层人民头上，而他们大多数

人却根本不具备缴纳所得税的资格。

调查团官员们认为提高已耕土地产量的希望很小，但在一些因有海盗骚扰之虞而人烟相对稀少的未设防地区，却有可能扩大耕地面积。

调查团为增加马耳他食物供应这一需要大伤脑筋，曾考虑过把班泰雷利亚、兰佩杜扎，利诺扎诸岛开发成为供应马耳他的粮食生产地区的可能性。后两个岛屿实际上已因海盗的活动而杳无人迹，班泰雷利亚岛也是人烟稀少。这一想法后来终于打消，因为得出的结论是这种计划只是权宜之计，如果人口的增长依然得不到控制，即使有了新的食物来源，终究还是会供不应求。1800年，少数马耳他人组成私营企业在兰佩杜扎进行垦殖，并在该岛一直居住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

在经济活动中引起调查团最大注意的，当然是该岛兴旺的贸易。在这一方面，他们除对商业日益为列岛的经济福利作出更大贡献感到普遍满意之外，别无其他可言。 173

总的来说，调查团官员对1812年列岛状况的介绍，确实比他们对今后行动方针的建议强得多。他们因为怕引起当地社会某些阶层的不满，所以

在税收问题上进展不大。司法的改革亦因同样的考虑而受到阻碍。

调查团未提出以居民议会为岛上常设机构之一的建议，使马耳他的政界人士极感失望。但他们希望参与决定马耳他的事务不过是一种感情冲动；从逻辑上说，马耳他人不可能指望分享真正的政治权力。马耳他已经成为皇家海军的重要基地，英国人当然不会允许这个军港的作用由于当地的政治压力而有所削弱。一个强国的保护，特别是当这种保护涉及基地设施的广泛发展时，在经济上可能是极有利的。但是，这种经济收益是要以政治上受到束缚作为代价的。任何一个马耳他人，如果他认为马耳他既可以享有大英帝国国王陛下的保护，又能参与决定对这个庞大的海上帝国具有影响的事务，那就纯属自欺欺人了。

伦敦方面迅速而又仔细地研究了调查团的报告，开始物色派往马耳他担任总督兼总司令的人选。选中的人是托马斯·梅特兰爵士，他在锡兰担任行政长官时即已享有盛誉。梅特兰在1813年瘟疫流行期间来到马耳他就职。他以其特有的果断措施使瘟疫得到控制，到1814年已经可以解

除对于在列岛周围行动的限制了。

梅特兰接着就开始改组列岛的行政机构。毫无疑问，他在组织工作方面具有非凡的才干，但他所采取的方法不久就给他招致许多非难。旧日的"尤尼佛西塔"此时仍然经管列岛谷物进口，由于工作效率过低而被撤销。对法庭进行了某些迫切需要的改革，教会法庭的权限范围受到限制，174 遗赠教会的财产均奉令必须于一年内全部转售。公证人和律师此后必须能在书面和口头上熟练地运用英语方为合格，所有请愿书及政府契约都必须使用英语，英语将代替意大利语而成为官方语言。1812 年调查团建议成立的公民委员会一直未能实现，各种决定都是由梅特兰独自作出。尽管这些措施绝大部分确属必要，它们必然触犯马耳他社会中的某些阶层。梅特兰专横独断的作风使事情变得更糟，不久就给他赢得了"托姆王"的外号①。可是，梅特兰在经济困难时期的卓有成效的管理工作却是无可非议的。他降低关税、检疫和

①托姆王，King Tom，指托马斯·梅特兰专行独断，有如专制君主，故取了这个绰号。托姆是他的名托马斯的简称。

——译者

运输的费用，力图部分恢复马耳他昔日的贸易。为了给予逐渐衰落的棉纺工业以刺激，还开办了工厂，尽管这些企业最后还是遭到亏损。

在1814年签订的巴黎条约中，其他欧洲强国承认了英国对马耳他的占有。和平一经宣布，英国在岛上的军费开支自然下降，经济问题于是更为加剧。此后二十五年中，除在受到危险威胁时，英国的国防费用始终保持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列岛在经济上也一直处于不景气的状态。纳瓦里诺事件①中，英、法、俄三国联合海军于1827年击溃了土耳其舰队，从而促成了短期的经济繁荣。1830年法国侵占阿尔及尔也产生同样效果，因为从英国人的观点看来，地中海上的战略形势发生了变化，对他们不利。法国人此时已经有力地控制了地中海西部海盆，英国担心法国可能企图把它从马耳他赶走。局势虽然不久就安定下来，但当法国开始向埃及的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②大

①纳瓦里诺，在希腊南端，现名皮洛斯。1827年欧洲英法俄三国干涉希腊独立战争，在纳瓦里诺港内发生海战。——译者

②穆罕默德·阿里(1769—1849年)，任埃及帕沙为1805—1849年。——译者

献殷勤，唆使他采取与英国为难的政策时，野心之大，暴露无遗，使英国深为震惊。埃及横跨通往大英帝国最重要属地印度的陆上捷径，一个怀有敌意的开罗政府当然会给英国带来困难。1837年，穆罕默德·阿里为在波斯湾获得立足点，派 175 军队迅速挺进阿拉伯，占领位于通往印度的另一条陆路上的巴格达，这时英国便作出了果断的反应。它于1839年攻占了亚丁，并着手为进攻埃及的地中海沿岸地区进行种种准备，以便在必要时采取强硬措施。

法国越来越对英国采取敌对态度。由于整个局势日趋紧张，马耳他列岛的防御体系也有所改变。配备了新武器，增加了驻军，修整了防御工事并使之现代化。瓦莱塔及三镇安设了新的给水系统，弗洛尔亚纳也挖掘了粮窖。为了供应皇家海军的需要建筑了一个大面包厂，英国海军部的第一所干船坞也于1848年在马耳他开始使用。所有这些活动导致繁荣重新降临。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年)期间，英国军队支援土耳其对俄作战，马耳他又成为前方供应站和船舶修理港。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英国在马耳他的军事

费用平均每年达二十万英镑左右，1854 年超过四十万英镑，1856 年更超过了八十万英镑。尽管开支并非年年如此，而且军费数字的变化幅度实际较大，马耳他此时确已成为皇家海军的一个主要基地。1869 年苏伊士运河的通航，更把列岛置于大英帝国的主要航道（通往印度的地中海航道）之上。

其他英国基地也在发展，但并未使马耳他的价值有所降低。1839 年英国取得亚丁，1878 年从土耳其人手中租到塞浦路斯，1882 年占领埃及；这些新属地乃是一个个环节，接成一条帝国基地的长链条，它从联合王国延伸到直布罗陀，经过地中海及红海，直达印度、海峡殖民地和新加坡。这条供指挥和交通用的链条最后还为中国沿海的基地服务，更不用说澳大利亚及新西兰等等重要殖民地了。列岛是这一帝国基地系统中的枢纽之一，而马耳他更是地中海舰队司令部所在地，它守卫着一条对英国利益生死攸关的航道。

由于苏伊士运河的开凿而引起的这些带176有战略意义的新发展，也反映为十九世纪后半期在马耳他兴建的若干军事设施。海军造船厂进行

了巨大的扩建，港口改善了，新的固定防御工事修筑起来，兵营和军事医院也建立了。

十九世纪前半期大部分时间，英国人一直满足于使用圣约翰骑士团的军事设施，不过略加修改以适应自己的需要；约从1840年开始，由于马耳他已成为这个幅员辽阔的海上帝国的要害阵地，列岛于是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建设。在骑士团统治下，马耳他以其在地中海心脏地区所占的战略位置而备受重视；及至英国人统治时期，它更进而扼守一条与世界上许多国家有关的航路，军舰可以此为基地驶往列强的各个势力范围。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变化，也从马耳他人的生活状况和当地经济中反映出来。1798年圣约翰骑士团被逐出列岛时，岛上人口约十万。其后两年中，战争、饥馑、瘟疫相继而至，繁荣兴旺已经不可能，人口自然减少。一旦生活趋于正常，情况也随之变化；十九世纪头十年末，人口因繁荣时期的来临而相应地再次骤增。1813年发生的瘟疫，夺去了四千多马耳他人的生命，它不仅标志着一个繁荣时期的终了，也使十年来的人口增长宣告结束。从这时起，出现了持续多年的经济停滞，人

口增长速度缓慢。1830年天花流行，岛上居民死亡达七百五十六人，而1837年的霍乱，又有四千二百五十三人死亡。此外，列岛工资水平过低，长期未能改善，也促使马耳他人移居国外。1842年首次进行人口调查时，列岛人口总数达十一万三千八百六十四人。根据较为可靠的十九世纪初期的人口统计数字来看，这一数字增长不大；它很可能反映了1813年到1842年的增长率相对缓慢——当然是就马耳他而言。1842年以后，人口增长又加快。1851年列岛居民总数为十二万三千四百九十四人，1871年超过十四万人，进入二十世纪后不久达到二十万人，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几年，更超过了二十五万人。1948年的人口调查表明，列岛拥有居民三十万零四千九百九十一人；根据1957年的调查，共人口总数则为三十一万九千六百二十人。从这一年开始，由于出生率下降和大批马耳他人移居国外，又出现了人口下降的趋势。

177

英国统治时期的人口增长率高于骑士团时代的记录，列岛的经济问题也随居民人数的增长而严重。列岛每平方英里人数，1842年平均为九百

三十五人，到1956年即达二千五百一十一人。城镇乡村规模扩大，占用大量土地，但社会上新的就业机会却并未增加；结果越来越多的人全仗当地唯一的重要雇主——英国的海陆空三军——为生。

十九世纪的行政官员对人口骤增所引起的种种问题十分关注，但要寻求出路却没有多少活动余地。

在人口继续明显增长的情况下，唯一可能的权宜之计就是动员部分过剩人口移居他处。虽然马耳他人依恋故岛之情很强烈，但长期以来他们也形成了一种多少带有传统性的倾向——迁往邻近地区以寻求经济上的发展。例如十六世纪后半期，西西里和那不勒斯显然已成为许多马耳他人的家乡；而在骑士团统治时期，地中海西部的一些港口也建立了马耳他人聚居的小型居民区。在十九世纪初的高度繁荣年代里很少有人想移居国外，但到1820年，少数马耳他人又开始离岛外出寻求机会。英国的行政官员们也在各方人士的劝告怂恿下，认真考虑由官方发起组织移民的问题。基于这一想法，南非、澳大利亚、西印度群岛和

希腊都曾被推荐给官方考虑。最后还是决定不使用公费进行移民，因为尽管地方当局确实帮助组织了若干批移民，但从未得到什么显著的效果。178然而，对那些在国外不幸未能安家立业，濒于困境的马耳他移民，却动用公款资助他们返回故乡。这一保险措施，显然是为了鼓励移民的积极性。

马耳他人出国，主要是前往北非，因为他们可以利用现有的贸易联系，搭乘往返于地中海中部和北非沿岸的小船，旅费十分低廉。到十九世纪末，分布在地中海沿岸的马耳他移民已经远远超过了五万人。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的黎波里和埃及是最重要的移民地，但在士麦拿、君士坦丁堡、直布罗陀、西西里与爱奥尼亚群岛，也建立了一些不小的马耳他人村社。组织部分马耳他人移民西印度群岛的努力却未获成功，到达北美洲和澳大利亚的马耳他人也为数不多。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移民的去向有所改变：地中海沿岸已不再为人向往，越来越多的马耳他人移居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澳大利亚接受了成千上万的马耳他移

民。

英国统治时期岛上居民人数的巨大增长，也在城镇乡村的数量、规模和外貌的变化上得到了反映。1800年英国人接管列岛时，居民点包括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马耳他乡间人口密集的大村庄；另一种是骑士团在大港周围建立或加以扩展的一些城镇。沿海和边远地区则人烟稀少。英国统治期间，边远地区有居民出现，而在原有的港畔城镇周围又出现了一片片的郊区。

十九世纪初，瓦莱塔人口约二万，到1861年则达二万五千人，这一数字标志着该城发展中的一个高峰。1861年以后，人们开始迁出瓦莱塔，去郊区物色住所。其他港畔城镇的情况也与首都相仿。十九世纪前半期，弗洛尔亚纳的居民人数迅速增长，到1871年即达顶峰，此后人口明显下降。十九世纪后半期，维托里奥扎、科斯皮夸和森格莱阿的人口增长都极其缓慢。 179

大部分老村子的发展情况较港畔城镇好些，其中绝大多数虽然发展速度并不惊人，但其规模却一直在稳步扩大。

十九、二十世纪中发展最为迅速的居民点当

推郊区。斯利马在1833年还被描述为“主要供瓦莱塔居民避暑”的一个小村，到十九世纪末已成为一个小城镇的中心区；类似的居民点也开始在英西达和圣朱利安斯发展起来。斯利马的居民在1861年仅有三百二十四人，到1957年即超过二万三千人。圣朱利安斯1871年才有居民六百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已达九千一百二十二人。现在，斯利马、圣朱利安斯、英西达、皮埃塔和格齐拉等郊区已经连在一起成为马萨姆希特湾北岸的一大片城区。

斯利马地区发展起来的郊区，主要居民为自由职业者和商人阶层；而哈姆隆、保拉和马尔萨这些工人阶级聚居的郊区，发展更为突飞猛进。1871年，在哈姆隆、马尔萨和圣维内拉这一地区居民只有三千二百人，到1948年却一跃而为此数的十倍。保拉1861年仅有居民四百八十八人，而1948年即达一万四千七百九十三人。有些老村子如扎巴尔、阔尔米、比尔基尔卡拉等，由于地理位置适宜，无不发展成为港畔郊区，人口增长极为迅速。

在边远滨海地区的圣保罗湾、马萨希洛克、

比尔泽布加和马尔萨斯卡拉，也有一批居民点发展起来。这些村庄原不过是些小渔村，但在本世纪中都已发展成为度假胜地。

在马耳他西北部的梅利耶哈、伊姆贾尔、马尼卡塔和泽比耶，居民点也随着十九、二十世纪这一地区的农业垦殖发展起来。

本世纪中，建筑式样以及马耳他村庄的外貌都有了明显改变。传统的建筑方法已为更现代化的技术所代替；往昔人口密集的村庄，也沿着条条道路而成带状向四周扩展。马耳他居民点在数量和规模上的巨大增长，在城镇规划上带来了若干复杂问题。

列岛的内陆交通在英国统治时期也有发展。 180
某些道路由于军事需要得以改善，另一些则为了新居民点的需要而修筑起来。总的说来，列岛若干个世纪以来逐渐形成的交通网，均为适应现代要求而加以改建。列岛的多数道路直到 1920 年以后才铺设碎石路面。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比较现代化公路的主要里程才铺设完毕。

马耳他拥有铁路交通，为期短促，不久即告中止，成效亦甚微。1880 年马耳他铁路公司成

立：1883年在瓦莱塔与英迪纳之间修筑一条铁路。但这一企业未能获得成功。1890年，由于断定该铁路业已危及公众的安全，政府在公司作出让步的条件下接管了这条线路。该线路经过全面大修，于1892年重新通车，不久即获得利润上缴地方金库。于是有人主张把线路延长到木斯塔、泽布吉及斯利马。实际上只延长到英迪纳，该城所在的山丘上开凿了一条隧道，铺设一条线路专供英塔尔法的兵营与军事医院之用。延长这一线路费用约二万英镑，而增加的收入是否能抵偿这一支出却大可怀疑。总的说来，这条线路在财政上还是有利的。但1903年政府又准许另一家公司开始在马耳他修筑电车轨道，该公司所经营的三条线路把瓦莱塔与比尔基尔卡拉、科斯皮夸以及泽布吉连接起来。瓦莱塔——比尔基尔卡拉一线与铁路直接竞争，后者收入迅即下降。

最后，这条铁路所造成的亏损再也无法负担，于1931年4月1日便中止营业。公共汽车业务的扩大，最终又使电车和铁路的营业全部垮台。

在英国统治下，马耳他的农业经历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政府不断表示希望能提高当地农业

生产力；提高农业生产力既能减轻封锁对列岛的威胁，也将使马耳他人有更多的就业机会。政府为改进当地农业曾推行种种计划，但都未能获得 181 完全成功。鲍尔所采取的最早措施之一是把马铃薯引进列岛；这种农作物经过了一段时间方为当地农民所接受，最后终于成为马耳他主要出口农产品之一。鲍尔也在农村中投资兴办了一处植物园及若干小型园艺场，希望以此示范，从而提高当地农业水平，但这一投资的收益看来却与所投入的资本不相称。

英国人如同他们以前的骑士团一样，也对在当地建立丝织业发生兴趣。1826 年在马耳他开办了英国丝绸公司，拨出大面积原属民政当局所有的土地，不收租金，供其使用，种植了数以千计的桑树。计划由公司向当地工人提供蚕卵，按时供应桑叶；马耳他人则负责饲育幼蚕成蛹，再缫丝卖给公司。在一段时间里一切顺利，桑树生长茂盛，马耳他人也接受了这一安排，1831 年生丝产量约四百镑。但由于一些尚未查清的原因，产量未能增长到预计的总额，接着在 1836 年发生蚕病，丝织业乃告停办。

为了发展新的农业项目，这并不是作的唯一努力。1824年，曾力图引种芒果树以及某些牙买加植物。1827年，胭脂虫[①]也被引入列岛，但未能成功。1870年前后再作尝试，仍遭失败。威廉·里德爵士担任总督期间（1851——1858年），曾采纳了引入阿萨姆蚕种重新开办丝织业的意见。但这一计划亦告失败。

组织农民在列岛的一些空旷土地上定居垦殖有否可能，这在英国行政官员们的头脑中酝酿已久。鲍尔对这一想法颇感兴趣，1812年的调查团也曾作过论述，邦桑比总督任职期间（1827——1836年）并试图推行。但直至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才开始在马耳他西北部的空旷土地上进行大规模的垦殖。这些土地都是民政当局的产业。

182　事实上，这些空旷土地大部分曾属骑士团所有，骑士团也曾试图在这一地区提高农业生产力，但大都只是白白投资而无利可图。这一地区大部分是由石灰岩构成，最好的地方也只是覆盖着薄薄一层土壤。山谷里虽有好地，但绝大部分均已

①胭脂虫，属昆虫纲蚧科，是胭脂的原料。原产墨西哥，在仙人掌上繁殖，每年可收获两次。——译者

种植。有人常说马耳他人在开垦贫瘠石地方面已有数世纪的经验，这种说法虽然反映了一定的事实，但人们却往往容易忽视另一情况：以往新的土地大部分是由已有相当家底的农民开垦的，他们千方百计地扩大其自有的耕地；至于由原来一无土地二无资金的农民来大规模垦殖辽阔的不毛之地，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然而，约从1840年至十九世纪末，在马耳他西北部政府所有的土地，仍被划分为几何图形的地块租给农民，租金低而租期长，但规定要加以开垦和种殖。这一垦殖是经过周密筹划的，铺设了通往这一带的道路，还在伊姆贾尔和梅利耶哈建立了新村，供迁往西北部的农民居住。尽管屡遭失败，还是造出了一些新的农田；许多边际土地也种上了庄稼，但后来大部分又都废弃了。

垦殖进行数年以后，发现西北部的某些地区地面表层以下不远处有可资灌溉的水源，潜力甚大。于是打了不少井来利用这些水源，从而开辟了若干个水源丰富、灌溉方便的农业耕作区。

葡萄的种植以往在列岛仅处于次要地位。约在十九世纪末，为增种这一作物进行了不懈的努

力，葡萄业迅速发展。但二十世纪初因发生虫灾而遭受严重挫折。这个问题，由于向栽培者推广具有抗病能力的美洲葡萄籐而获得解决。葡萄园的面积于是迅速扩大，制酒业也开始日益发展。迄今列岛仍有少量酒类出口。

英国人统治时期，农业上还发生了一些其他183变化。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抗性强的谷物“米希亚托”的种植迅速下降，十九世纪后半期尤其如此。由于棉纺工业的衰落，对原棉的需要以及棉花种植的面积都减少了。这一工业在美国内战期间曾出现短时期的复苏，但当市场恢复正常时，便又继续趋于衰落。及至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马耳他已停止种植棉花。随着棉花生产的下降，越来越多的耕地面积用于种植马铃薯、小麦及冠状岩黄芪，这是一种苜蓿科作物，用作牲畜饲料，以代替过去广泛用作饲料的棉籽。

生活水平的提高，英国侨民的增多，都促使新鲜水果及蔬菜的需要不断增长。结果列岛各处兴办了一大批引水灌溉的园艺场。

很早以前英国人即已引入奶牛以满足对鲜牛奶的需要。威廉·里德爵士就曾进口过安加斯牛，

但直至近代，列岛主要奶源仍为大群山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以发给津贴为手段，促使乳牛饲养头数有所增加，山羊头数因而有所下降。

一般来说，凡与英国军事机构联系不大的工业，都未能趋于繁荣。这一时期，当地许多手工业因进口货物的竞争而衰落。受打击最重的是棉纺工业；而在十八世纪后半期，棉纱及棉织品却是列岛的重要出口商品。英国人接管列岛时，这一工业已陷入困境，在整个十九世纪期间更是每况愈下。这一工业的衰落过程比较缓慢，因为产品在当地市场上仍有一定销路，还可以通过压低工资而降低产品价格。例如根据1839年的统计，一个妇女每日纺纱十七小时，所得的报酬还不到一便士。1842年，当地有工资收入的人员中，据说25%都受雇于这一行业；虽然可以肯定，其中多数人的工作只是间歇性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这一工业实际上已完全消失。

英国人接管了骑士团的小船厂后，皇家海军早已拟定了扩大的计划。然而，第一个干船坞却直到1844年才动工修建，地点是在战舰湾头上（英国人因此将大港的这一部分改名为船坞湾）。 184

这个干船坞于1848年启用；为了应付日益增大的海军修理任务，不久又拟定了修建类似工程的计划。地址究竟以法兰西湾还是马尔萨为佳，曾就此问题进行了一场大辩论。选择后者，则整个海军造船厂必须迁移，但好处是该处有大片平地，日后造船厂扩建时可以不受阻碍。法兰西湾则因缺乏空地而无发展前途。但另一方面，大港内部港身太浅，需要进行大量的疏浚工作。辩论结果决定以法兰西湾作为修建地点；于是动工兴修当时堪称规模巨大的萨默塞特船坞，该船坞于1871年竣工启用。曾有一段时期，该船坞比皇家海军在朴次茅斯所使用的各个船坞都大。1892年，汉密尔顿船坞亦告竣工。1899年又动工修建另外两个干船坞。这一扩建继续进行，直到海军造船厂在战舰湾拥有一个船坞，在法兰西湾拥有四个船坞时为止。这些船坞配有大量的港畔工场及其他修配设施。在马萨姆希特湾也修建了若干海军修理场所。马讷耳岛上建立了一所小船船厂。与此同时，为修配潜水艇和驱逐舰也着手进行某些准备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海军造船厂雇用职工达一万名之多。

骑士团在大港修建的商业设施也获得了巨大扩展。随着蒸汽机船只的普遍使用，必须有大规模煤仓，因为来此添加燃料的不仅有皇家海军舰艇，还有一些私人船只。由于货运的扩大，有必要改善港口设施以供后者使用。1840年前后，大港内部扩大；1859年又在这个区域里动工新建了大量商用港口设施。

1873年，英国马耳他水船坞公司在马萨姆希特湾开设了一所商船修配厂，许多年中生意一直兴隆。

十九世纪前半期，列岛对外贸易经历了大幅 581 度的变动。这个世纪初期的繁荣由于1813年的瘟疫而告中断，接着便是十年左右的困难时期。直到1825年贸易才又开始好转。然而，总的说来经济还是处于脆弱状态；大批马耳他人生活水平很低，未能改善。皇家调查团在1836—1838年所作的报告中即表明列岛仍处于相当严重的贫困之中。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开始恢复繁荣，到克里米亚战争期间(1853—1856年）达极盛时期。经济繁荣不仅是由于军事开支的增加，也是由于这一时期的地中海贸易的普遍增长。半岛—东方运输

公司经由地中海的货运量日益增加；1858年，该公司又修筑了一条从亚历山大港通往苏伊士的铁路，从而便于客运及货运通过介于地中海和红海之间的咽喉地带。下一步当然就是开凿一条运河，使船只可以直接通过，从而免去铁路运输中装卸货物的巨大费用。人们早想开凿一条运河，但直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这项工程才得以进行，尽管英国还是持反对意见。

马耳他总督威廉·里德爵士(1851—1858年)预见到苏伊士运河的开凿，将使地中海成为一条主要航道，于是拟定了适应这一新形势的一系列计划，他的继承者约翰·加斯帕·勒·马尚(1858—1863年）继续大力推行。当运河在1869年通航时，马耳他已为充分利用这一必将获得发展的新的贸易方式做好准备。从1859年开始，在大港的港身深处修建了供商船使用的新设施。运河开航后，前来列岛的船只数量骤增，不久马耳他的贸易便突趋繁荣。到1880年，大港已确立为往来于英国、印度与东方之间的船只的主要加煤站，集散贸易大为兴旺。这一年中来列岛的单是汽轮即超过三千艘，此外还有二千只帆船。成千

上万吨的煤在港口周围各个煤仓频繁吞吐，港口工人几乎毫无空闲。

政府岁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对各种港埠活动所征收的赋税，数量增长迅速。此外，瓦莱塔—英迪纳之间铁路的修筑，以及海军部和皇家工兵部队所支出的大量费用，都有助于维持社会上的充分就业及优厚的劳动报酬。但所有留心的人都已明显看出，当地经济结构具有种种缺点，在议会内也经常对此进行辩论。到 1890 年时事情已很清楚，马耳他不可能无限期地依赖贸易上的繁荣。尽管列岛在这场夺取地中海上新兴贸易的竞争中暂时领先，但其他港口绝不甘心让马耳他永远安享这种优先地位。阿尔及尔、直布罗陀和塞得港无不是不惜工本争先修建港口工程。他们不仅在港口设施上胜过了马耳他，而且煤价也较为低廉。

186

后来成为勋爵的马耳他总督杰拉尔德·斯特里克兰爵士(1889—1896年)在议会提出了改进港口设施以及对所有新兴工业、商业及农业予以鼓励的建设性主张。当时甚至有人提出将马耳他开放为自由港并发展旅游业。可惜这些主张的提出都不得其时。1887 年，适逢议会的多数民选议员

被授权控制财政事务。他们对有关投资计划的事情所知甚少，在征税问题上又自私而固执。许多议员甚至不能理解一个基本事实：马耳他如要增加新的服务项目，增强自己的吸引力，就必须筹款投资建设。总督越是这样主张，他在议会中就越是得不到积极响应。有个议员一语道破了他的立场："不举新债，不收新税，现有捐税亦不得增加！"斯特里克兰为了新建或改善某些重要设施而要求议会通过所需经费时，几乎全然得不到支持。他主张免税教育，但议会态度极其冷淡。甚至采用电力照明的经费，也是耍了一点手腕方才获得通过。最后在1901年，英国政府竟不得不越过马耳他议会，而直接批准兴修学校、排水系统、给水管道、医院、公路等等设施所需的费用。然而就在同一年，马耳他总督弗朗西斯科·韦拉试187图为水船坞公司争取某种财政上的援助时，又告失败。这家公司需要投资增设若干新的重要设备，以应日益增多的来列岛船只之所需。韦拉建议马耳他政府在一定条件下保证所需新资本的利息。这本来不是什么创举，长期以来，各国政府早就以保证利息这一措施鼓励兴办企业。议会却概不

同意，建议只得撤回。公司未能筹集所需资本，不久即告倒闭。

列岛作为加煤站和货物集散中心的作用日益缩小，其原因不仅在于其他港口的竞争以及马耳他在投资上未能作出正确决策。海运船舶愈来愈大，加以三胀式蒸汽机的推广，意味着船只已能长途远航，无需中途上煤。结果是使用马耳他等中间加港煤的船只必然日渐减少。

进入二十世纪后，马耳他在商业繁荣的同时已出现相当多的不祥之兆。政府岁入下降，失业人数增多。然而这些潜在问题却又为一些新的暂时因素所掩盖。二十世纪初，海军部着手在大港入口处修筑庞大的防波堤。过去每当刮起“格里加”(即东北风)时，船只不但难以入港，甚至在大港内部也会碰到许多困难。新建的防波堤就是为了减轻这方面的困难而设计的。这项工程规模较大，所需劳动力之多，甚至到必须从西班牙和意大利招工的地步。由于劳动力奇缺，工资在几年内增加了一倍。1905 年，有九千多马耳他人受雇于海军机构，但多数工作带有临时性，工程一旦完成，工人随即遣散。1911 年，海军部雇用的

马耳他人减少到五千人左右，工资也随之下降。大约与此同时，由于德国大力从事海军建设，英国亦加强英伦本岛的舰队，马耳他的防务因此削弱。若干海军部队从大港撤走，遂使列岛的困难188更为增加。由于困难情况迅速扩大，1911年，英国政府再次派出一个皇家调查团到马耳他进行调查。

调查团迅即认识到当地问题的症结所在。困难主要是由贸易衰退及英国削减防务费用而引起，但某些其他因素亦应考虑在内。许多古老的手工业已在高效率的外国企业竞争下趋于衰落；由于缺乏保障，当地资本家宁可投资国外而不愿投资于马耳他的生产事业；税收制度也亟需改进。

调查团官员极力主张豁免主要由下层阶级负担的粮食进口税，建议实行一种新的税收制度，以便从有产阶级身上取得更多的税收。在这个问题上，报告所持意见与几年前有人对财政所作的评论正相吻合；后者也指出了列岛上不征收所得税、地产税，遗产税及财产税，一句话，不动产的业主"对国家税收一个便士也不出。"

调查团就税收问题发表评论，对英国军事机

构也未放过。首先，当地财政部门每年拨款五千英镑以分担列岛防务费用，而军事机构的进口物资却不纳关税，占用岛上土地及建筑物（均系民政当局财产）亦不付任何费用。十九世纪前半期，局势更糟，只不过调查团没有提到罢了。当时地方财政所直接担负的防务费用为数更大，曾有一个短时期全部年终结余都用于此。

军方针对调查团的观点提出了相反的论点：军事机构在马耳他所支付的巨额费用实际上支持着当地经济，再要求他们缴纳关税和房租是不合理的。

调查团官员接着提出改进当地经济的积极性建议。他们建议加快移民速度，鼓励兴修小型灌溉工程以求发展农业，亦可着手创办新工业。他们并认为旅游业大可发展。这些建议绝大部分符合近年来关于马耳他经济发展前景的种种说法，似乎表明调查团颇有远见。然而，这些建议只不过是大同小异地复述了当地行政长官二十多年来力图贯彻的一些想法和计划而已。例如在1902年，为求改善旅游设施，曾在瓦莱塔划出一块地皮招租，要求承租人修建旅馆，租期九十九年。 189

起初伦敦的一家辛迪加对此大感兴趣，但结果不了了之。关于加速移民及创办新工业的问题，早已议论了几十年。在后一个问题上，调查团倒是揭示了一项重要事实：列岛上并不缺乏私人资本，缺乏的是投资赢利的机会及安全保障，结果使很大一部分马耳他资金投入国外。

调查团的决定，几经努力才得以部分贯彻。当地财政部门每年担负的列岛防务费五千英镑得到豁免，也尽力开辟新的税收来源。但后一措施却遇到了历来每次改革都曾遇的全部困难。当地有影响的集团煽动人们反对实施直接税，使这一建议无甚进展。尽管如此，经济还是开始恢复，到 1914 年列岛已不再濒于破产边缘。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再次实现了充分就业。马耳他不仅为皇家海军所利用，协约国海军，特别是法国人的军舰，也日益加以利用。造船厂全力从事损坏船只的修理以及船只改装。马耳他也成了达达尼尔及萨洛尼卡两战役伤员的治疗中心，成千上万的伤员在列岛上接受治疗。

然而，第一次大战所带来的并不全是好处。贸易的中断使政府收入减少，食品价格也由于数

量少运费高而日益上涨。结果生活费用迅速提高，某些日用必需品价格猛涨，而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却未相应增加。1917年造船厂工人举行了象征性 190 罢工，因为只给他们提高工资10%，普遍认为这是不够的。共后工资虽有所提高，但这并不能解决通货膨胀这一根本问题。事实上，马耳他当局对造成通货膨胀的大部分原因都无能为力。战争虽于1918年停止，局势并未缓和，生活费用依然很高，而军事机构的支出以及就业机会却急剧减少。

生活费用之高使许多蒙受苦难的社会阶层日益不满，终于发展成为骚乱。1919年6月在瓦莱塔出现了暴动。8月，总督普卢默勋爵（1919—1924年）检查了列岛的财政状况，并为消除岛上居民的困厄作了巨大努力。实施面包津贴制，动工兴修公用事业，许多政府雇员的薪俸获得提高，使之能够维持生活。然而，列岛的根本财政问题却是难以解决的。由于战争期间的通货膨胀，马耳他政府拥有的定息股票跌价几达三分之二，支出大大超过收入，新的税收来源却难以开辟。靠借债以解决困难不能当作正常的经济措施，而尽管政府拥有大量资财可供抛售，能使困境暂时得

到缓和，但从长远来说，却会增加困难。

英国政府在同年后期给马耳他二十五万英镑赠款，但很快就被花完。到 1920 年 1 月，马耳他政府仅面包津贴一项每周即支出四千多英镑。

幸运的是经济确已开始回升。来岛船只逐渐增多，食品价格有所下降；人口问题也因移民而有所减轻。

直接的财政压力一旦解除，经济发展多样化的问题又一次被详细地加以探讨。人们希望能劝说某个较大的英国造船及修船公司前来马耳他从事经营。为鼓励小工业及农业的发展也作了不少191 努力。1924 年设立了旅游局，对政府修筑旅馆的可能性也进行了研究。主要由于世界经济形势不利，这些探讨多数未能得出什么结果。尽管如此，1923—1926 年这几年还是相当繁荣的，经济上也取得了一些进展。然而，1927 年却又有某些不利的世界经济力量再次冲击列岛的生活。由于政府收入下降，不得不削减公用事业支出，这就导致失业现象增多。经济萧条的日益加深，造成全世界劳动力过剩，马耳他移民因而很难找到出路。直至 1934、1935 年，由于世界贸易普遍增长的刺

激，又由于英国面临轴心国的威胁而重整军备，该岛才在经济上开始复兴。1935 年，意大利侵入阿比西尼亚。世界舆论对此强烈反对，尽管最后并未采取任何有效措施。英国却在地中海扩充其军事力量，此举对马耳他的经济还是有利的。从此以后，英国鉴于不久即将对意德两国作战，必须做好准备，于是大力改善列岛军事设施，所用经费日渐增加。

在上述整个英国统治时期，列岛经济一直具有易于发生巨大波动的倾向。马耳他既是一个军事基地，显然易因防务费用的变动而受损害，而列岛经济结构缺乏多样性尤易使这一问题加剧。仅有的另一巨大收入系取自前来大港的各国商船。但商船活动却带有周期性，不仅随着世界贸易量的增减而增减，更因地中海贸易方式的变化而受到影响。有关船只大小及航程等的变化也带来不利的后果。外界情况发生变化，马耳他却不能经常随机应变，及时作出反应。结果就常常由于其他港口的竞争而失去进行贸易的机会。同样，许多地方小型工业也因无力与进口产品竞争而趋衰落。为创建新工业曾作多次努力，但大都由于

当地条件不利而遭失败。必须指出，虽然有些马耳他人控制着大量资本，但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却192很少投资于新的生产企业。在当地生产多种商品显然并不经济。马耳他的绝大部分资金储蓄在国外，或投入仰赖英国军事人员消费的服务行业。总之，可以得出如下的公允结论：虽然英国统治下的列岛在财富数量、人口数字及繁荣程度方面都有了相当大的增长，却常有可能遭遇惊人的经济波动，致使人民生活极端困苦。

列岛在宪法上也几经变动。马耳他于 1813 年成为英国的直辖殖民地，由一个英国总督统治，其权力不受任何马耳他谘詢机构或立法机构的限制，而服从英国政府的管理和训令。1835 年施行经过修订的宪法，其中规定由副总督与七名议员组成议会，担任总督的顾问。议会中马耳他人至少应占三席，但它不过是谘詢机构，总督仍拥有全权。

议会的形式在其后若干年中稍有变化，而在 1849 年议员人数也大大增加。1849 年宪法规定成立一个十八人的议会，它包括总督、官方议员九人和民选议员八人。虽然议会有法定的官方多

数，但马耳他人至少得以参加制定政策的辩论。宪法规定总督得在认为必要时超越议会而采取行动。

马耳他议会认为他们在管理岛内事务上应拥有一定实权，不应受到官方多数这个框框的束缚。由于这种想法，新宪法实施的效果并不太好。

对此，英国的行政官员的观点在这个时期已有分歧。威廉·里德爵士认为应给马耳他人更大的权限，而其他人则认为马耳他的大多数政治家不宜担任公职。有个官员讲过这样一段话："这个小小的立法议会中派系分明，互相倾轧，无理可喻"，"不多几个煽动者在这个微型政治舞台上高视阔步，其实并不代表广大岛上居民的观点和真正利益。"每逢有这种"高视阔步的人"站起来反对总督的措施时，加斯帕·勒·马尚爵士（1858—1864年）便立即摇动表决铃，以这一极为粗暴而有效的方法结束辩论，余下的事全由官方多数处理。由于他的蓄意破坏，1849年的宪法实际上已经不起作用了。 193

1864年，亨利·斯托尔克斯爵士接替勒·马尚。他采取的政策是不违背民选议员的意愿而强

行通过有关支出的议案。

1887年又实施了新的宪法，规定民选议员在议会中占有多数席位，议会在有关列岛内部事务的多数问题上享有立法权，并控制财政事务。英国国王则保持干预的权力，但只在非常情况下使用。

这一时期，议会内的马耳他议员因意见不同分为两派。改良派倾向于亲英，而另一反改良派则亲意，至少在文化问题上是如此。后者反对在马耳他学校中停止教意大利语而改教英语；他们竭力阻挠通过法案拨款建立这样一种他们不赞成的教育体制。这一派还反对关于改革民政机构及税收制度的建议。总之，反改良派不赞成增加公共支出，在加速政府事业的发展方面拒不合作。在1903年，主要是由于上述这种令人不满的情况，1887年的宪法又被废止。新宪法恢复了官方多数的原则。

1903年宪法一直实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战后，一部分政治家成立了马耳他国民大会，它提出了在更大程度上实行自治的要求。当时，列岛不仅经济情况极为困难，由于有人提出

马耳他皇家大学所授学位失之虚夸，应当作修改，学生对此不满，也起来示威，局势一直处于紧张状态。1919年6月17日终于在瓦莱塔发生了暴乱，大量财产遭到破坏。军队奉召入城，而在暴动者对他们进行袭击时，三名马耳他人被当场击毙，另一名后来也因伤致死。

对暴动之发生人们看法不一，有人说暴动是 194 由反英情绪促成，有人则说是面包价格昂贵所引起。如按暴动民众所袭击的目标来判断，这几种因素都有。大学所受损害甚大；亲英的《马耳他纪事报》报馆遭到洗劫；几个具有同样倾向的政治家的住宅被捣毁；一些面粉厂也被破坏。

新总督普卢默勋爵在一片混乱的政治经济形势下来到马耳他就任，他所采取的行动既坚决，同时又力求息事宁人。有些当地政治家一直在进行着可以认为是煽动暴乱的宣传，他对他们严加警告：如果行为再不检点，总督将采取严厉手段。与此同时，总督也根据伦敦的指示明确表示，马耳他人将在管理列岛内部事务方面获得较大的权限。

1919年12月，马耳他在“一切纯属地方事

务"的问题上获得了充分的自治权。唐宁街发来的电文宣布"岛上实际将有两个政府并存：一个政府处理与帝国有关的事务，它必须听命于帝国政府；另一个政府则处理当地事务，它将根据岛上居民通过其民意机构所反映的意愿行事。"这两种形式的政府应统一体现在总督身上。从字面上看，这种称为两头政治的制度，就满足各方利益一点而论较前大有进步，但关键问题却在于定义的下法：究竟那些事务是与帝国利益无关的呢？虽然宪法中对这一点详加解释，实际上却执行得并不好。新宪法在 1912 年生效，也就是英国人在印度也开始实行两头政治那一年。

起初一切顺利，马耳他新政府在发展经济及公共设施方面都取得了进展。但数年之后，由于教会和政府之间以及马耳他国会上、下院之间的195 摩擦冲突，又引起大量纷扰和动乱。1930 年，英国政府宣布暂停实施这部宪法。虽然 1932 年曾一度恢复，翌年却又被中止。直到 1947 年马耳他才恢复内部自治。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在马耳他国内政治舞台上一直占有重要地位的争端之一是语

言问题。英国人初到列岛时，当地居民中大多数人说马耳他语。中、上层阶级则使用意大利语，不仅在贸易及其他行业的活动中使用，甚至日常谈话中也如此。骑士团治理列岛一直使用意大利语，英国也继续用它作为官方语言。如前所述，托马斯·梅特兰爵士曾规定在行政事务中必须使用英语，但这一措施看来未能彻底实行。

在英国统治下，大部分岛上居民说的仍然是马耳他语，而中、上层阶级则继续使用意大利语。许多马耳他人出于商业上的需要，当然要学习英语，但意大利语却仍然是教育和法庭使用的语言。

由于越来越多的马耳他人依赖英国及其军事机构维持生计，学会英语对他们显然有利。而意大利语的重要性则仅次于英语，因为列岛与意大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正常情况下，教育制度当然应该有所调整，以适合岛上居民的需要。但实际上推行英语教学，使之与意大利语享有同等地位的做法，却受到马耳他社会中某些阶层的猛烈抵制。所以语言问题在当地政治生活中成为尖锐斗争的焦点，为时达数十年之久。

这场战斗的头一炮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

期打响的。当时，一份关于马耳他民政机构的报告建议，政府全部公务都应以英语进行，公务员如不能全面掌握英语，则不得晋级。不久又发表了一份关于改革教育制度的报告，建议马耳他语和英语都应在列岛各级学校的课程表上占有更重要的位置。这些建议在反对改良者中间激起了强烈反感，议会中为此进行了多次激烈辩论。但是，改革还是缓缓地不可避免地到来。在一个国家，大多数居民已不使用意大利语言，而仍企图继续保持这种语言的优越地位，显然是极为滑稽可笑的。

196

英语和马耳他语的教学在当地学校课程中逐渐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当地居民最终争得用本国语言进行诉讼的权利。1899 年，法庭已允许在某些情况下使用英语；但直到1934年，马耳他语才取代意大利语而成为主要的法庭用语。1921 年宪法宣布意大利语和英语均为马耳他的官方用语；1934 年又增加了马耳他语；1936 年则简化为以英语作为官方用语，而以马耳他语作为法庭用语。以后的各部宪法都沿用这一规定。

语言问题带有滑稽歌剧的性质，但如果完全

从表面现象来看待这场争论，那就错了。它所反映的只是马耳他社会中某一特权阶层为保持其相对的特殊地位而进行的斗争的一个侧面。语言之争也反映了一场文化上的冲突，马耳他的中、上层阶级感到他们的某些文化特色正在受到英国影响的侵蚀，力图加以维护。意大利的语言和文化于是成为这些阶层利益的集结点。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意大利法西斯为了占有马耳他列岛，极力为其荒谬的要求寻找根据，语言问题自然也被用作口实。若干马耳他人崇拜意大利文化，但一直忠于大英帝国。不幸的是在三十年代，英国人认为某些亲意的马耳他政治家流露出意大利民族统一主义倾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这些人一部分被放逐到东非，其余的则被监禁起来。不必说，意大利对马耳他的轰炸一开始，岛上居民对意大利的同情也就随之消失。

对英国统治时期的列岛政治情况加以回顾，似乎给人一种印象，即岛上居民与英国人之间不断发生摩擦和冲突。但事实上决非如此。十九世 197 纪时期，过问政治的马耳他人为数有限；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列岛人口将近二十万，有选

举权者不过一万人左右，其中有兴趣使用这一权利的又不到半数。

总的说来，英国人与马耳他人之间的关系还是真挚而友好的。马耳他由于具有游泳、驾驶帆船和其他种种良好的运动设备以及社交活动的机会，成为英国军官心目中较为满意的驻地。由于英国人的傲慢及其海外驻军的胡作非为，也曾经常引起种种问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纠葛逐渐不复那么恼人。为时不久，马耳他人便自然而然地掌握了英语；及至十九世纪末，他们已在当地政府中担任了大部分职务。英马两国人民开始通婚，形成了一些有影响的家族；马耳他社会中某些阶层开始模仿英国风俗习惯。男孩子被送往英国私立学校读书，甚至在岛上建立了一所这样的学校。马耳他的军官也到英国的军校受训。尤其重要的，在新发展起来的斯利马城及其郊区，英国人与马耳他人毗邻而居。当地居民日益仿效外来的生活方式，在二十世纪尤其如此。能说一口好英语，越来越被认作一宗重要本事。居住在斯利马地区的马耳他人，称为“塔—斯利马”，被岛上其他居民公认为文明高雅，超人一等。

英国人，如同在他们以前的圣约翰骑士团一样，改变了岛上的整个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这些变化发生于一个具有极大独特性的社会之中，从而涌现的一些新社会生活方式也是独特的和马耳他式的；因之列岛得以继续保持了它自己的个性与特色。

第九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

198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马耳他经历了又一次大围攻，其间每一细节都表现了一如1565年之役那样的英勇顽强，而对于西方世界来说，其重要性很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两次围攻有很多相似之点：都是以寡敌众，马耳他人都起了突出的作用，而无论是哪一役，守卫的司令官都未为列岛作出充分准备。甚至两个时代的史家在描述这两次战争的笔法上也极其相似。在1565年，所有的穆斯林都坏，所有的基督教徒都好。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期的德国人无不讲究效率、残酷无情而又心地邪恶；而联合王国的英雄则英姿焕发，勇敢无畏——甚至当他们在向一艘已被击中的敌方运输舰发射最后一枚鱼雷，或是开炮轰击一艘准备投降的敌方潜艇时也是如此。至于意大利人，当然常常被描写成胆小鬼，虽然就马耳他周围的战斗而言，事实并非完全如此。

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军事技术迅速发展，而英国直到进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很久，才着手使其陆海空三军现代化，配备新式武器。作为地中海舰队主要基地的马耳他，要在一场空军将起重要作用的战争中有所作为，也应作相应的发展。不幸的是英国皇家空军却坚决认为无论马耳他防空设施如何完善，仍然无法阻挡意大利飞机突破防线，轰炸海军造船厂和各机场。皇家空军指出，马耳他与西西里之间不过三十分钟航程，建立具有一定纵深的空防既不可能，飞机亦无法[199]适当分散布置，而岛上的供应问题尤为困难。

皇家海军所持观点则完全不同。马耳他是地中海舰队最重要的基地，岛上拥有的许多维修设备不易他移。皇家海军认为，如果意大利一旦参战，威胁苏伊士运河及地中海海上航线，则他们的当务之急是切断意大利与其所属北非殖民地之间的海上交通，同时保障英国船只在地中海中部自由通航。为完成这些任务，马耳他显然是关键所在。此外，皇家海军与法国海军联合作战，以马耳他为基地也要比亚历山大港方便。

马耳他能否防守，英国陆军与皇家空军所见

略同，结果是战争开始前岛上的防御准备极其有限。看来没有人把"无法防守论"追根究底并作出应有的结论——如果不对马耳他严加防守，英军实际上也就放弃了地中海中部霸权和地中海航线。再者，如果马耳他确实无法防守，就没有必要在岛上留下一支微不足道的驻军及其装备，任其日后作无谓的牺牲。

这一段故事不免令人联想到骑士团初来马耳他的几年中对该岛所抱的态度。马耳他到底是不是一个良好基地，几个派别各持一端，无法决定。只因争论不休，结果一事无成，终于被迫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进行马耳他保卫战。

事后证明，皇家海军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见解是正确的。只要具备足够的防空力量，马耳他就可以有效地用作进攻基地，这一点也已为事实所证明。皇家空军对于马耳他岛前途的悲观论调并无根据。就技术方面而言，空军军官的论点也可能有道理，但是，军事院校演习中认为正确的东西，与足智多谋的指挥官在战场上可能取得的战绩实际上有天壤之别。如果说马耳他距西西里不过三十分钟航程，那么反过来也是一样。虽然

马耳他岛上目标过度集中，大为不利．但后来还是做到了把飞机部署得相当分散。而且炸坏的跑[200]道的修复使用也比预料的要快。

这里要为皇家空军的观点讲几句公道话。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当法国有力地控制着地中海西部大部分海面之时，战略形势看来确实大不相同。当时，皇家空军的想法是在突尼斯集结一支轰炸机队，以便在地中海中部作战。但针对这一论点也不妨提出另一论点，即意大利唯有在法国已被击溃之日才会参战，而在此种情况下，马耳他势必成为战略要地。

英国对马耳他的举棋不定，导致了 1939 年夏季的局势，此时“尚未就马耳他制订出明确的总方针”。同年 9 月，战争爆发。岛上防空力量不足，根本没有战斗机提供掩护，也没有防空洞，飞机维修设备有限，还缺乏侦察机和轰炸机。沿海工事是否足以抵挡来自海上的进攻，大可怀疑，而食物及其他军需品的贮存又少得可怜。在这种条件下，根本不能考虑把马耳他用作进攻基地，英国地中海舰队不得不撤至亚历山大港，只把潜水艇留了下来。

战争开始以后，意大利由于准备不足，并且缺乏各种战略物资，宣布不介入战争。但随着法国沦陷，墨索里尼再也按捺不住，顾问们也不再能约束这位“元首”，他宣称“插手战争才能插手和平”，遂于1940年6月11日把意大利拖进了战争。当天，马耳他即遭到了第一次空袭，意大利飞机轰炸了海军造船厂和一个机场。当时岛上全部防空力量如下：重高射炮三十四门，轻高射炮八门，探照灯二十四只，雷达站一所和“角斗士”式战斗机数架。在塔阿利、卢卡(在1940年5月建成)、哈尔法这三处有机场，在马萨希洛克的卡拉弗朗纳有一处水上飞机基地。

1939年末，大英帝国国防委员会决定向马耳他提供有效的空防体系，在岛上部署四个战斗机中队和一百七十二门高射炮。当然，随着西欧战201局的激化，这批物资极少交付，马耳他空军司令部只得向别处设法。他们发现皇家海军有一批尚未装配起来的“格拉斯特角斗士”战斗机。皇家空军获准使用其中四架，他们从仓库领出飞机，于1940年4月装配完毕。若干志愿人员前来应征驾驶，从中选出了七名飞行员。这些志愿人员具

有相当的飞行经验，但当时没有一个是战斗机驾驶员，有些原先甚至是地勤人员。

"格拉斯特角斗士"战斗机早在1937年即编入皇家空军服役，经过改装的"角斗士"则是在1939年交付海军航空队使用。"角斗士"虽然是老式的双翼飞机，但操纵灵活，可靠耐飞。在一万五千英尺高度的最大时速虽仅二百五十英里，但能迅速爬到这个高度，而且它的有效高度为三万二千五百英尺，与它的对手意大利战斗机高度相仿。"角斗士"最大优点是结构牢固，操纵灵活，敌机很难在马耳他上空把它打下来；最大缺点则是很难追上意大利于1940年6月期间用来对付马耳他的轰炸机。意大利在马耳他上空使用得最多的是"S·M—79型"，这种飞机在一万三千英尺高度最大时速为二百五十五英里。"角斗士"在发动机经过改装速度提高后才能追击这种"S·M—79型"轰炸机。可是，改装后的发动机损耗较快。

意大利对马耳他作战的第一天，"角斗士"就打下了一架敌机；虽然四架中有一架不久即遭损坏，无法收拾，但其余三架继续牵制敌机，很快

博得了“忠诚”、“希望”、“博爱”的外号。当然，三架飞机无法与意大利在西西里拥有的二百架相匹敌；但是“忠诚”、“希望”和“博爱”却迫使意大利人不得不从较高处投弹，因而准确性大为降低。有一段时期皇家空军① 甚至采取夜袭，并被迫派出大批战斗机为轰炸机护航。在马耳他上空作战的意大利飞行员竟估计岛上有防空战斗机二十五架之多。“角斗士”作用之大，由此可见一斑。在极其紧张的混战之中无法清查战果，“忠诚”、“希202望”和“博爱”到底击落了多少架敌机至今不明。有一架“角斗士”的驾驶员在大约一个月中六战六捷，于1940年7月初获“优秀飞行十字勋章”。“忠诚”、“希望”和“博爱”孤军奋战，其最重要的作用还不在于击落了多少敌机（当然这也不容忽视），而在于他们使马耳他守军和人民意识到他们正以某种方式反击敌人，毫不气馁。一支被围的守军如果感到自己只能坐受敌方攻击，既无胜利希望，又无还手可能，士气势必一蹶不振。

三架“角斗士”（或者还不到三架，因为三架

①此处指意大利皇家空军。——译者

很少能同时出航）孤军作战将近三周，直到1940年6月末才有四架“旋风式”战斗机（这是皇家空军用以替换“角斗士”的一种战斗机）于飞往中东途中在马耳他加油时留了下来。大约一个月以后从一艘由直布罗陀驶往马耳他的航空母舰上又飞来十二架“旋风式”。从此以后，“角斗士”虽然在几个月里继续作战，直到最后被毁或磨损为止，但重要性已不如前。

1940年6月底人们终于认识到如果以马耳他为基地，空军大有可为。于是逐步集结起一支空军部队。除上述的“旋风式”外，又调来能携带水雷的“旗鱼式”①，开始袭击意大利船只。有几艘“桑德兰式”②飞艇从亚历山大港调到马耳他，立即使意大利潜水艇大伤脑筋。1940年9月又调来“马里兰式”飞机进行迫切需要的空中侦察，还从亚历山大港调来了更多的“桑德兰式”。此后不久“威灵顿式”③轰炸机进驻该岛，开始轰炸意大利海港及船只，效果显著。

①旗鱼式是一种双翼水上飞机。——译者

②桑德兰式是英国一种四引擎侦察机。——译者

③威灵顿式是一种远程轰炸机。——译者

马耳他基地上的空军日益成为一支有效的战斗力量，这时，北非的盟国陆军也正开始取胜。起初，意大利人已经侵入埃及，但1940年12月7日第八军[1]进攻西迪巴腊尼，到12月15日已扫清埃及境内的意大利军队。英军且战且进，1941 203 年2月1日抵达阿盖拉，俘敌约十三万人并缴获大量装备，自身伤亡仅二千名。

这一胜利引起各方注意，使德军最高统帅部相信意大利军队不是地中海英军的对手。1940年12月德国第十航空队进驻意大利南部与西西里。这支空军部队在挪威的战斗中久经锻炼，此时作战技术已极高。1940年1月初第十航空队在西西里拥有六十一架俯冲轰炸机，七十七架远程轰炸机，十二架侦察机，以及一支战斗机队，加上意大利的飞机，约有二百五十架飞机可用以袭击马耳他。而马耳他总共只约有六十架飞机。

德国空军迅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第十航空队初次出击就重创英国航空母舰“辉煌号”，迫使它驶离地中海进行修理。从此，马耳他所受

[1] 即蒙哥马利指挥的英国第八军。——译者

空袭加剧，皇家空军在优势的轴心国兵力越来越大的压力之下一蹶不振。结果，往返于意大利和北非之间运输物资的意军舰艇被击沉者开始减少。1941年2月意军船只运送德国的“非洲兵团”赴利比亚，损失已无足轻重。于是，3月底隆美尔①又得以在北非发动一次新的轴心攻势，4月中已征服昔兰尼加直抵埃及边界。从盟国观点来看，昔兰尼加的陷落事关紧要：驻在昔兰尼加沿海地区的飞机可以在远离马耳他之处袭击盟国航运舰队，自亚历山大港到马耳他的航线从此成为险途。

隆美尔在北非进攻得手，这还不是1941年春季英国所遭到的唯一挫败。4月初德国人进攻希腊，4月底获胜，那里的英国作战部队被迫撤退。德国人紧接着于5月底进攻克里特岛，虽然代价很高，仍将该岛占领。克里特岛进一步为德国人提供了几个扼制马耳他—亚历山大港供应线的机场。

英军至此已在中东受到极大压力，马耳他也

---

①隆美尔（1891—1944年）法西斯德国元帅。——译者

危在旦夕。所侥幸者，德国人在1941年6月22日进攻俄国，因此不得不从地中海抽出部分兵力204投入这一新战场。从马耳他的角度来看，第十航空队大部分兵力调往他处是特别令人高兴的。

这时，英国才充分认识到马耳他在战略上的重要性，于是亡羊补牢，在岛上集结兵力，准备进攻。1941年5月空军元帅休·劳埃德爵士调任马耳他空军司令，得到明确指示，要他集中力量击沉轴心国为北非运送物资的舰只。认识到马耳他的重要性如今为时已晚，战前若干年代的疏忽难以一朝扭转。劳埃德到任时对这一空军作战基地准备不足的情况感到十分意外：飞机全挤在一起，军需品，包括汽油，都在露天堆放；地勤设施奇缺。没有足够的雷达站全面监视马耳他上空，也没有足够的人为岛上飞机提供地面勤务。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许多年中英国方面对马耳他认识不足，不加重视，致使目前局势极为危殆。如果在战争开始前即作好准备，那么，比如说，军用物资和飞机在地面所遭受的损失无疑会大为减少。如果飞机零件和作战人员较多，飞机就能更有效地作战。如果再多有一些防空洞，平民和

士兵的伤亡就会少得多。而现在马耳他已遭封锁，无论要为岛上取得螺丝板头，成套雷达或作战人员，代价之高令人寒心。岛上百端待举而劳力不足，防空洞和飞机疏散区的修建进行极其缓慢。

然而由于岛上人员灵活机敏，富于主动精神，加之可资使用的飞机为数增多，空中作战空前协调。在最主要的几处机场周围修建了巨型跑道及飞机疏散网点，使敌方难以炸毁地面上的飞机。岛上缺乏夜间战斗机，但是发明了一种巧妙的技术：让"旋风式"在探照灯光束后面飞行，每逢有轴心国飞机被灯光照亮，便开火将其击落。而摄影侦察技术运用得当，也使袭击轴心国海上运输 205 船只的飞机战果较前为大。

在劳埃德的指挥下，用以攻击轴心国轮船和港口的飞机主要有三种类型：携带鱼雷的"旗鱼式"，及"伯来尼式"和"威灵顿式"轰炸机。事实证明对船只作常规轰炸多数无甚效果。由于攻击的目标不大，即使投弹高度精确，通常还有相当多的炸弹掉在船只周围海中。针对这种情况，"伯来尼式"飞行中队创造了一种低空轰炸法。轰炸机进行袭击时，先降到甲板高度，在最后一刹那，飞

机才在目标上空拉高，同时投弹。炸弹穿透船身或甲板，而炸弹上装有使爆炸延缓十一秒钟的雷管，以使飞机得以飞离爆炸区。这种攻击方式效率极高，一段时间里马耳他的“伯来尼式”战绩辉煌。但1941年8月轴心国船只配备高射炮后，飞机的损伤率开始迅速上升。不久，马耳他的“伯来尼式”机组人员能长期幸存的希望就变得微乎其微了。但轰炸照样坚持。道理很简单：假如三架“伯来尼式”攻击一艘意大利船，把它连同其运往北非的军用物资一起炸沉，那么，即使有一两架“伯来尼式”未能返航，对盟国仍是一大胜利。轰炸机机组人员深知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才使得北非的轴心国战争物资奇缺，狼狈不堪。因而甚至当出击几乎即意味着自杀时，他们仍继续轰炸军需运输舰队。1565年时，圣约翰骑士团的骑士在大围攻四个月中能活下来的可能性大约占半数；而1941年后期“伯来尼式”飞行员甚至连活满一个月的可能性也不大。

“伯来尼式”也袭击意大利的港口。但是在这方面使用得最多的还是“威灵顿式”轰炸机。的黎波里港屡遭轰炸，吞吐量大大降低，那不勒斯港也

遭到严重轰炸。“旋风式”和“波型”战斗机则用于轰炸西西里、北非和撒丁岛的地面目标。

从美国购买的“马里兰式”摄影侦察机，为攻击轴心国航运的机队提供目标情况。地中海一年之中大半时间的气候利于空中摄影，“马里兰式” 206 飞机经常监视往来北非航线上的船只，以及为之装载货物的意大利各个港口，系统地提出报告。据此就可以掌握轴心国海运活动规律，从而采取相应措施。通过对那不勒斯港有规律的监视得知运输舰队大约何时出发，于是沿线追寻，中途拦截，进行攻击。

轴心国船只的唯一危险还不只是空中攻击。1941 年夏马耳他基地的潜水艇空前活跃，而且胃口极大。战争开始时英国潜水艇在地中海活动不利。1940 年 6 月马耳他驻有四艘潜水艇，其中三艘首次巡逻即被击沉。这一型的潜水艇在清彻的海水中一目了然，不宜在地中海使用。1941 年初一支 U 级潜水艇队进驻马萨姆希特港，开始取得可观的战绩。新来的潜水艇中有一艘由海军少校 M·D·万克林指挥的“拥护者号”。万克林由于在马耳他的功绩，荣获一枚“维多利亚十字勋章”

和两枚“殊勋（金十字)勋章”。他在 1942 年 4 月战死以前，曾驾驶“拥护者”游戈二十四次，击沉轴心国运输舰达九万四千九百吨，外加两艘驱逐舰和两艘潜水艇。“拥护者”还重创了一艘巡洋舰。万克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屡建奇勋，是战果最为辉煌的英国潜艇指挥官。此外，还有几艘驻马耳他的潜水艇，击沉轴心国船只的吨数也为数不小。

德、意潜艇也全力攻击向马耳他运送物资的盟国船只。意大利潜艇舰队极为庞大，却从未取得与其规模相称的战果，但它制造了一批专用于攻击碇泊中船只的战舰，战果倒很可观。

1941 年 7 月，意大利冒险进犯大港。数月前意大利海军曾用爆破汽艇袭击停泊在苏达湾（克里特）的英国舰只，这次攻击非常成功，除毁坏若干船只外，还使得一艘英国巡洋舰失去了战斗力。爆破汽艇是一种高速水上滑行艇，驾驶员驶至离目标不远处即跳入水中，而汽艇继续飞速前进，在冲撞目标后下沉，接着在水中爆炸。如果207条件适宜，爆破艇是一种可怕的、有效的武器，但大港周围防卫严密，在这种情况下它的损失必然很大，而成功的机会却很小。

1941 年 7 月 25 日午夜，一艘意大利小型护航舰在大港以北二十英里处放下一队爆破汽艇。这些艇在几艘较大的汽艇护送下出发，此时护航舰已为马耳他雷达所发现，沿岸阵地得到警报，进入警戒。汽艇小队接近大港时，海岸炮队听到了汽艇的引擎声。计划原定在汽艇行动的同时由空军轰炸马耳他以便掩盖海上进攻的声音，但空袭未能进行。意大利空军拟在前一天进行的摄影侦察又未实现，故而即使爆破船得以冲进海港，也缺乏有关攻击目标的情报。尽管如此，汽艇小队上的人员毫不气馁，强行进攻。

大港入口处的防波长堤有一狭窄的船只出入口；它紧靠海岸一边，就在圣埃尔莫大炮口下，但已用铁丝网加以封锁。意大利人打算用一枚两人驾驶的鱼雷实行突破。原计划把魚雷固定在网上，待驾驶人员撤离爆破区后定时爆炸。不幸的是魚雷抵达目标时间稍晚，为求在作战时间上协同一致，驾驶人员显然把魚雷的定时信管作了调整，改为立刻爆炸，他们自己也随同粉身碎骨①。

①至于在攻击中，潜水艇是否也一起炸毁说法不一。但驾驶人员无一生还，则是确切无疑的。

伤心的是铁丝网却未炸开。看到这种情况，一艘爆破汽艇企图强行冲入。由于目标很小，驾驶员一直留在艇上向铁丝网撞去，最后也以身殉职。他虽然爆破了原来的障碍物，但却制造了另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船只出入口上面，在海岸与防波堤之间有一座铁桥，而这次爆炸把一段铁桥炸落在通道中。勇士徒然牺牲，一无所就，这次行动只好放弃。而此时探照灯已照亮停泊在大港入208口处的剩余船只，马耳他皇家炮兵的海岸炮队立即开始轰击，它们除了掉转船头逃向西西里外别无他法。但此刻已近拂晓，刚一放亮，“旋风式”即四出搜索，在去西西里途中追上剩余的船只，把它们或则炸沉或则重创。一场大胆策划、英勇进行的战斗就此不幸告终。直至后来意大利微型潜水艇在直布罗陀港和亚历山大港获得战果，这笔账才算得到补偿。

1941 年夏，盟国在空中和海上的战果惊人。9 月，由意大利运往北非的战略物资中有 28% 未能到达。10 月的数字为 21%，而 11 月竟超过 60%。其结果不仅使北非轴心国军队军需奇缺。而且船只损失之巨任何国家也无力承担。

从意大利运往利比亚的军用物资中途被毁，轴心国在北非的进展因之停滞不前，而盟国军队则得以准备反攻。11月，第八军发动了一次“十字军”攻势，轴心国军队立即迅速撤退。同盟国在北非迅速获胜似乎已成定局。

1941年12月，德国人被迫从其他战场上抽调若干个飞行中队以加强轴心国在西西里与北非的空中力量。

尽管列岛所遭空袭越来越多，马耳他战斗部队仍继续击沉轴心国海运船只，不过运达北非的军需品却开始有所增加，隆美尔因此能在1942年1月21日向阿盖拉的盟军发起进攻，结果夺得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辉煌的胜利之一。轴心国军队凭着只够维持几天的汽油，不仅战胜而且击溃了同盟国军队，掳获大量军需品和燃料。轴心国的供应问题由此缓和。由于这一场辉煌的、海盗式的突然袭击，马耳他的飞机和潜水艇在过去几个月中所取得的英勇战果一概付诸东流。事情还远不止此，其后几个月里英国第八军节节败退，一直退到阿拉曼。皇家空军在昔兰尼加的几个机场全部丢失后，轴心国家的空中袭击从此代替了英 209

国的空中支援，运输舰队由亚历山大港为马耳他供应物资于是更加困难，轴心国船只在北非另辟了若干港口，不仅使马耳他飞机的轰炸目标此后不如以前集中，而且军需品运输舰队的海上活动地区也更加广阔。第八军功亏一篑，从胜利在望转为面临失败。马耳他的地位于是大为削弱。

1942 年头几个月，马耳他频遭空袭，几无间断。2 月，有一千多吨炸弹倾泻在列岛上，3 月超过了二千吨，至 4 月时，总数竟达六千七百吨的惊人数字。这是轴心国空军在组织工作上不容忽视的成就。轰炸的效果很快就看出来了。岛上的空军活动受到很大妨碍。一段时间之后，已很少考虑轰炸机出击，而只是全力以赴使剩下的战斗机能起飞作战。"威灵顿式"撤到埃及，最后连潜水艇也被迫迁往亚历山大港。但英国无意轻易放弃马耳他岛，3 至 5 月间有数量可观的"喷火式"战斗机从航空母舰上飞来。航空母舰深入地中海西部海盆，直达撒丁岛南面某处，"喷火式"即从此飞往马耳他。这些飞机在战斗中很快耗尽，但却曾使轴心国空军遭到严重挫败。马耳他的战斗机中队逐渐增加。至 1942年7 月 1 日，从马耳

他起飞作战的飞机有二百多架，其中一百多架是“喷火式”。“旋风式”不能与最新式的“梅—109型”相匹敌，而“喷火式”却使皇家空军在武器上重占优势。此外，“喷火式”上升速度较快，便于迅速截击，在敌方轰炸机队向马耳他投弹之前即对其进行攻击。

仲夏时，在马耳他的英国空军得以东山再起，主要还是由于轴心国指挥官重蹈上一年的覆辙：1942年5月将轰炸马耳他的轰炸机之一部分从西西里撤往其他战线。不过，说句公道话，轴心国此时也在计划夺取马耳他列岛。为此已准备好了一支进攻部队，初步拟定于6月某一天进攻。 210
他们为什么终于没有来犯，人们提出各种理由，其中一条是隆美尔求胜心切，要求增兵支援他向埃及进军。但事实是德国与意大利指挥官中很少有人乐于担此重任。打头阵的伞兵与海军陆战队踏上岛屿前必将遭受惨重损失。地面防御早已壁垒森严，海岸密布铁丝网，在内地已修筑了无数能互相支援的混凝土地堡，列成三道防线。

因此进攻部队将遭受巨大损失，而最后能否拿下马耳他尚属疑问，轴心国的指挥官均不愿让

自己军队去遭殃。此外，北非的胜利似乎使马耳他之战已无必要。当这一战役奉命延迟并终于取消时，大家都如释重负。

1942年7月，轴心国攻势被阻于阿拉曼之时，马耳他空军不仅重新开始掌握该岛制空权，而且再度袭击敌船，卓有成效。7月，潜水艇重返马耳他。为了不让马耳他岛恢复实力，轴心国加紧轰炸，但马耳他此时已拥有一支强大的战斗机队，击落的轰炸机比率也较前为高。8、9两月，空袭持续不断，而轴心国损失的飞机数亦不断增加。与此同时，马耳他部队所击沉的敌方军需船只吨数又一次达到高水平。1942年10月轴心国空军在马耳他上空已处于劣势，通往北非的海路再度处于盟国的经常监视和威胁之下。

1942年10月23日，英国第八军投入阿拉曼之役。此时，轴心国军队弹药不足，装甲部队严重缺乏必不可少的汽油。后来的事实证明，英军在阿拉曼的胜利是有决定意义的。1942年11月，主要由美国人组成的盟军部队在北非西部登陆，1943年5月整个北非已为盟军所控制。

马耳他在北非争夺战中起着决定作用。战斗

主要是围绕着后勤供应展开。而马耳他紧贴着轴心国军队的运输动脉。每当地中海中部海路为马耳他所控制时，盟国在北非的军事行动几乎无往 211 而不胜。由于该岛地理上固有的不利条件，以马耳他为作战基地费用高昂。岛上面积有限，目标必然集中，当地粮食产量不足，加以工业力量薄弱，这就迫使守军不得不运进大量物资。所以，马耳他的给养问题与北非轴心国军队同样紧张。争夺北非及地中海中部的战斗乃是一场争夺军需品的战斗。马耳他的盟国部队竭力扼制轴心国的运输线，同样，德国潜水艇也协同德意空军袭击为马耳他供应物资的船只。盟国的船只损失巨大，在军舰护航下开赴马耳他的船队全军覆没或被迫返回出发港的情况屡见不鲜。1942 年上半年岛上几乎发生饥馑，飞机燃料供应下降到非常低的水平，濒于危机。

轴心国在 1941—1942 年围攻马耳他而未能得逞，应归咎于司令部未能作出前后一致的决策。他们到底是企图以空袭，以直接进攻，还是以饥饿迫使居民和守军屈服，始终未能确定，策略一日三变。而空中攻击力量一旦撤往其他战线，马

耳他的守军就有可能恢复元气。归根结底，征服马耳他最经济的办法也许还是直接进攻。虽然一开始可能损失惨重，但是如能抓紧轴心国占空中优势之时，在果佐与马耳他岛北部登陆（这两处防御比较薄弱），就很可能成功。当然，意大利未能在1940年乘马耳他沿海防御尚未组织就绪之时轻而易举地拿下这几个岛屿，确属坐失良机。

1942年年终以后，马耳他很快就退出了战场。1943年盟军攻打西西里，马耳他是作战司令部初期所在地。岛的面积过小，难以容纳全部进攻部队，于是被用作战斗机基地，以便为进攻主力提供空中掩护。但仅为此目的，马耳他仍嫌不够大。虽然能挤就挤，挤在本岛的战斗机，连同212驻在果佐岛专门修筑的跑道上的三个中队，共达三十个中队之多，但它们是否足以取得制空权尚属疑问。幸而结果一切顺利，制空权始终得到保持并终于占领西西里机场。西西里一旦落入盟军手中，马耳他的战略价值即随之减小：轴心国从此已无力与盟国争夺通过地中海中部的狭窄航道。

至此为止，我们所集中论述的是作为军事基

地的马耳他及其在争夺地中海的战役中所起的作用。但问题还有另外一面。

战前时期不仅岛上的军事体制受到忽略，同样也未设法建立有效的民防体系。马萨姆希特及大港周围那些人口稠密、拥挤不堪的城市如遇空袭必遭严重破坏。后来事实果然如此，而且由于缺乏防空洞，问题更加严重。起初空袭尚不猛烈，1940 年 11 月底，战争进行已大约六个月，遇炸被毁或部分损坏的住房大约只有二百幢。在此期间防空洞的修建加紧了。幸而马耳他有可能修建高度有效的防空洞，在质地较软的抱球虫石灰岩里挖了数以百计的坠道和石室。工程当然浩大——诚如副总督所说“是骑士时代以来在马耳他进行的规模最大的建设工程”——需要大量劳动力，而此时劳动力缺乏，有经验的矿工不多，当然也没有诸如自动钻和气钻等必不可少的工具。由于有些矿工受雇挖掘私人防空洞，问题更为严重，最后不得不用法律加以制止。否则矿工过累，势必无力再挖公共防空洞。至 1941 年 5 月，已为十六万五千九百名居民每人提供了二平方英尺的最起码的防空洞面积。港口地区所提供的掩蔽设

施虽然不甚舒适，但还是有效的，经常有一万八千人睡在瓦莱塔、弗洛尔亚纳和三镇的防空洞里。船厂许多车间也迁入就岩石凿成的洞穴里。

213 马耳他大部份地区的生活全被打乱。当地住房主要用石块修成，遇炸倒塌，许多街道不久即为碎石瓦砾所堵塞。如果说1940年11月还只有二百幢住房被毁或严重损坏，一年以后，这个数字即达二千五百五十二幢。1942年4月这一个月里就有一万一千四百五十幢房屋被毁。幸而被炸死的人却并未按比例增加。至1941年11月为止，只有三百四十四名平民死于空袭。伤亡数字如此之小，一半是由于修建了防空洞，一半则是由于居民都已疏散到较为安全的地区。1941年5月时已有五万五千人离家外出。大量居民自港口地区搬到农村。英迪纳是传统的避难地，自战争开始以来该地的居民几乎增加一倍。由于疏散，许多家庭住房拥挤，无数疏散的居民只得住在木棚子里。

岛上商业大部分瘫痪，但还没有失业现象。实际情况是工人奇缺，劳动力不得不作统一调配。施行了国民义务兵役制，凡年十八至四十一岁的男子均有义务在马耳他军队里服役。入伍的马耳

他人，包括志愿人员，总数为一万四千六百五十名。

在商业系统中，银行界进行着一场特殊的战争。大战爆发时一家法国银行和罗马银行实际都破产了——后者达四十万英磅之巨，这对亲意大利的感情无异是一盆冷水。此种事态使人们对银行普遍失去信心，出现私人囤积现象，不得不采取措施防止人们从银行挤兑。一段时间之后英国钞票停止流通，岛上另外发行一种专用钞票。其原因有二：第一，即使马耳他列岛万一陷落，轴心国也不致得到大量英磅；第二，旧钞票已不敷流通。马耳他一经实现充分就业，工资即迅速上升，这就需要增加纸币发行额以便支付工资。当局一再印发钞票，纸币最后甚至取代了不少银币。战争一结束，战时通货自然全部回收。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岛上积累了相当多的资金。一方面进口急剧削减，另一方面，由于军事部门的工资支出款项越来越大，储蓄额自然增长。财富趋向于集中到有货可售的人们手里，尤其是农民，其中很多人在战时都发了财。虽然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防止黑市发展，黑市仍然存在，

物资奇缺期间一个鸡蛋竟能卖到二先令六便士。

1942 年大半时间，马耳他人口的绝大部份，无论是平民或士兵，均在饥饿线上挣扎。现役军人每人每天应得四千卡热量，而在马耳他则只有二千卡。马耳他成年男工每人只能得到一千六百九十卡，而成年女工是一千五百卡。至 1942 年 5 月，许多基本物资，包括做饭用的燃料都异常缺乏，不得不开办一些为平民提供集体伙食的食堂，即胜利食堂。人们从荒地里拾柴草来烘烤面包，从炸毁的住房中收集木头供胜利食堂作燃料。1942 年 6 月，马耳他岛主要靠挖肉补疮的办法度过困难。岛上特有的山羊群很快被屠宰。燉羊肉成了胜利食堂的主食，还吃掉了大量马肉，当地的马匹也都宰掉。尽管采取这些权宜措施，居民仍然日见消瘦。1942 年 8 月，军队指挥官对士兵体重下降的速度感到担心。1942 年夏末，在取得空中胜利后很久，物资仍继续缺乏。运输舰队已经恢复航行，但是这些船只运来的东西仍仅足以勉强维持居民和战斗部队食用。直至 1943 年初，食物供应才真正充足，才有可能增加口粮。

1943 年 6 月，盟军在西西里岛登陆，马耳他

实际上从此退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岛上战争时间不长，但很激烈。马耳他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几次最剧烈的轰炸，一些地方损失惨重。幸而马耳他房屋主要用石头建筑，燃烧弹不起作用，没有象北欧城镇那样大片焚毁。死于战争中的平民，除在 215 英国军队中服役的马耳他人外，只有一千四百九十名，为数尚不多，但岛上居民在长期空袭中担惊受怕，在疏散过程中忍受种种艰难，食物极端缺乏。而总的来说，斗志却从未低落，虽然"在机场和造船厂等比较暴露的地方，当地劳力并非始终可靠。"这场战争的一个重要结果是使得马耳他人与英国人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942 年 4 月 15日白金汉宫①给马耳他总督发来一封简短的电报：

> 马耳他人民英勇忠义，自当彪炳史册，永垂后世。特授予马耳他要塞乔治十字勋章，以资矜式。
>
> 乔治②·R·I

①白金汉宫，英国王宫，从 1837 年起，历代君主都住在这里。——译者

②乔治六世(1895—1952 年)，英国国王，在位期为 1936 年至 1952 年。——译者

一年后罗斯福总统①参加德黑兰会议回国途中访问马耳他，授予马耳他“嘉奖令”。同年，宣布恢复内部自治。9月中旬，被俘的意大利舰队已在马耳他港内停泊。

岛上蒙受了巨大损失，造船厂和港湾城镇尤其如此：有三万五千家住房被毁或受损，同时毁坏了瓦莱塔及三镇的许多重要历史遗迹。战前在森格莱阿大约住有八千人，至1948年，即停止轰炸之后五年，该城只剩下不到三千人。这一居民区位于海军造船厂的中心，因此在船厂受到攻击时，大部分地区被炸为平地。维托里奥扎的居民也同样减少；而战前人口超过一万二千的科斯皮夸，至1948年只剩下五千人。战后岛上发生严重房荒。

英国政府给马耳他拨款三千万英镑作为重建资金，这对列岛裨益极大。圣约翰骑士团在大围攻后曾投资重建并开发马耳他，为当地经济提供了资金并提高了它的收益能力，这笔战后拨款同样使岛上经济繁荣，增加了许多人的财富。

216

①富兰克林·罗斯福(1882—1945)，第三十二任美国总统。
——译者

就一时而论，第二次世界大战虽在经济上为马耳他带来一些好处，但就长远来说，固有的问题依然存在，列岛依旧几乎全部依赖英国的这种或那种军事开支。宪政的发展问题也还有待解决。

第十章　战后马耳他

217　1943年7月7日，星期三，马耳他总督宣布，英国政府有意于战后恢复马耳他内部自治，但“与马耳他作为帝国堡垒相关的一切事宜”的处理权限，则仍将依照战前宪法规定予以保留。

马耳他人成立了国民大会，以便对新宪法的形式作出建议。同时，联合王国派来一个制宪委员会。1947年9月5日，列岛又一次成立内部自治政府。起初由以保罗·博法博士（后成为爵士）为首的工党政府执政。但至1949年，总理同公共工程及建设部长唐·明托夫在如何与英国进行谈判以解决海军造船厂多余工人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由于工党支持明托夫先生，总理于是辞职，另行成立了独立工党。在1950年的选举中，国民党虽未得到超过半数的选票，但得票最多。于是，恩里科·米齐博士组成了国民党政府。但他执政几月后即逝世，由乔治·博格·奥利维埃接任总

理。这个少数党政府只存在了很短一段时期，1951 年又举行新的选举。这次仍无任何政党取得超过半数的选票。但是，国民党人在保罗·博法博士的支持者的帮助下组成政府。1953 年再次举行选举，结果仍与此相仿。1955 年的选举中，唐·明托夫所领导的马耳他工党获得绝对多数选票。于是，明托夫开始制定一整套雄心勃勃的纲领。218 社会福利事业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加快了，新政府着手致力解决本岛长期存在的经济问题，并与英国政府就马耳他併入联合王国的可能性进行了讨论。结果在两个主要的问题上未能达成协议。第一，英国政府不愿让马耳他人不付相应代价而分享联合王国种种社会福利待遇；第二，马耳他原为一个极度信仰罗马天主教的国家，如果成为基督教总体的一部分，必然产生复杂的宗教问题。天主教会在马耳他享有极大特权，唯恐一旦合併，它的部份特权将失去保障。而在就合併问题所进行的公民投票中，马耳他人只有 45% 表示赞成。英国政府因此感到这一建议未能取得大多数人的支持。

合併建议失败后，马耳他政府与英国政府的

关系迅速趋于紧张。1958年4月，明托夫政府辞职。发生了一系列的示威。当时的总督罗伯特·莱柯克爵士接管了政权，以便维护法律和秩序。宪法在1959年被废止，列岛再次被置于殖民统治之下。

尽管如此，联合王国并不期望形势长期这样。1960年7月，在希拉里·布拉德爵士的领导下组成了一个制宪委员会，并在次年2月公布了他们提出的建议。过去依照战前宪法规定所作的保留已无必要，马耳他政府应能对所有问题进行立法，但对某些范围内的问题则应与联合王国进行磋商，而在必要时由英国裁决。布拉德的报告得到采纳，马耳他再度取得某种程度的自治。1962年2月举行大选，乔治·博格·奥利维埃博士领导下的国民党获胜。同年8月，这位新首相告知英国殖民大臣，马耳他人期望获得全部独立。大约一年以后，在邓肯·桑兹先生主持下在伦敦召开219了独立大会。邓肯·桑兹先生曾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英国承担的防御义务重新估价，据此从根本上改变了马耳他在军事方面所占的地位。在会议的开幕式上，桑兹先生陈述了他的政府的观

点："我们英国不愿在你们还需要我们的时候催促马耳他独立，放弃我们的责任。另一方面，只要你们业已准备就绪，并愿意自己接管全部事务，我们也无意加以阻拦。"英国的这一新观点显然是出于前已述及的对防务的重新考虑。桑兹先生接着说："就防务而言，地中海中部的军事基地对我们已并非绝对必需。尽管如此，如果你们认为可以接受，则我们仍愿保留军事设施。"

两个主要政党——国民党和马耳他工党均赞同独立，但出席大会的几个较小的政党，如基督教工人党（由马耳他工党分离出来的）、民主国民党和进步立宪党则表示反对，认为至少在当时尚不相宜。尽管这样，殖民大臣最后还是接受了如下的论点：既然这两个主要政党在上次选举中获得76%的选票，又都把要求独立列入竞选宣言，那么，就应当根据他们的愿望，给予独立。于是，大会结束时宣布马耳他将在下一年独立。1964年9月21日，马耳他人承担起管理自己事务的全部责任。

但是，如无妥善措施以保证列岛经济生活充足富裕，则政治上的独立毫无用处。联合王国为

此提供了大规模的经济援助。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人们即曾力求改变马耳他依赖英国军费开支的局面。有识之士早在战后最初的年代里即已开始看到，马耳他作为军事基地的作用必然下降。由于以核武器装备的战略轰炸部队的出现，目标集中的军事基地显得特别易受攻击。显然，大英帝国必将衰微，帝国的防御费用必将削减。220超国家的组织正在成长，从而导致西方各国防御结构的巨大改进。由于意大利与联合王国都终于成为同一防御条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这就减少了马耳他基地的战略重要性。当然这些长期因素尚未产生直接的经济影响。冷战使军费继续保持在一个高水平上。英国军队继续雇用大批马耳他人，不仅为修理战时被破坏的军事设施，而且还为弥补防务上原有的某些弱点花费巨额金钱。对卢卡、塔阿利和哈耳法的机场进行了整修，安装了新式长距离雷达。列岛食物储备能力得到了提高，还改善了燃料储存系统，供皇家海军和空军使用。虽然英国总的防务利益已与西方盟国的利益融合为一，但一般认为仍有必要保留某些独立基地以便保护纯属英国的利益。在

战后一系列的小规模殖民地风波中，以及在中东的紧张局势中，马耳他起了重要的作用。由于塞浦路斯缺乏深水港，1956年对苏伊士的进攻主要是从马耳他发动的。但1957年，邓肯·桑兹彻底整顿英国防务，决定减少某些海外基地——包括马耳他在内——的驻军和装备。从这时起，马耳他驻军不断减少。马耳他在英国防御结构中现仅列为辅助基地。塔阿利和哈耳法的机场已经关闭，皇家空军只维持和保养卢卡民用机场，并以此为基地。近来，皇家海军在马耳他只驻有一个护航中队，几艘扫雷艇和辅助舰。

大量马耳他人受雇于军事机关，许多人专靠英国军人及其家属的消费为生。驻军的减少于是引起巨大的失业现象。为了使列岛顺利通过这一过渡时期，英国政府花费大量金钱以促进马耳他经济结构多样化。列岛独立时曾与联合王国签订共同防御及互助协定，该协定规定英国政府在十 221 年期间向马耳他提供五千万英镑作为使用岛上军事设备的报偿。在执行协定的前五年中，英国所提供款项应略高于总数之半；其中75%属于赠送，25%则为按联合王国财政部当时通行的利率

提供的贷款。在执行协定的后半期中，贷款与赠款的比例则将另行讨论决定。除此之外，联合王国另拨款一百万英镑用于修复英国军队征用的历史建筑物。

最近几年中，列岛的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这些变化并不意外，早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人们即已力求促使当地经济多样化。战争接近结束时，英国政府即着手向马耳他派出一系列的专家以指导战后的发展工作。他们进行了种种工作，其中一项是为重建瓦莱塔、三镇及其附近地区制定全面计划。计划的一部份已经付诸实施，但所设计的全面建设则一直未能实现。1945 年，威尔弗雷德·伍兹爵士赴马耳他指导列岛的财政及未来的经济发展。威尔弗雷德爵士建议，列岛的发展可以沿着四条路线进行：鼓励小工业，改良农业，通过使用拖网船提高渔业和发展旅游业。总的说来，伍兹不认为当地的生产有可能得到极大提高。

其实，这些建议都没有得到认真执行，因为在 1947 年，内部自治政府改变了施政方针，在如何治理列岛的问题上有了不同的看法。除此之外，

由于经济发展顺利，列岛一派繁荣景象，很难调拨资源用于开办新的事业。国内诚然一直存在着人口增长过速的问题，但已重新实行移民政策以求缓和这一压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许多家庭被拆散，加以敌机轰炸造成死亡，又因缺房而迫使人们晚婚，人口增长速度减缓。但至1946年，这一趋势被颠倒过来，人口增加九千人。下一年也是如此。从1947年起，对已经批准 222 的移民，马耳他政府开始承担其费用的75%，这就促使了人口增长率的下降。1949年，马耳他与澳大利亚签订了旅费援助协定。同年，三千五百名马耳他人移居该地。1950年，又有五千马耳他人前往澳大利亚，人口增长于是停止。其后数年，澳大利亚经济出现衰退，无力继续接纳过多的移民，列岛人口又开始迅速增长。但几年内，澳大利亚经济又获得重新发展，因而能够吸收马耳他工人。1954年，一万一千多人离开马耳他，于是人口下降了四千五百多人。1955年又是一个“好”年头，九千多人移居国外，但到1956年，由于马耳他与联合王国的合併大有希望，加之列岛经济状况较为繁荣，这就诱使大量马耳他人从澳大

利亚返回国内。1956年标志着向外移民时期的结束。移民政策也有其严重不利之处。象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对有技术的马耳他人当然求之不得，于是，受过训练的马耳他人大量离开列岛。马耳他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因之出现缺乏技术工人的现象。人们意识到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味向外移民的政策，未必完全符合马耳他的最大利益。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前五年，为使经济多样化作了更大的努力。1955年，英国政府宣布愿意为马耳他的经济多样化承担义务。英国殖民部有无数专家前来马耳他考察当地资源，对农业、林业和奶品制造业都认真进行研究，并对总的经济状况提出大量报告。达拉姆大学地理系组织了一支研究人员队伍，前来考察土地利用、研究农村社会、气候、人口趋势及经济发展方面的一些问题。殖民部派出了一位土壤考察官员来此。曾经勘查石油，虽然毫无成果，但却通过这一活动绘制了新的地质图。并出版了利用空中测量技术绘制的列岛新地形图。马耳他皇家大学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还提出了许多报告。政府各部均加

以扩大，以求为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所必需的背 223
景资料。

对上述的调查工作虽未能全部给以妥善的考虑，发展计划的基调却已形成。其大意是要求政府提供资金鼓励工业、旅游业和农业的发展。当这一计划制定成型时，内部自治政府再次垮台，第一个五年计划乃由殖民当局在1959年公布。计划规定1959年至1964年将支出三千二百二十五万英镑，其中二千二百万英镑由联合王国以贷款和赠款形式提供。

后来，这一计划不得不在1961年进行修改。主要因为当地经济的发展速度不足以吸收扩大了的投资，头几年预定的支出计划未能完成。

发展资金的绝大部分将用于鼓励建立新工业。马耳他作为工业基地不利条件甚多。为了吸引工业家，必须给他们一些好处，帮助他们克服在岛上建厂初期必然遇到的困难。当局在马尔萨划出了一个工厂区，厂商享有免税期，工厂所付房租极低，还采取了关税保护、赠款或贷款等措施。于是，马尔萨工厂区以及其他地方建立的工厂迅速开工投产，但结果却各不相同。慷慨的奖励引

起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出现了吸引边际公司①的趋势。一些制造企业，在未对当地条件以及计划中的企业是否切实可行作出恰当估价之前即贸然来到马耳他以图享受诸如赠款等优惠待遇。这方面有个突出的例子：某公司在未掌握市场潜力可靠资料的情况下前来马耳他领取执照，装配兰布勒汽车运往中东出售。短期内就产生了经济困难，只得停产。结果，马尔萨工厂区最大的工厂一连几年闲置无用。另一方面，有关公司若对马耳他的条件进行细致研究，因地制宜采取行动，一般都能成功。道蒂公司在马耳他建立了一个分厂，224其生产既能充分利用马耳他的廉价劳动力，同时产品又比较轻便，出口运输费用也不高。这一尝试取得巨大成功，生产能力迅速提高。

马耳他援助工业委员会从初期的失策中汲取经验教训，于是对援助对象严加选择。新企业到马耳他来的步子由此放慢了。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当局打算把皇家海军马耳他造船厂改为民用，以免由于企业关闭而引

①边际公司，指所生产的商品按当时市价出售只能勉强抵偿生产成本的公司。——译者

起的大量劳动力过剩。把这家造船厂由军用改为民用本来就有许多困难亟待克服，此外，实行这一计划还有一系列其他问题。造船厂一向所考虑的主要不是成本核算，因此管理很不经济，而且冗员过多。为了避免增加失业，工厂人员的工作一直不足。人浮于事的现象不但过去，而且现在依然在列岛经济的某些方面普遍存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整个造船工业供过于求，这就更加难以确定是否需要进一步提高修理能力。马耳他造船厂建成后，除了皇家海军外，并没有固定的顾主，因此必须与其他地中海造船厂竞争，而它是否有此竞争能力很成问题。可以肯定，为了在商业上取得成功，船厂必须彻底整顿。但列岛当时政局不稳，一切可能的就业机会很可能都得尽力保留，在此情况下采取激烈行动显然不太可能。某些规模较大的造船厂和船舶修理工厂显然将这些问题与下述马耳他的可取之处作了认真的权衡：租期长达九十九年的现有船厂资产，大笔的发展津贴，大量的技术工人以及处于油船主要航道的地理位置。结果，一般人似乎都认为这一企业风险过大。曾经前来接洽过的大公司没有一

家愿意接手。南威尔士一家规模较小的C·H·贝利股份有限公司对此发生兴趣，最后承办这个船厂。按照英国造船和修理业标准衡量，贝利公司确实很小。它所经营的最大干船坞只有二万吨左右的容量。南威尔士各港口每况愈下，前景不佳。贝利家族操纵着公司董事会，而公司来马耳他从事经营，还必须解决无数问题，这些问题的规模之大，也是它从未见过的。

225

1959年，C·H·贝利股份有限公司在马耳他成立了一个公司，贝利公司是其主要股东。这个新公司称为贝利(马耳他)有限公司。同年，它从英国海军部承租船厂，租期长达九十九年，船厂所有权在马耳他独立时已转移给马耳他政府。贝利公司出资七十五万英镑，并取得了具有监督权的股票。与此同时，英国殖民部承担以贷款方式提供六百万英镑（后来增加到七百二十五万英镑），主要用于将船厂改建为民用船厂。

贝利公司同殖民部对若干财政问题意见分歧，经过长期争论未能解决，船厂乃于1963年由一个管理委员会接收，贝利公司对这一企业的经营自此告终。

管理委员会不久即着手与若干英国造船公司接洽，以便确定由其中之一代管马耳他干船坞。起初，英格兰东北部的一家公司——史密斯船舶股份公司似乎有意承担，但后来终于作罢。后来，由斯旺·亨特和威格姆·理查逊股份公司承担了船厂的经营管理①。在这家公司手中，船厂大有起色，几达可以盈利的地步。马耳他干船坞虽说仍然约有一半订货来自皇家海军，但已很有希望取得商业上的成功。在斯旺·亨特的经营下，船厂的改造、现代化及多种经营等均取得良好的进展。

这些事件对列岛很有影响。除船厂由军用改为民用见效甚迟一事外，还有大量情况给人以不好的印象。船厂的种种困难，贝利（马耳他）辅助机构的经营效果不佳（该公司在马耳他建立了一系列的小型企业，其中包括一个轻型机械厂，一所旅馆，一座咸肉厂和一个渔业公司），兰布勒汽车厂装配厂的失败和一两个小公司的倒闭，凡[226]此种种，都描绘了一幅在列岛建立新工业颇为困

①史密斯船舶股份公司和斯旺·亨特公司自此合併。

难的图景，虽然事实上大部分困难都是那些破产的公司自己造成的。这些问题当然不会增加列岛对新公司的吸引力。但就吸引力的大小而论，坏影响本身倒不一定是主要因素。在马耳他的多样化经济中，新工业诚然能占有一定地位，但现在人们已经看出，新工业的范围相当有限。一些小型进口配件工业的经营很有前途。一个从英国进口零件的小型汽车装配厂是这类企业的一个范例。其他一些工业，如能利用马耳他的廉价劳动力，将产品向一些英联邦国家和一部分欧洲国家出口，也能占有一定的地位。但倘若把马耳他看作一个主要向北非南欧及中东市场广泛出口商品的制造工业中心，那就错了。这些市场大都关税壁垒森严，而且当地的劳动力价格与马耳他的劳动力价格相比往往不相上下，甚至更低。除此以外，还有出口费用的问题，虽然马耳他地处地中海中部，但它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交通并不便利。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农业和旅游业没有象新工业那样受到重视，也没有得到那样多的拨款。但两者都稳步发展，对经济发展作出了有益的贡

献。马耳他具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农业资源。由于植物生长期长，光照充足和气候温暖，列岛很适于种植园艺作物。便利的空中运输可直达伦敦，为向世界上这一最大的水果蔬菜和花卉市场之一输出高质量的货物提供了条件。不利条件是列岛缺水，这方面的发展可能受到限制，虽然为增加供水制定了种种方案，但代价必然高昂，从而必将影响当地的生产成本。同时，空运出口还有另一个问题，包括园艺公司在内的一些公司从马耳他向联合王国空运出口，但从对方带回货物有限，飞机回程往往放空，于是又使成本增加。

马耳他的农业结构很可能是园艺发展的最大 227 障碍。马耳他的农村基本上是小本经营，而且采用传统的耕种方法，农民并不习惯于为口味极高的市场生产高质量的产品。即使引进新的作物，但无数小农户生产的产品数量既少，质量又千差万别，也会引起一系列问题。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就必须对农村社会进行重新教育，充当顾问，就栽培技术指导、产品销售等方面广泛提供便利，鼓励向较大生产单位发展，譬如说，采取合作社的形式。大量的工作正在进行，特别是在提供技术

指导方面。但变化必然是很慢的，所涉及的问题是对传统的农村社会加以改造，使之接受农业必须实行成本核算、实行高质量生产以及对市场情况必须迅速反应等等观点。而这一切，对马耳他的农村社会来说，大都是陌生的观念。但无论如何，马耳他的农村必须尽快改变，因为就其现状而论，许多方面都是不经济的或正在变得不够经济。目前出现了离开土地的运动，许多边际土地地区已被抛弃。但在仍被耕种的土地上，生产率正在提高，这倒是一个好现象。

尽管存在着这些问题，农业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一个英国大园艺公司在塔阿利机场旧址附近繁殖供插栽的菊花。由于气候变化不大，降低了加温成本，夏季的高温及整年长时间的光照使繁殖工作进展迅速。整个插枝生产全供出口，插枝裹以塑料薄膜，空运到联合王国。

马耳他政府对设立温室的农户给予资助，其主要作物为番茄。虽然从理论上讲，在马耳他大规模地生产此种作物是有利的，但目前的政策却是鼓励大量小生产者的发展，这些人后来很可能又会发生新的问题。

本书写作之时，马铃薯仍是列岛唯一的出口量最大的农产品。马铃薯生产并非特别有利可图，种植者需要国家资助。除此以外，用于种植马铃薯的土地和灌溉用水还可以用来生产价值更高的作物。

说句公道话，农业的发展在促进列岛经济多样化方面的作用是重要的。这一经济部门理应得到较前更大的重视。如果旅游业发达起来，对园艺产品的需要将迅速增加。228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马耳他经济发展的希望确实在于建立制造工业。但现在看来，旅游业却是列岛经济中最有发展潜力的领域。这种新趋势部分是由于马耳他人的努力，但外国公司同样也有贡献。例如，许多房地产公司发现马耳他有利可图，于是马耳他几乎出现了一个买卖土地修建假日寓所和住房的热潮。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马耳他过去曾修筑大量房屋租给英国军事人员，这一企业现在又有了新的出路。

一段时期以来，旅游者飞往南方度假显然已成风气。马耳他与北非、西西里、西班牙南部由此日益受到欢迎。作为一个游览胜地，除了良好

的气候和优良的游泳设备外，马耳他确实具备一些有利条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它同英国的关系。到目前为止，绝大部分游客来自英国。岛上广泛使用英语（这是马耳他学校使用的主要语言），除了马耳他还发行自己的钞票外，英镑亦可通用，列岛是英镑区的一部份。既然没有任何货币限制，列岛乃成为购买假期寓所的英国人的理想之地。飞机票价较低，包租飞机一旦广泛实行，票价将会更低。此外，列岛遍布历史遗迹，可供观览之景物比比皆是。

在缺点方面，除任何一个早期发展中的游览区均有者以外，其他都是由于马耳他人不理解必须对列岛——面积一百二十平方公里，人口达三十万以上——细加安排所造成。战后的建设大都是听凭自便。居民区的发展往往成为带状往郊外延伸，这就破坏了许多城镇和村庄的郊区景色，229 质量低劣的建筑物在最好的海湾附近修建起来，一些地区过去风景优美，如今却成了工厂区。几乎全未设法维护瓦莱塔，反而进行了一些很不相宜的建设。

圣约翰骑士团的城镇规划虽则有限，但毕竟

作了若干规定。相形之下，英国却放任自流，很少指导马耳他的城镇发展。直至近年，英国本土的城市规划立法都尚属有限，马耳他在这方面难以达到完美的地步，更不待言。除此之外，对于修建房屋的任何限制，地方上的权势人物总是极力抵制，过去如此，现在亦然。大多数有积蓄的马耳他人惯于将部分存款用于购置产业，而有效的土地利用计划短期内势必将使某些投资的利润有所减少，而这些人在政治上一直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从长远来看，除非对列岛的发展审慎地加以规划，马耳他势必将失掉它美丽的景色，从而也失掉它对旅游者的吸引力，岛上的每个人都将因此更加穷困。

过去几年中，马耳他游客迅速增加，1966 年总数达七万二千七百九十一人①。开设了一些新的旅馆，许多原有设施也进行了扩建。

1964 年标志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结束，它为评价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及为草拟另一个五年规划提供了机会。

---

①七万二千七百九十一人中，有二万一千六百四十七人是游艇在马耳他短期停泊期间来岛上小住的旅行者。

第一个五年计划远未达到其全部指标。计划中的资金使用也未能全部完成。新的就业也未达到原先的预期数。在成绩方面：建立了一些新的工业，船厂营业总算有了希望，旅游业也开始好转，列岛工业的基本结构得到了极大加强，在大港岸边修建了一个深水码头（由于工潮，它很久未得到有效利用），增修了一些公路，许多值得游览的地方得到了开辟，一个新的发电站和蒸馏水厂开始施工。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人们接受了许多教训，并把这些经验运用于1964—1969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去。制造工业虽然仍是第二个五年计划中独一无二的最大部门，但也为游览业和农业适当让路，后两个部门的发展资金大大增加。有人建议对接受援助工业委员会赠款及贷款的工业应进一步严格遴选，“以确保只吸引那些较有效能的企业”。决定成立发展财团，马耳他投资者可将资金存入财团，再由它供给需要发展资金的公司。马耳他的问题之一是，虽然马耳他人拥有相当的存款——在伦敦就存有价值六千多万镑的金边股票——但缺少经济机构使之能投入当地工业。发展财团即起了这种作用。此外，还有

人建议成立一个中央银行帮助指导金融政策，还希望建立出口信贷公司和股票市场。

新计划中争议最多的议题之一是“有限自由港的开辟”，它“将确保马耳他重获昔日所曾享有的货物集散中心的地位。”这项建议无疑乃是一种主观臆想，我们已经得知该岛对外交通较差，从前几章中也可看出，马耳他只是在十九世纪的特殊条件下方才有幸成为大量集散贸易的中心，这类贸易在十八世纪时并无重大意义。而那个时代的贸易方式现在无论如何也难以重现了。

宣布全岛成为无关税区也许更为有利，但政府岁收中很大部分既来自关税，这就会引起极大困难。目前有人提出把马耳他的一部份，即马萨希洛克附近划为无关税区，以鼓励某些类型的制造业在该区兴办，并进一步增强该地对旅游者的吸引力。为此目的，人们建议第二个五年计划中拨款二百五十万英镑在马萨希洛克修建防波堤码头和仓库。但是，来港船只能有多少，这项支出 231 是否值得，实在大可怀疑。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大港及马萨希洛克是否需要优良的港口设施也

很值得怀疑①。

第二个计划预计在五年期间支出三千八百四十万英镑，这个数字引起了争论。一个以沃尔夫冈·F·斯托尔珀为首的联合国技术援助队在1962年来到马耳他，协助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斯托尔珀经验丰富，来马耳他前，曾在拉各斯度过两年，制定了尼日利亚的第一个发展计划。

起草第二个计划的马耳他官员与联合国援助队之间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意见分歧。援助队认为，五年期间支出二千六百二十万英镑，这是列岛所能承担的最大数字。援助队的论点是，当地经济的发展速度不能适应更高速度的投资。但二千六百二十万英镑这一数目可能导致生活水平的明显下降。这样做在政治上显然不得人心，所以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起草者宁可执行一个大规模的计划以保持生活水平稳定。他们说，马耳他的经济及行政机构大有扩大和提高效率的余地。这当然是

①根据报纸报导，自第二个五年计划公布以来，一些集团曾极力促进自由港计划，建议使马耳他成为货物集散中心和地中海贸易的卸货点。这一发展涉及改变目前的贸易形式，因此，需要巨大的投资。而现在很难看出地中海上货运的数量及性质是否足以证明这一投资确属必要。

对的，但这样做就需要人们改变态度，而联合国援助队怀疑这在几年时间内是否能够做到。斯托尔珀在报告中认为，保守的态度正是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

为了避免生活水平下降这一恶果，联合国援助队建议在执行这个计划的整个期间，每年应使一万马耳他人移居国外。但这里有两个问题应该提出：第一，每年移民一万人的指标过高，可能达不到；第二，正如计划的起草者立即指出的那 232 样，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的移民中，技术工人占 20%，如按照援助队的办法执行，则列岛在五年内将失去近一万名技术工人，亦即同期所能培养出的技术人员的两倍半。有鉴于此，第二个计划建议平均每年移民七千五百人。如果达到这一指标，至 1969 年，列岛上的马耳他人口将下降到略微超过三十万人。

从经济上看，列岛此时正处于战后最困难的时期。英国军费继续削减，而同时列岛却未能提供新的就业机会以安排全部失业者。列岛还明显地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支付平衡的问题。1966 年进口为三千八百九十万英镑。出口虽由于新工业

的推动，而在前几年出现上升的趋向，也不过只赚得七百八十万英镑①。这一逆差一向由英国军费开支及国外投资来弥补，而今后则必须由出口工业及旅游业赚取更多的外汇。但如前所述，贸易逆差确实太大，而且仍在继续扩大。

从纸上的数字看来，马耳他的经济好象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但这一点却没有在马耳他的日常生活中充分反映出来。失业并没有达到预想的那样多。几乎没有贫困的迹象，即使是缩减消费支出的现象也很难找到。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由于列岛财源大有潜力，可供度过困难时期之需。这是岛上人民适应其经济环境而采取的方式。有一位马耳他绅士曾因被指控在苏伊士危机期间为英国进行间谍活动而被埃及判处监禁数年。刑满释放后，他在英国发表电视谈话，当被问及经济上他将如何维持时，他很干脆地说："谁都有一定积蓄以供不时之需。"许多马耳他人都有存款，正是这些储备帮助他们度过困难时期。除此以外，大量马耳他人并非只有一种职业。例如，

① 1966 年的贸易数字是非正式的。

马耳他就有成千上万的农民，以部份时间从事其他行业。当然，一般人的兼职并不足以维持一种舒适的生活，但加上储蓄，却足够一家人度过困难时期。几世纪以来，列岛经常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而处于萧条状态。而这些办法，连同其他一些办法，就是在过去为适应这种不稳定的情况而发展起来的。233

列岛目前的经济问题并不仅仅是一个半世纪以来靠英国防御开支过活的产物。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巴洛夫认为，当地经济已被英国战略需要弄成畸形，这是不正确的。造成目前状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列岛缺乏资源，甚至缺水，这就使许多种工业生产根本无法进行。列岛人口太少，不能为当地生产的多种产品提供充足的市场。马耳他的工业过去一直是成本既高，风险又大。

圣约翰骑士团奖励各种企业，希望藉此为当地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十八世纪时它对纺织工业特别重视，但投资却常常全部赔掉。例如它对丝织业即曾投资大笔款项而终归失败。英国人未能注意这一先例，十九世纪时曾推行类似的计划，

同样遭到失败。政府资助建立的企业遭到失败的事例十九世纪还有另外几起。二十世纪时，1911年的英国皇家调查团曾建议发展一些工业。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当局也曾致力鼓励工业和旅游业的发展，但成效极小。事实上，当局并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突然认识到马耳他确实需要经济多样化，发展工业以及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几个世纪以来，各种人物先后都曾试图完成这些任务，但是，基本的地理和经济事实是无法回避的。列岛缺乏多种资源，国内市场又小，无论在马耳他生产什么东西，成本总是较高。各种社会力量与政治力量也在这个问题上起了一定作用。至少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马耳他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中存在着许多不利于经济发展的障碍。中产阶级主要由医生、律师等自由职业者组成，而商人、工厂主及企业家则寥寥无几。有资本的人对于积234蓄现金和购买土地的兴趣大于生产投资的兴趣。自由职业者，特别是律师，总想操纵政治舞台，而作为一个集团，他们所关心的主要是立宪和立法而不是发展经济。事实上，这个集团常常把"发展经济"一语看作为肮髒的字眼。因为政府要想发

展经济，必须具有资本，这就需要开辟新的岁入来源。而一谈及提高关税、增加贷款以及实行所得税等事，通常总是遭到敌视。直至1948年，马耳他才实行所得税。除此之外，这个集团乃至马耳他整个社会一直十分守旧。晚至1964年时斯托尔珀还尽有理由地说他们“不愿破坏现状，而每逢有必要采取某些决定和进行改革时，也总想让其他政党出头。”

从经济观点来看，列岛在英国统治下所遭到的最大不利之一就是责任分工问题。人们浪费了过多的精力来争论哪些是英国政府保留处理权限的问题，而对马耳他的管理及其未来的规划却花费时间太少。在很多的时期内，甚至在十九世纪时，马耳他人对财政和经济事务负有很大的责任，但当那些更加带有感情色彩和民族色彩的问题占据突出地位时，这一责任就被置于脑后。这就带来极大不利。马耳他人始终认为，英国具有最后的决定权。这倒是对的，但却因此未曾承担起许多只须提出要求即可由他们承担的职责。除此之外，由于宪法一个接一个地被否决，政权在马耳他人与英国政府之间象皮球般踢来踢去，以致马

耳他多次重新被完全置于殖民统治之下，因此很难有一个前后一贯的政策。甚至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政权也多次更迭，致使发展多样化经济的工作多费去好几年时间。

由此可见，对马耳他为什么未能发展起自己的工业这个问题找不到简单的答案。这一方面是由于列岛缺乏资源，另一方面也有其社会的和政治的根源。

1966年举行大选，乔治·博格·奥利维埃博士领导的国民党再次执政，最大的反对党依然是235马耳他工党，而一些小的政党则未在立法机构中获得任何席位。从经济观点来看，1966年极为重要，由于联合王国财政困难，英国政府不得不对到英镑区外度假者所花费的货币量加以限制。因此，英镑区内的度假胜地对居住在联合王国的人的吸引力势必大为增强，马耳他的旅游业自然大为兴旺。马耳他历史上另一特点在此再度显现出来，这就是在远离马耳他之处发生，远非马耳他人所能控制的事件常常对列岛居民的经济生活发

生重大影响[1]。而马耳他领导人对当地经济的基本趋势反而总是不能有多大作为。列岛面积既小，人口相对较少，加以资源缺乏，同样也使他们确实没有多少活动余地。列岛的基本地理条件使岛上所能进行的经济活动大受限制。人们对于这些限制固然可以不必多加考虑，但其结果必然是成本提高。

马耳他的绝大部分特征都是列岛所受到的这种基本限制的产物。与欧洲和北非的相对隔离使马耳他人在文化上产生了鲜明的特色。虽然列岛经常处于外来者的统治之下，但岛上人民还是保持了自己的特性。与此同时，也吸收了统治者的思想和技术。至少在过去一千年中，由于到达列岛的旅途困难极多、岛上财富贫乏、人口稠密，使大批想来落户的人望而止步。此外，马耳他人

---

① 1967 年初英国和马耳他的关系发生危机，可以用来说明这一点。由于沉重的防御负担和经济问题的逼迫，英国感到必须进一步缩减马耳他驻军。这对马耳他人当然是个沉重的打击。总理博格·奥利维埃博士费尽唇舌方使英国政府相信，额外追加财政援助作用不大，列岛所需要的乃是尽可能保持每一就业机会，而在一夜之间替补失去的职位又不可能。最后双方达成协议，给予列岛以较长时间以提供新的就业机会。

通常愿意与外来统治者合作，由于当地的经济状况，这是一种明智之举，因此后者无须鼓励大量
236 国民到此定居或在群岛驻扎大量守备部队。马耳他人之所以关心宪法所规定的权利、关心保护自己的特权、关心积累钱财，从根本上说来，难道不是由于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孤独、无保障、缺乏自然资源之感，以及——也许表面看来并非如此——由于与那些对列岛战略位置感到兴趣的外来统治者相接触的结果？绝大多数马耳他人的虔信宗教，孤独之感难道不是原因之一？青铜器时代的马耳他居民修建宏大的宗教建筑，而在近代历史时期，马耳他村民又兴修了一些与所在村庄极不相称的巨大教堂，这难道也纯属巧合？

列岛缺乏自然资源，很可能促使马耳他人在长期以来形成了从事手工业的传统。岛上居民被迫以仅有的几种材料适应大量用途，因而在技术上高度娴熟。岛上遍地皆是而又极易加工的抱球虫石灰石被广泛利用。由于缺乏木材，它就成了传统建筑式样的基础。这种建筑全部用石头建成，连屋顶也不需木梁支撑。

指出自然环境对马耳他社会发展的影响，并

不是说这一社会的发展形式也完全取决于这些因素。这种推断显然是荒谬的。举例说，假若查理五世根本未将群岛封与圣约翰骑士团，假若马耳他在1565年的包围战中失败，马耳他的现代史与其社会形态显然将完全是另一种模样。尽管如此，不论列岛上建立何种形式的社会，其发展都将受到自然背景的限制，不顾这种限制而行动，必定要付出代价。不妨举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在马耳他有可能建立某些化工厂，但由于岛上供水不足，必须蒸馏海水，这就必然使成本增高。

近年来，由于人们极力促使当地经济多样化，因而有时对地理上的基本事实有所忽略，而提出种种漫无边际的、规模宏大的发展计划。从根本上说，列岛既不适于发展制造工业，也不适于作为贸易中心，除非规模较小。在近代史时期，当特殊形势压倒当地缺乏资源的条件时，马耳他便 237 繁荣起来。由于列岛在战略上占据着有利地位，圣约翰骑士和英国人都不顾极高的代价而把它作为军事基地。最近几年，战略上的重要性下降了，但又有一种新的形势出现：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欧洲人出国度假者越来越多。地中海夏季风和日

丽，日益成为主要的度假胜地。由于举办旅游业需要特别考虑的并不是取费低廉的问题，马耳他于是处于有利可图的地位。虽然，即使在这一经济活动领域中，基本地理条件的限制仍然不能全然摆脱。这几个小岛上适于建设成为休假胜地的地区为数无几，马耳他人如不能对其发展加以慎重的控制，则马耳他的风光势必迅速减色，从而失去对旅游者的吸引力。

附　　录

圣约翰骑士团在马耳他时期历届团长名录

238

菲利普·维也尔·德·里尔—亚当（法兰西）	1530—1534年
彼得罗·德尔·庞特（意大利）	1534—1535年
迪迪埃·德·圣亚伊埃（法兰西）	1535—1536年
胡安·多梅德斯（阿拉冈）	1536—1553年
克劳德·德·拉·森格勒（法兰西）	1553—1557年
让·德·拉·瓦莱特（普罗文斯）	1557—1568年
彼得罗·德尔·蒙特·圣萨维诺（意大利）	1568—1572年
让·勒韦克·德·拉·卡西埃尔（奥弗涅）	1572—1581年
于日·德·路邦·韦尔达尔（普罗文斯）	1581—1595年
马丁·加齐斯（阿拉冈）	1595—1601年
阿洛夫·德·威格纳考特（法兰西）	1601—1622年
路易·门德斯·德·瓦斯康谢尔奥斯（卡斯提耳，莱昂及葡萄牙）	1622—1623年

安图瓦内·德·保罗(普罗文斯)	1623—1636年
让—保罗·德·拉斯卡里斯·卡斯特拉尔(普罗文斯)	1636—1657年
马丁·德·雷丁(阿拉冈)	1657—1660年
昂内·德·克里蒙·德·夏特—盖桑(奥弗涅)	—— 1660年
拉非尔·科托讷(阿拉冈)	1660—1663年
尼科洛·科托讷(阿拉冈)	1663—1680年
格雷戈里奥·卡拉法(意大利)	1680—1690年
阿德里安·德·威格纳考特(法兰西)	1690—1697年
拉蒙·佩雷洛斯·伊·罗卡福(阿拉冈)	1697—1720年
马康托尼奥·宗达达里(意大利)	1720—1722年
安东·马讷耳·德·维累纳(卡斯提耳，莱昂及葡萄牙)	1722—1736年
拉蒙·德斯普伊(阿拉冈)	1736—1741年
马纳耳·平托·德·方斯卡(卡斯提耳，莱昂及葡萄牙)	1741—1773年
弗朗西斯科·希门尼斯·德特克萨达(阿拉冈)	1773—1775年
埃马纽埃尔—马利·德·罗昂—波杜(法兰西)	1775—1797年
菲迪南特·冯·霍姆佩施(德意志)	1797—1798年

参 考 书 目

239

关于马耳他的著作数量极多，自然不能在此全部列入参考书目。下列书籍和文章可为读者提供较广博的背景知识，为进一步的研究指出其他线索。所提及的作者，绝大多数人的著作我都曾从中汲取资料，纳入本书，谨此志谢。

各章通用

《马耳他发展背景》，H·鲍恩—琼斯，J·C·杜德内与W·B·费希尔合著。达拉姆大学1960年出版。

《马耳他，概况及评价》，哈里·卢克爵士，1949年出版。

《马耳他列岛和它的历史》，特米·赞米特，马耳他1929年出版。

《马耳他》，布赖恩·布洛伊特 。马耳他进步出版社1966年出版。

《果佐》，布赖恩·布洛伊特。马耳他进步出版社1965年出版。

第一章

《马耳他列岛和它的地质结构》，约翰·默里，《苏格兰地理杂志》，1890年。

《马耳他地理专论》，M·W·布鲁斯。马耳他进步出版社1965年出版。

《马耳他发展背景》一书中亦有关于地理环境的大量资料。

海外测绘管理局曾出版一幅马耳他地形地图，共三大张，比例为二英寸半比一英里。还出版了其他比例尺的列岛地图，以及一幅地质地图。

第二章

240 关于列岛史前时期有大量著作出版，不可能开列完整的书目。下面列举者仅是从新近的出版物中挑选的。J·D·伊文思教授的《马耳他》一书于1959年问世。书中对新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的列岛重新进行全面估计。而《古物》杂志第三十四卷(1960年)发表L·伯纳博·布里亚的一篇出色的评论，对伊文思的结论追根究底地提出了质疑。伊文思的答复亦见同上卷。《古物》第三十五卷(1961年)刊载的戴维·特朗普的论文举出重要的新论据，修订了伊文思关于文化分期的意见。同上作者于《古物》第三十六卷(1962年)和第三十七卷(1963年)中提出了进一步的材料。最近，特朗普的专题论文《斯科巴》对他在马耳他进行的发掘工作的部分成果有广泛的介绍，文章由古物学会于1966年出版。伊文思教授关于马耳他史前史的《论文集》即将出版。上述伊文思1959年的著作中列有一份有用的参考书目。开列参考书目，无论如何从简，也不可漏掉对巨石神庙第一个进行大规模考察的特米·赞米特爵士的著作。他的《史前时期马耳他：塔欣神庙》，1930年出版，仅仅是他在此领域中的优秀的启蒙性著作的一例。

H·S·格雷西的《马耳他古代车辙》，刊于《古物》第二十八卷（1954年），是我们对这一问题迄今所见到的最好论述。①

第三章

从史前时期起到中古时期止，这一阶段我们所知甚少，因而有关著作也十分贫乏。在萨巴提诺·莫斯卡蒂、卡贾诺·德·阿泽瓦多等人合著，罗马1964年出版的《马耳他考古》一书中，有关于迦太基、罗马和拜占廷时期最新研究工作的初步报告。T·H·阿什比的《罗马时期的马耳他》（《罗马研究杂志》，1915年）至今不失为一种极其有用的资料来源。

论述马耳他语的典范著作是J·阿奎利纳教授的《马耳他语结构》，马耳他皇家大学1959年出版。同上作者的《马耳他语自学读本》（1965年）则是马耳他语的一般性入门书。马耳他皇家大学1961年出版阿奎利纳教授的《马耳他语研究论文集》，收入了作者多年来对与马耳他语有关的各种问题的研究成果。P·P·塞登的论文《阿拉伯征服以前时期所遗留下来的马耳他地名中的拉丁成分》，载《国际语言学文献通报》第五卷第一期（1956年），认为在阿拉伯人征服马耳他时，马耳他人讲的是公元600至1500年时期的拉丁语。 241

米歇尔·阿马里有两部著作：《西西里穆斯林史》，卡塔尼亚1933—1939年第二版，以及《阿拉伯—西西里图书馆》，都灵和罗马1880年版，虽然主要讲西西里，却有一些阿拉伯统治时期的

①伯纳博·布里亚的《希腊时期以前的西西里》，1966年第三版，有大量关于地中海中部地区史前时期的一般性资料。

马耳他的资料。

罗马出版的《马耳他历史档案资料》中，从1929年起陆续刊登了R·伐伦廷尼著关于中古马耳他的一组论文，极为有价值。这些论文取材于马耳他皇家图书馆、英迪纳教堂和意大利南部发现的档案材料，其中许多有关文件都已翻印。马耳他的刊物《马耳他历史》中，从1952年起刊载了E·R·利奥帕迪著的一大组论文，其中许多文件也已印出。同上作者的《骑士团入主以前的马耳他》一文，刊于1961年《马耳他年鉴》，对该时期总括地加以介绍，富于实用价值。瓦莱塔出版的《马耳他古代历史》中，从1910年起陆续刊有A·米夫萨德论述马耳他中古时期和骑士团时期的若干篇文章，但质量高低不一。安东尼·勒特雷尔有两篇文章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威尼斯人在中古马耳他》，载《马耳他历史》第三卷第一期（1960年），以及《马耳他与阿拉冈王室，1282—1530年》，载《马耳他皇家大学文学院学报》第三卷第一期（1965年）。

第四章

关于耶路撒冷圣约翰骑士团的书籍文章数量很多，其真实性和实用价值各不相同，悬殊极大；可惜许多最有用的著作不易获得。论述迄1571年为止的骑士团历史的典范著作是贾科莫·博西奥的《神圣的耶路撒冷圣约翰军事教团的历史》，1602年罗马出版。书中材料丰富，以后的许多作家都从中得到极大益处。D·德尔·波索在自博西奥搁笔处起续作骑士团史，书名《神圣的马耳他耶路撒冷圣约翰军事教团的历史》1703年维罗纳出版。R·佛托特的《耶路撒冷圣约翰善堂骑士团史》，1726年巴黎出版，共

四卷。已有英译本，名为《马耳他骑士团史》，1728年伦敦出版。书中史料精粗互见，真伪杂陈。路易·德·布瓦热兰的《马耳他今昔》凡二卷，1805年伦敦出版，是一部有价值的书。惠特沃思·波特有两部著作，较易到手而材料详实：一部名《马耳他骑士团史》，二卷，1858年伦敦出版；另一部名《马耳他及其骑士团》，1871年伦敦出版。克莱尔·伊利思·恩格耳的《地中海上的马耳他骑士团，1530—1798年》，1957年摩纳哥出版，有实用价值，但查阅不便。 242

第五章

关于马耳他之围，历史记载不可胜数。W·H·普雷斯科特的《腓力二世执政史》以及厄恩利·布雷德福的《大围攻》两书中均有关于这段历史的简明叙述。这两位作者主要是转述十六世纪编年史家的著作，尤其是博西奥和弗朗西斯科·博尔比·德科雷卓两人的作品。博尔比是一名步兵，大围攻中始终在马耳他，留下一部日记。此书近来有两个英译本问世，都名为《马耳他之围》，其一为亨利·亚历山大·博尔比译，1961年哥本哈根出版；另一本是厄恩利·布雷德福译，福利奥会1963年于伦敦出版。

唐·加西亚·德·托莱多当时所处的困境在1951年出版的赫尔马特·科尼格斯伯杰著《腓力二世统治下的西西里》，以及1938年出版的R·B·梅里曼著《西班牙帝国的兴起》第四卷中均有陈述。梅里曼所采史料主要来自西班牙的历史著作，结果在有关大围攻的记载中对德·托莱多和德·巴桑两人过于推崇。但梅里曼却指明了一点，即托莱多采取的行动可以说得上是足智多谋，而因腓力二世临事不决，大受牵制。马德里出版的《从未公

开发表的西班牙历史文件汇编》第二十九卷（1856年）和第三十卷（1857年）中均可查到关于大围攻的有价值资料。

第六章

马耳他本时期历史的主要资料来源是骑士团档案，藏于瓦莱塔马耳他皇家图书馆。此外，瓦莱塔法院、公证档案处以及大主教宫等处都藏有各种文件，但绝大多数尚未编目。A·赞米特·加巴雷塔和朱塞佩·米齐两位牧师1964年于马耳他出版了一部《马耳他皇家图书馆收藏的耶路撒冷圣约翰骑士团档案目录》。

关于骑士团的各种典范著作中含有本时期的大量史料，但对种种历史事件自然都持骑士团的观点。1929年出版的伊丽莎白·谢默霍恩著《骑士团属下的马耳他》一书含有许多资料。1960年出版的罗德里克·卡伐利罗著《最后的十字军军人》一书是十八世纪马耳他史料的一个极有用的来源。布赖恩·布洛伊特1964年在赫尔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论文《1530—1578年间马耳他在耶路撒冷圣约翰骑士团统治下的风貌变迁》中所陈述的列岛发展情况较本书所述尤为详细。戴维·法利·希尔斯在《马耳他皇家大学文学院学报》第三卷第一期（1965年）所发表的文章《马洛的马耳他真是马耳他吗？》中对有关十六世纪的马耳他的问题发表了某些很有意义的见解。

人口的增长。《马耳他发展背景》中有关于本时期人口增长情况的论述；M·理查逊1960年在达拉姆大学写的哲学博士学位论文《马耳他人口统计中的诸问题》中也是这样。卡萨尔·普利西诺在《马耳他历史》第二卷第一期（1956年）发表的文章《教皇

来访的社会背景》举出了关于1575年人口状况的若干资料。最重要的文献可在马耳他皇家图书馆找到。各个居民点的资料均见教区档案，通常由教区牧师保存。

城镇村庄的发展。上面提到的理查逊的学位论文中对这一问题也有探讨。《城市规划评论》第二十五期(1964年)发表布赖恩·布洛伊特著《1530—1798年间马耳他城市规划》一文，描写了港畔诸城在这一时期中的发展轮廓。《城市建设管理局与1531—1569年骑士团早期诸团长治下的房屋修建法令》，S·R·博格·卡多纳著，1951年发表于马耳他《法律学报》，举出了骑士团的某些城市规划法规的细则。1956年出版的昆廷·休斯著《马耳他的建筑，1530—1798年》一书，是论述骑士团统治时期马耳他建筑物的典范之作。爱德华·萨马特博士的一套小丛书——《圣约翰大教堂》(马耳他1950年出版)，《团长宫》(马耳他1951年出版，《英迪纳的文物建筑》(马耳他1960年出版)，以及《马耳他的艺术》(马耳他1954年出版)——都是对列岛的艺术与建筑两者历史的重大贡献。罗马1955年出版的汉纳贝尔·西克路纳爵士著《瓦莱塔的圣约翰教堂》，是一部绝佳的书。同上作者写的《马耳他的建筑物与要塞》，载于A·麦克米伦编辑、伦敦1915年出版的《马耳他与直布罗陀图片集》中，对岛上各要塞的修建过程作了极有价值的叙述。维克托·迪纳罗在《马耳他历史》一书中有一组优秀的论文，论述瓦莱塔地方迄今还存在的若干座建筑物。马耳他1929年出版的特米·赞米特著《瓦莱塔历史素描》，是一本极其有价值的资料。《瓦莱塔——一篇附录于〈瓦莱塔及三镇地区原规划略图〉的报告》，奥斯丁·圣·B·哈里逊、R·皮尔斯、S·哈伯德合著，瓦莱塔1945年出版，内有大量重要 244

的史料。

贸易、工业和财政。上面提到的布瓦热兰的著作中,有关于骑士团十八世纪后期财政情况的大量珍贵资料,包括收支账目。W·H·桑顿的《骑士团财政研究报告》,马耳他1836年出版,就骑士团对当地经济的贡献进行了估计。布瓦热兰的书和《最后的十字军军人》一书都有关于贸易的大量资料。E·罗西的《耶路撒冷圣约翰骑士团在罗得岛及马耳他时期的海军史》,罗马1926年出版,大致描述了骑士团的海军及其有关设施的发展过程。罗德里克·卡伐利罗的文章《十八世纪马耳他海盗事业的衰落》,载于《马耳他历史》第二卷第四期(1959年),对该岛的海上劫掠事业进行探索,内容很有意思。戈弗雷·韦廷哲就马耳他地方奴隶史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但研究成果却很少发表,迄今仅有两文:《马耳他的科龙俘虏——奴隶买卖史上一段插曲》以及《骑士团统治时期的划船囚犯和布纳沃利亚》,分别见于《马耳他历史》第二卷第四期(1959年)以及《马耳他皇家大学文学院学报》第三卷第一期(1965年)。两文中都有大量使人深感兴趣的材料。

教会史方面的典范之作为《马耳他和果佐教会史》,马耳他1866年出版。而马耳他1961年出版P·卡拉斯著《僧侣暴动》以及马耳他皇家大学1964年出版A·维拉教授著《马耳他宗教法庭》,两书中都有大量有用的材料。

最后应提到骑士团统治时期出版的两部综合介绍列岛概况的作品:马耳他1647年出版焦旺尼·弗朗西斯科·阿贝拉著《马耳他记》,对当时的马耳他作了极好的描述。将近一个半世纪之后,阿贝拉的这部著作由焦·安东尼奥·西安塔加以修订,易名

为《马耳他介绍》，1780年于马耳他出版。

第七章及第八章

上述1960年出版的罗德里克·卡伐利罗的著作中，就骑士团的衰微一事讲到许多饶有兴味的事情。论述法国统治时期的典范著作则有：H·P·西克路纳的《1798—1800年法国占领马耳他期间的有关文献》，马耳他1923年出版；W·哈德曼的《1798—1815年法英占领期间的马耳他史》，伦敦1909年出版。较近则有维克托·F·迪纳罗提出的一份出色的研究报告，题为《法国人在马耳他》，已在马耳他一种季刊《学术》（1963年）上发表。 245

伦敦和马耳他两地的档案机构中保存着大量关于英国时期的官方资料。这些资料已无必要在此列出，因为墨尔本1954年出版C·A·普赖斯著《马耳他与马耳他人，十九世纪移民情况研究报告》一书已详尽开列了本时期的参考资料目录。马耳他1947年出版的A·V·拉弗拉著《英国的马耳他》是研究本时期的一部优秀著作。马耳他皇家大学1963年出版的J·J·克里莫纳著《英国统治下马耳他宪政发展史纲要》是探讨这个专题的一本好书，内容丰富。希尔达·J·李为《马耳他历史》撰写了好几篇论文，论述英国对马耳他的政策。

第九章

官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已叙述了马耳他战局的梗概。相应时期的《议会辩论纪要》中有大量材料说明当时居民生活的困难情况。唐纳德·麦金太尔的《地中海之战》充分估量了马耳他在

第二次大战的这一战区中所起的重大作用。空军元帅休·劳埃德爵士描写他指挥期间的马耳他的空战故事《奉命出击》一书，不仅对事件一般过程作了出色的描绘，而且讲到了自马耳他各基地进行空中战斗时所牵涉的大量技术问题。许多曾在马耳他服役的人也记下了他们对若干事件的印象；其中我发现1951年出版的海因德霍普的坎宁安子爵著《一个海员的奥德赛》，以及1945年出版的R·T·吉尔克里斯特少校著《马耳他回击》等两书特别有用。齐亚诺①的日记包含大量有关轴心国家入侵马耳他计划的资料。1965年《马耳他年鉴》发表萨尔维诺·布萨蒂尔著《第二次大战期间的马耳他经济》一文，是我们仅有很少的几篇关于该时期经济问题的研究报告之一。遗憾的是，经历战争的马耳他人极少发表记述当时列岛生活状况的著作。

第十章

关于社会经济和宪法问题已有大量报告出版，其中绝大多数已在《马耳他发展背景》一书中提及。稍后的重要著作有：马耳他1961年出版的《1959—1964年马耳他列岛发展计划评论》，以及马耳他1964年出版的《1964—1969年马耳他列岛发展计划》。斯托尔珀对第二个计划所作的评论见1964年版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技术协助委员沃尔夫冈·F·斯托尔珀著《马耳他的经济调整及发展》。关于造船厂事件的叙述则见J·R·米里1963年《关于贝利（马耳他）有限公司的报告》（下院，

①齐亚诺，意大利法西斯党头目之一。他是墨索里尼的女婿，1936—1943年任意大利外交部长。——译者。

131)①。英国对马耳他提供援助的条款在《联防及互助协定草案》(敕书2423号)②中有摘要。

近期宪政发展情况大要，见《马耳他制宪委会报告，1960年》(敕书1261号)及《马耳他独立会议，1963年》(敕书2121号。)

①下院，指英国国会下院。——译者。

②敕书，奉英王之命向国会提出的文件。——译者。

索　　引

条目后所附为原书页码，另见正文页边。

A

B

D

E

H

I

J

K

L

M

N

S

T

U

V

W

X

Z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马耳他简史
作者＝
页数＝３９５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